

在这个DOTA盛行的年代里,祝愿所有读者都可以在这本小说中找到自己的身影!——SKY 李晓峰

④ 魂之挽歌

嗜血 神

萨尔的迷茫 著

传奇队长 820

强烈推荐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萨尔的迷茫 著

4 魂之挽歌

嗜血神灵

传奇队长820

强烈推荐

在这个 DOTA 盛行的年代里，
祝愿所有读者都可以在这本小说中找到自己的身影！

——SKY 李晓峰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魂之挽歌 / 萨尔的迷茫著.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7

(嗜血神灵; 4)

ISBN 978-7-5353-9028-8

I. ①魂… II. ①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1056 号

书 名	魂之挽歌		
©	萨尔的迷茫 著		
改编	姜文升 李 艺 胡 清 王 蒙 陆 路 汪 明 李子清 胡 扬 朱 江 王 娟 刘 光 夏 浔 杨 道 陈 贞 戴 琳 张 成 罗文波 朱 丽 刘良成 纪 刚 蒋雪晴 程 良 黄秋月 叶 鹏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http://www.hbcpc.com.cn	电子邮件	hbcpc@vip.sina.com
承 印 厂	孝感市三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	1-20 000	印张	12.25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80 毫米 × 980 毫米	开本	16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9028-8	定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书的名字看起来很凶,但实则内容并不是那么强悍,我跟我的朋友们说,这是一本以DOTA为背景的励志小说,我要强调它和大多数网文的不同。

现在网上大行其道的是爽文、小白文,各种一路升级打宝,步步变强的升级地图模式,虐人砍人称王称霸美女江山一锅煮得不亦乐乎,作者写得热闹,读者看得也热闹。此书并不是那样,是的,我要和它们划清界线。

我上学时也爱看小说,但现在的网文我却大多只看了开头,没有继续读下去。似乎是过了看那种书的年纪,可现在网上最火的似乎就是那种书,可以让一个写手丰衣足食的也是那种书。快餐文学时代,没有人坚持真正的写作,没有人写真正发人深省的故事。

说起来带些怨念,又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意思,如果我也开始写那种书,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或许也不会去关心什么真正的文学创作。作者写得爽,大家看得爽,月票走起了皆大欢喜就是了。但不管未来,至少《嗜血神灵》这本书不是那种爽文。

这其中有一个度,要好看要爽,也要有深度,要不落俗套不狗血,又要让人看完后有所反思,而不是转眼就忘,或好或坏,总之要让大家在看完后想些什么,感触些什么,能把握好这个度就是真正的大神,我正为此而努力。

希望能通过这部小说表达一些东西,一些想法,一些感触,最好能给难过、失落的人一点温暖和慰藉,能给这个迷茫年代的大家和自己一点鼓励。

我总在帖子里说一些好为人师的话,对大家说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要奋进,要努力,要试图改变,要坚持不懈,要有新的开始。我不厌

其烦地说这些，也是给自己打气，让自己在这困难的境地里还能有奋然前行的勇气。从开贴到实体书出版，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和大家一起勾勒这喜怒哀乐的故事，一路上有大家的陪伴，写了很多，想了很多，收获很多。我喜欢在凌晨码字，喜欢看贴吧里大家对剧情的建议、批评、称赞，大家毫不吝啬地给我鼓励，这些话给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和信心，例如“萨哥，你的文字很温暖”，“老萨，给我压力颇大的生活带来宽慰”，“一起感动，一起热血沸腾”。很温情，看的时候会突然心酸一下。

会有那么多读者在QQ上和我说他的困惑和迷茫，会有人告诉我他每晚都和他的女友讲神灵的故事，会有人每天都留言给我一定要神灵和崔西斯在一起，一定要一定要，会有人说他看到哪里会忽然流泪，会伤心，而哪里又让他忍俊不禁，会有高三党在晚上下线前说萨哥努力，加油。我说你也努力，加油，萨哥加油，你也加油，我们不停地这样回复，然后各自信心满满。是的，我能体会到他在这高三最后一年为未来放手一搏的勇气和信心。

我当然知道这千千万万赞美中的言过其实。我的同学告诫我，不要迷失于这些赞美中，不要整日沉溺其中。我谢过了他，心里当然保持着清醒，我知道自己在路的起点，也知道自己该沿着哪条路戒骄戒躁地走下去。但我还是超级喜欢看小说后面那大片大片的留言，这些留言给我自信，我一口一口地吃掉这些自信，一天一天地变强。

有朋友说你的虚荣心得到了大大的满足吧，我说是的，很满足。每天的生活就这样，上班、下班、码字，看小说的点击率从最初的几万到几十万，从一千万到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看小说的名字一次又一次登上百度佳作推荐榜第一，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部小说，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讨论，看大家在小说里收获的开心、快乐、感动、热血，生活很充实。日子这样过也不错，我开始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喜欢写小说。

回头看看自己这几十万字，再看这半年的失落心情，一步步走过来，真不是简单一句感慨万千就能概括的。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群里开黑，一起欺负新人群的新人，一起讨论剧情，通宵达旦地码字，现在忙了，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已不多，回想起这些，那种感觉仍然极好。



目录

CONTENTS

- Chapter 1 人面不知何处去/1
- Chapter 2 小楼夜话/6
- Chapter 3 卡妙的怒火/14
- Chapter 4 第一次法师战争/20
- Chapter 5 救赎或毁灭/28
- Chapter 6 霜狼要塞/34
- Chapter 7 藏宝图/40
- Chapter 8 东方轩辕境/48
- Chapter 9 亡灵攻城/56
- Chapter 10 人刀合一/62
- Chapter 11 世界守护者之魂/67
- Chapter 12 永恒之水/76
- Chapter 13 秘密任务/85
- Chapter 14 Tiny 的日记/92
- Chapter 15 返回创联/94
- Chapter 16 四年之前/98
- Chapter 17 逃离虚空门/103
- Chapter 18 伤心小箭/109
- Chapter 19 深入狼族/117
- Chapter 20 炼金师萨特/123



目录

CONTENTS

- Chapter 21 狼族战争/130
- Chapter 22 远古守护者/142
- Chapter 23 水蓝之心/153
- Chapter 24 踏雪无痕/160
- Chapter 25 剑换美人/167
- Chapter 26 黯灭/176
- Chapter 27 恐怖酒杯/187

CHAPTER ①

人面不知何处去

行至萨尔天堂，两人稍作休息，神灵去了新年的时候他和崔西斯住过的院落，院子是空的，神灵站在院子里回想两人曾经的点滴。

法里奥坐在院子门口对面的巨石上，那是卡妙曾经给Lina吹笛子的地方。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九个月过去了。

萨尔天堂的9月天空晴朗，天空下院落里，神灵的情绪却填满了悲伤。其实也想开心些，但喜欢的人不在身边，开心是怎么也做不到的。

他站在院子里，没有推开房门，只是隔着窗户看进去，窗台上他送崔西斯的花还在，只是早已枯萎。

转身的时候看到院子里的水井，神灵又想起那个早晨碰到从外面归来的Lina，睹物思人，若不是又回到这里，神灵似乎真的要把这个人忘记了。

从那院落出来，神灵打不起精神，想找休息的地方，两人寻到阿兔旅馆，却发现旅馆也已物是人非。

旅馆正上方的兔子标志已被换下，换成一只透明的酒杯，酒杯旁边写着“清风明月楼”。神灵站在旅馆前面，念着大门两边贴的两句话——“清风明月淡相思，一盏离愁两不知”。

两人推开门进去，门后曾经雷打不动地坐在那儿算账的老板娘也不在了，也没了那句“哟，二位客官住店还是吃饭”。

“咳。”神灵咳嗽一声，与法里奥对望一眼，法老头倒是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无所谓模样。

美丽的人族女孩招待了两人，说：“本店新开，两位正好赶上打折。”神灵问原先的老板哪去了，女孩摇头回答不知。

这本是些可有可无的小事，可神灵本来就不明朗的心情更加糟糕。

曾经与你一起的人不在了，就连曾经熟悉的地方也陌生起来。

物是人非，一切都变了。两人订了房间便出去找地方喝酒了。

城市在卡尔的治理下很繁荣，在亡灵天灾和联盟交战的当口，创联得了



足够多的好处。卡尔文韬武略无一不精，在他的精心治理下，创联高速稳定地扩张发展着。

“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少年，你哥嘱咐过，不让你喝酒。”法里奥随口念叨了一句。

“先来两瓶 Seber 苹果酒，以及……两份松子露甜甜圈。这里的苹果酒不错，你该尝尝。”神灵点着酒菜，顺便向法里奥推荐这里的苹果酒，显然无视了法里奥的好心提醒，但看老头的模样也没打算执行巨魔“好好照看神灵”的嘱托。

“你确定是你请客么？”老头问了一句。

“先要这些，再叫一个吟游诗人，要会叮咚叮咚的那种。”神灵把菜单还给服务员，手里做着弹琴的动作，没有理会老头的问话。

“唔，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什么伤心事也喜欢喝点酒。”老头开始自顾自地絮叨着。

在这间比较上档次的酒馆角落里，一老一少两人对坐着，与周围一对对的青年男女比起来，显得不那么和谐。

“德鲁伊是你们精灵族的分支么？”神灵问。

“是的，严格来说不能算是分支，而是……它本身就是精灵的一个种族。”法里奥回答。

“那铁炉堡那个悉拉贝尔，他的德鲁伊联盟是个什么组织？你们精灵族现在的族长是月之女骑士露娜，那些德鲁伊怎么不听族长的话？”神灵说起德鲁伊，声音带着愤怒。

“精灵族作为艾星最古老的种族，其错综复杂的历史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明白的。德鲁伊分为熊德、猫德、鸟德、树德四系，每一系的信仰又各自不同。这样说吧，精灵族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法里奥不知该怎样和神灵解释。

“你是哪一系的德鲁伊？”

“呃……鸟德。”

谈话间，酒菜上来了，神灵点的吟游诗人也抱着琴过来，问两人要听哪一段。神灵看一眼模样俊秀的来人，说来最流行最火暴的。

那吟游诗人清了清嗓子，便开始咿呀咿呀地唱起了“卡妙公子冬泉谷之战”一段。

法里奥听得津津有味，神灵直皱眉头，酒杯重重放到桌上。女诗人察言

观色,声音微弱下来。

“换一个。”神灵打断诗人的吟唱。

“先生,比较流行的段子有:《冬泉谷之战》《女王银月城之战》《隐刺暴风城传说》《巨魔战将奥伯丁登陆战》《巫妖王战圣山》《神灵武士独闯北大营》,您要听哪一段?”女诗人罗列出这些段子,让神灵选择。

“有没有《女王艳史》的段子?”法里奥询问道。

“有《阿卡莎和巫妖王情史》这一段。”女诗人回答道。

“是不是‘巫妖王为博美人笑,30万北军将士为伊效劳’那段?”法里奥神采飞扬,忍不住哼唱了其中一句。

“是的。”女诗人捂着嘴,忍着笑。

“好,就来这段。”法老头兴致蛮高。

对面神灵铁青着脸,一声不吭。

“呃,好吧,来那段《神灵武士独闯北大营》的吧。”法老头正色更正道。

女诗人看一眼闷声喝酒的神灵,小心翼翼地唱起来:“那一年……神灵武士17岁……风往北吹……走得好憔悴……”

那是神灵第一次名扬大陆,七年前刚从时光森林出来,在北方遇到阿卡莎,为寻仇一个人在天灾大军中杀了个天翻地覆。那段故事早已成为大陆的传说,被传唱在民间,激励着那些志在四方的少年。

在七年后的小酒馆中,神灵喝着酒,听着吟游诗人哼唱着自己的少年传说,想着这些年的生死一线,悲欢离合,鼻子渐渐酸起来。

仰起头喝下酒,还未流出的泪又倒回去。那个年少而无所畏惧的自己早已不知不觉泯灭在时光中,那些曾经的理想也都消失不见。

那些画面像风吹旧相册一页一页在脑海中翻过,那些笑容都泛黄,褪色,远去。

和阿卡莎一起逃亡,在黑夜篝火旁夜话,和隐刺阿sa在北地沙漠中一起看风吹沙,和崔西斯在奥伯丁海滩散步,崔西斯那轻轻一吻,和赏金五人在暴风城共同抵挡莱崔迪,和崔西斯在银月城大战前的放纵,撤往安德麦海上的那纵身一跃,和M老板在明苏达喝酒,和女王在地宫重逢的那段甜蜜时光,和Lina一路唱歌跳舞,和隐刺在亡灵实验室里挣扎,在冬泉谷后山和崔西斯重逢,在萨尔天堂和大家过新年,在占星城组建自己的军队,在铁炉堡和女王重逢却身受重伤……



神灵慢慢回想着,有太多片段他已经忘记了,这七年,回头看时时光很短很快,但慢慢回忆起来,却要比一辈子还长。

泪水终于滴下来,落在酒杯里,又和着酸酸的苹果酒喝下去,又苦又酸。

吟唱的女诗人闭着眼睛沉醉着,俊俏的脸上满是对少年英雄的仰慕。只是她不知道,这吟游段子的主角,已在自己的面前泪流满面。

法老头看着失态的神灵,心里也不是滋味,七年前神灵刚出山深陷亡灵军中,还是自己去巨魔先锋军传的信,七年前好勇斗狠的英勇少年就这样颓废沧桑起来。

那时的神灵被誉为联盟的希望,是联盟最被看好的新一代最顶尖高手。可七年下来,神力的实力也只是平平,大家都在进步,年轻高手层出不穷,神灵却没了那份要站在顶尖的心。

唉,老法里奥叹一口气。

神灵一怔,从回忆中醒来,睁开眼睛,目光穿过女诗人的背后,看到酒馆中间的小舞台上,一身火红的、窈窕婀娜的身影。

女诗人的吟唱也到了尾声,酒馆里音乐声逐渐高起来,伴随着音乐声,那火红的身影翩翩起舞。

动作很慢,极尽优雅。

神灵渐渐清醒,眼睛越睁越大。

音乐由舒缓宁静变得高亢欢快起来,那舞姿也变幻着,由慢变快,开始诱惑起来,火红的外衣也脱掉,褪落在舞台上。

“噌”,神灵站起来,打翻了酒杯,酒汁溅在女诗人身上,引得她一声低呼。

台上火红的身影听到这边的动静,也看过来,正好迎上神灵注视的目光。我轻舞飞扬着,在拥挤的人群之中;

你投射过异样的眼神并不曾使我的舞步凌乱;

因为,令我飞扬的不是你注视的目光;

而是我年轻的心。

那起舞的身影一顿,与神灵对视一秒,又继续舞起来,看神力的目光里带着笑,表情也温柔起来。

神灵感到尴尬,脸上的肌肉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

整个酒馆的气氛仿佛因为台上台下两个人的对视而变得微妙起来。

法老头也注意到了异样,莫名其妙地看着神灵和台上的女子。女诗人眼

睛望过来，老头会意，自己掏了金币递过去，那女孩领着金币离去了。

台上一曲舞毕，火红身影捡起地上的衣服朝神灵这桌走过来。火红身影是非常漂亮性感的血精灵女子。

台上又上去新的节目，音乐未停。

神灵颤抖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Seber 苹果酒。”火红身影边走边对服务员点了酒，到神灵面前站定，带着微笑和神灵对视着。

“……”神灵的嗓子似乎不能发声了。

“啵”，女孩凑过来，在神灵的左脸颊轻轻吻一下，并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句“好久不见”。

神灵石化，法里奥低头喝酒。

“血精灵族火法师 Lina 见过精灵先知。”女孩对法里奥施礼。

“哦，哦……”法老头慌忙哦了两声，也没了下文。

这，精灵族年轻一代最有为的火法师竟然在午夜的小酒馆里大跳脱衣舞，这……

老头忽然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在 Lina 坐下喝第二杯的时候神灵才打破石化，脸很红，但看起来很镇定地坐下给自己的酒杯斟满酒，慢慢喝下去。

“呼……咳，确实……好久不见……呃，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没钱了，我这还有一些……”神灵有点语无伦次，伸手掏出巨魔给他的金卡，上面有 10 万金币。

神灵把卡推到 Lina 面前，脑袋在短路的情况下以为 Lina 落魄到要靠在午夜酒馆跳脱衣舞赚钱过活了。

Lina 把卡推回去，心领了神灵的好意，实际上，早年喜欢探险夺宝的她有无尽的财富，她只是够无聊。

“你们在新年之后悄悄离开，也不告诉我，我几次想去北方找你们。真的……不拿我当朋友？”Lina 问神灵。

神灵心里有些翻江倒海，那一吻的感觉由左脸颊无限放大到全身。“呃……实际上我们……”

“实际上，他们是去北方执行了非常危险非常困难的任务。”法里奥接过结巴的神灵的话。



CHAPTER 2

小楼夜话

清风明月楼，Lina 依然住在那里，之前的阿兔旅馆被神秘人收购，但对于住客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在房间内，Lina 把小桌子摆满了各式甜品小吃，神灵一一品尝着。

体内的自然之力又开始不受控制，神灵咳嗽几声，初秋的夜晚微凉，Lina 起身去把窗户关上。

“你怎么了？”Lina 看着憔悴的神灵。

神灵把在铁炉堡被德鲁伊重伤的事简短说了，Lina 看着神灵略显虚弱的神色，满脸担心。

“那这次回南方，暗牧没有根除这股力量？”火法师问。

“只是压制了，要根除很难，除非悉拉贝尔亲自出手。”神灵捡着桌上小碟里的小吃，声音里有几分不在乎。

Lina 用冰凉的手背轻碰神灵的额头，很烫。“这么烫？”

“习惯了，没事的。”

室内的灯光朦胧而温馨，两人在秋日的午夜低声交谈着。偶尔传出几声神灵的咳嗽声，隔壁熟睡的法里奥轻轻翻个身。

“有自然元素的力量波动就会引发你体内的自然之力么？”Lina 伸出食指，指尖冒着淡蓝的火苗。

神灵极力压抑着痛苦，脸上冷汗流了下来。

Lina 把火苗吹灭：“那现在岂不是任何一个元素法师都能打败你？”

“可以这样说，但我能坚持一会儿。”神灵说这句话的时候想到了卡妙，不知此时的自己能顶住他的几招冰法术。

“你……你和卡妙？”神灵问道。

“我无处可去，想去北方找你们，可北方那么大，不知该往哪走。”Lina 回答，“卡妙虚伪而又冷酷无情，但对我的感情却是真的。”

神灵不懂，既然知道卡妙不是好人，那还留在他身边？

他不懂 Lina 只是需要一份关心,真正的关心。

神灵和巨魔纵有千百般好,可何曾关心过 Lina 半分? 卡妙有万般不好,可对 Lina 却是真心,嘘寒问暖,你想要的想得到的都会给你,你想去午夜场寻开心,都放纵着你,任性着你。

他是全世界的敌人,可最危险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挡在她身前。

神灵会么?

那个人可能是崔西斯,可能是阿卡莎,但可能是 Lina 么?

巨魔呢? 巨魔或许不会挡在任何人面前,除了神灵,但也或许会挡在任何一个自己的士兵面前,谁也说不准。

Lina 想着这些也黯然,两人默契地沉默。

“你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神灵很严肃。

“改变了你会喜欢么?” Lina 看着神灵。

“什么?” 神灵愕然。

“我开玩笑呢。” Lina 眼睛一眨,把目光移向窗外,窗外路灯昏黄。

两人在那个雨天的蛛网里纠缠的景象又出现在神灵脑海里,神灵甩甩头,眼前的一切重重叠叠。

Lina 过去扶住神灵,神灵坐不稳,倒在 Lina 怀里。

“你……怎么了?” Lina 问。

“没事……你会做香蕉菠萝粥么?” 神灵想从那柔软的怀抱中挣扎出来,可是没有力气,体内自然之力翻腾着。

“什么? 呃,会一点……” Lina 的思维跟不上节奏,怎么突然说到粥上了?

“做一碗吧,饿了。”神灵虚弱地说。

“嗯。”

Lina 把神灵扶到床上,给他盖好被子,又把那些小吃端到床边,才下楼准备食材。

Lina 在楼下向服务员要火炉、米、香蕉、菠萝的时候,那些人都瞪大了眼睛,搞不懂平日生活放荡从不做饭的 Lina 大小姐深夜要这些干什么。

红泥小火炉在房间内蒸腾起来,神灵挣扎着下床,他不喜欢像个病人一样躺在床上。

“快回床上去,一会儿可别想又趁机倒在我怀里。” Lina 横神灵一眼。

“你别管我,让我栽地上。”



“讨厌。”

“……什么？”

“滚。”

神灵有点不能接受 Lina 刚才那一声撒娇卖萌似的“讨厌”，古怪的眼神看着 Lina，Lina 懒得理他，自顾自地扇着扇子。

清香从小火炉里飘出来，隔壁法里奥又翻一个身。

两个人就这样蹲在小火炉面前守着，感情在友情和暧昧之间跳跃着，都氲开融合在果粥的清香中。

如果在午夜，有这样一个人为你细心地做你想喝的粥，你会不会爱上她？

“有人喂么？”

“爱喝不喝。”

好吧，神灵比较乖地坐在桌旁看着 Lina 给他用小碗盛粥，模样乖巧像刚去魔法学校念书的小孩子，你不能想象这就是在战场上——一根战矛连续将一排人捅穿的嗜血神灵。

“你刚才不会是装的吧？”Lina 看着闷头啜啜啜啜喝粥的神灵。

神灵没回答，只是喝粥。

Lina 看着神灵专心喝粥的样子，心里有点小甜蜜，用勺子舀了一点，吹了吹喝下去尝了下，又香又甜，香蕉和菠萝的水果清香完美地融合在米粥里。

魔法师露出真心的甜甜的微笑。

“你……除了爱吃这个，还喜欢吃什么？”Lina 漫不经心地问。

神灵含糊地说了几个菜，Lina 轻轻点着头。

“哇哦，好香啊。”门被推开，一身蓝衣的婀娜身影走进来。

“哎……老板娘……”Lina 觉得尴尬，就这样被推门而入，让老板娘看到了自己这标准主妇的形象。

来人伸手拿过 Lina 的勺子，舀起粥来吹着吃喝起来。

神灵懵懂，抬头看向 Lina，Lina 尴尬地笑笑介绍道：“明月楼的老板娘，蓝。”

“蓝，这是哈斯卡，唔……我朋友。”看样子，Lina 和这女人还蛮熟的。

“呃，你好。哈斯卡。”神灵向老板娘打招呼，在身上擦擦手，把手伸出去。

蓝衣老板娘没拿正眼看神灵，只是专心喝着粥，说道：“不错不错。”

冷场。

神灵把停在半空的手缩回去，心里有一分不痛快，敢情这就是收购阿兔旅馆的那位了。

Lina 打着圆场，老板娘喝完粥，抬头看一眼神灵便开始摇头：“就这……比起卡妙差远了，你怎么想的？”

旅馆二楼房间里的魔法灯散出淡黄光晕，与窗外街灯呼应着，冷清的街上偶尔响起醉酒人的歌声。

房间内气氛沉默，神灵和 Lina 在看着老板娘喝粥。

“蓝，这么晚还没睡啊？”Lina 打破沉默。

“我刚回来，听下面说你来了客人，就来看看啰。”蓝咂着嘴，眼睛冲着神灵眨一下。

神灵愣神，注意到蓝的眼睛是黑色的，是这个大陆上少有的黑色。嘴角一抽搐，神灵点头露出一个微笑。

“右手食指轻按左边从下往上数第三根肋骨。”蓝从桌子上取了纸巾轻拭嘴角，对神灵说。

神灵看一眼 Lina，依言按了，顿时五官堆积在一起，巨魔族的獠牙标志也似要若隐若现地长出来。

“疼么？”蓝问。

“咻……”神灵吸着冷气说不出话。

蓝不说话，手在空中一挥，空气里出现透明面板，手指舞动，迅速在面板上勾勒出人体骨骼脉络。

“这个地方是自然之种的寄生地。”蓝指着脉络图上左侧肋骨，“种子潜伏在你体内，平衡着你的能量，说是平衡，实则作为一种慢性侵蚀。”

蓝不理睬神灵和 Lina 懵懂的眼神，自顾自地讲着奇经八脉等古古怪怪的东西。

“换作旁人，中了这种子现在必已是废人，你比废人能好一些，知道为什么？”

“我……一路上有法老头的照顾。”神灵想了想回答道。

蓝摇头：“因为你修习过道术，虽然只是皮毛，但这也让你保了命。”

“有破解之法么？”Lina 插嘴问蓝。

“在艾星，精灵族的法术契合自然之道，而古道术正有道法自然一说，也就是说精灵之术和道术有共通的地方。”蓝侃侃而谈。



神灵点头，一副虚心的模样，对于“道”，他有莫名的崇敬之情，蓝的一番话让他想起了两年前在明苏达遇到的道家老者。

“我们不是无所不能，只是和你们的法术体系不同，对于这种与道法类似的精灵术，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蓝摇摇头。

“那你讲解半天……意思是？”Lina 看到蓝摇头，有些心慌。

“顺其自然。”蓝从凳子上起身，“自然之道能成就你也能毁了你，你身上的嗜血气息太重，这个正可去你戾气。”

“巨魔族从来只有大陆最强的战士。”神灵咬着牙。

“最强不是龇牙咧嘴，不是大吼大叫，不是冲锋陷阵以一敌万，而是……”蓝拖着长音，手指在虚空中一点，空气凝聚出一个水滴，水滴缓缓滴落，落在桌面上。

时间在瞬间停滞，一切像被放慢了亿万倍，神灵和 Lina 清楚地看到亿万颗小水滴在撞击的那一刻四散飞出。明明只有一滴水，却有身在汪洋的感觉，像是整个世界都被那水滴包围着。

如果有永恒，那便是这一刻。

神灵 Lina 深陷其中，蓝已飘身出门。

最强是什么呢？

神灵闭上眼睛，感受飘浮在周身的亿万颗水滴，耳边又响起那远古的呢喃。

那瞬间，神灵仿佛化身千万，可随意在这个空间跳跃传送，不需要像法里奥那样吟唱繁复的咒语，仿佛只要意念一动，就可以传送到想去的地方。

如果作战的时候……如果在开启终极技能牺牲时，能瞬间突破时空传送到目标身边，那会是怎样的效果？

神灵想象着，按捺不住激动，水滴滴落飞溅的瞬间不住在他脑海里回放，他试着想象，向前传送，空气呼啸呜咽，神灵觉得自己的身体猛然一动，一瞬间一个激灵惊醒过来。

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仍在之前的位置上，可刚才明明感觉自己动了，风声都那么清晰。

“我……刚才动了么？”神灵问一直盯着自己看的 Lina。

Lina 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摇头。

“你确定我没动？是不是我动得太快了，出去又回来，你没看清？”神灵

问。

“你是不是还不舒服，要不我再给你做一份粥吧。”Lina 目光里带着同情。

“人呢？”神灵问。

“走了。”Lina 过去把门关上。

“她？她不是那酒楼上的老板娘么？”神灵回忆着。

“她很厉害，还教给我一个的火系法术，等你好点了带你出门给你看。”

Lina 收拾着餐具。

“现在就看。”

“不行，旅馆会被毁掉。”

“好吧，你确定我刚才没动？”

Lina 停下收拾，回过身看着神灵，眼前的神灵早已没了当初凶狠的嗜血模样，取而代之的是被自然法术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满身憔悴。

咬一下嘴唇，别过头不忍再看。曾经名扬大陆的嗜血斗士却落得今天这般可怜兮兮，如果这颗自然之种不能去除，那神灵一生和废人有什么区别？

“喂，不要那样看着我，我又没报废，依然可以战斗。”神灵在手中快速幻化着十八般袖珍兵器，像变魔术般。“还是很强。”神灵故作轻松地笑笑，眉头上挑一下，颇有几分挑逗意味。

Lina 被逗笑，笑容却是酸酸的。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以前不是挺假正经的么？”Lina 问。

“不知道，我对生活正经，可生活对我却不正经。”神灵长叹一声倒在床上，感慨起生活来。

隔壁法里奥有节奏的鼾声与神灵的长吁短叹相应。

在乱世艾星，哪有什么生活可言，比起生存来，生活更像一种战斗姿态。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少年读书时。

Lina 站在窗边，看着窗外街对面的房间里，有少年端坐在桌前读书的投影。

“曾经年少我勤奋读书，想做一名博物学家，专项研究考古，然后要嫁一个有知识涵养的青年才俊，要……”Lina 回忆起幼年时的理想。

“最后做起了盗墓的勾当，成为一名响当当的赏金屠龙女法师。”神灵打断 Lina 的回忆。

“曾经想在银月城买最大最漂亮的房子，在花园里种最好看的花。”Lina 不



理神灵，继续说曾经。

“后来盗墓赚了钱，发了家在南海镇和地精做生意，投资地产，没想最后赔了钱，一怒之下跑到人家后花园放火，把人家房子烧掉。”神灵再次打断 Lina 的回忆。

Lina 回过头看着神灵：“理想和现实是不同的。”

“那你说说，你是怎样从勤奋好学的大家闺秀成长为杀人放火的女法师的呢？”神灵带着笑意看着婀娜在窗边的 Lina。

Lina 离开窗边，走到神灵床前，拖过椅子，在床前坐下，看着神灵。

神灵本能地身子往后缩一缩。

“今晚的话题是理想么？”火法师认真地问。

“呃……什么话题随便你好了。”神灵被 Lina 看得心里毛毛的。

“那你说说你是怎样成长成一名嗜血变态的复仇少年的？”

“天灾的骷髅弓箭手毁了我的村子。”

“那现在报仇了没有？知道具体是谁干的？”

“没……一直战乱，找不到人，或许当年下令烧村的人早战死了……呃，等等，怎么轮到你问我了，不是你一直在回忆的吗？”

“我很好奇你们巨魔部落，据说你们曾经有过强大的帝国，有过辉煌的文明。”

“那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当年巨魔族沃金大帝在位，祖阿曼和祖尔格拉布的荣耀光照整个艾星，但那些离现在太久远了，我也只是听说。”

“你们巨魔族和我们精灵族同是这个大陆上最古老的种族，曾经最高贵上等的种族现在却都已没落了。”

“现在是亡灵和人类的天下。呃，不对啊，怎么说到这上面去了，你快说你的从前，我很想了解。”

“一个人特想知道另一个人的过去，是不是说明他对这个人有特别的想法呢？”

“不不，我记得第一次见你时是在四年前暴风城流血夜，你以一个不怎么光彩的形象出场，大法师艾萨罗高价请的高手？”

“艾萨罗很有钱，那时的我确实为了钱什么都做，曾经那个纯真勤奋的精灵女孩早已不再。”

“那你怎么……”

“你师父剑圣那惊天一剑不可抵挡，四年过去了，能挡住那一剑的人仍然不存在。他杀不杀我只在一念之间，在钱和命之间，我选择后者。后来跟着你哥巨魔南征北战，又被他折服。”

“我哥刚进军营时就认识露娜了，你不可能有机会的。”

“所以我在大撤退后离开安德麦回到大陆，我要远离巨魔。”

“所以，你就又认识了我。”

凌晨3点30分，你在想什么？

想那个曾经寒夜苦读的柔弱少年？

在多少年后，在入秋的深夜里，你和另一个人回忆曾经，你们是互相看对眼的人，你们除了聊天还会做什么呢？

“不不，我当时什么也没做，我尽情享乐，可是，杨就是死乞白赖地跟在我身边。”

“他……他真的用刀捅穿了自己？”神灵倒吸一口冷气，试问自己有没有这么狠。

“他完全不会武技魔法，他的眼神里是倔强和坚持。”

“他不是个浪荡公子么？他老爹是奥伯丁城守。”

“可他眼神里确实有一种坚持。”

“你被他感动了？”

“我答应三年后比武，他若赢我，我就嫁给他。”

“还有一年。杨，这个名字似在哪里听过。”

“自那之后我再也没有他的音讯，后来就遇见了你。”

“如果他真在比武那天赢了你，你真的履行诺言嫁给他？那卡妙呢？”

“我没想过他能赢我，就算在我学会地狱火之前，我也有信心让他在我的火法四连击下倒下。”

“不能大意，这个世界有太多未知，你又怎能断定他不会魔法武技上的奇才呢？”

两个人就这样聊着天，等下一个天亮。



CHAPTER 3

卡妙的怒火

秋夜露重，Lina 又去泡了热茶，端到神灵床前。

神灵身体虚弱，面色苍白，但兴致却很好。

隔壁法老头也是睡兴正浓，丝毫不为两人的交谈所打扰。

清爽的夜风从窗户吹进来，盘旋在两人身边，偷听两人的谈话。

或许，在你最危难的时候，陪在你身边的，永远都不是最初的那个人吧。

闭上双眼你在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

守夜人敲响五更天，神灵在梆子响起的那刻闭上眼，其实很疲惫。这样虚弱的体质，和 Lina 通宵熬夜聊天，神灵扛不住了。

Lina 没有打扰他，轻轻起身，移步到窗前，对着微亮的暗色天空伸个懒腰，深秋的早晨，空气里冷冷清清。

把窗帘拉上，Lina 转身出了屋子。

“早。”Lina 轻提着裙子下楼，对柜台服务生打招呼。

“Lina 姐早啊。”小姑娘回一个清脆的微笑。

每一天都没什么事做，在战乱不断的艾星，萨尔天堂现在是净土，Lina 无聊到不知该做什么。

走在清晨的街上，踏着黎明，看着熟悉的风景，哼着歌，作一次心情愉悦的清晨散步。

神灵的到来给她带来了好心情。

路边的早餐小摊有了热气，Lina 过去坐下点了小笼包、热豆浆，水汽蒸腾，将她朦胧。

邻桌的位子上，有风尘客在狼吞虎咽，Lina 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被他的吃相逗笑。

风尘客闻笑声抬起头来，愕然地看着 Lina，一张年轻的脸上写着尴尬。

“赶路啊？”Lina 心情不错，咬一口小笼包，和少年搭讪。

“啊。”少年有点呆。

“包子不错哈。”Lina 拿着纸巾拭嘴角，将溅出来的油渍抹去。

“啊。”少年被 Lina 注视着，抓着包子，不知该不该吃。

如果有陌生的美女和你搭讪，注视着你，你还会不会吃下手中的包子呢？

“我……咳，洛萨。”少年人自我介绍。

Lina 没有回话，优雅地张着小嘴咬着小笼包。

“给他再来 10 笼。”Lina 指了指自称洛萨的少年，对老板说。

“啊。”少年似乎只会这一个字了，张了张嘴，似乎想说点什么。

Lina 不再看他，低头喝豆浆。

街上人渐多了，小摊慢慢热闹，Lina 喜欢置身于这种有生命气息的地方。

吃两三个小包子，喝两口豆浆，Lina 付了钱便离开小摊，徒留吃早餐的少年呆呆看着她离去的背影，以及桌上擦的 10 笼包子。

在街上转一圈，直到早市热闹起来，Lina 才返回旅馆。

一楼大厅里，早起的法里奥正在用早餐。

“挺面熟。”Lina 在法里奥对面坐下，双手托腮，看着法老头吃饭。

法老头可不是年轻小伙，在 Lina 的注视下依然故我，一丝不苟地往面包上抹着黄油。

“街对面的小笼包很不错。”Lina 看着法里奥的面包。

“面包、黄油、鹅肝、红酒。”法里奥慢条斯理，“精灵就该有精灵的样子。”

“似乎……总会在一些地方见到你，却不知道你的名字，你是？”Lina 皱着眉头。

“法里奥，联盟北方军信使，官居从七品，见过先锋军火法师 Lina 大人。”法里奥报着军衔。

“不要这样正统啦，北方军和先锋军都遣散了，还提那些旧事。”Lina 打着哈欠，“对了，你们这是要去哪？”

“往北走，占星城，小哈没告诉你？”

“没呢，他神神秘秘的，这次走的话带上我。”

“这我可做不了主，你得问他，他哥哥出了大价钱，我只管护送他。”

Lina 哈欠连天，一夜未眠，到现在也困困的。

“没睡觉？挺能折腾啊。”法老头懵懂地说道。

Lina 横他一眼，去柜台要了钥匙，上楼找房间睡觉。“哎，卡妙来找我，就说我出去了。”她回身对服务生说道。



服务生点点头：“嗯。”

法老头悠然自得，哼着小曲，吃着早点。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将坐在窗边的法里奥笼罩起来。若不是嘴里哼着低俗的小曲，还真有几分仙风道骨。

“卡妙公子早。”一声齐声的问好，打破法里奥的闲情，他抬起头，看到柜台后三个小姑娘齐齐躬身弯腰向门口的白衣少年行礼。

“嗯。”少年鼻子里“嗯”一声算是回应，便进门想上楼。

“公子……Lina 姐出门了，不在房间。”一位小姑娘弱弱道。

“哦？”卡妙挺身，迟疑一下，又转身想出去。

“她在上面睡觉。”法里奥继续抹着黄油。

卡妙蓦然转身，眼神森然，看着沐浴在晨光中吃面包抹黄油的法里奥。

法里奥岿然不动，卡妙转身看向那三个小姑娘，三人低下头。

卡妙沉着脸上楼，直奔 Lina 的房间。

楼下大厅隐约传来小姑娘的责备声：“哎，你这老头怎么这样呀？”

咚咚咚，卡妙轻敲三下推开门，看到房间里床上有人盖着被子在睡觉。

“怎么不舒服了呀，还睡，真是懒猫。”卡妙化去所有的冰冷和心机，声音温柔起来。

床上，神灵蒙着被子睡得昏天黑地，全然不知房间里的情况。

卡妙在中间的桌子边坐下，手碰到茶壶，还有温热。“哦，昨晚又没睡觉，玩到几点呀，这水还温着呢。”卡妙想倒一杯温茶，“今天府里不忙，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卡妙说着话，却发现桌上有两只用过的茶杯。

房间内空气瞬间冰冷，又融化，又冰冷。

卡妙急促呼吸着，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唔……我猜那个地方你一定喜欢。”他的声音继续温柔，他说服自己给 Lina 自由，只要她开心。

可是，神灵睡得欢，身体又虚弱，轻微的鼾声响起。

“砰”，桌上的杯盏被冰碎，卡妙猛然起身。

他看到两只杯子，想到了 Lina 有朋友来玩过，却没想到竟然还敢留在这里睡觉，直到听到鼾声，觉察到异样。

卡妙冲到床前，猛地掀起被子，被子底下神灵睡得正欢。

房间内气温骤降，卡妙岂能不认识这张脸。

床上酣睡的人正是曾经威震艾星的杀星嗜血神灵，曾经让他噤若寒蝉的

人，曾经守在Lina身边不允许自己靠近一步的人，曾经让自己深深自卑的人。

这个人现在正躺在自己的未婚妻床上酣睡。

三颗冰冻之球围绕着卡妙的身体极速旋转着，房间内空气都被冰住。

卡妙的手在颤抖，手上的冰锥闪着光。

他在恐惧，在愤恨，在嫉妒。

他知道自己还是无法面对神灵睁开眼时那偶尔泛着残忍的眼神。可是……这一冰锥无法刺下，然而真的很难容忍啊。

神灵身体再虚弱，也觉到了不对劲，伸手拽被子，拽不动，睁开眼睛，看到立在床边、举着冰锥的卡妙。

神灵和卡妙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神灵一个人成长，在时光森林里靠与魔兽搏杀为生。卡妙自幼有联盟第一法师卡尔亲自指导，一切锦衣玉食，呼风唤雨。

在和平年代，神灵可能无法和这种强大的官二代抗衡。可是在战乱的艾星，在这个崇尚力量的时代，神灵具备一切可以不拿正眼看卡妙的条件。

就算你有个毁天灭地的老爹，我一样可以在瞬间让你灰飞烟灭。

可今日的情况又不同，神灵在自然之力的影响下力量极不稳定。

神灵看着卡妙，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恐慌或愧疚什么的都没有。

“Lina不在，把门关上。”神灵拽着被子，对卡妙吩咐。

“哈……哈将军。”卡妙艰难地开口，情绪复杂，无以复加。

眼前的神灵似乎和从前大不一样了，冲天的戾气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然平和甚至衰败的气息，看起来那么虚弱。

卡妙把情绪稳定，冰锥、冰球消失，房间恢复常温。他挤出一个微笑，关怀地问道：“哈将军似乎有些不舒服，要不要我叫医官？”

神灵看着卡妙，面无表情。

卡妙的笑容僵住，五官挤来挤去，找不到正确位置。但也只是片刻，片刻的失态后，又是温文尔雅，风度翩翩。

“哈将军？”卡妙微笑，关心问道。

“滚。”神灵吐出一个字，翻身过去继续睡觉。

卡妙不知如何是好，很显然他搞不懂这是什么状况。

Lina让服务生骗自己说出去了。Lina的床上睡着神灵，自己却不在。神灵看起来虚弱至极。



那自己要怎么做？

曾经的情敌睡在自己未婚妻的床上，看起来很虚弱的样子，自己手里有三颗冰球，要不要轰下去呢？

猴子之所以是猴子，是因为它面对虚弱到无力还手的老虎时也不敢骑到老虎头上。

可卡妙不是猴子。

“砰”，三颗冰球呼啸而出，床上神灵连人带床被深度冻结后，又被冰球撞上。

“轰隆”，床被冰成粉碎，神灵像死狗一样摔在地上抽搐。

卡妙能统率创联法师部队，也必有其过人之处，如果眼前的神灵早晚有一天要除掉，那为何要放弃今天这个绝好的机会。

冰法术呼啸而出，寒冰箭、寒冰指、冰墙，劈里啪啦。

神灵体内封存的龙心自行发动护主，空气里出现若隐若现的龙头，龙啸震天。

小小的旅馆房间内，温度降至绝对零度，虚弱的神灵无法抵挡卡妙的寒冰法术，整个人已经被冰封起来。

隔壁房间睡觉的 Lina 听到动静，推开门冲进来，正看到卡妙在暴打神灵，硕大的冰球正向神灵砸过去。当下神灭斩出手，撞上那冰球，冰球粉碎，卡妙回头看到 Lina，愣住。

男人会哭么？这是很丢人且不值得炫耀的事。

可卡妙在 Lina 面前哭得稀里哗啦，像个孩子，自己非常喜欢非常喜欢的玩具，自己怎么努力都得不到，邻家小孩什么都不做，得来却全不费工夫。

Lina 看着脸色发青、生死不知的神灵，没有理会在身前痛哭的卡妙。她抱紧神灵，催动火法术将神灵身上的坚冰融化，又将神灵抱起，冲出门去，在走廊上大喊着蓝的名字。

卡妙一个人在凌乱狼藉的房间里独自流泪。

知道吗？你明明很努力了，就算你是个坏人，可你对她却是百分百真心的好，你怎么也找不到想不通自己和另一个人的差距。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看起来很近，实际上天涯海角，而最让人难过的是，你却看不出已是天涯海角。

一定要做些什么，一定要发生些什么才能看清两人真正的距离。

你看到你们之间其实像海和天那么远，会不会伤心难过呢？

那些旧日的欢笑时光只是表象,你以为这就是爱情,可它却不堪一击。

卡妙在天使和魔鬼的两极奔跑,要调动大军来剿灭这些人吗?

怎么可能,对于 Lina,他宁肯自己死也不愿她受半点伤,卡妙作恶多端,可这一生都逃不出对 Lina 近乎病态的爱。

如果这也是一种执着,那这是不是和杨是同一种执着呢?

法老头惊慌失措,看着 Lina 抱着昏迷的神灵四处奔跑。这算是自己闯下的大祸,他以为自己看透了卡妙是一只不敢动老虎的猴子,可偏偏看错了。

老头子一生阅人无数,这次却看走了眼。

上前跟着手忙脚乱地抢救神灵,在创联的地盘上,出什么乱子,吃亏的也只能是自己。

城防军闻讯赶来,将旅馆包围,卡妙擦干了脸,整理衣衫从窗户上跳下去。城防军官来行礼,看着卡妙公子胸前的血迹以及脸上的泪痕,有点不知所措。

卡妙被看得恼羞成怒,狠狠一耳光将军官抽飞:“都滚。”

一个人走在拥挤的街头,远离身后的旅馆。

“这事没完,这事肯定没完。”蓝衣老板娘在神灵身上插针,床边的香炉里飘出古怪的味道。

“你知道我接手后装修花了多少钱?”老板娘喋喋不休,手上却没停着,飞速地插针推拿。

Lina 坐在凳子上看着神灵,不知在想什么。法老头假装淡定地坐在一旁喝茶,眼角不时偷瞄床上的神灵。

萨尔天堂的这一天,有个美好清晨的开始,却换来一个糟糕的结束。

CHAPTER 4

第一次法师战争

夏天的铁炉堡叛乱事件有创联在背后谋划和支持。天灾女王阿卡莎率精英进行斩首行动突袭铁炉堡，却因大德鲁伊悉拉贝尔的干预而导致行动失败，被迫签订失败条约，铁炉堡享有 10 年和平自主权。

这一战后，女王在天灾议会的声望跌到最低，幽暗城鹰派开始掌握行动权。和娜迦族的第一次联合作战失败，导致娜迦在北方的势力尽毁，这也让亡灵和娜迦刚刚建立的关系降至冰点。

在第二次联合作战会议上，亡灵把箭头对准了创联首都，即艾星中部最大城市，萨尔天堂。

铁炉堡作战的失败，亡灵、娜迦族关系虽僵，但实则，娜迦族被彻底绑到了亡灵战车上，随着亡灵为娜迦修建的陆上都市即将竣工，娜迦族开始追随亡灵往陆地发展，以攫取更大利益。

亡灵作战分析专家在会议上慷慨激昂，战争风云席卷萨尔天堂上空。

沙盘上，一黑一青两色大军已将萨尔天堂重重围住。

“我还是反对，这样只会把创联逼到联盟那边。”阿卡莎摇头。

“卡尔组建创联，本就是联盟的一个分支，现在这样的情形由得它发展，将来会更棘手，铁炉堡事件就是个例子。”刀锋反驳阿卡莎的观点，支持进攻萨尔天堂。

“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茉崔迪问。

“交通、矿山、农场、战略要地。有创联挡在中间，我们大军无法直接南下痛击联盟，这一战早晚要打。”

“要打，不为别的，只为给米波老元帅报仇。”

“可是现在王在冰封王座，帝国军力已大不如前，北极战线吃紧，海象族虎视眈眈。”

“所以要和娜迦联合作战，王若在，绝不会允许帝国像现在这样唯唯诺诺。”

“有没有想过此战失败的后果？联盟、创联大军乘胜北上，可以直逼幽暗城，北方海象族也会趁机南下，犯我边疆。”

“未战先言败，这岂是大亡灵族的作为，我支持开战。”

第二次联合作战会议由早开到晚，各方围绕战与不战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幽暗城深秋的城墙上，身覆战甲的亡灵战士来回逡巡，各大军营兵马已经开始调度。

在刀锋的授权下，作战会议开始之初时亡灵军就已经开始有所行动。

从高空看去，大军调度缓慢，但气势惊人，亡灵天灾的战争巨兽再次运转起来，血盆大口张开，择人而食。

幽鬼军撤离南方，一路向北。在中途收到幽暗城作战指令，大军要在10月底之前到达霜狼要塞，并在那边集结完毕。

“帝国要对创联开战了？”萨非看完指令书喃喃自语。

“霜狼要塞是萨尔天堂的南大门，咱们大军在此集结，如果没猜错，涅沙的大军该在这边有所行动，茉崔迪大军该会在这。”幽鬼指着沙盘，把军旗插到萨尔天堂外南、西、北三个位置。

“帝国在铁炉堡、南方接连吃两场败仗，还这样继续主动开战，是不是有欠考虑……毕竟冬天要来了，作战难度会大很多。”萨非小心翼翼地用词。

“帝国议会咽不下这口气，这一战无论成败都是要打的。萨非，你不要遮遮掩掩，说出你的真实想法，你是支持开战的对不对？”幽鬼抬起头，看着眼前年轻的帝国新秀。

萨非脸上清清白白，略带三分文弱，但眉宇间却带着好战的倔强。

像一柄未出鞘的绝世好剑。

“军中传闻，亡灵帝国建立在幽鬼大人的辉煌之剑上，大人剑斩天下的英姿已深入我心。所以虽然追随大人已有月余，但萨非在大人面前仍不能……”萨非拖着长音，在找一个合适的词形容自己的心境。

幽鬼一声长笑将其打断：“你让我想起了四年前，第二次亡灵战争期间的北军将领骷髅王。”

萨非躬着身，双手垂下，洗耳恭听。

“骷髅王在女王面前唯唯诺诺，却屡次被女王当众暴打。”幽鬼回想起当年的北军往事，轻笑不已。



萨非抬起头，看着藏身厚重黑甲后面的幽鬼情绪化的一面。

“萨非，帝国赏识你，你虽在南方吃了败仗，可是你的能力和潜力依旧是得到帝国认可的，跟着我，是为你成长，而不是毁掉你，或者抹杀你。你看整个艾星的局势，联盟在南，创联在中，帝国大部分疆土在北，东和西都是大片的未知区域，艾星太大，我们没能探索到那里，但就已知区域来看，你说说你对于目前局势的看法。”

“联盟历 659 年第二次战争爆发，一年的时间，帝国打下暴风城，统一艾星，联盟撤往安德麦。联盟 660 年即冰封元年，帝国一统艾星，这是艾星的第一次大一统。而在随后的冰封 3 年，大陆烽火再起，各地义军层出不穷，盟军也在南方奥伯丁登陆……”萨非侃侃而谈，分析着第二、三次亡灵战争。

军营之外，这支亡灵大军继续前行，按照幽暗城指令前往霜狼要塞集结。

亡灵军最新的阿鲁彻斯战马四蹄雪白，通体黝黑，远观上去，一条白线蜿蜒数百里，端的是招摇过市，气势如虹。

萨尔天堂秋天的雨带着艾星中部气候特有的清新。身受自然之种的神灵差点丧命于卡妙的冰法术之下，性命保住了，但接下来的事却相当棘手。

一次次实践证明，在自然之力的平和下，神灵对风火雷电冰五系自然法术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不根除自然之种，神灵就算好起来，也只能是个终极物理战士。

“这个颜色和你的肤色也蛮搭的。”Lina 手里拿着长长的斗篷在镜前比画。

“太难看了些吧。”神灵绑着绷带，在床上哼哼。

“难看么？老头，你的意见呢？”Lina 又问在一旁喝茶的无辜的法里奥。

“唔……好，很好。”老头装模作样地点评。

“样式其实也无所谓，可是你知道这件魔法斗篷花了我多少钱？整个艾星顶级的魔抗斗篷也不过增加 30% 的魔抗，我这件增加 45%，你还挑三拣四。除了我谁拿得出手？”Lina 把斗篷扔到神灵身上。

“咳……可是……他魔抗几乎接近于零了，就算增加百分百又有什么用？”法里奥以一副看废人的眼光看着神灵。

“怎么没用，怎么没用，用装备就可以弥补，我还有好多钱。”Lina 提高了声音，冲法里奥吼起来，吼完又背过身去。

眼尖的法里奥看到 Lina 眼眶泛红。法老头噤声，不敢再多说话。

“我去弄点吃的。”Lina 扔下这句，走出房间。

房间里神灵和法老头面面相觑。

“有点不对劲。”法老头慢条斯理地喝茶。

“什么？”神灵翻看着魔抗斗篷。

“情绪。”法里奥扭头看 Lina 离去的方向，“小姑娘让咱们走的时候带上她，你可要仔细斟酌了。崔西斯还在北方下落不明，我老头虽是一个跑腿的，但还是忍不住提醒你，感情的事……不要节外生枝。”法老头看起来很有故事的样子。

神灵抱着脑袋，呆看窗外秋雨。老头提到崔西斯，神灵陷入思念。卡妙想杀他，这一次没能成功，但也让对方认识到了自己现在虚弱无力，这样留在萨尔天堂无疑是自找麻烦。

“见一见艾瑞斯前辈，咱们就离开。”神灵想起这位好朋友，也算是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前辈，还有德华、吉安娜他们。

“那……Lina 呢？”法里奥试探。

神灵没有搭话，只是看雨。

人非草木，一段感情的出现总会有各式的苗头，神灵不呆不傻，岂能觉不出自己和 Lina 的异样。在阿卡莎和崔西斯身上犯的错误，神灵不想再犯。

如果神灵有缘接触另一个古老世界，那么，那个世界的一句“不如相忘于江湖”是最合适他现在的情景了。

法里奥再次为神灵跑腿，去找艾瑞斯，被告知这位十年传说不在萨尔天堂，又去找德华、吉安娜，同样也不在。

老头泛起了心思，这些创联的顶尖人物这时不在城中，会在哪？要知道现在创联是最平静无事的一个势力。

几百年的岁月，法老头没白活，由小见大，他觉出几分不同寻常。

街上行人如故，一切依旧。

老头走在街上，回忆着自己年轻时在这个城市发生过的故事，走着转着，寻找着昔日的印记。府前大街上的店铺大多换了，萨尔广场上联盟那剑与盾的雕像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创联的三色法球。

老头在雨后的黄昏独步，追寻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往昔。天空里阴雨连绵，老头颤颤巍巍，没了人前人后的猥琐和疯癫，在这略显萧瑟的空气里露出岁月沉淀后的睿智和从容。



而时光如刀,伟大的精灵先知是真的老了。

重镇霜狼要塞外 80 里处的小哨塔上,昏黄的马灯在雨中摇曳。

一行人匍匐在阴影角落里,互相打着手势,雨落在他们的铠甲上滴滴答答。

雨夜里没有月,借着微弱的灯光,可以看出一行人的眸子里散发着诡异的光芒,握剑的手白骨森然,黑色战甲在身上晃来晃去。而他们的行动却异常迅捷和劲道十足。

宽大的长剑偶尔泛起冷光,为首之人举在空中的手落下,后面众人突进,铠甲撞击声被淹没在这秋夜的雨里。

冷箭射出,刺客从背后现身,哨塔哨兵被迅速解决,黑甲战士迅速将哨塔营地包围,一切表现都是最专业的作战水准。

营地宿舍大门被撞开,黑甲战士冲进来,没有任何对白和叫喊,长剑斩落,将营房中熟睡的士兵快刀乱斩。

血腥气弥漫开来,为首的战士站在哨塔顶端,一剑将创联三色法球军旗斩断,换上黑色军旗。

远空闪电一亮,照出战士立在哨塔顶端的孤寂身影。这是帝国最精锐的亡灵战士。

冰封 4 年秋天,亡灵军正式踏进创联势力范围。

山坡上,幽鬼和萨非骑马并立,看着眼前的霜狼大地。

马灯一盏一盏地熄灭又亮起。

“卡尔、艾瑞斯、刚背兽、吉安娜、卡妙。”幽鬼一字一句说出五人的名字。

“暴风五人组中,有两人在此。”萨非分析。

“英雄实力上,茉崔迪殿下、涅沙将军和我应该可以对付他们,但在开阔平原上大兵团作战,我们没有优势。卡尔的法师部队擅长此道,大范围片杀的毁灭法术对我们的战士杀伤极大。”幽鬼给萨非讲解。

“学生并无太多与法师部队交战的经验,还请老师多多指点。”萨非自称学生。

“成百上千的元素法师让人头疼不已,他们排成长队布下连绵数十里的冰墙,我们的骑兵无法冲锋,他们的天火攻击范围极远,还有无处不在的龙卷风。”幽鬼黯然。

“我们有骷髅弓箭手部队进行远程火力压制。”萨非出对策。

“箭矢无法穿透风墙。”

“当年米波元帅围困冬泉谷，卡尔的法师部队对老元帅毫无办法。”

“帝国只有一个米波。”

“总会有办法的，既然大兵团正面推进有难度，我们可以……”

“不要贸然挺进，围住霜狼要塞，等帝国大军汇集。”

两人的身后是铺天盖地的亡灵大军，站得整整齐齐，悄无声息，任秋夜的雨水冲刷。

冰封4年10月末，亡灵帝国对创联不宣而战。

亡灵大军从南、西、北三面对创联地域进行合围，轰隆的铁蹄声终日响彻在艾星中部大地。在南方战线受挫的亡灵军终于把矛头对准了萨尔天堂，在三路大军完成合围后，由南方幽鬼军率先展开进攻。

位于萨尔天堂南部的霜狼要塞被誉为艾星中部第一防御，连绵不绝的巨石碉堡，横亘数百里的拒马刺让进攻者望而兴叹。

在创联作战会议上，卡妙公子被任命为南方战线总指挥，全权负责创联南方战事，迎接亡灵大军的第一波进攻。

在上世纪怀旧风格的餐厅里，卡妙公子约 Lina 吃最后的晚餐。

“那么，祝我首战告捷吧。”卡妙端起酒杯。

“祝马到成功。”Lina 利索地举杯回应。虽然心里对旅馆中发生的事还不能释怀，但人非草木，面对即将上前线的公子哥，即使他当时对神灵出手再重，可自己情急之下的那一记神灭斩也足以让他伤透了心吧。

一年零两个月的关怀备至、宠爱有加换来自己一招绝杀，虽然众人都安然无恙，可事情发生了总不能像没发生那样。

“那天的事……”卡妙欲言又止，一副很难开口的样子。

Lina 摇摇头，把卡妙爱吃的希利苏斯美味巧克力蛋糕切一块放进他面前的盘子里。卡妙放下刀叉，一把攥住 Lina 的手。Lina 抬起眼看着他。

“睁开眼，你不在/这一天，还是到来/忘记了呼吸/却无法忘记，回忆/骗自己，这是，梦里……”餐厅中间舞台上的牛头人摇滚乐队开始唱起歌，苍凉的音乐瞬间将对坐的两个人淹没。

那牛头人主唱唱得深沉，所有因爱而产生的悲伤情绪都揉进歌声里，随着莫高雷高原上的飞鸟飞得好远好远。

Lina 把手挣脱出来，又夹了珍珠丸子到卡妙的碗里，自己能做的似乎只



剩下为他夹菜。

卡妙深吸一口气，端起酒杯又喝一口，杯中的淡红酒液微微荡漾，映出对面 Lina 略显消瘦的脸庞。

Lina 轻轻跟着音乐的节拍摇晃：“不错哟，这支莫高雷的乐队我喜欢。”

“你转身离开/瞬间带走所有——”歌声猛然高亢起来，高潮部分到来，牛头人主唱弯下身子吼起来。

卡妙的身体跟着颤抖，眼眶瞬间微红，再呼吸一口气：“嗯，这个……我也非常喜欢。西街餐厅的地精乐队也很不错，主唱是我的朋友，哪天带你去认识，但我猜你该见过的。”

“哦，对，那个地精乐队，总是戴酷酷遮阳镜的那个，是不是唱过那个那个‘风吹落最后一片叶’那个？”Lina 眼睛里闪着光，说起那支乐队，忍不住哼唱了一句。

“嗯嗯，是他。”卡妙低下头，切了一小块美味巧克力蛋糕放进嘴里嚼着，平日香甜的奶油也没什么滋味。

“公子。”餐厅外跑进同样一袭白袍的年轻法师，进门轻声唤着卡妙。

卡妙摆摆手示意法师退出去。

“公子，霜狼要塞加急信，有军情。”法师轻声汇报，卡妙仍然只是摆摆手，法师退出去。

“军情要紧，你去吧。”Lina 也稍稍平复情绪。

“等我回来，带你去西街餐厅，嗯？”卡妙小心翼翼地询问。

Lina 无法回答，无法回答卡妙这个问题，或许在卡妙作战回来时，自己已经和神灵北上了，也或许……这次作战，卡妙就无法回来了。这一次创联面对亡灵帝国的汹涌怒火，卡妙对上的是曾经的军神，为亡灵打下半个天下的幽鬼。

面对 Lina 的沉默，卡妙没有多加等待，起身，转身，从餐厅走出去。站在餐厅外的大队护卫匆忙跟上，将卡妙护在当中，众人就这样离去。

Lina 一个人坐在那儿，身后的歌已接近尾声。

亡灵南路军没有照会和宣战，在雨夜里，亡灵先行军已经突袭拿下了大半的霜狼要塞外围哨塔。紧接着在翌日清晨，亡灵铁骑已经冲锋在了霜狼大地上，霜狼部落的护卫军首当其冲做了第一次法师战争的炮灰。

亡灵大军不留活口，直接屠城。对待这些归附创联的零散部落，亡灵军

从不留情，屠城一直是帝国的优良传统。

后世之所以称这场亡灵与创联的大战为第一次法师战争，是因为旷日持久的大战中，创联最高统帅卡尔只手毁去一支亡灵骑兵时说了这样一句流传千古的话——“法师唯一值得恐惧的只有法师本身”。

后有史学家称单这一句话就足以让法盟克尔苏加德颤抖。

霜狼部落也盛产威猛的勇士，他们身跨体型巨大的银色战狼，手持冲天狼牙棒，曾经也有过自己的辉煌，可是这一切在亡灵正规军下都是虚妄。阿鲁彻斯战马冲锋时一往无前的气势以及亡灵军特有的沉默压抑的作战方式让霜狼勇士们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尽管他们擂起战鼓，他们凶神恶煞地喊着冲锋口号，可面对前方黑压压而悄无声息的亡灵骑兵还是深感无力。

霜狼勇士们的身后是部族里妇女儿童老人们的哭喊，他们能做的唯有冲上前去，让亡灵重剑将自己斩碎，让阿鲁彻斯战马从自己的身上踏过去。

这是个悲壮的年代。

在亡灵军最高指挥处，幽鬼和萨非静看着屠城，小城不大，是环卫在霜狼要塞外的小镇。正规军将小镇护卫击溃后，大批食尸鬼被放出进行清扫战场和处理后事。将军们并未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这一直是亡灵军的作战方式。

而远方霜狼要塞上，手持单筒高倍望远镜的创联指挥官看到这一切，整个人都发抖起来。面对这样一群不着边际、冷血无情的战争机器，随时都有可能放弃战斗的勇气。

萨尔天堂南大门打开，卡妙公子一袭白衣，亲率三千元素法师，一骑当先冲出城门，白衣飘飘。

法师是创联的最高荣耀。南大门外萨尔天堂的居民夹道欢呼，为法师部队送行，场面悲壮而又飘逸，这一大队行云流水般的俊男靓女却掌控着最毁天灭地的大范围杀伤法术，他们要做的是集合吟唱，将亡灵大军灭散于百里之外。

CHAPTER 5

救赎或毁灭

“咳，战事又起，那个……我们该离开了。”法里奥在旅馆一楼大厅里喝茶，蓝衣老板娘站在旅馆门口，倚着门框嗑瓜子，看着街上来来回回调度的士兵。

“到哪还不一样？要我说，不如你们留在我这里帮我开店，有钱大家一起赚。”老板娘优雅地把瓜子壳吐飞出去。

“敢不敢不这么俗，敢不敢快点把神灵医好？”Lina从楼上下来。

“拜托，我是开店的，不是医生，哪有那么大本事。”老板娘愤愤。

“你不是那什么来自东方轩辕境吗，不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吗？”Lina情绪很不好。

“要是没有这个世界的法则压制，全力施展，我或许能解开他的自然之种。可你也知道，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守护规则，我们的力量并不能完全释放出来，你要我怎么解释啊？哎，我说，你可别以此为借口拖欠房费啊。”

Lina抓抓头发，到法里奥面前坐下，把老头面前的茶壶端过来，茶壶嘴对着嘴，咕咚咕咚牛饮，法老头看得心惊胆战。

“追你的那公子哥上前线了？”老板娘八卦之心又起。

Lina放下茶壶，看着街上来回奔跑的士兵愣神：“天灾幽鬼……蓝，你对她了解多少？”

“亡灵帝国建立在幽鬼的辉耀之上，我只能这样说。”蓝耸耸肩膀。

“对她的出身、她的技能有了解吗？只听说有鬼影重重、荒芜、折射，可是不知道它们的具体效果。”Lina追问。

“联盟历659年夏天，幽鬼手持辉耀，施展鬼影重重，以一己之力灭掉大半银月城反攻部队。秋天，幽鬼与茱崔迪联手将剑圣逼到走火入魔的绝境……冰封3年，圣山一战，在这个世界顶级强者的对决中，幽鬼开启折射为巫妖王挡下柔山一击……”蓝娓娓道来，向Lina说着幽鬼的著名战史，Lina脸色发白。

“卡妙对上幽鬼有多少胜算？或者说，有多大生还几率？”蓝问Lina，Lina不语。

你对一个人没有感觉，但那个人对你千般好，我想你也并不会愿意见到他身披军旗的尸体摆在你面前。

“法里奥，收拾东西，咱们明天就走。”Lina 不想留在这个伤心的城市。

“你们往哪走？现在艾星这么乱，到处都不太平，带着那废人一样的神灵，你们能走哪去？”蓝心直口快，舍不得 Lina 离开。

法里奥一声不吭，明智地选择在女人口角的时候乖乖闭嘴。

神灵本想下楼活动活动，走到楼梯口听到两人在为自己争论，又听到亡灵、创联开战的事，听蓝说自己现在跟废人一样，神灵的自尊严重受挫。巨魔族从来只有最强大的战士，但现在自己在这情况算什么？人不人鬼不鬼，从全能到暗牧到蓝，没有一个人能救自己，难道要等到德鲁伊大发善心除去自己这颗自然之种吗？前几日差点被卡妙打死，幸亏 Lina 出手相救，想想这些境遇，再听听楼下的争吵，神灵越发无地自容。

神灵没有下楼，悄悄退回房间。

入夜，Lina 过来，大家一起吃饭，饭罢，神灵借口说累了，Lina 离开房间。

神灵一个人站在窗前想了好久，或许这些年看得太多，想得太多，经历得太多，真的迷失了自己。在时光森林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被巨兽追得筋疲力尽，却总能坚持到最后，靠各种手段生存下来。卷入亡灵战争后，每次遇到危险，像从前那样凭自己的坚持渡过难关的有几次呢？是不是每次都在等人救赎？

自然之力在体内作祟，众人都毫无办法，如果不自救，那这样下去自己真的会废掉。还在等什么呢？还在等奇迹降临，等高人出现施以援手吗？神灵幻化出战矛，闭上眼睛回想道心诀，仔细感受自己体内自然之力的波动。

或者在战斗中突破，得到救赎，或者在战斗中被毁灭。

巨魔族固有的倔强被点燃，神灵从床上坐起来，拖着虚弱的身体一丝不苟地把所有装备穿上，Lina 留下的魔抗斗篷披在身后。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一口水，神灵从窗户翻出去。

窗外大街上冷冷清清，神灵左拐右拐避开巡夜的卫兵往南大门跑去。

虽然虚弱，可慢跑起来，逐渐加速的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又慢慢回到神灵身上。不甘心就这样衰败下去，道心诀中所谓不破不立，破而后立大抵就是如此吧。想通此点，神灵更坚定信念往战区方向奔去。

霜狼大地狼烟四起，亡灵骑兵四处奔袭。在创联军未组织起有效抵抗之



前，萨尔天堂的南大门霜狼要塞已经基本沦陷。

零星的一些小部落还在苦苦支撑，这些部落大多依附于创联军，但现在的处境一团糟。创联大军龟缩在霜狼要塞中对他们的死活置之不理，而他们选择投降却又不被亡灵军接纳。按亡灵帝国南方军的最高战令，不接受一切俘虏，全力剿灭创联境内一切生命。

神灵深夜翻出萨尔天堂，一路向南战区行进，是想改变现在自身的尴尬局面，达到道心诀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

在广袤而无边界的霜狼大地上，神灵走走停停，参照星辰辨别着方向。一个人远离城市，远离尘世的法力波动，没有喧嚣，体内的自然之力也渐渐冷却了下来。

神灵似乎想通了些什么，Lina 主火属性，法里奥的森林自然属性，卡妙的冰属性，这些元素能量波动都与他体内的自然之力相合，从而引动自然之力，慢慢侵蚀着他的生命力量。而离开萨尔天堂，远离这些，体内的能量似乎有回复的趋势，虽然很慢，但是平稳而有力。

“啊——”神灵想通这点，仰起头冲着漫天星辰长啸，淡红的光罩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他周身，龙心之力被重新点燃，空气里一声龙吟呼之欲出。

“嗖——”利箭破空声传来，神灵听风辨器，身子在空中高高跃起躲开冷箭，反手沸血之矛甩出，前方一声惨呼。

空气里一阵嗡嗡怪响，前方影影绰绰中闪过一个黑影，紧接着黑暗中白光一闪，长刀从神灵头顶劈落，那一闪白光中，神灵看到一张年轻的半兽人的脸。

神灵抬手，洛萨之锋出现在手里，举刀迎上，双刀在空中相交，火花四溅。神灵体弱，被这一记格挡掀飞出去。

一年前初遇的时候，也是这样黑暗里凭空出现一刀。

“你……洛萨？”神灵单刀拄地，轻声问道。

“咦？”黑暗中，对面一声惊讶。

“真是你？”神灵的声音里难掩激动。

“你是……哈斯卡？”少年走近扶起滚在地上的神灵。

一年后，两人再次相遇。

“你……力量似乎不如以前了？”

神灵和洛萨抱在一起，洛萨身后陆陆续续现身几名霜狼部落的民兵。洛萨感受到神灵的虚弱。

神灵摇头苦笑，简短地讲了自己的遭遇。“好在，我似乎找到破解之法了，力量正在逐渐恢复，而且就单纯物理能量来看，还有越变越强的趋势。”

“那按你这样说……你是不能再接触法师啰？幸好我是单纯的物理战士，哈哈。”洛萨拍着神灵的肩膀，豪爽地笑。

那几名民兵中的箭手，被神灵的战矛扎穿了大腿，好在神灵力量没有完全恢复，民兵的伤势不是很重。神灵满脸愧疚，把包包里曾经或女王或崔西斯或Lina给他准备的止血药都拿出来给民兵敷上，这些大陆最上等的药材让受伤的民兵惶恐，连连道谢。

“亡灵不宣而战，大军已经把霜狼大地清扫完毕，剩下最后几个部落，大家联合在一起作最后的抵抗，创联大军没有任何动静。”在去抵抗军营地的路上，洛萨向神灵交代着这边的情况。

“创联霜狼战线的指挥是……卡妙？”神灵问道。

“嗯，我们飞鹰传书给霜狼要塞，告知我们的位置，请求创联出动一支军队把我们接回要塞，但……没有回信。”洛萨黯然。

“若指挥官是卡妙，就不要寄希望于他了，他不会管的，把营地这么多老弱伤残接回要塞只会增加要塞消耗，而且出动一支大军，也怕被亡灵军伏击吃掉。”神灵对卡妙还算了解一些，分析着眼前的状况。

在一座小山坡下，连绵着一片帐篷，轻微的呻吟声从里面传来。借着星光月光，神灵看清三五成群的伤残士兵挤在一起，帐篷里睡的是老人妇女儿童。

情况凄惨，这些人都在为活下去作最后的斗争和努力，无论情况和处境怎样糟糕，都要坚持活下去。

然而在这亡灵大军遍布的霜狼大地上，在缺衣少粮的深秋，这些人又能坚持多久呢？或许不久后，亡灵的冥界亚龙部队就会发现他们，将他们围剿干净。

神灵捂住胸口，体内能量体系一阵紊乱：“有法师？”

“嗯？哦，对，是有。”洛萨环顾四周，营地里有几名元素法师。“这样轻微的元素波动你都能感受到？”洛萨把神灵拉到一边，离营地远远的。

远离那几名元素法师，神灵体内的能量又疯狂地回复。



“来练练，我不知道该怎样改变这个情况，但除了战斗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你的刀。”“刀”字未落，神灵洛萨之锋已在手，长刀向洛萨斩过去。

“叮”，洛萨举刀，迎上神灵的刀，那曾经陪伴自己的洛萨之锋。

两刀相交，没有任何招式和花哨，只是单纯的力量对拼。

黑暗里凭空炸起一团火花。

第一刀，神灵被格飞，翻滚出去。

第二刀，神灵被格飞，翻滚出去。

第三刀，神灵被格飞，翻滚出去。

……

第五百八十七刀，神灵双手握刀，顶住洛萨的长刀，原地不动。

大开大合，双刀叮叮当当。

……

第一千零一刀，神灵单手持刀，洛萨之锋上下翻飞。空气里火星四溅，神灵长刀行云流水。

“哈——”神灵双目赤红，周身亮起淡淡红光，长刀在手，如癫似狂。体内一直被元素压制的物理能量在酣畅淋漓的比拼中达到峰值，并隐有突破之势。

洛萨手中的普通斩马刀刀口已经残缺不齐，面对神灵逐渐变强、暴风骤雨般的攻击，惊诧不已。

“噎噎”，洛萨后退一小步。

神灵得势不让，紧随一刀斩下，刀身泛起红光，沸血之力充斥刀身。

“吼——”洛萨爆发，一声怒吼，残缺的斩马刀黄光暴涨，与神灵那当头一刀拼在一起。

“轰——”空气里一声闷爆，空气波以两人长刀相交处为原点向四周荡开，两人各自翻滚着飞出去。

“哈哈哈哈哈！”半晌后，神灵不顾凌乱的长发、满身的草屑，从地上爬起来长笑不已。

笑声回荡在霜狼大地的夜空下，传出好远。

这一笑笑出了这些日子以来积压在心里的苦闷，神灵受够了别人看他的那种惋惜而同情的眼神。巨魔族从来只有最强大的战士，被同情是可耻的。

“因果轮回，报应不爽啊，哈哈。”神灵放浪形骸，感叹出这样一句话。

“什……什么轮回……报应……”洛萨为神灵恢复到物理能量巅峰感到

由衷的高兴，却又对这不知所谓的一句话感到莫名其妙，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从没听过的词。

“哦，这是道心诀里的说法，我也把握不准其中的意思，但想来，应该差不多。你看，我哥修习体术，练就了蓝焰，对魔法免疫，所有元素法术对他一概不生效。而我却身受这自然之种，魔法免疫几乎为零，甚至为负，侵蚀着我的物理能量。”神灵给洛萨分析道。

“自然之种这种千年珍物，德鲁伊怎么舍得把它种在你身上？”洛萨突然想到这点，打断神灵的话。

“这就知道了，或许当时太乱，这一招我是为她挡下的，反正无所谓了，只要远离元素能量，我还是强大的战士。”神灵回想起那夜，想起女王，眼中闪过一丝温柔，红光慢慢退去。

“那是不是你哥魔免了，成了纯粹的法师杀手，而你因为自然之力而物免了，追求终极物理力量而成为近战杀手？你所谓的因果报应是指……你们身处两极？”洛萨拍着大腿，眼中亮起奇异的光彩，像看宝物一样盯着神灵。

“呃……喂，别那样看着我……有那么夸张吗？物理免疫？终极物理战士？物免我倒是没想过，但现在远离元素之力，体内的物理能量确实汹涌澎湃地增长。”神灵被洛萨看得发毛。

“你们兄弟俩真是……真是……”洛萨找不出什么形容词来形容，“这就是道的力量吗？化腐朽为神奇。”

“哪有神奇了，没有你说的那样夸张，我现在还是废人一个，碰到元素法师，我就得跪。”神灵耸肩。

“来，我试试物免。”洛萨举起那被拼得像废铁一样的斩马刀要往神灵身上砍去。

神灵哇哇大叫着跑开，洛萨在身后猛追。

终于，堆积在心头的阴霾渐渐散开，神灵又开始找回自己，在广袤的霜狼大地上，两人奔跑跳跃，时而拼刀较量，时而相互探讨。两位同样年轻的战士，在这满天下的战乱中边成长着，边收获属于那个时代的友情。

CHAPTER 6

霜狼要塞

“也不难看啊。”法里奥盯着 Lina 的脸左看右看。

Lina 没有理会他，径自收拾着包裹。

“这让我难堪了啊，普瑞斯特那边的钻石卡我也收了，金帅那边的卡我也收了。这到半路把人家弄丢了，我老头怎么办？这哈斯卡也是，至于被你吓跑么？要不带你，跟我老头说一声，我们悄悄地走就行啊，至于这样连夜跑路吗？”法里奥嘀咕着，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人老了，上了年纪就容易絮叨。

“闭嘴！”Lina 猛然大吼一声，毫无尊老之道。

法里奥噤声。

“走。”Lina 把包裹放进乾坤包里，率先踢开门出去。

“Lina。”蓝在一楼大厅等着 Lina，看着 Lina 一步步下楼。

Lina 没说话，直接上去抱住蓝。蓝拍拍 Lina 的后背，Lina 控制不住，哭了起来。

“他……自己跑了……宁愿自己跑了……”哭声渐大，泣不成声。

蓝拍着 Lina 轻声安慰着，却不知该说些什么。这情景，简直就是自己当年的翻版，自己为追他来到这个异世大陆，而茫茫艾星却又无从寻起，那种茫然无措和失落，被抛弃的不甘和思念的煎熬，蓝都深有体会。

索性放弃安慰，蓝也哭起来。这是坚强、神秘的老板娘第一次痛哭流涕，什么“一杯清酒淡相思”，什么“饮尽天涯两不知”，在这脆弱时刻都化成伤心毒药，一滴一滴催人泪下。

两个来自不同时空的女人就这样抱着大哭。柜台后的小姑娘服务生自觉地低下头，还在楼上的法里奥待在上面不敢下楼。

“咳，唔，不错啊，不错不错。”法里奥笨拙地拿着筷子夹着蓝亲手做的好菜。三人一桌，气氛尴尬着，法老头没话找话说，另外两个女人碰着杯喝着酒。

“唔……那个咱用刀叉行么……这这……用不惯啊……”老头手一滑，蹩手蹩脚地把夹起的菜掉进蓝眼前的酒杯中，杯中淡红的酒液溅起，青菜在杯中浮沉。

蓝斜眼看着法里奥，法里奥点头赔笑：“换……换一个，服务生……换杯子……”

“这这……东方轩辕境……这菜就是不错哈……”老头继续赔笑脸。

“面包、黄油、鹅肝、红酒，精灵就该有个精灵的样子，给这位大爷上面包。”Lina把法里奥前天教导她的话还给他，回头冲服务生喊道。

“你说服Lina别走，你们留在这，我天天给你们做好菜吃。Lina别走……”老板娘后半句转向Lina，带着哭腔。

有的人在一起好多年都不能成为朋友，有的人一次便对了眼。蓝和Lina便是对了眼的人。

法里奥不吭声，低头夹着菜。老头一把年纪了，最见不得小女人哭哭啼啼。

他真正关心的是蓝这个人，以及她所在的未知时空，东方轩辕境。毫无疑问，那个境内的人要比这个世界强大，那边的人可以到这边来，这边的人却过不去。其实也并不是没有人过去，十年传说艾瑞斯消失的那10年，没有人知道他去过那边。

那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东方轩辕境那么强大，他们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艾星一定还有艾星人自己未知的秘密。

战事从10月末开始，到11月份，洛萨所在的这个部落吸纳的难民越来越多，霜狼大地的沦陷区逐渐扩大。据情报称，创联大军出动过一次，双方在霜狼平原西北部交战，互有损伤，之后创联便一直龟缩在要塞中再也没出过。

作为这个部落护卫队的队长，冯整日忧心忡忡。若不是碰到洛萨给帮忙出谋划策击溃过几次亡灵小队，估计他的这个部落也早就被夷平了。

“往霜狼要塞撤吧，留在这里不是办法，冯将军。”在帐篷里，神灵对冯建议。

为照顾神灵，部落里仅存的几名元素法师被远远支开。

“哈将军，切莫这样叫，将军二字担当不起。”老兽人冲着神灵施礼。

神灵地位自然特殊，作为联盟统帅巨魔的亲弟弟，又是盟军的大将军，从



军衔上看，自然要比这些杂牌部落护卫队要高档许多。

“老哈的提议，我们考虑过，但是既然卡妙打定主意不管我们的死活，那即使咱们撤到霜狼要塞下，他也不会让咱们进去。”洛萨一语中的。

“那就南撤，我飞鹰传书莱恩城，让联盟出兵接应，咱们横跨霜狼平原撤到南方境内。”神灵这样说。

众人眼中亮起神采，老队长冯就是在等这句话。

“我代表霜狼平原大小部落上下老小谢谢哈斯卡大人了，霜狼部落从此唯大人马首是瞻。”冯跪下，向神灵道谢，老泪纵横。

神灵搀扶起冯，他一生自私惯了，不是自己的朋友，谁人的死活都不会搭理，可是这些年的大起大落，又经历了自然之力一劫，神灵对道心诀中的“兼济天下”之类晦涩的词语理解越来越深刻。

“冯将军，言重了。我能做的仅是传书给联盟让盟军想法救援，现在亡灵和创联开战，联盟趁机休养生息，直接出兵接人怕是会牵连到战争中，所以我想，盟军可能也不会贸然出兵，我尽力。”神灵看着帐篷里灰头土脸的护卫队众军官，目光里透着真诚。

曾经只知道嗜血杀戮的少年，正一步步走向成熟。骨子里或许仍然自私残忍，但至少，心里已不是坚冰一块。

洛萨在一旁看着神灵，也明显感受到他与一年前的戾气冲天大不一样，甚至这短短的几天中，就能明显感受到神灵的变化。无论是对力量的把握上还是心境上，那种将艾星的武技与异时空道诀完美融合在一起的神采是洛萨闯荡艾星这些年从未见过的。

“干吗用那种眼神看着我？”从军帐里出来，神灵问洛萨。

“没，你打算找你哥，把联盟拖下水？联盟的战力现在也不强，第三次亡灵战争自奥伯丁登陆战以来，天灾和联盟互相消耗，现在都筋疲力尽了。就现在的局势来看，联盟不会轻言战事的，它需要喘息。”洛萨摇摇头。

“按我哥的性格，他也是不会出手相救的。他是有仇必报、恩怨分明的人，当年霜狼部落几十万人带着强壮的牛马、粮草归附创联，现在被亡灵军屠戮，创联不管，我哥也不会好心到反过来出兵救他们。”神灵很清楚这一点，他在军事会议上那样说，只是为了稳住军心，或者说，给部落一个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念。其实，这些人的死活，真的和自己没多大关系呢。自己想飞鹰传书努力一下，不过是想让自己心里好受点。

等等，什么时候，自己开始顾及这些心理感受了？巨魔战士守则上不是说，要强大必须无情吗？感情让人懦弱，感情会阻挡最强战士前进的脚步。

“洛萨，你是哪个军校毕业的？”

“我没上过军校，师父教的。”

“从没见你用过技能啊，按艾星武技法则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技能，你的呢？”

“我确实没有，我学的是散招，也就是见招拆招，没有固定的技能。”

“哦？艾星还存在这样的武技？”

“是啊，艾星的广袤和未知并不是现在人们认识的这样，现在的魔法武技都被这些法则束缚了，这些东西都是我和师父相互印证出来的，但我们也只是知道，毫无办法的。”

“但至少你突破了技能的束缚，达到随心所欲。”

“你也会的。”

“嗨，我叫塞莫尔。”

夜里神灵靠在帐篷旁打瞌睡，深夜里没有火堆，四下里显得冷清。偶尔有呻吟声和酣睡声传来，神灵被这一声稚嫩的童声叫醒。

睁开眼睛，神灵看到挤在自己身边的肉乎乎的兽族小家伙。

“嗨，塞莫尔。”神灵摸摸他的头。

“亡灵会吃人吗？”塞莫尔仰着小脸，瞪大眼睛问神灵。

“唔……这个，不会啦。”神灵揽着塞莫尔的肩膀，把他抱到自己怀里来。

兽族小孩年纪不大，七八岁，身上披着厚重的皮袄，脚踏小马靴，很有精神的样子，看这打扮应该是部落里富人家的孩子。

“里昂那多他们说亡灵会吃人。”

面对小孩子，神灵卸下一切锋芒，露出最温情的一面，从包包里掏出Lina给他的糖果零食塞给塞莫尔。

“塞莫尔，死亡是什么？”神灵低下头问在拆糖纸的小孩。

8岁的兽人小孩抬起头，目光清澈地看着他，又转头看向不远处那些七零八落歪倒在营地里的伤兵。

“如果这一次战乱，你有幸能活下来，就去找个好师父或者好的军官学校，勤奋刻苦地练习，争做大陆最强者。”



塞莫尔似懂非懂地点头。

“咔嚓，咔嚓”，空气里传来轻微的响声，像是铠甲在摩擦。

神灵警觉地抬起头，环望四周，把塞莫尔从胸前抱走，神灵起身，手里幻化出战矛。

不远处的暗影里，大片亡灵战士悄无声息地出现。借着月光，神灵看清骑在马上那为首一人眼中飘忽不定的紫火。

隔着霜狼平原上秋夜里的凛冽空气，两人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四目对望着。部落营地渐渐骚动起来，妇女们拼命捂着小孩的嘴巴不让其哭喊出声。对面那一队亡灵战士人数不多，但沉默的压迫感十足。

马背上亡灵指挥官长剑慢慢出鞘，在一声刺耳的摩擦声后，宽大的剑尖直指神灵。

空气凝固，神灵凝望剑尖，脚下的枯草慢慢打着旋翻滚出去。

部落护卫队集合起来，把老弱挡在身后，洛萨长刀在手，警惕地看着四周。全场焦点都集中在神灵和亡灵指挥官身上。

“嗖——”沸血之矛点燃，神灵动，战矛带着尖啸冲马上之人扎过去。

那指挥官腿下用力，从马背上跃起，巨剑斩落，将战矛磕飞而余势不减，直接冲到神灵面前，巨剑挥落。

同时，身后的亡灵战士和部落护卫军都动起来，双方近距离对冲，各式战铠撞在一起，展开最激烈的肉搏战。

第一时间交手的亡灵指挥官和神灵两人剑矛对碰已经数十次。神灵身上红光若隐若现，指挥官眼中紫火更盛。

洛萨如入无人之境，一柄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斩马刀到他手里都会切金断玉，锋利无比。

亡灵战士训练有素，一交锋便瓦解了霜狼勇士的抵抗，而洛萨力挽狂澜，一个人拖住大队亡灵战士，苦苦支撑。

“萨将军，步兵受挫，西恩将军被拖住。”旁边有人向萨非汇报。

“谁能挡住紫火西恩的巨剑？”萨非诧异。

“前方与西恩将军交战的是神灵武士哈斯卡。”

“骑兵冲锋。”

部落营地上，洛萨一柄马刀接下一支部队。另一边，对上紫火指挥官的巨剑，神灵双矛乱舞，在这黑夜微闭上眼睛，享受酣畅淋漓的战斗。

空气里龙吟虎啸,狂战士之吼连发,神灵护甲防御暴涨,单纯的物理力量达到巅峰。

抽空躲过巨剑一击,神灵转身战矛飞出,向着围困洛萨的那一堆人冲过去。

轰隆,哗啦,战矛破甲,摧枯拉朽。大片战士被当场撞成渣。

黑暗里,阿鲁彻斯战马冲出,黝黑到看不出质地的黑绳铺天盖地地往神灵身上套去。

西恩巨剑加快攻势,神灵躲闪不及被绳子套个正着。八匹战马围住神灵转几圈后,齐齐发力往东飞奔而去。

“老哈!”洛萨看到神灵被拖走,呼喊着眼疾手快奔过来。

西恩的巨剑挡住洛萨的马刀,亡灵骑军冲过来,对参与的部落护卫队砍杀。

眼见神灵被战马拖走,洛萨一阵无力。这是亡灵军对付联盟高级武将的一贯招式,一旦被套中,下场只能是被拖死。

神灵翻滚着被拖走,与地表的高度摩擦产生的高温让他痛苦地吼叫出来。冷静被拖得七荤八素的脑袋,战矛化出,双矛狠狠地插进地下。

马速一缓,神灵怒吼,背后龙头咆哮,狂战士之吼催发,周身光罩暴涨。

黏稠的嗜血能量重新盘旋在神灵四周的空气里,双战矛插在地上。神灵脚钩住战矛,身子一稳,一缓,双手抓住绳子,再次怒吼,青筋暴突,衣服碎屑崩满天。空气里那龙头挣扎着,似要从神灵体内破体而出。

沸腾的血液燃烧起来,龙心之力、嗜血能量、狂战士之力以及自然之力的副作用灌满全身。神灵狂化,拽住绳子的双手再次加力猛然后拽,八匹战马前蹄齐齐扬起,停下不前。神灵再次发力后拽,战马翻滚嚎叫着腾空而起向后面摔过来。

神灵慢慢地从地上起身,洛萨之锋将绳子斩断,缓缓转身,战矛幻化而出。

再凶狠的亡灵战士看到双眼在黑夜中赤红的神灵也禁不住颤抖,举着马刀砍杀霜狼平民的骑兵也慢慢冷静下来,战场慢慢重新安静起来,所有人看着稍稍佝偻着背的神灵,沸血之矛在这杀戮之夜泛起红光。

曾经的绝世杀神又觉醒。

CHAPTER 7

藏宝图

黎明，天色尚暗，霜狼平原西北部升起几缕炊烟。老猎人杰克起了个早，在一人高的枯草丛里逮了秋兔子，回家扒了，清洗干净下了锅，便到门口的墙根下蹲坐着，眯着眼睛看东边的日出。

这人迹罕至的西北平原，亡灵和创联的战争并未波及到此，零星散布在此地的几户人家，日子照旧。

东方露出鱼肚白，红日还没出来，地平线上倒出现了一个黑点。老猎人揉揉眼睛，回屋抄起猎枪架在自家院子的土墙上，等待黑点靠近。

“嘿，赶路的还是打尖的？”老猎人喊话，声音随清晨凛冽的空气传出去。对面不搭话。

“嘿，站住。”老猎人一声呼喝，紧接着扣下扳机，“砰”一声，子弹冲出枪膛，高速旋转着奔黑点而去。

“叮”一声轻响，对面白光一闪。老猎人顿觉劲风扑面，下意识低头，旁边的土墙上冒出一撮烟土。

再抬起头时，黑点已到了眼前。老猎人看清，过来的是两个人，年轻的战士左手拎刀，右肩上还扛着一个人。

“清水，纱布，有吃的最好。”战士说着话，钻进老猎人的屋子里。

来人正是洛萨和神灵，一夜大战，神灵暴走，杀人无数，最终脱力深陷重围。洛萨拼死杀进去抢出神灵，绕着霜狼平原转了几十圈才摆脱了追兵。

“幸好亡灵这支军队的法师不是元素法师，不然你真就出不来了。”洛萨把神灵放到老猎人的床上。

“怎么称呼？”洛萨回过身，和猎人打招呼，顺手掏出一把金币放到桌上。老猎人看看金币和长刀，迅速对局势做了判断，麻利地转身打了清水，找了干净的棉布：“杰克。”

“杰克老爹，打扰了。唔，蛮香的嘛。”洛萨猛嗅几口。

“还得一会儿出锅。”老猎人杰克把桌上的金币收起来，识趣地没多问，出

了屋子。

神灵昏迷，洛萨给他清理伤口，大大小小的刀枪伤布满神灵的全身。“太拼命了，太拼命了。”洛萨念叨着，脑子里回想着昨夜神灵疯狂的一幕。

神灵整个人被红光包裹着，战矛飞舞，整个平原似乎都响起了嗜血战歌，像是一串被点燃的鞭炮扔在地上，激情似火，到处乱窜。

“巨魔族的战斗风格向来如此，你有没有数昨晚杀了多少？”洛萨给神灵缠上绷带。

床上处在脱力状态的神灵迷糊着，嘴里碎碎念不清，两人就这样自顾自地各说各念叨着。

锅里的兔肉汤冒出蒸腾的香气。

“我怀念冯他们，我对战争本身没有意见，但亡灵军的做法让人很不能接受。哦，对了，杰克老爹，霜狼平原开战了，估计战火很快会烧到这里。”洛萨一手撕着兔肉，一边和杰克说着战争局势，顺手给神灵嘴里塞一块肉。

神灵至少还有咀嚼的力气，但洛萨似乎忘了给血战一夜的勇士喝一口汤。老猎人看着被噎到半死的神灵，不敢说话。

“霜狼外围基本沦陷，霜狼部落也被灭得差不多了。杰克老爹，建议你往南逃。”洛萨说得兴起，继续给神灵嘴里塞肉。

“勇士，亡灵打过来了？”老猎人更关心自己的死活。

“霜狼要塞外五百里已无人烟，要找一个词来形容那便是风卷残云。”洛萨原来也是个话痨。

老猎人听得心惊胆战，脸色和就要被噎死的神灵一样难看。

东方红日终于升了起来，晨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照到飘着油花的兔肉汤上，也照出神灵眼中的渴望。

“他……”老猎人终于忍不住了，指着脸被憋成猪肝色的神灵。

“哦……放心，他没事，只是脱力了，他是巨魔族最强的战士。”洛萨喝一口兔肉汤，“唔，咸淡正好，但我不喜欢茴香。你像我师父，但你侧脸比他好看。”

“创联军没有阻挡亡灵的攻势吗？这要往南逃，该去哪个城市呢？”杰克被洛萨唬到没了胃口。

“创联不会放任亡灵军胡来，之所以没出兵，我认为是时候未到。”洛萨摇头晃脑。

“敢问勇士姓名？”



“游侠洛萨。早餐真不错。”

老杰克不再说话，转身看着屋子，默默开始收拾包裹。

命运就是这样不可捉摸，早晨收获一只兔子，你以为这是平凡而美好的一天。不一会儿，你的兔子被别人吃掉，而你也将背井离乡。

“我终没有看懂这画上的内容。我确定它就在这里，但这里太大，我在这里找了 20 年却一无所获。”老猎人看着墙上皱皱巴巴的羊皮画卷。

“从画卷的质地上看，这该是一幅藏宝图。根据这色泽，应该能推算出，这画卷至少成型在 300 年前。”洛萨也被墙上的画卷吸引。

“我就要走了，我在这儿找了 20 年，你随便给我点什么，我想这幅画我可以送给你。”老猎人似乎对就这样离开心有不甘。

洛萨把画卷从墙上摘下来：“或许只是前人无聊时的涂鸦，三个金币我想你该不会嫌少。”

老猎人接过金币，最后看一眼屋子，毅然背起包裹走出了家门。洛萨和神灵身上的刀剑伤，老猎人一眼都能认出那是军队制式武器所致。亡灵军的残暴是出名的，如果他不想被食尸鬼啃噬掉，最好是在它们到达前离开这里。

穷尽 20 年的探索最后换了三个金币，老猎人把自己的青春留在这里，略显单薄的身子行走在朝阳里。

洛萨拿着画卷，在晨光里看得出神，背后床上的神灵因为某种原因再次昏厥过去。

“你确定他是往南去了？”Lina 问正在一丝不苟整理仪容的法里奥。

“跑腿的又不是你，你只需闭上眼睛，其他活都由我老头子干。”

“那好吧，找到后再付你另一半。”Lina 把钻石卡塞到法里奥手里。一个神灵让法老头赚够了钱。

空气里悠悠绿叶飘下，法里奥抓住 Lina，短暂的吟唱后，两人消失在房间里。

楼下蓝在独自喝酒。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和 Lina 很像，有时候又觉得自己比 Lina 傻太多。从东方轩辕境一直追到这里，她明白就算自己找到他，他也不会看自己一眼。这千百般深情也只是一厢情愿，所以她的“淡相思”总是很苦很苦。

萨尔天堂战事又起，街上没了曾经的繁华，在这个中部大都市一年零两

个月,买下了城里大部分酒楼、旅馆,可始终打探不到他的消息。这个艾泽拉斯到底有什么好呢,值得你舍弃轩辕仙境不远光年来到这里?

蓝感受到 Lina 走了,可闭上眼睛似还能看到两人勾肩搭背,饮酒于午夜未央的放荡模样。

“如果有这样一种生活,平原,木屋,晨曦,哦,晚上还有白月光,你会来过这种生活吗?”洛萨问神灵。

神灵坐在地上,背倚着老杰克的木屋,眯着眼睛看太阳,手里拿着杯子,杯子里满是清水。“这种归隐的田园生活看似安逸,实则无聊透顶。”神灵喝一口水。

洛萨皱着眉毛看神灵一杯一杯地喝水,显出几分忧心。“那是不是也要看和谁一起?对了,你有喜欢的妞吗?”洛萨露出八婆的一面,完全不像初见时那一身正气、心系天下的少年游侠。

“唔……”神灵拖着长音,没有立刻回答,脑子里依次闪过阿卡莎、崔西斯,在镜头最后甚至还有 Lina 模糊的影子。他把水杯举起来,放在眼前,透过水看斜阳。

“昨晚那个亡灵战士,眼睛带紫火的那个,最后死了没?”神灵问。

“没有,你脱力后,我更不是他的对手,能逃出来就是万幸了。”洛萨叹口气,就这样悲剧地被神灵轻而易举转移了话题,“那个人那么强,但似乎之前都没听过,亡灵还有这样的角色。”

“或许是亡灵实验室里诞生的怪物品种,或许是只会战斗、不会用脑的简单家伙。我喜欢和这样简单的对手较量,够痛快。”

“但你的沸血之矛似乎无法破开他的防御护甲,据我观察,你的战矛接触到他的护甲时,他身上便会闪起一层淡黄光晕。”

“我注意到了,如果亡灵真的掌握了这样一种超级铠甲,那联盟就完了。那样的紫火战士超过 10 个,联盟就无法应付。”

“咦,等等,老哈,我刚才似乎问了什么问题,你没有回答。”洛萨抓脑袋。

“有吗?对了,老猎人走时给你留了什么?”

“哦,是这个,你看看,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洛萨从怀里掏出画卷扔给神灵。

“复前行,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复行数十



步……”神灵看着画卷上的象形文字，不自觉地念出声来。

“什么？什么？那是文字吗？你还认识？那是亡灵语吗？”洛萨诧异，凑过来。

神灵却是越念越心惊，这文字和道心诀中的文字一样，拿画卷的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初极狭，才通人，土地平旷……”神灵张着嘴唇，那声音似乎从四面八方传来，在他的脑袋里回响着，层层叠叠，不绝于耳。

眼前的洛萨摇晃着他的肩膀，脸色很急，在和他说着什么。神灵努力想听，却听不清任何声音，索性闭上眼睛，按道心诀运功一遍，体内的狂战士之血顺着道心诀的引导流遍全身四肢。

那画卷上的图案配合着古怪晦涩的言语在脑海中重合，像迷宫一样的地图渐渐清晰。

旁边洛萨着急地看着神灵坐定，摆出古怪的姿势，周身气流盘旋，若有红光闪现。

斜阳落山了，神灵依然坐在墙根不动。眼前的土地上，沙尘被神灵的周身气流冲出了古怪的图案。洛萨看得莫名其妙，在确定神灵没有危险后，起身进屋子找吃的。

锅里还有半锅剩汤，洛萨点火加热。喝点汤总比空着肚子强。

又是好久，到月光也照进来时，汤热了。洛萨盛了汤，端到门口喝着汤，看着神灵坐定一动不动。

“如果没有茴香，这肯定是一锅完美的兔肉汤。”洛萨捞着碗里的碎肉，独自念叨。

“呼……”神灵一声呼吸醒过来，站起身活动一下身子，觉得功力武技又精纯了少许。

“立功了。”神灵拍拍洛萨的肩膀。

“谁？”洛萨懵懂。

“来，先吃点好吃的，一会儿上路。”神灵从包包里拿出零食，各式各样的零食，都是 Lina 给他放的。这是贪吃的女孩为数不多的几个优点。

“上……路，上什么路？”洛萨一口一个小桂花糕，口齿不清。

神灵又深呼吸一口气，面色上忍不住的欢喜，却又带有几丝忧愁：“没有道理啊，道家在艾星摆这么大局？”

“什么道，什么局？”洛萨一头雾水。

神灵理着头绪，回想从巨魔拜师开始，到剑圣惊天一剑，巨魔蓝焰魔免，自己化虚为实。剑圣的师父，明苏达的神秘老人，地宫里的白衣人，古怪的象形文字，淡雅的意境，强大的能量运行方式，亡灵、联盟的数百年战争……种种一切，都在神灵的脑子里汇集。

这一切，神灵从未将他们联系起来，可渐渐地随着接触道家的东西越来越多，某种东西在神灵脑中渐渐明朗起来，像是抓住了什么。

“呼啦”，洛萨把火把扔在木屋门前的枯草上，这样能最大限度保证老杰克的安全。

火光冲天，两人转身向黑夜更深处行去。

“有没有想过，这样黑夜里的一团火光更会招来亡灵军？”神灵问道。

“啊……哎呀！”洛萨一拍脑门，少年游侠又进了乌龙。

“这边。”神灵带路，两人在平原上左拐右拐。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神灵念叨着，脑袋里想象着画卷的图案，带着洛萨一路狂奔。

“搞什么神秘啊？真的有宝藏啊？”洛萨感觉头要被带晕了。

踏着月光，两人奔跑在霜狼平原的西北边陲，路过的几个点正好组成长勺的图案。两人站在勺子顶端位置。

“挖。”神灵幻出战矛，交给洛萨一根。

“什么？”

“挖坑。”神灵力灌战矛，在地上刨起坑来。

这一地的土块、岩石格外坚硬，两人汗流浃背。

“你为什么选择做一名游侠，而不是像你父亲那样做一名帝国名将？”

“我憎恨一切天灾亡灵，我要用我的刀亲手将他们斩碎，而不是只坐在军帐里指手画脚。”洛萨声音里带着鲜有的愤怒。

神灵噤声，没有再问，或许这又是一段被亡灵灭族的往事，就像自己的暗矛部落。

“唔……看开点，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的部落……唔，不说了，只是亡灵天灾并不都是坏人，我觉得。复仇并不是战斗下去的唯一理由。”神灵想起阿卡莎。

“那你为什么而战？”洛萨看着神灵。

“我……我哥为了自己的野心，或是说光复巨魔帝国。我，傍晚的时候你



问我，愿不愿意过这种田园的隐居生活，我想那会是极其枯燥和无聊的，巨魔族骨子里流着狂战士之血，战斗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态度，没有原因。”神灵掂量着手里的战矛，抬起头看看头顶的月亮，运气，助跑，长臂一挥，战矛如流星向那轮明月飞去。

“我在这些年的战斗中，交了不少好朋友。我很怀念他们。我认识一个精灵，她是一个弓手，她很漂亮，对我也很好，我很想她。”神灵不放过这样的好意境，索性和洛萨说个痛快。

“我知道她，崔西斯，曾经的亡灵第一射手，大美女。”

“她现在和阿sa在一起。”神灵黯然，这是他第一次和别人说这样的心事。

“那又怎样？他是去救她的。”

“阿sa喜欢崔西斯，三个月了，毫无音讯。”

“隐刺的身手我了解，他和崔西斯配合，能挡住他俩的人不多。你别担心了。”

神灵低下头，听到洛萨说隐刺和崔西斯配合，心里一阵黯然。

“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洛萨问。

“唔……比如你喜欢杀人，你的刀出手，破开对方的防御，对方鲜血涌出，那刹那你有爆发的快感，你可能沉醉其中。那你喜欢一个人呢，当她不在身边，你想她的时候，那滋味要比你杀人好一点点。”

“那同时喜欢两个人呢，什么感觉？”洛萨又问。

“唔……那就像，你深陷重围，左砍一刀右砍一刀，可是敌人太多，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你的刀该指向谁，但你仍能沉醉其中，享受快感。”

“这算什么比喻，这是一种不安分么？”

“哦，这……怎么说呢？对了，你有喜欢的人吗？”神灵遇到回答不出的问题，就反问洛萨一个问题。

“喜欢的……没有……”洛萨侧着头想了想，“几天前，在萨尔天堂，那是个早晨，我在吃小笼包，旁边是一位血精灵法师，她对着我笑，主动和我搭讪，还送了我10笼包子。”洛萨回忆。

“血精灵法师？等等……对着你笑，还搭讪……是不是橘红色的法师长袍，涂着红色的眼影，笑起来总给人感觉坏坏的样子？”神灵问。

“啊，对啊，橘红的法师长袍，笑起来……确实坏坏的，但很好看。”

“恭喜你。”神灵攥住洛萨的手。

“什么？”

“没事，继续挖坑吧。”

两人在这月夜里一顿忙活，远看去像两个盗墓的小贼。

叮叮当当，不像是在土地上挖坑，更像是在打铁。

星月轮转，转眼到天亮。两人坐下休息，吃了点干粮，又说了一会儿话便继续开工。慢慢又到了傍晚，天色又暗下来。坑越来越深。

“扑通”一声闷响，终于在日头完全落下之前，洛萨打通了最后的岩床，掉进了坑里。

神灵趴在上面往下观望，下方漆黑一片。“喂？”

“啊？大声点，我听不见。”良久，下方传来洛萨的声音。

神灵松了一口气。“闪开点，我要跳下去了——”神灵对着下方大喊，说罢纵身跳了下去。

“啊？你说什么？啊！”



CHAPTER 8

东方轩辕境

下方，黑咕隆咚，洛萨从包包里拿出魔法石，把一丝能量注入，魔法石亮起来。

“你的刀，防身用。”神灵把洛萨之锋递给洛萨。

“你拿着用，我有刀。”洛萨抽出那坑坑洼洼的马刀。

两人背靠背，在长长的黑暗坑道中慢慢搜索前进。

到坑道的尽头，有一扇门，洛萨上前敲了敲，轻轻推开门，站在门口看了下，当先走进去。神灵往前踏一步，跟着进去，整个人却怔在原地。

那是一间干净的小房间，房间不大，30码见方。有样式古怪的木桌椅，桌上有看不出质地的瓶子，瓶子旁边是约两米的细长方形盒子。有床，床上有简单的被褥。床边的墙上有画，长长的画卷，几乎占满了大半个墙壁。

“卧室？”洛萨诧异这地底所见，问神灵，神灵不语。洛萨回过身看神灵，神灵仿佛中了冰冻术，整个人凝固在原地不动。

“老哈？”洛萨顺着神灵的目光看过去，视点最后落到墙上的画卷上。

神灵进门，看到墙上巨大的画卷，整个人的灵魂仿佛一下被吸进了画卷中，脑海中层叠着那熟悉的呓语呢喃，像风吹树叶沙沙响。整个灵魂仿佛要破体而出，投入到那画卷中去。

“老哈。”洛萨觉出异样，碰一下神灵，神灵一个激灵醒过来。

“啊。”神灵甩甩头，脑海中的呢喃声消失，揉眼定睛打量整个小房间，目光还是禁不住被墙上的画卷吸引。

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和扁舟。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有高大的城楼，两边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

完全陌生的世界，一切却又栩栩如生。

“这画有古怪，你别看。”神灵对洛萨说。

“是蛮古怪的，这画的哪个部落，怎么没听说过这种建筑？但除了画得古

怪也没什么啊？”洛萨打量着满墙壁的画卷，觉不出异样，其实他对桌上的长盒更感兴趣。

“守着我，180息后我若没有动静就晃醒我。”神灵告诉洛萨。

“嗯，行。”洛萨点头，“哎，等等，180息是多久？”

神灵已经看着画卷入定。

画卷中有多处酒楼，酒楼门前有酒旗飘荡。神灵定睛，慢慢看清酒旗上写着两个象形文字——“新酒”。有人挑着担子从那酒楼前经过，神灵清楚地看到那担子上的木箱上写着两个字——“炊饼”。酒楼旁边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神灵能闻到那西瓜的清香。

脑海中的呢喃声音越来越响，说的是听不清的音符。而另一个弱弱的声音似在呐喊反抗，说着艾星通用语，声音缥缈，神灵听不清。

“呼啦”，神灵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整个灵魂都投入到那画卷中。

“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醉仙锦，在此与诸君共饮。”一身青衫、头戴纶巾的青年收起手中的折扇，冲着神灵作揖，把一碗新酒递过来。

“我？”神灵指了指自己，伸手过去接酒，手却穿透青衫青年的胳膊。

“得皇甫兄赐美酒，乃我后生晚辈之幸。”神灵身后有人上前接了酒。

神灵回头看到一身白衫的青年对青衫青年作揖，再低头看自己的整个身体，都是透明的。

有几名孩童赤身嬉戏追逐。

“嘿，远来是客，公子这边请。”温和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神灵回头，见街边柳树下木桌旁，白衫纶巾的中年男子向自己招手。神灵指指自己，那人点头。

“咳……艾泽拉斯暗矛部落神灵武士哈斯卡见过……前辈。”神灵入乡随俗，自报家门。

“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规则，也都有守护这个世界的强者。总会有能人异士因机缘巧合而进入别的世界，而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这个世界的秩序。欢迎来到东方轩辕境，我是五月。”白衣男子自称五月。

“轩辕境？真是轩辕境？”

“艾星是伟大的星球，在所有存在的世界中仅有的两个成功阻挡过燃烧军团入侵的世界，一个是艾星，一个便是这里的轩辕境。”

“我……这里……你，不好意思，我有太多问题，不知该怎么开口。”



“很久以前，艾星有英雄到过此地，他的传说至今还流传在轩辕境内。”

“艾星有人来过？”

“曾经的英雄把这里闹到天翻地覆，多少年后，艾星的英雄再次降临轩辕境，但这一次境内的强者们可能就不会那么友好了。”五月指了指神灵。

“哦，不不，误会了，我不是降临来的，我误打误撞，得罪了，冒犯了。”神灵审时度势，连连摆手。

“那向柔山君问好，我们琴家欠柔山君一个人情，如有需要，定会鼎力相助。”五月把一枚小巧的戒指推到神灵面前，“转交一下吧，愿轩辕境和艾星永结同好。”

“啊？柔山王……”神灵心跳加速，脑海中闪过圣山一战，亡灵精英干掉柔山的一幕，“这戒指是？”

“我们轩辕境琴家的一点心意，按艾星的能量体系打造，用天外陨石采每日星辰残阳之光并以真火淬炼七七四十九天而成。这枚破碎残阳敏捷指环本身可以增加 100 点敏捷，另外可以用意念开启，开启后会出现一面 100 点护甲的盾牌并每秒回复气血 1000 点，持续 5 秒。一天只能开启一次。最重要的是它能平和心境，这对追求巅峰力量尤为重要。”

神灵的眼睛和嘴巴都张得老大：“破碎……残阳……100 点……”

要知道以神灵现在的修为，护甲才区区 10 点，这 100 点敏捷就是 15 点护甲外带 100 的攻速，特别是开启后的护盾特效，那简直就是二次生命。

“这……一定，一定转交。”神灵手微微颤抖，拿过那流光溢彩的破碎残阳。

“五月前辈，艾星的能量体系划分为力量、敏捷、智力以及各种魔法武技，那轩辕境呢？”神灵虚心发问。

“轩辕境讲究的是气，境内门派众多，但最强的两派是道家和琴家，我们和道家的关系……”五月正在侃侃而谈。

“老哈。”密室里，洛萨一拍神灵的肩膀，摇晃着神灵，“180 息到了。”

轩辕境内神灵透明的身体渐渐消散，密室里神灵回过神来，闭着眼睛，在回味刚才发生的一切。

“五月前辈？”神灵问道。

“什么？”洛萨懵懂。

“我一直在这里吗？有消失过吗？”神灵看着眼前的洛萨。

“一直在啊，一动不动。”

神灵眼睛再盯着画卷看，却怎么也进入不了那种境界了。“莫非那就是神游太虚？”神灵独自念叨。

“什么虚？”洛萨对神灵偶尔说出的道家名词完全不懂。

神灵脑袋里一片空白，伸手进包里，摸到坚硬的指环。他把指环拿出来，小巧的指环并不起眼，黑不溜秋的，带着质朴的气息，神灵把它戴到左手食指上，顿时觉得一丝清凉之气涌进身体里，在体内缓缓流动，与狂战士之血融合在一起。

神灵享受着这美妙的一刻，整个人焕发出神奇的光彩。

片刻后归于宁静，神灵默念道心诀，顿觉浑身充满了爆炸性力量。

洛萨并没有觉察到神灵拿出戒指戴在手指上的整个过程，他把全部心思放在了桌上的细长木盒中。

也许是练刀之人特有的敏感，洛萨看着那修长的木盒，心跳越来越快。

“是什么？”神灵也觉察到了。

“是刀。”洛萨深呼吸一口气，稳定自己的情绪。他的洛萨之锋也算是天下少有的名器，可是和眼前木盒中静躺的这柄相比，全然没有可比性。

那盒中的刀是怎样一种凛冽肃杀的神器，还未现世已锋芒毕露。

“拿了走，这里不安全。”神灵环顾密室，看样子像有人住过。

洛萨走到桌边，想伸手打开盒盖却又畏缩着不敢，是那种练刀之人对绝世名刀的敬畏。

神灵走过去，打量刀盒，刀盒上象形文字写着两句话：“星舞龙渊出碧宵，九重风雨共飘摇。”

手按上去试了试，盒盖纹丝不动，又默念道心诀，将力量注入长盒中，才慢慢将木盒打开。屋子里银光一闪即逝，洛萨紧张到不能呼吸。

神灵给洛萨使眼色，示意他过来拿刀。洛萨屏住呼吸上前，伸手从木盒中将细长的长刀拿起。

此刀长度惊人，全长约两米，刀柄的长度却只有45公分，上书两字“龙渊”，刀身的宽度仅仅3公分，厚度则只有几毫米，远看的时候仿佛一条银线。

两人看着龙渊长刀，久久不语。

洛萨一生用刀，他即是刀，刀即是他。虽然从外观和入手的能量波动来看，这刀不属于艾星之物，可洛萨却懂得怎样与刀交流，闭上眼睛感受到龙渊的生命能量，坚韧，锋利，刚柔，一点一滴，它的诞生，它的曾经和过去，刀身微



微颤抖，在密室里发出铮铮声响。

“铮”，最后一响，两米的长刀没入洛萨的体内，洛萨长舒一口气。

神灵见洛萨将龙渊吸收进体内，便松了一口气，提议赶紧离开这里。等两人收拾停当，回过神来打算离开的时候，发现密室门口俏生生站着一位小姑娘。

她年纪不大，十四五岁的样子，穿着纯白的长衫，冷静地站在门口看着两个小贼。

“啊！”洛萨做贼心虚，第一时间大喊一声。

神灵则比较镇定。“哦，麻烦请让一下。”他对堵门的小姑娘说。

“轩辕白青青见过两位道兄。”小姑娘开口，声音清脆脆脆，说罢手边化出木琴，在门口虚坐下，打算给两人好好弹奏一曲。

神灵看到木琴，魂飞魄散，曾经在明苏达地宫领教过这东西的厉害，而洛萨却未见过世面。“哟，白青青小姐……咳，不好意思，打扰了，可能是误会，请问，这是你的房间吗？”洛萨不知死活地搭讪。

“铮”，白青青拨弄一下琴弦，在调音色，琴声清脆悦耳。“不，这是少爷的密室，我负责每月来打扫。”白青青很有礼貌，说罢冲洛萨一笑，手一抚琴，一串琴声飘出。

“闪开！”神灵猛然将洛萨扑倒。

“笃笃笃”，洛萨刚才的落脚处，地面青石上被打出三道细痕。

“哈——”神灵推开洛萨，怒喝一声，狂战士之怒发动，战矛在手，沸血之矛出，射向白青青。

“铮”，白青青抚琴，琴劲冲向战矛，两股力道在空中相交，战矛被琴劲击得粉碎。

“动手啊！”神灵冲还在愣神的洛萨怒吼。

“啊……哦……动手动手，呃，刀呢？”洛萨回过神来，觉得自己双手空空没有兵器，进门时的马刀已被白青青的琴劲击成碎末。

神灵连吼带叫，身上光罩不断，战矛一根接一根地扔出，却无法突破琴劲，反而被琴劲打得鸡飞狗跳。

琴声叮咚，悠扬恬静。若不是每次琴劲都带着毁灭性的杀伤力，真想安静地坐在白青青身旁听她好好弹奏一曲。

“出刀啊！”神灵苦苦支撑，冲着洛萨喊道。

“刀呢，出不来啊？”洛萨也着急，刚才把龙渊吸进体内，现在刀却出不来了。

“铮铮铮铮……”白青青飞舞葱白十指，在琴弦上拨弄下一串音符。空气里琴声化成持剑的白衣女子，女子冲两人砍杀过来。

“心神合一，心念着刀！”神灵对洛萨大喊，战矛出手，迎上持剑女子。

“轰隆”，双战矛被女子击碎，女子长剑闪电般出手，刺向神灵，在神灵未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长剑透胸而过。

“老哈！”洛萨大喊，冲向持剑女子，同时心里按神灵的吩咐念着“心神合一”。

持剑女子刺穿神灵后便涣散掉，门口白青青继续抚琴，又一名女子在空气中形成，持剑向两人刺过来。

“哈！”洛萨一声怒喝，心神里念着龙渊，屋子里白光一闪，龙渊出现，而洛萨却消失不见了。

神灵来不及多想，一手抄过龙渊。持剑女子杀过来，神灵忍着胸口剧痛，提起最后一口气，意念启动破碎残阳敏捷指环，在利剑再次刺下的那刻，神灵抬起左手，以左手食指为原点，化出一面乳白色盾牌。

“叮”，挡下这一剑后，神灵反击一记牺牲，打在白青青身上，白青青吐血，血喷在琴弦上。

神灵飞身上前，左手战矛，右手龙渊。琴劲击碎了战矛却击不碎龙渊。龙渊破开琴劲，两米的长刀一刀将白青青刺穿，挑起来，白青青在空中挣扎几下便不动了。

破碎残阳的治疗效果将那当胸受的一剑修复得差不多。神灵把长刀从白青青身上拔出，环顾一片狼藉的密室。白青青颓软在地上，身上的白衫被血染红一片。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拿了刀又杀了人，那和琴家的梁子算是结下了，琴家是神灵惹不起的主，现在只有毁尸灭迹离开这里。

神灵看了看墙壁上的画，想摘下来带走，但想想日后或许是个祸害，便掏出火折，一把火扔在密室里。

但愿那白青青口中的少爷，也就是这密室的主人不知道这一切，神灵边往地表上爬边这样祈祷。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洛萨和龙渊之间的问题了，刀太长，神灵将刀绑在身



后,刀尖拖着地。

或者说,神灵将洛萨绑在身后,洛萨即是龙渊。刚才到底是洛萨将龙渊吸入了体内,还是龙渊将洛萨封印进刀身中?

下方密室熊熊燃烧,神灵爬到地面,把龙渊放在一旁,又热火朝天地忙活把坑埋上。

“挖的时候是两个人,填的时候只剩我一个,洛萨你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如果你在刀中,如果你能听到我说话,那你就按我说的做,心神合一,运功小周天,你要问什么是小周天,那我告诉你……在你的头顶……”神灵一边填坑,一边对着旁边的龙渊刀念叨。

月上中天,月光照在龙渊细长的刀身上,微微上翘的刀尖闪着森寒诡异的光芒。

“砰”一声闷响,洛萨出现在地上,龙渊消失。

神灵上前一把抱住洛萨,号啕不已。洛萨七荤八素揉着脑袋,懵懂地看着神灵。

“那里有酒楼、商贩、孩童,有道士和琴家,琴家给了我这枚破碎残阳戒指让我转交给柔山王,但柔山王死了。”神灵向洛萨交待在轩辕境遇到的事。

“什么……柔山王死了?世界守护者死了?”洛萨诧异到无以复加。

“去年的事了。”神灵点头,“所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刚在密室里,你成了刀,我拿着你杀了白青青,白青青口中的少爷可能不会善罢甘休。”神灵愁眉苦脸。

“我们确实惹不起,现在只能祈祷这一切无人知道。老哈,我虽然一生爱刀,可我不想变成一把刀啊?”洛萨脸色更难看。

“冷静点,咱们先离开这里,找个地方好好计议,首先你自己要坚信,你还是少年游侠洛萨,而不是龙渊洛萨,嗯?”神灵拍拍洛萨肩膀,对他点头。

“嗯。”洛萨点点头,“我是人,不是刀。”

“聚神,凝神,心神合一,争取让龙渊出现在你手上,而不是你变成……”神灵话音未落,旁边洛萨已经“砰”一声变成了龙渊。

两米的修长弯刀静静地躺在地上,刀身很直,只在刀尖处微微上翘。

“咳,洛萨你冷静点,别慌,唔……咳,你试着引导体内能量走势,让能量在小周天聚合……”神灵蹲在地上对着一把刀讲话。

“砰”,龙渊又变成洛萨,洛萨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神灵拍拍他的肩膀，想安慰两句却说不出话，本以为洛萨得了神兵利器，吸收了龙渊，没想到这情况更像是反被龙渊吸收了。

“没什么大不了嘛，不用这刀就是，只要你不开启意念就没事，你还是游侠洛萨，这是你的刀，洛萨之锋。”神灵把洛萨之锋递给他，洛萨失神地摇头，一个人落魄地朝斜阳走去。

“喂，你等等我啊。”神灵在后面追赶。



CHAPTER 9

亡灵攻城

夜里，两人从霜狼要塞的城墙一角爬上去。整个霜狼要塞进入一级戒备，城墙上士兵来回巡逻，雪亮的魔法探照灯来回摆动，灯光射出好远。

要塞之外一片安静，分不清多少亡灵军营驻扎在外面，也不知道高高的枯草丛中隐藏着多少对霜狼要塞虎视眈眈的亡灵战士。

神灵和洛萨进城，在大街上东奔西跑找了旅馆，洛萨一进去便喊着上酒。

在霜狼要塞外经历过几次生死轮回后，两人决定好好醉一回。神灵在好好开导他，让他不要多想龙渊刀的事。洛萨忧心忡忡，担心某天早晨醒来，床上躺着的是一把刀而不是他洛萨。

“老哈，我觉得这次咱真的惹祸上身了。咱们拿了人家的东西，杀了人家的仆人，还烧了人家的卧室，我还变成了人家的刀。这轩辕境琴家远比亡灵军更厉害吧，亡灵好歹明着来，可这琴家道家什么的，咱们完全摸不到踪迹。”洛萨拼命喝酒。

“你我一见如故，一年前初遇，你就赠我你的随身宝刀，我老哈最忘不了的就是别人对我的好。这些日子咱们一起出生入死，你救过我我救过你，现在这个情况，你成了刀……我不能不帮你，我带你去找我师父。”神灵举杯和洛萨碰杯。

“万一我以后有了喜欢的姑娘，我们亲热的时候我突然变成了刀，姑娘会不会被误伤？”洛萨喝多了，开始担心起这个。

“绝对会。”

“万一我如厕的时候变成了刀，会不会掉进茅坑里？”

“绝对会。”

“万一我……”

“喝酒吧。”

两人一杯一杯地喝，从黑夜喝到天亮，最后伏在酒桌上睡了过去。

黎明的时候，卡妙带着卫队骑马从旅馆外经过。

天完全大亮的时候,Lina 和法里奥从旅馆外经过。

“战狼旅馆。”Lina 念着旅馆的名字,“能不能再恶俗一点,怎么不叫色狼旅馆?”找不到神灵,Lina 情绪很不好。

“是是是,恶俗恶俗,换家换家。”法老头连连点头,不跟小姑娘争辩,尽量附和她。

于是两人去找别家旅馆,旅馆内的酒桌上,神灵和洛萨醉到昏天黑地。

人是人,刀是刀。一个人若忽然变成了一把刀,那他一定很伤心。洛萨就是那个伤心人。

神灵陪伤心的洛萨喝酒,喝到半夜睡到天亮。旅馆服务生向来是不敢打搅这些看起来很凶的江湖游侠的。

在临近中午的时候,神灵醒来,把还在酣睡的洛萨扶到楼上房间中,自己洗漱出门,打算采购一些日用品,为以后的长途跋涉做准备。

霜狼要塞里充斥着卡妙手下的元素法师,这让神灵很不舒服,体内的自然之力又开始蠢蠢欲动,在外界元素能量的勾引下,自然之种在神灵体内欢腾起来。神灵走在街上,若身边恰好有元素法师经过,神灵的身体会不自觉地抽搐,无力,若对方元素能量强大,神灵甚至会疼得弯下腰来。

这是个让人很难接受的现实,前一阵在霜狼平原外连日与亡灵战士作战,几乎没有受元素的影响,让神灵几乎忘了自己的自然之种问题,现在回到霜狼要塞,一切问题又都重新回来。

这境遇似乎比洛萨更让人难堪,洛萨变成龙渊,还可以杀人,还可以变回来,可自己这样实在是与废人无异了。

在大街上,神灵闭上眼睛,用心念感受破碎残阳的力量,希望利用这戒指的能量来和自然之力抗衡。体内的一丝清凉与龙心的澎湃之力汇合在一起,一起抵抗着自然之力,然而自然之力凶猛,戒指和龙心节节败退,神灵大汗淋漓。

再睁开眼睛时,在街市上,神灵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人。

白衣白马的卡妙带着一众元素法师在街道的另一头,马上的卡妙正在饶有趣味地打量着神灵。

街道两边的建筑上,霜狼士兵已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手里的弩箭都对准了神灵。神灵环顾四周,街上行人远远地避开,在外层观望。对面的一系人中,多是年轻的男女法师。



卡妙下马，径直冲着神灵走过来，释放出强大的冰元素能量，神灵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

卡妙那么聪明，早已觉察到了神灵的异样，眼前的神灵简直就是待宰的羔羊。“来霜狼要塞做什么？告诉我。”卡妙淡淡地开口，声音不大，但传出好远。

神灵有自己的骄傲，虽然自然之力在体内肆虐，但面对卡妙，他还有强大的自尊。神灵咬紧牙关不说话，面无表情地看着卡妙。

“是不是亡灵的奸细？嗯？来霜狼要塞打探军情，出卖给你的天灾女王？”卡妙好整以暇，戴着白手套的双手轻轻地搓来搓去。

卡妙身后的年轻女法师们爆出轻笑，街上众人都在看着不住发抖的神灵。外人以为那是因为惧怕而颤抖，而大汗淋漓，而神灵只是有苦自知。

“你是废物么？自己的女人在家中被人掳走，你呢？你在哪里？你做了什么，你现在又在做什么？来打探情报讨好你的另一个女人么？”卡妙指的是崔西斯被抓走一事。

神灵的眼睛里开始冒火，双手颤抖着，战矛在双手间若隐若现，即将成型。这是在被侮辱和被立即射杀之间的艰难选择，神灵在想死或生。如果能在第一时间爆发，将战矛捅进卡妙的胸膛，那即便随后自己被元素法师轰成渣，被两侧的机弩手射成刺猬，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可现在的自己被一群元素法师包围，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

“跪下。”卡妙近身一步，轻声在神灵耳边说。声音很小，只有两人能听到。神灵的眼睛里爆发出嗜血的光芒，似乎眼神可以杀人。

卡妙慢慢增加了冰霜能量，神灵不由自主地颤抖，双腿不由自主地下弯。那场面远远看去就像神灵因恐惧而慢慢给卡妙跪下。

神灵体内的自然之力异常汹涌澎湃，欢呼着似要冲出去与眼前的冰霜能量合为一体。龙心的龙之力和破碎残阳的力量已经无力挣扎，还在苦苦抵抗的只剩下神灵的信念和本能。

卡妙露出微笑，笑得很好看，身后的一众女法师中肯定有不少他的仰慕者和追求者。他对眼前的神灵恨之入骨，他想在狠狠羞辱他一番后，再随便给他加个什么罪名当街处死。

“跪下求饶啊。”卡妙又轻声在神灵耳边说。

两道血红从神灵的鼻子里淌出来，神灵的所有体能已经透支，鲜血从鼻

子里涌出。那代表着抵抗，挣扎，愤怒，屈辱。

可偏偏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说，不能动。

“他好像一条狗耶。”后方俏生生的女法师看着神灵半跪不跪的模样哄笑着说了一句。一句话引爆了众人的欢笑声。人们把快乐建立在神灵武士的屈辱上。

卡妙玩够了，毕竟神灵是巨魔的弟弟，虽然创联没有理由惧怕联盟，可是这样当街格杀了神灵，保不准巨魔会发大军和亡灵联合起来踏平萨尔天堂。

在远远的阁楼上，Lina倚在窗边看着大街上热闹的一幕，隔好远，Lina看不清下面各人的模样，只看到一群白衣白马的法师将一个人围在中间。

“为首的是卡妙？又在欺负人？”Lina问身后的法里奥。

法里奥身为鸟德，眼睛最锐利，老头清楚地看到下方神灵被羞辱的一幕，看到神灵颤抖，冒汗，腿半跪停在半空，老头心里不好受。如果卡妙对神灵出手，那法老头打定主意不惜暴露实力开启大技能“自然之怒”来第一时间救下神灵。

老头静静地看着，如果神灵能经受住这羞辱，这在他修行的路上也算是一种成长，所以老头不着急出手。

“啊，谁？卡妙啊，或许是吧。”法老头装模作样地往窗外探头，朝那边看了看，“我老头老眼昏花，这么远怎么能看清。”

“法老头，你整天疯疯癫癫的是不是在打什么鬼主意？”Lina回过身看着法里奥。

“咳，我么，人老了，多攒点钱养老总是不会错的。”法里奥漫不经心地应付着，眼睛却注意着远处神灵和卡妙的动静。

“带回去。”卡妙挥手，后方有士兵上前给神灵套上绳子，带回去悄悄处死比当街杀人要好。

只是话音未落，异变陡生。

整个霜狼要塞响起尖锐的防空警报，天空中日头被遮盖，大量亡灵冥界亚龙出现在要塞上空，俯冲，幽冥剧毒、固体燃烧弹大范围抛下，躲闪不及的士兵、路人、法师被剧毒喷中，嚎叫着栽倒在地，更多的人和建筑被燃烧弹引燃，四处奔跑哀号，更有年轻的女法师被俯冲的亚龙抓起来带到空中撕碎。

“寒冰墙、暴风雪灭火。机弩手防空，找掩体！”卡妙放下神灵不管，简短地发号施令稳定局面，同时法术出手，大面积冰墙将旁边燃烧的建筑冰冻，顺



手急速冷却将一只俯冲下来的冥界亚龙射杀。

法师们过了最初的慌乱,开始抱成团,冰法术出手,与天空中的冥界亚龙对射,并释放暴风雪在街上灭火。

要塞守备军出动,大型防空机弩车从城防军营里被推出来,对准天空中的亡灵空袭部队一阵狂射。亚龙部队集体升空,拔高,远远地朝下方扔着固体燃烧弹。

“敌袭,亡灵攻城。”城墙上守军军官吹响哨子,擂响战鼓。

要塞下方,黑压压的亡灵大军潮水般涌向霜狼要塞,高耸的箭楼,庞大的攻城投石车夹杂在骑兵步兵方阵中。

“法师部队集合,上城墙,三军备战。”卡妙高喊,飞身上马,往城楼处驰去。

趁着混乱,神灵意念启动破碎残阳,勉强恢复了少许力气,滚落在街边的角落里。大街上一片混乱,平民四处奔跑忙着救火救人,守备军都拥上城头抵抗亡灵攻城。

神灵跌跌撞撞地沿着墙脚往战狼旅馆爬去。

远处的阁楼上,法里奥的视线中失去了神灵的踪影,看到天空中亡灵的空袭部队,慌忙拉着 Lina 下楼,像他们这种高楼,保不准就会被一个固体燃烧弹炸平。

“我有预感,神灵就在要塞中,咱们快去找!”老头边跑边喊。

“你的预感没灵过。”Lina 边回话,边跟着法老头跑到街上。街上大队士兵来回调度,空中不时有亚龙俯冲,Lina 一个龙破斩将俯冲下来的亚龙化为灰烬。

“走。”神灵拼尽最后力气爬回旅馆上了楼,摇晃还在酣睡的洛萨。

全城现在数洛萨最安逸,抱着被子在床上滚来滚去。

神灵虚弱到没有力气说话,抓起桌上的茶壶,一股脑地连茶水带茶叶都倒在洛萨头上。

“啊,啊!”洛萨跳起来,看着鼻子下还带着血痕的神灵,“怎么了?”

“亡灵攻城,咱们走。”神灵坐在床边喘息。

“你怎么了?受伤了?亡灵攻城咱们正好大展拳脚,去守城,走,随我来。”洛萨对屠杀亡灵有天生的狂热,跳起来要出门帮忙守城。

“咱们走,我和卡妙有过节,路上说。”神灵懒得解释,只能最简短地交代情况。

洛萨没有坚持，他听神灵的，扶起神灵，两人下楼往偏远角落的城墙处奔去。

“人呢？”法里奥冲到神灵刚才在的位置。

“什么人？”Lina 看着慌慌张张的法里奥。

“啊……没什么人……咱们走，找掩体……”法里奥拉着 Lina。

“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是不是神灵？”Lina 大喊，躲避着空中的幽冥剧毒。

“什么神灵啊，别幻觉了，快躲起来吧。”

“躲什么躲，上城墙。”Lina 有些担心负责守城的卡妙的安危，打算助卡妙一臂之力帮忙守城。

洛萨顶着一头茶叶，扶着神灵，也在混乱中挤上了城墙。

“游侠洛萨，守城的啊，大家让一让！”洛萨对阻拦他们的士兵喊道。

游侠洛萨在创联军中名声极好，有小军官认出是他，上前打着招呼。论武技，凶悍的洛萨比霜狼要塞大多数的军官要凶猛得多。“洛将军，你来了。”小军官跑过来。

“别喊我将军，多少次了，哎，让一下。”洛萨扶着神灵上了城头。

神灵低着头，却被远方的一片白色中的一抹橘红吸引，他转头看过去，看到 Lina 和卡妙并肩站在一起，一冰一火两大法师，卡妙的寒冰墙冻住一大片，Lina 的光击阵跟上将被冻住的士兵蒸发，两人齐心协力对城下的亡灵军狂轰滥炸，看起来般配无比。神灵心底不是滋味。

“掩护我们，我们出城厮杀一阵。”洛萨高喊。

“掩护洛将军，洛将军要出城了。”要塞军官高喊，手中的机弩对下方的亡灵军狂射。

洛萨背起神灵，选最偏远的角落跳下去，下去之后往更偏远的地方拔腿狂奔。神灵回头，看着漫天的红白光束轰来轰去，城头上一红一白的身影更像两只蝴蝶。

洛萨生猛，背着神灵如入无人之境，一路狂奔远离战区，将交战大军甩在身后。

“往哪走？”洛萨大喊问神灵。

伏在洛萨背上的神灵，心中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再也支持不住，早就昏厥过去。



CHAPTER 10

人刀合一

时近深秋，霜狼大地万物凋零。洛萨选了背风的山坡，把神灵放下，去找了干草柴火燃起火堆。

“老哈，你知道吗，我是游侠洛萨，而不是龙渊刀洛萨。嗯？”洛萨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乱了方寸，他的主心骨神灵还昏迷不醒。

“我……我还年轻，是的，我不想走在路上忽然变成一把刀或一柄剑，刀也好剑也好，总之我都不想。对了，之前你说带我去找你师父，是剑圣吗？惊天一剑，他肯定有办法，可是他在哪呢？十年悟剑，一招惊天，是的，尤涅若前辈一定有办法。”

篝火跳跃，洛萨坐在神灵旁边，一边拨弄着火堆，一边碎碎念。

“我一个人走南闯北，名声倒是混得不错，可我没有朋友。我觉得你还蛮不错的，虽然有时候傻了一些，冲动了一些，有时候会犯糊涂，脾气也不怎么好，偶尔也挺自私的，武技也时灵时不灵的，但除此之外你人很好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做朋友，但我想你不会喜欢和一把刀做朋友。开始的时候我按你说的心神合一，凝气凝神心无杂念……”

“砰”，话音未落，洛萨变成了一把刀。

野外安安静静的，偶尔有风吹过，火堆劈里啪啦作响。

一个人，一把刀，一堆火，构成了秋夜里的写意画面。

神灵悠悠醒来，揉揉昏沉沉的脑袋。看看四周，有火堆，有刀没有洛萨。

躺在地上，枕着胳膊，看着星星，回忆白天的种种。“他好像一条狗耶”，女法师这一声哄笑回荡在他脑海中，还有卡妙面对他时冷静自信的模样。卡妙不是很惧怕自己么？怎么变化这么大，是他突然变强了？不是，哦，是自己变弱了，是自然之力让自己对元素毫无抵抗能力。神灵渐渐理清思绪，才慢慢坐起来。

“小周天，大周天，少商，太阴，易筋易髓走起，能量运转起来。”神灵对着地上的刀说。

“砰”，洛萨出现，龙渊消失。

洛萨眼中含泪，看着神灵：“老哈……”

“等会儿，你别说话。”神灵虚弱地摆手，打断洛萨的委屈模样。

“我们该怎么办，找剑圣吗？”洛萨楚楚可怜。

“不光是你的问题，还有我的自然之力，现在的情况，非师父不能救我们。”
神灵点头。

“可是，你不是要回占星城吗？崔西斯下落不明，你还得去寻她。”洛萨替神灵着想。

“冷静点，洛萨，你很强。你在刀上的造诣是除我师父外我见过的最强的，你是下一位剑圣，你是小剑圣，你现在遇到了问题，但你不要慌，不要乱，问题都可以解决。”神灵安慰洛萨的同时也在安慰着自己。

“好的，好的，我不乱，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洛萨点头，平稳呼吸。

“首先是你，你要想刀的事，不要想心神合一，脑袋里不要想到龙渊刀的字眼。”神灵说。

“好的，不想心神合一，不想龙渊……”

“砰”，洛萨消失，龙渊刀静静地躺在地上。

神灵拿起龙渊刀，在火光下仔细端详，刀身长 2.1 米，宽 4.5 公分，厚 3 毫米。远看只是一条银线，舞动起来风声呜咽，隐有龙啸声。可是除此之外并无任何亮点，只是模样看起来古怪些，硬度上强一些。这是琴家放在地底密室中的宝刀，按理说不该如此普通。

“小周天，大周天，少商，太阴，易筋易髓走起，能量运转起来。”神灵把刀扔在地上，对着刀喊。

洛萨应声出现，龙渊消失。

“老哈……”洛萨看着神灵。

“不是，你能不能自己变回来，不要每次等我提醒你，这简短的运功口诀你记不住吗？”

“我能记住，可是不管用，得听到你说，我按你说的来才有效果。”洛萨委屈。

“咱们讨论一下道家和琴家的事，这些来自东方轩辕境的门派，与我们艾星的能量运行规则很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弱于他们，但是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能量规则，真的很神奇。”



“他们确实很强，一个普通的小丫头都可以让咱俩手忙脚乱，在艾星，能抵挡住咱俩联手的人不多吧。”

“艾星，肯定有更强大的存在，或者说，艾星的能量规则并未被咱们充分挖掘。”神灵眼睛里燃起烈火，“我们可以将道和艾星能量融合，同时我们要找出艾星能量的秘密。”

“干吗用那种眼神，你是武痴吗？”洛萨看着神灵炽热的目光。

神灵没有说话，而是打开背包，从里面依次拿出双护腕、刃甲、动力鞋、先锋盾，放在地上摆好。

“我从18岁离开时光森林，到现在是五年的时间，这是我的所有装备，我的体内还有一颗龙心。我把这些装备都装备上后，按艾星的能量规则来算，我的力量是135点，在明苏达吃过两颗果实增加了40点力量，也就是175点力量。敏捷算上我手上的破碎残阳戒指是180点，智力是51点。这个能量三围在艾星来说，算是很强了，但是面对琴家的护院小姑娘，我依然狼狈。那你呢，你再说说你，咱们今晚好好计划一下以后的出路。”神灵对洛萨说。

“我……18岁离开师父下山后，到现在也是五年，我没有任何装备，除了洛萨之锋，我的力量是67.5，敏捷是91，智力是49。”洛萨摊摊手，的确一穷二白。

“那你在技巧的运用上比我厉害，我力量、敏捷是你的两倍，但是咱俩却打平手。所以我说，你冷静点，你肯定是下一位剑圣。艾星这么大，我想艾星强者的三围不该如此之低，肯定有别的方法大幅增强，这个方法，或许就是吸引轩辕境道家、琴家来艾星的症结所在。”神灵冷静地分析所有的状况。

“那我们该怎么做？”洛萨被神灵说得动心。

“先保命，后变强。这个刃甲、先锋盾你拿着。”神灵不等洛萨推托，把两件装备放进洛萨的包里。刃甲是女王赠给神灵的，神灵今夜把它转给洛萨，表明女王在神灵心里已经很淡了。原本以为一辈子忘不掉的人，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地都可以淡忘。

“我……我有点心灰意冷，琴家那么强，以咱们现在的力量，变再强也敌不过他们。”洛萨黯然。

“不变强咱们连今夜都过不了，接刀。”神灵说罢，把洛萨之锋扔给洛萨，接着一个翻身跳起来，化出双战矛，警惕地看着四周。

洛萨也觉察到了异样，接过洛萨之锋，将神灵给他的装备装备上，和神灵

靠在一起，摆出防御姿态。

空气里有异样，有人接近。

“赏金公会头名赏金猎人甘达是我朋友，我想大家可能误会了。”神灵依然很虚弱，开口道出甘达的名字，期望避开这一战。

“甘达屡次违规，已被公会除名，列入追杀名单。”黑暗中苍老的声音飘忽不定。前方影影绰绰出现四五个黑影。

洛萨上前一步，把身体还未复原的神灵挡在身后，洛萨之锋横在身前。

“心静，别想着龙渊刀的事。”神灵轻声在洛萨耳边嘱咐。

“嗯……”

“铛啷——”龙渊刀掉在地上。

神灵冷静地捡起龙渊刀：“他是洛萨，他隐身了，你们注意点。”

前方五个身影齐齐一震，警惕地看着四周，不敢轻举妄动。

风吹过来，把火堆吹得明灭不定。荒原上神灵一手持刀，一手持矛与五人对立。

“有人出了大价钱杀你，哈斯卡，我们敬重你是个英雄，但我们赏金公会只是拿钱办事。这一次我们只是来提个醒，算是给巨魔元帅一个面子，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就此别过。”为首的老者扔下话，对面五人的身影被风吹散。

神灵和洛萨在这西北荒原上过了一夜，有探头探脑的荒原狼打两人的主意，被两人逮到做了夜宵。

远离城市，远离人群，远离元素法师，神灵的能量恢复得很快。神灵试着让洛萨自行领悟人刀合一的法门，可洛萨太紧张，总是控制不好。

两人在荒原上拼刀，互相印证对力量对敏捷对技能招式的使用技巧。神灵的化虚为实让两人有用不完的刀，不光是刀，各式各样的兵器两人都对打过，打到最后，神灵用得最顺手的还是战矛，洛萨则是刀。

再往北走，必须要经过冰血要塞，那是亡灵和创联此次大战的又一个战场，神灵打算绕道而行避开它，在冰血要塞的西面大约千里之外便是曾经世界最神圣的所在，圣山。那是世界守护者柔山王的所在，但世人大多不知道那最高的存在已经陨落，世界已经陷入无序当中。神灵摸着手上的破碎残阳，心里打定主意绕过冰血要塞往西，去圣山看一看。看过了，柔山王不在，那琴家就算找上门，自己也可以理直气壮。

更重要的是，或许圣山上会有什么柔山王遗迹。



神灵把西行的想法告诉洛萨,洛萨表示跟定了神灵,现在这个状况,自己在龙渊和人之间变化不定,紧跟着神灵这个有道家学统的修行之人总是错不了的。

神灵试着教洛萨一些关于道的东西,但洛萨却不能很好掌握。再退一步讲,龙渊刀是琴家的东西,道家的规则在这里也不一定行得通。

两人姑且决定上路。

CHAPTER 11

世界守护者之魂

洛萨的父亲安度因·洛萨爵士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那位老爵士曾说过一句话：“最初的人是由龙进化而成。”这一路上神灵和洛萨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以至于一度拔刀相向，每次都是以在神灵的诱导下，洛萨变成龙渊刀而宣告结束。

艾泽拉斯星球的由来到现在没有人能说得清，从克鲁姆语来讲，艾泽拉斯是“上古之神”的意思。按名字来分析，一般某片土地的命名是以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影响最大的种族命名的为准的，比如卡里姆多是暗夜精灵语的称呼，奎尔萨拉斯是萨拉斯语的称呼——巨魔那个称呼我现在都不知道。同理，卡兹莫丹是矮人的称呼，艾泽拉斯是人类的称呼。

艾泽拉斯有三重含义：很久以前暴风城王国，又叫做艾泽拉斯王国；东部大陆也可以用这个名字；然后就是对这个星球的统称。

“所以，我赞成我父亲的部分观点。”洛萨依然喋喋不休，他对父亲的种族主义理论有着莫名的狂热，他天生憎恨亡灵。

神灵已经懒得和他辩论了，一个人快步走在前面，洛萨追在后面，反复举例论证。

“那些来自民间术士们的传说，在原始的艾星史诗中都有过记录，现在编写历史的学者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们踏遍艾星的各个角落去寻找那个时代的痕迹，为此他们都成了挖掘与鉴定的高手。”说到人类进化史，洛萨变得满腹经纶起来。

“好了，洛萨你赢了，前面的茶水摊咱该坐下好好休息一下，但请你不要再这样喋喋不休了，好么？我有办法让你安静，懂吗？”神灵向洛萨摊牌。

“好的，好，我懂。”洛萨连连点头。

“哎，对了，老哈，你看过《艾星战记》吗？曾经阿拉索帝国皇家大剧院动了几千名演员在大角斗场表演它。那是天地间最伟大的传奇，我想现在你一定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这本书了，但是抱歉，我手头上没有。我曾在暴风



城的大图书馆抄过一本，但后来不知弄丢在哪里。”洛萨给神灵倒茶，问起神灵关于《艾星战记》的问题。

神灵懒得理他，一边喝水一边打量着四周。

这已临近圣山地界，战火未波及此地。这城镇外围的小茶摊上人来人往，多是些走南闯北的孤胆游侠，他们或是正在为生计奔波，或是正在执行某种秘密任务，或是正在赶往某地参加盗宝活动。神灵悄悄地观察他们，觉不出什么异样才渐渐放了心。

无缘无故地被赏金公会追杀，又得罪了琴家，再加上自己和洛萨都在不稳定状态，这一路上，神灵格外小心。

茶摊上的亡灵战旗显示出这里是亡灵帝国的统治区域，这更加让神灵小心翼翼，丝毫不敢有任何让人瞩目的行为。

茶摊的旁边摆着一排桌子，秋日午后的暖阳下，桌子后面坐的几名亡灵书记官昏昏欲睡，桌上放着木签，木签上用亡灵语写着“征兵处”。

在这种远离城镇的地方征兵也算别出心裁，这江湖客落脚歇息的茶摊，人潮虽然不汹涌，但来报名应征的一定不会是普通平民或者等闲之辈。

亡灵帝国连年征战，兵员严重不足。虽然幽暗城可以通过亡灵法术制造不死生物，可那些低端的存在终究上不了台面。所以除了亡灵的王牌正规军——亡灵战士，亡灵帝国这些年也征召一些其他种族的杂牌军，毕竟艾星有上百个种族，这一代巫妖王打出的旗号也算是各族平等。

面相凶狠的河马族大块头正在桌前填表，桌子后面的亡灵书记官没有几分好脸色，懒洋洋地问着问题，或许在亡灵人眼里，亡灵才是至高的存在。

神灵拿眼神警告洛萨，示意他不要乱来。

“《艾星战记》的羊皮纸精装版有堆满一间房子那么多，只有大图书馆和神学院里有两套。我曾经……”洛萨兴头正浓，在给神灵讲这部传奇史诗的故事。

神灵冲旁边的征兵处努嘴，示意他注意那边。

征兵处的大告示前，一个肤色发暗的小个子呆呆地站在那。他光着头，赤着脚，身上只穿了皮草短裤，肩膀上随便缠绕着几圈草绳，虽然个头不高，甚至是偏矮，但精壮无比。

“关于《艾星战记》民间流传着 720 个版本，但你知道，民间的东西大多是一些野史……”洛萨说得口干舌燥，低头喝了口茶水润润嗓子继续说道。

“姓名，年龄，种族，特长。”亡灵书记官懒懒地问话。和旁边的河马族大块头相比，现在这个小个子，书记官是懒得搭理的，若不是军部一再强调种族平等，书记官很可能会从桌后跳出来狠狠地踢小个子的屁股，把他赶得远远的。

“Tiny……两……两岁……”小个子怯生生地回答，并害羞地低下头。

两岁的孩子来参军？桌子后面的几名书记官互相看看，干巴的脸上肌肉抽动着，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小个子是在戏耍他们，并在侮辱帝国军人的荣耀。书记官缓缓站起来，慢慢抽出别在腰间的亡灵战刀。

正在一旁填表的河马族大块头显然认为自己立功表现的时候到了，他抢在书记官动手之前，推了小个子一把。

叫 Tiny 的小个子被推了一个踉跄，往后退了两步，仰起头懵懂地看着大块头。

茶摊上正在歇脚的路人们觉察到有热闹可看，纷纷往这边瞧过来，有人开始吹起口哨起哄。而茶摊的老板一边用毛巾擦着桌子，一边苦笑不已。

Tiny 长年在这圣山一带厮混，与山上的猴子为伍，经常到自己这茶摊来讨水喝。老板喜欢这个小家伙，经常给他一些吃的。小家伙看起来小，可是最不好惹，曾经有魔兽从圣山深处跑出来捣乱，最后都被 Tiny 摔烂，摔到血肉模糊。

这些来往的路人不明情况，但是欺负人这种事他们最爱看。

茶摊老板开始为河马族大块头担忧起来。

洛萨也停止了滔滔不绝，转头和神灵一起看着这突发的一幕。

“小子，两岁没断奶吧，敢来当兵？”河马大块头瓮声开口教训道，一边展示着自己的爆炸性肌肉块，一边一只手戳着 Tiny 的脑袋。

Tiny 被戳得步步后退，仍然懵懂地看着大块头。

围观的众人开始发笑、哄闹，他们好整以暇地看着大块头欺负小个子，认为好戏开始了。

那几个亡灵书记官在椅子上摆出了舒服的姿势，在这无聊透顶的午后，难得有出好戏供他们消遣。“嘿，小个子，打倒大块头就允许你当兵，并许给你小队长的职务。”书记官参与到其中，冲 Tiny 喊道。

河马大块头紧攥着拳头，一拳轰在 Tiny 小个子脸上，Tiny 应声摔飞出去，一阵尘土飞扬。人群里开始叫好。



大块头有苦自知，因为出拳的右手已经肿胀起来，要知道他这一击重拳可以把最坚硬的花岗岩轰穿而拳头毫发无损，但现在拳头却肿起来并火辣辣地生疼。他把拳头别在身后。

被轰飞的 Tiny 从尘土飞扬中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又跑过来。

人群里开始有惊叹声，这一拳的力度大家都见识到了，可这小个子仍然浑若无事般颠颠地跑回来。

“嘿，还手啊，小个子，打倒他就给你登记了。”书记官再次怂恿。

正义感较强的洛萨看不下去了，他最受不了有弱小被欺负，手摸到洛萨之锋上准备站起来，神灵把他按住。同时，茶摊老板不忍似的别过头去不再看，不是不忍看 Tiny 被欺负，而是不忍看那一幕血肉模糊。

河马大块头有点怒了，闪电再出一拳，左勾拳虎虎生风砸向 Tiny 的下巴。Tiny 一侧身，不见有什么动作，一把挡住那一拳，顺手抓住大块头的胳膊一甩。河马整个人都飞起来，呼啸着飞过茶摊上空，狠狠地摔在地上。

“轰隆”，整个地面为之一颤，之后便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河马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整个场面变化太快，看热闹的众人欢呼到一半便齐齐刹住，鸦雀无声中，有人把茶杯打翻在地。

Tiny 挠着头，看着征兵告示，他可能并不识字，只是对告示上那个大大的 18 依稀认得几分。

他指着 18，懵懂的眼神里带着询问。

书记官没有给他解释那是年满 18 岁的意思，而是迅速填了一张表，盖了章，旁边的书记官更是眼疾手快地按了快门，给正在挠头的 Tiny 拍了照。

“恭喜你，士兵，你被帝国军队录用了，这是你的证件，请拿着到埃里路亚镇作战中心报到。”书记官把一些证件塞给 Tiny，“记住，你是 20 岁的 Tiny，欢迎为帝国效力。For the Lich King。”

“可是，我不是 20 岁，我是两岁，先生。”Tiny 很小，声音很弱，但是很有礼貌。

“从现在起，你 20 岁了，士兵！”书记官站起来大喊，并向 Tiny 行了标准的帝国军礼。刚才小个子的身手他也见到了，经验老到的他知道为帝国征来这样一位高手象征着什么。

“那请问，埃里路亚镇怎么走，先生？”Tiny 是懂礼貌的孩子，总是用弱弱

的声音带着敬语。

“嗨，Tiny。”茶摊老板喊了一声，Tiny 跑过去。“拿着路上吃，还有这些金币也拿好。”老板塞给 Tiny 一个包裹，他很喜欢这个懂礼貌但又没有任何亲人的小孩子。

“谢谢约翰大叔。”Tiny 鞠躬。

虽然没有亲人，孤苦伶仃，又整日和山上的猴子为伍，可 Tiny 就是这样懂礼貌，仿佛与生俱来地从容和乖巧，与他略显粗犷的外表和穿着打扮很不相符。这附近的村民都知道 Tiny 是个好孩子。

“哇哦。”洛萨看着 Tiny 远去的背影感叹道。茶摊上众人也嗡嗡地议论开来，自问谁能挡住刚才的惊天一摔。远处躺在尘土飞扬中的大河马也无人问津了。

“什么来头？太神奇了。”洛萨准备抒情。

“艾泽拉斯真是神奇。”神灵也被震撼到，如果那小个子真的如他自己所说只有两岁，那太可怕了。看他的单纯模样和清澈的眼神，也不像是会伪装的人。

“或许这是个调查崔西斯下落的好机会。”神灵对洛萨说道。

“什么？”

“亡灵军里人多消息也灵通，咱们混进去，总好过这样漫无目的地寻找。”神灵压低声音。

“混进去？混哪去？哦，天，你不是吧？”洛萨像女人似的捂住嘴巴。

神灵撇着嘴看着洛萨，他觉得洛萨自从得到龙渊之后，已经无限向一个变态接近了。

“师父的去向，崔西斯的踪迹咱们都不知道，亡灵军里人多路广，就算最后找不到，咱们也可以找机会把他军部的弹药库炸了。”神灵说出自己的想法。

“要和那些亡灵为伍……不行……我不干。”洛萨摆手摇头。

神灵调动体内能量，稍稍把自己的五官积压变形一下，双手在脸上搓了又搓，才拉着洛萨走到征兵处。

“姓名，年龄，种族，特长。”书记官没有抬头看他们。

“哈少，23，艾玛族，特长是……刀技。”神灵随口胡扯，“这是我弟弟，洛少，21，艾玛族，特长也是用刀。”

洛萨抬头看向神灵，却被神灵的五官模样吓了一跳，“这么丑。”他小声喃



咕。

“艾玛族？”书记官抬起头，也被神灵的模样的吓了一跳，按亡灵族的审美，神灵变形后的模样也是衰到家了。

“海加尔山下，以游牧为生的种族。”神灵点头。

“要两招吧。”书记官开始面试。

神灵两人装模作样地对了几刀。书记官给填好了表格，又给拍了照，告诉两人去埃里路亚镇作战中心报到。

这里离圣山不远，两人打算先去圣山上看看，缅怀下伟大的柔山王，或者看看能不能顺便得到什么柔山遗物。

沿着长长的山路上山，神灵的思绪回到一年前。

曾经终日弥漫在圣山上的梵语呢喃消失不见了，越往上，那神秘而庄严的气氛也荡然无存。神灵想起去年的时候，和 Lina、艾瑞斯上山，见证了艾星最强的决战。

“最深的黑暗中，才有最亮的光；最黑暗的时代中，才有最强的战士。”阿尔萨斯那一句回荡在整个艾星的偈语又回响在神灵的脑海中。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亡灵精英的合力一击以及开启寒冰战盔的巫妖王那绝世一剑，霜之哀伤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圣山。

柔山王散发出的无可匹敌的王者之气现在回想起来仍让神灵战栗不已，那才是世界最强的战士，那是让道家 and 琴家都忌惮的强者，那是艾星的守护者。没有柔山王的艾星已经渐渐乱象横生，外来势力的入侵越来越明目张胆。而终结柔山王的巫妖王也陷入冰封王座的沉睡中，整个世界都失去了秩序。

在圣山之巅，神灵张开双臂迎接来自天外的风，闭上眼睛追寻着曾经的失败与伟大。在那光影凌乱中，阿卡莎依偎在巫妖王身旁，给巫妖王披上披风战袍的一幕也出现在神灵的脑海中。曾经让自己魂牵梦萦的女王，那段怎么也割舍不断的感情，那一次又一次让自己背叛崔西斯的妩媚动人都慢慢随着这圣山之巅的风远了，淡了。

“那么，不朽之盾最后落在了巫妖王手里？”洛萨打断神灵的闭目冥思。

“没有。”神灵回过神，“那日争斗激烈，艾瑞斯前辈最后也现了身，不朽之盾遗落在何地无人知晓。”

“那凝结天地灵气的神盾，就这样遗失太可惜了，传说可以创造生命，让人起死回生。”

神灵没有再搭话，环顾整个圣山之巅，整个山顶冷冷清清，没有了当日的热闹，或许千百年来这里从来都是这样冷清的。

“嗨，我回来了——”神灵双手扩在嘴边，对着山下大喊。

层层叠叠的回音连绵不绝，响彻在圣山群山之中。

洛萨被神灵突然的一声大喊吓了一跳，他在背后看着神灵，似乎不能理解神灵此时为何有这般复杂的情绪。

沿着山路下山，山路两边没有太多风景，秋日天空高远，两少年一扫心中的阴霾，步子都轻快起来。面对前方未知的路途，或有千百般危险，以后是已经设计好的局，还是一个人的泥足深陷。不知要去向哪里，只是不能回头。

在半山腰处，两人看到了蓝莲花，并听到蓝莲花开的声音。

消失在秋季里的浮光晚霞。

遗落在光年里的悲欢往事。

如果我会改变，那你的从前无可怀念。

当神灵和洛萨走进埃里路亚镇的时候，除了一身装备，只有三个金币。这个圣山脚下的小镇每天有无数游侠往来，热闹非凡。小镇的中央大街是一条坑洼不平的碎砖路，两边是艾星中部建筑风格的店铺，风中摇摆着各式的旗号招牌。

“瓶装蓝色药水，10秒恢复400点生命，野战必备。”

“力量手套啊，开碑碎石，力大无穷。”

“火球卷轴，幽暗城魔法公会信誉出品，保质保量，免费教授口诀。”

两人沿着路一直走，洛萨摸着口袋里的两个金币略显拘谨。

“你出钱，咱们找地方吃顿好的，我还有两个金币。”洛萨说。

“我还有一个，我的钱都在法里奥那里。”神灵摊手。

两人从菜香四溢的酒楼前经过，到路边包子铺里坐下，点了经济实惠的包子。

洛萨狼吞虎咽，含糊不清地说一吃包子就想起萨尔天堂的火法师。神灵说：“你了解她之后，便不会期望认识她的，她很恐怖。”洛萨有点呆，没有听出这话里，神灵和那火法师早就认识的意思。

埃里路亚是亡灵军设在艾星中部的一个比较大的作战中心，小镇虽然不大，但这里却驻扎着大规模的亡灵作战部队。他们的联营在小镇外面的深山里，绵延数百里，从这里训练好走出去的亡灵军遍布整个艾星。可以说，在艾



星中部，这里是亡灵杂牌军的聚集地，这里向各大战场输出着军队里最基本的作战单位。

在宽大的校军场上，神灵和洛萨拿着证件挤在人堆里，大家乱哄哄地聚在一起，等待亡灵军官的出现。

军场的木门缓缓打开，大队亡灵骑兵冲进来，本来热闹的校军场顿时布满了肃杀的气息。骑兵队围着校军场跑了几圈，校军场里众人安静下来。

全身覆在战甲后面的亡灵将军从大门外进来，他没有骑马，而是一步一步地缓行。头顶战盔上竖起的红缨随着颠簸一荡一荡，十指宽的巨剑背在身后，剑尖似乎要拖到地上。

“This is my life.你们来到这里，为帝国作战，我负责训练你们，教你们杀人的技巧，然后把你们送上战场，让战争巨兽把你们撕碎。我们都是战士，如果你想活下来，那在这里就要听我的话。”

将军边走边说，声音从全覆盖式战盔里传出去，在整个校军场回荡，几乎要把人的耳膜震碎。

“当你年轻的时候，每件事都像世界末日那样令你绝望，其实不是，一切才刚刚开始。当你踏进帝国军营，为帝国而战，你可能会遇到危险，可能会失去生命，但我的士兵，你要相信，如果你在战争中活下来，总有一天你会站在帝国荣耀的巅峰。”

将军慢慢行走在校军场中，每一句话都铿锵有力。透过战盔，他跳跃着紫火的眼眸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神灵和洛萨眼皮下垂，稍稍避开他的眼神。

“我叫斯坦，是埃里路亚作战中心的教官。”将军说完这句话便转身慢慢走出校军场木门，将沉稳剽悍的背影留给众人。

神灵打量众人，这一批亡灵杂牌军的新兵数量众多，多是来自艾星五湖四海的或穷困潦倒、或追寻梦想的人。人群中，看到那个叫 Tiny 的小男孩夹杂在其中，被众人挤来挤去，转眼便被挤到看不见。

“这点子简直糟糕透了，这要到哪年才能打探到咱们需要的信息，你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崔西斯的下落？”洛萨皱着眉头，看着校军场里形形色色的人。

“亡灵军兵员不足，这批新兵不会训练太久，只要有机会上战场，咱们就能打听到有用的东西。”神灵拍拍洛萨的肩膀，告诉他要有耐心。

在随后展开的基本体能训练、刺杀训练中，亡灵军中关于技巧的运用、力

量的把握让神灵受益匪浅。虽然不是高深的武学技能,但这些稳扎稳打的军中作战招式正是出身于时光森林自学成才的神灵所欠缺的。神灵的一切技能都是在无数次和魔兽搏杀时自行领悟出来的,这些专业而又基本的东西他却没有得到系统的指导。

神灵排除心中的一切杂念,不去想任何一个谁,专心在这亡灵基层军里吃苦耐劳,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锻炼自己的基本功,并在晚上大家都休息的时候偷偷运功,与体内的自然之力作斗争。

第一次和如此之多形形色色的人生活在一起,神灵感受着各式各样的生命气息,寻找生命的弱点。所谓最强的进攻就是在第一时间找出对手的弱点,并运用凭借自己毅力得来的力量将那弱点摧毁,从而达到一击必杀。每天和一群人吃喝拉撒在一起,神灵试着锻炼一眼就看出一个实力不怎么高明的家伙的弱点,这很难,但对力量的提高很有帮助。虽然进步缓慢,但神灵每天都在提高。



CHAPTER 12

永恒之水

洛萨对此并不感兴趣。作为独来独往的游侠，他一个人孤独惯了，很难适应这样的群体生活。另外自幼得到名师指点的他，这些亡灵军中基本的作战技巧也难入他的法眼。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今天一定要出去放风。”洛萨把神灵从军营里拉出来，“我要自然，我要森林、阳光、草地。”他挥舞着拳头向神灵示威。

“老哈，你怎么能受得了天天跟那群臭气熏天的家伙在一起。我请你喝酒，酒我都买好了，带你去吹风。”洛萨拉着神灵的手一路狂奔，从军营后院的木栅栏门跳出去，往圣山群山方向前行。

“喂。”被带着跑出一段距离后，神灵终于挣脱开被洛萨拉着的手，“喝酒要跑那么远吗？非要到深山里不可？”

“拜托，我是游侠，游侠是不会天天待在城镇里的。”洛萨张开双臂拥抱天空，秋日午后的阳光透过高高的乔木林斑驳下来。圣山森林的秋天向来不缺少阳光，树林和落满叶子的草地染上一抹暖黄。

清澈的小溪底像是铺上了一层薄薄的金沙，有树叶飘落在溪水里，打着旋随着水流远去，偶尔溅起的水珠晶莹剔透，像钻石般闪亮。

洛萨扔给神灵黑铁啤酒，打开盖扬起脖子咕咚咕咚地喝了个痛快，阳光照在他的金黄色短发上，显得朝气蓬勃。

神灵被洛萨感染，体内生命的沸腾血液也欢快起来，和洛萨碰杯大口喝着啤酒。两人沿着溪流而上，在不远的前方看到了一间小木屋。

木屋前的溪水边，金黄长发的女孩托着画板，旁边草地上放着各种陶土制的小碗，女孩拿起在溪水中清洗好的画笔，将松软的笔尖没入颜料，她小心地在碗沿抚平笔尖，给画板上的树林上色。

神灵和洛萨呆呆地看着女孩安静地绘画，女孩没有抬头看两人，仿佛两人不存在般，直到整幅画都尽善尽美。

她看着自己的作品，在角落里写下自己的名字 Puck，漂亮地甩笔。

“哇哦。”洛萨眼疾手快地拍起手，看着画板上阳光中的森林。

“实际上，我是一名药剂师，绘画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女孩甩一甩金黄的长发，微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

“咳，实际上我是一名游侠。”洛萨看看自己身上的亡灵战士军装，礼貌地向金发女孩伸出手。

女孩大大方方地和洛萨握手，并歪着头看神灵。

“咳，实际上……我，我是一名业余小说写手，确切说是写一些民间传说、野史之类的三流小说。”神灵向女孩伸出手。

“是埃里路亚镇的士兵么？不必紧张啦，虽然说起来我是你们的上司。”女孩笑嘻嘻地伸出手，“叫我 Puck 好了。”

正在和女孩握手的神灵听到这句话愣住，手也忘记抽回来。洛萨也呆在一旁。

“可以进来坐一下。”Puck 将手抽回来，请神灵和洛萨进屋，“看我刚摘到的金色三叶草。”

“上司？”神灵和洛萨互相看一眼，看到彼此的诧异。

从眉形和发色上来讲，这该是一位标准的精灵族女孩，怎么会就职在亡灵作战中心？

神灵和洛萨怀着满腹疑虑跟着 Puck 进了木屋，看着前面的婀娜身影，神灵忽然想起五年前。

五年前自己和隐刺在北方荒原上的屠夫客栈里初遇崔西斯，两人也是如今这般诧异，同样是三个人的初遇，同样漂亮的女孩，同样出身精灵族，同样效力于天灾亡灵。

历史又重演。

神灵站在门口不动，不想踏入木屋半步，心里各种情绪翻腾，想着自己、阿 sa、崔西斯这些年的纠葛。

“我表哥，他……这有点问题，经常会神经性呆滞。”洛萨给 Puck 赔笑，指着自己的脑袋说，“表哥，进来。”

“哦，不不，那什么，我在门口坐坐就好，你们聊。”神灵把迈进去的半只脚收回来，走到刚才女孩画画的地方坐下，看秋日的树林，享受阳光。

季节与季节间，从来没有明了的界限，只有交错的色泽。

在浅蓝和灰白之后，深红与昏黄已近在眼前。



在这样的变迁里，是否只能够选择任凭嫉妒、痛苦、失落、质疑都随着季节与色泽的潮汐起落渐渐洗淡？

“咳，我表哥他，怕生，不好意思，别见怪。”洛萨继续赔笑。

“没事的，你们是今年秋天的新兵吧，训练很辛苦吧。”Puck给洛萨端了白水。

“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洛萨开始怀疑自己父亲的种族主义说，并对曾经自己那痛恨一切亡灵的理論动摇了。眼前的女孩让他无法兴起任何负面情绪。

优雅，安静，淡泊，飘逸，从容，这些词用在女孩身上都不为过。秋日午后的阳光从木屋的窗户照进来，女孩给洛萨展示她新摘到的金色三叶草。她明媚的笑，仿佛整个世界都软倒在一个大大的拥抱里。

“难得有客人来，晚上在这里吃饭吧，我请客。”Puck对小木屋进行简单的收拾。

“真的可以吗……”

“当然。”

小木屋内温馨着，可屋外的神灵却一点也不好受。从Puck身上散发出的强大的自然元素能量让神灵渐渐虚弱到无力，最初的时候凭借这些天的修炼，神灵并未觉出什么，可时间一长，神灵便支持不住了，身体能量立刻透支，“扑通”栽倒在小溪里。

屋里两人聊得正兴起，丝毫没有注意到屋外神灵的异样。天色渐昏黄，西天晚霞将整个树林都映红，只是在秋意美景中，神灵已经倒在冰凉的溪水里整整一下午。

“从语言学角度来讲，《艾星战记》里曾经的古文明也可以证明真的存在过，如果传说是历史，那将无疑会引发信仰地震。”洛萨认真地和Puck辩论。

“我还是不同意你的观点，一部《艾星战记》本身就有700多个版本，关于燃烧军团战争是发生在3000年前还是3万年前至今都无法证明。所有关于那个时代的印记全部被抹去，只凭借一部野史，还是从语言学这种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角度来讲，很难证明什么。”Puck皱着鼻子微微摇头。

“那我们从主神的陨落和教廷的衰败这点来看，曾经遍布艾星的神圣教廷，那终日弥漫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圣歌从何时开始消散？在第三次亡灵战争中，那些被圣光赐福的神职人员却没见几个人，似乎全世界只剩下一个全

能骑士，是主神抛弃了艾星，还是根本就不存在主神？”洛萨神色激动，他终于遇到了肯和他一起研究争论这些上古战争、《艾星战记》之类问题的人。

Puck转头看看窗外，已是黄昏，便起身，双手交叉在一起做了暂停的手势。

“我去准备晚饭，吃完饭接着谈，嗯？我做的巧克力布丁很不错的哟。”

“嗯嗯，行，我已经迫不及待啦，我出去看看我表哥。需要帮忙的话，唔，我做菜也是超级棒的。”洛萨红着脸，撒了谎。

Puck和洛萨一同出了木屋，看到黄昏晚霞中以古怪姿势栽倒在水里的神灵。

“哦，天！”洛萨捂着嘴巴。

两人手忙脚乱地把神灵扶起来，神灵身体已经僵住，嘴巴鼻子里全是沙子。洛萨试了神灵的呼吸，呼吸还在，只是很微弱，洛萨转身捧了清水将神灵的口鼻清洗干净。

Puck是见过世面的人，经过最初的慌乱后，迅速冷静下来，回木屋里配了药剂，对着神灵的嘴巴灌下去。

“没事了，现在就是太虚弱，慢慢就会复原了。当然，需要把他背到离这里远远的地方。”洛萨背起神灵要走，虽然有些舍不得，但还是要走。

“哎，怎么回事？他还昏迷着呢，这就要走？”Puck很不理解。

“不走的话会更严重，晚饭改天来吃，还有《艾星战记》，关于它的结局我自己还有几点看法。”洛萨背着神灵向Puck挥手再见。

“你等等，他是不是中了自然之种？”Puck看着神灵，一脸认真地说。

洛萨愣住。

洛萨把神灵放在Puck的床上，将其平躺。

“我虽然与世隔绝好多年，在这里为亡灵军配制药剂，但是对自然之种我有相当的了解。我本身是精灵族人，这颗神奇的种子我曾经把它当做毕业研究的课题。你看他左眼上方颜色比其他地方要暗一些，他的身体随着呼吸微微颤抖，他的这个位置肯定也有自然印记。”Puck向洛萨讲解着，顺手把神灵的外衣扒掉，手指在左心房的位置，“看，颜色很淡，但依稀能辨出是一颗种子。”

洛萨凑近仔细观看Puck手指的位置，果然有淡淡的种子形状。

“Puck，你真神，终于碰到对这个有研究的人了。要知道表哥为此吃尽了苦头，真希望你能救他，我身上……哦不，我现在没带钱，但是我表哥的哥哥



很有钱，你若能治好他，你开什么条件我表哥的哥哥都会答应。”洛萨见 Puck 对自然之种了如指掌，心中燃起了希望，情绪有些激动。

“我会帮他，我对草药学有近乎偏执的狂热，这颗自然之种千年难得一见，我不会放过。再说，他是你的表哥，我怎么能看他这样受煎熬呢？但我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够不够。”Puck 把她的草药匣子拿出来，瓶瓶罐罐都摆弄出来，然后又拿出厚厚的草药词典，并从桌上的眼镜盒里把镶边考究的眼镜拿出来戴上。

“嗯，那就谢谢你啦，非常感谢你，如果你有需要，我一定会全力帮忙……呃，等等，你刚才说什么？因为……他是我表哥，你……我……”洛萨指了指神灵，指了指 Puck，又指了指自己，瞠目结舌不知该说什么，脑袋也迷糊住。

“什么？没有啊，把金苜蓿汁递过来。”Puck 回头冲洛萨眨眨眼睛。

“啊，哦哦，金苜蓿，金苜蓿……哪个是？”洛萨慌乱。

“黄色瓶子。”

“哦哦，黄色瓶子。”

“梦叶草，黄金参，瘟疫花，太阳草，枯叶草。”Puck 工作起来很认真，麻利地说着各式各样的草药名字。

洛萨拿着桌上的一堆瓶瓶罐罐，手忙脚乱，脑袋里还回响着那句“再说，他是你的表哥，我怎么能看他这样受煎熬呢……再说，他是你的表哥，我怎么能看他这样受煎熬呢……”

秋夜很长，洛萨坐在一旁看 Puck 给神灵试验着各种药剂，脑袋里闪现着下午初遇时的画面。“实际上，我是一名药剂师，绘画只是我的业余爱好。”

最是难忘那一甩长发的风情。

“再说，他是你表哥……”洛萨恍惚间又想起这句。

“啊，真的是因为他是我表哥啊。”洛萨呆呆地开口说话，把正在专心兑药的 Puck 吓跳起来。

“你说什么？”Puck 没听清，也没弄明白洛萨怎么突然开口。

“啊？我说话了吗？”洛萨茫然。

洛萨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提醒两人晚饭还没吃。洛萨尴尬地笑笑。

“对哦，我都忘记了。”Puck 揉着肚子，“到你大显身手的时候啰。”

“嗯？大显身手？谁，我？”洛萨指了指自己。

“你做菜也是超级棒的，之前你这样说过。”Puck 看着洛萨。

“超级棒,对,好吧,我想想,好的,我来做晚饭。唔……我们该吃什么,有小龙虾吗?我拿手的香辣小龙虾。”洛萨观察四周,认定这里不会出产龙虾。

“没有。”

“哦,好可惜,有蚌肉吗?安德麦蚌肉杂烩也是我的强项。”

“没有。”

“好吧,水煮斑点黄尾鱼这个我做得也是超级棒哦。”洛萨说了很唬人的菜名。

“抱歉啊,洛萨,这里的食物短缺,这些都没有,只有鸡蛋,巧克力粉,面粉。做个最简单的美味巧克力煎蛋卷吧,夜深了不要太麻烦了。”

“哦,美味巧克力煎蛋卷,嗯,这个太简单了,嗯,好的。”洛萨在 Puck 的指引下找出食材,开始嘴里念念有词地将鸡蛋打进碗中,调成羹,调啊调。

“对了,Puck 你平日爱吃哪种口味,因为你知道的,每个人的口味不同……”

“我喜欢先把巧克力烤出来,然后再做蛋卷,蛋卷要七分熟,面粉不要太多,水和面粉的比例是 5 比 1 就好了。”Puck 说着自己喜欢的口味。

洛萨像得了救星,竖起耳朵仔细听,然后跟着有样学样地一顿乱做。

树林里的小木屋中,亮着淡淡的魔法灯。Puck 在给神灵试药,洛萨在做美味巧克力煎蛋卷。这是两份截然不同的工作,有人有条不紊,有人手忙脚乱。

当洛萨将他那“超级棒的”美味巧克力煎蛋卷盛在盘子里端到 Puck 面前时,已是后半夜。

Puck 闻了闻说好香,去溪边洗了手。洛萨趁机挖了一块填进嘴里咽下去,只是咽得太快,并未品出多少滋味。

“哦,还蛮不错哦,老哈要不要来点?”洛萨对床上仍在昏迷中的神灵客套。

“蛮不错吗?我尝尝。”Puck 进来接话,顺手拿起叉子切了一大块填进嘴里。洛萨紧张兮兮地看着。

“嗯,嗯,不错,很不错呢。”Puck 又切了一大块。

洛萨悬着的心放下来,自己切一块慢慢咀嚼,似乎也没有多么不错,味道……勉强能吃而已。但 Puck 吃得很开心,洛萨看得很开心。

对比如此温情的场面,躺在床上的人就比较可怜了。

饭罢,Puck 又给神灵试了几种药,都不是很理想。她详细询问了洛萨关



于神灵的自來之力发作时的种种症状，洛萨一一详细回答。

“对不起，洛萨，我怕是要辜负你了，对于这颗自來之种，我完全掌握不透。”Puck 神色黯然，对洛萨低下头。

“哦，没关系的，不必向我道歉，要辜负也是辜负他，我无所谓的。”洛萨应景地张开双臂试着想给失落的 Puck 一个小拥抱。

Puck 闪身躲过，踩着小凳子从高高的衣柜顶上取下小箱子，慢慢打开，小心翼翼，层层包装之后，里面是一个乳白色的小瓷瓶。

“这是永恒之水的稀释液，配上活根草、龙齿草、枯叶草、墓地苔、幽灵菇等可以配成新月冰霜药水。这种药水可以暂时压制自來之力的发作，可能只会持续三五分钟，或者是十几分钟也不一定，要看他的体质决定。如果勾兑得好，这药水还可以激发狂战士效果。虽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可能会在某些关键的时刻救他一命。”Puck 对洛萨认真地说。

洛萨感动。从那层层包装来看，那小瓶永恒之水的稀释液似乎珍贵无比。“永恒之水？”

“嗯，名字取自你说起的《艾星战记》里的永恒之井，传说中艾星的生命本源。这是老师留下来的，但只是名字叫永恒之水，或许跟永恒之井没有关系。毕竟像永恒之井那样缥缈的存在可能根本不存在于世上，只是小说家的谎言。”Puck 是认真的女孩，不知不觉将问题引到《艾星战记》中记叙的真实存在性上。

“天，真有永恒之水，这更是一个为《艾星战记》正名的强大证据，这样一来，不但那曾经的古文明存在过，就算是那万物本源永恒之井也是存在的。”洛萨与 Puck 争论起来。

两人你来我往地就永恒之井的存在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床上的神灵呼吸微弱。

“好吧，我们各自保留意见。”两人争论累了，又想起神灵，Puck 开始勾兑新月冰霜药水。

“有个很重要的药引，药水需要人类的血液，有皇族血统更好，更容易激发药水的狂战士效果。”Puck 对洛萨说道。

“狂战士效果？”洛萨问。

“嗯，也就是加倍伤害。”Puck 回答。

“哦，那似乎说的就是我了，我有半人血统，我父亲是安度因·洛萨，我有

着阿拉索帝国的皇族血统，我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兽人战士。”洛萨总喜欢在兽人战士前面加上伟大一词修饰。

“要很多血，血越多，提炼的药水越纯。”Puck眼中露出不忍，“我在这等你，你去村镇里抓一个人类吧。”

“普通的人类怎么能和我这有着阿拉索血统的游侠相比，来吧，再不抓紧，表哥就死过去了。”洛萨冲Puck点头，示意她放心。

Puck从柜子里取出一尺见方的水晶盆，麻利地拿起水晶刀在洛萨手腕上割下去。洛萨被那硕大的盆吓到心寒胆战。

“够了。”Puck心疼地说，血没盆底。

“不够。”洛萨继续任血流淌。

“够了，真够了。”Puck声音里带着担心，血过半盆。

“不够。”洛萨声音带着虚弱。

“够了，真的，求你了够了。”Puck要哭出来，血即将满盆。这次不等洛萨回答，Puck给他封住手腕，迅速上了止血药，包扎上绷带。

洛萨腿一软，昏倒在Puck怀里。

Puck就这样半扶着洛萨，飞速地提炼血精，将永恒之水稀释液以及各种草药勾兑起来。

天色渐渐发亮，这一夜就要过去了。

在黎明的微光照进屋子里的那一刻，床头的桌子上已经摆了整整十瓶新月冰霜药水。这数量要归功于洛萨那满满一大盆皇族血液。

神灵的呼吸似乎要感觉不到了，这归功于被Puck胡乱试了一晚上药……

Puck迅速打开一瓶，捏起神灵的下巴将新月冰霜药水给神灵灌下去。

“5,4,3,2,1。”Puck竖起葱白小手，在微凉的天色里倒数。

神灵悠悠醒来，睁开眼睛，茫然地看着四周。新月冰霜药水提供着强大的生命恢复能力以及对自然之力的抵抗能力，神灵爬起来看着满桌的草药瓶，血迹未干的水晶盆，顶着黑眼圈的Puck以及昏倒在Puck怀里的洛萨。

场面恐怖里带着温馨。

神灵揉揉脑袋，分析着整件事。

“你终于醒了，我是药剂师Puck，你昏倒在我屋子外的小溪里。这是你的表弟洛萨。”Puck指了指自己怀里的男人。

“表弟？哦哦，我记得，都想起来了，那是你救了我。”神灵很感激Puck，可



是那些感谢的话他不会说多少。

“这是九瓶新月冰霜药水，可以让你暂时抵挡自然之力的侵蚀，另外可以激发狂战士效果，让你的攻击更具侵略性，至于效果如何，取决于你的体质。希望这些能在你危险的时候帮到你。”Puck对神灵微笑，疲倦慵懒的微笑是熬夜工作的后果。

“大恩不言谢，哈斯卡会以死相报这次大恩。”神灵向Puck行礼，并双手捧在胸前，屋子里紫光一闪，一颗紫色的心形宝石出现在神灵手上，“这是陪我多年的龙之心，我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请你收下它。”

“不不，这没什么的。”Puck连连摆手拒绝。

“不，你听我说，Puck，你是这些年我遇到的最善良的女孩，善良的人该有好报，我没什么本事，身上只有这颗龙之心，希望你能收下它。”神灵语气坚定。

“严重啦，真的不用。带他走吧，你得远离像我这种有自然之力的人。”Puck把洛萨推到神灵怀里，语气更是坚定不移。

“嗯。就此别过，后会有期。”神灵不再啰嗦，再啰嗦又要昏过去了，将龙心重新吸入体内，当下背起洛萨快步出了屋子。

“对了，你为什么长年在这里为亡灵工作，你是精灵啊。”神灵转身，说出了疑问，“或许我们可以帮你。”

“不必了，我是自愿的。”Puck一手挽着长发，一手挥手对神灵说再见。

是啊，这都是自愿的，为了一个人在这里为亡灵军提供各种作战药剂已有五年之久。很值得，也很开心。

Puck释然，感谢洛萨带给她这一个愉快的夜晚，以及并不美味的美味巧克力煎蛋卷。

前方，神灵背着洛萨行走在黎明的树林里。

CHAPTER 13
秘密任务

当神灵和洛萨再次回到军营里已是一天一夜后，似乎从两人认识以来就是这样背来背去的，之前是洛萨背着神灵逃出霜狼要塞，现在是神灵背着洛萨从圣山森林回来。

负责考勤的黑胡子士官长背着手，昂着头站在两人面前。神灵没有理会他，把洛萨放到床铺上，其实洛萨已经醒来，只是身子很虚弱，需要安静休息。

“哼哼，去哪了？”黑胡子趾高气扬，皮靴在两人面前踏来踏去打算教训两人。

“像你们这种下等兵，帝国军营每年都出产几十万，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去做了什么，斯坦教官可是非常不能容忍这种事，只要我报上去……哼哼，当然，我也可以给你们隐瞒，只要你们……”黑胡子准备开条件，要挟两人。

神灵给洛萨盖好被子，直起腰回过身看着黑胡子。

“你敢用那种眼神看着我？”黑胡子咆哮，从腰间抽出军棍。

神灵往前踏一步，右勾拳狠狠击在黑胡子小腹上，黑胡子没来得及吭声，捂着肚子跪下。

“嗨。”洛萨虚弱地向正跪在自己床前的黑胡子打招呼。

在随后的几天训练中，神灵依然勤勤恳恳，熟练着这些最基本的作战招式。士兵宿舍里，黑胡子士官长伺候着躺在床上的洛萨。

“左边，左边加点劲。”洛萨在翻阅着那手抄本的《艾星战记》，使唤着在给自己捏腿的黑胡子。

“燃烧军团的远征，是在 3000 年前还是 3 万年前？”洛萨问。

“我真不知道。”黑胡子带着哭腔。

“永恒之井是艾星万物本源，但是为什么近几百年都没有听人提起过？”洛萨又问。

“爷爷，我错了。你别问我了，也别和我讨论了，我真不知道。”黑胡子要崩溃了，这几天最恐怖的不是给洛萨揉腿捏肩，而是被迫与他进行学术讨论。



“唔，好吧，说点你懂的。听说咱们这支部队马上要上前线了，是去哪？冰血要塞，和创联作战？”洛萨换了问题。

“这个我倒知道些，听上面人说，咱们这次不去前线，而是往北走，具体去哪我也不清楚了。”黑胡子卖笑。

“哎，对了，你们亡灵，幽暗城女王阿卡莎，和巫妖王现在是什么关系？”洛萨想起神灵和阿卡莎的情史，忍不住八卦起来。

黑胡子小脸煞白，这样明目张胆地暗地里讨论女王和巫妖王的八卦，被知道了下场肯定会特别凄惨。

“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黑胡子跪下。

“哎，你这是干什么。”洛萨一只手扶起他，“那再问你一个，圣山森林里，是不是有间小木屋，里面是不是有个金发女孩？”

“这倒是，那是 Puck 少校，埃里路亚作战中心总药剂师，负责帝国中部药剂工作。”

“少校？哇哦，看她身娇体柔的，还是这么高的军衔，啧啧。”洛萨诧异。

“这还不算，传闻过几天要升中將了，她上头有人。”黑胡子一脸坏笑，悄悄地说，是男人之间的那种坏笑。

“砰”，洛萨伸脚，黑胡子被一脚踹飞出去。

入夜的时候，神灵悄悄从营房潜出，摸到大大小小的军官宿舍中，去打探一些情报资料，期望能找到和崔西斯有关的信息。

在军营偏远地，永远亮着小黄灯的房间，神灵不敢过去，那是斯坦将军的宿舍，那个眼睛里冒着紫火的亡灵战士让他忌惮不已。从外表装束来看，斯坦和在霜狼平原遇到的强大紫火战士看起来几乎一样，神灵不想惹是生非。

到半夜，急促的集结号吹响，这批新兵从被窝里被拽起来，收拾好行囊在军场站好。

简短的整队后，领头的军官没有多交代什么，几个手势命令传达下去，大军出了军营，神灵抬头看看星空，辨认出这是往北方进发。一路上陆陆续续有其他部队加入进来，大军悄无声息地前进，静夜里四处回荡着铠甲撞击声，神灵目测了整支大军，大概有七八万人。

“不光是新兵，还有正规军。”洛萨压低声音，手指了指前方的亡灵骑兵。

“看样子不像是往冰血前线进发，猜不出亡灵要搞什么。”

“看那边，那个斯坦亲自带队。”洛萨眼尖，借着月光，看到前方藏身在全

覆战甲里的教官斯坦。

“对了，老哈，我答应了 Puck 去讨论《艾星战记》呢，哎呀，给忘了，我得走。”洛萨一拍脑门。

“往哪走，在你掌握人刀合一前，别去吓唬人家了。”神灵拉住他，给他泼了冷水。

洛萨清醒了，他可不想在谈话或者别的什么关键时候突然变成一把刀。

大军在深山里蜿蜒北上，漆黑的夜空中，不时有亡灵空军起落，冥界亚龙偶尔一声嘶叫，惊起远方树林里的宿鸟。

连续五个昼夜的行军，大军已经远离冰血战区，进入另一座不知名的深山中。就在洛萨将要崩溃的时候，大军停下。

浑身裹在黑袍里的巫师从前方现身，接应了大军，并与领军的斯坦将军低声交谈。

神灵打量着四周，看着这嶙峋的山脉以及身后黑压压的亡灵大军，心中已满是疑虑。在不远前方的人群中，神灵看到那个叫 Tiny 的小男孩，他穿着宽大的不合身的亡灵军装，安静地站在队列中，眼神中也满是好奇。

“嗨。”神灵向小男孩打个招呼。

“嗨。”Tiny 很有礼貌地微笑点头回礼。

随后大军在那几名黑袍巫师的指引下，又前行了一段路程，在一片空旷的平地上停下来。平地的另一头笼罩在黑烟中，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

“盾牌手、长枪手上前，弓箭手在后，机弩营两侧压住阵脚。”斯坦将军大声呼喝，传下军令，整个军中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大军迅速移动，摆出攻击阵型。机弩营制造的长达十几米的大量弩车轰隆隆地推出来，在两侧固定住，锋利的弩矢对准前方黑烟。

空中出现大批冥界亚龙部队，盘旋在这空旷平地的上空，包裹在黑色披风里的身影从亚龙背上跳下来与领军的斯坦将军握手、拥抱。

“哎，这谁呀？”洛萨轻声问旁边的黑胡子士官长。

“太远了，看不清。”黑胡子话音未落，那黑衣人便把罩在头上的斗篷拉下来，紫色的长发瞬间被吹散在风中。

“啊……是她！”黑胡子惊叫一声，不光是黑胡子，全军同时倒吸一口冷气。

“谁啊，都这么大反应？”神灵也诧异起来，看着前方紫发飞舞的身影。



“幽暗城来的，术士，达蒙·一念，那是个恶魔啊。”黑胡子声音颤抖，“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做好准备吧兄弟们。”作为士官长，黑胡子叮嘱了周围的士兵。

“嗨，勇士们，欢迎来到石爪山脉，一会儿今晚宴会的主角小可爱登场，大家可要热情一点。”紫发术士回过身，给布好战阵的大军一个飞吻。

面对如此热情的紫发美女，全军非但没有沸腾，反而一片死寂，鸦雀无声。

“一会儿目标现身，火力全开，不要有所保留，三军准备。”斯坦将军拔出长剑，一声高喝，眼中的紫火更胜。

名叫一念的术士手指在空中舞动，紧接着开始呢喃吟唱，似在进行某种召唤仪式。慢慢地空气里一阵扭曲，出现一只圆桶，圆桶上下闪耀着绿光，透出诡异的气息。

大军前方的平地上，黑烟更浓，里面似有某种生命体在挣扎。

“吼”，一声震天巨吼，狮身人面的巨大魔兽从黑烟里咆哮着冲出来，大军前方的盾阵首当其冲被魔兽巨大的身体压倒一片。

“开火！”斯坦将军大喝一声，率先抡起长剑冲上去。

紧接着天空布满了钢铁弩矢，机弩车咆哮，不停地吞吐，弩矢呼啸着射向狮身人面怪兽，大军潮水般涌上去，七八万正规军开始围殴这只庞然大物。

“这摆明是人海战术，让大家来送死啊。”洛萨和神灵往大军后方悄悄撤退，观察着整个场面。

前方术士一念吟唱完毕，空气中出现若隐若现的暗色空气链。

“致命连接！”洛萨叫起来，终于知道大军为什么对这美女术士有那样恐惧的反应。

致命连接：将多个敌方或我方单位连接在一起，其中任意一个受到的伤害，其他所有单位都一定程度地感同身受。魔法距离：8000。持续时间 25 分钟。

“后退。”神灵拉着洛萨飞速后退，那空气链紧紧跟随追在两人后面。大军的前方先头部队已经大部分被连接起来，平等分担着来自魔兽的伤害。

神灵一声怒喝，狂战士之吼发动，赤红的光罩亮起，将自己和洛萨罩在其中，空气链碰上光罩而消散。

天空中冥界亚龙部队连续俯冲将幽冥剧毒喷向巨兽，同时暗黑色的黑暗魔法也将暗色天空衬托得无比诡异。好在神灵体内的自然之力对这些暗黑魔法没有太大反应，不然光这阵势足以让他死上十回。

“天啊，这是在干吗，亡灵大军怎么出动来干这种勾当了，是幽暗城的意思，还是斯坦以公谋私讨好这妖女啊。”洛萨在这大军鏖战的时刻八卦之心仍然不死。

“后一种可能性居多，这两人八成是相好，斯坦偷偷带大军来帮着术士报仇或是……想从这狮身人面怪物身上取得什么东西。”神灵忽然想到这点，眼中闪亮起来。看这魔兽的凶猛程度，已经不下于黑龙王那一级别，不知怎么会被术士一念寻到。它身上若真有什么奇珍异宝，那必定不凡。

神灵和洛萨互相看一眼，对方眼中都闪着金光。

但场面似乎不容乐观，魔兽凶猛无比，大军久攻不下，死伤惨重，空中亚龙部队也被拍落了不少。狮身人面怪物冲进大军军阵中，一阵虐杀将阵型打乱。

空旷的平地上，魔兽一个冲锋，从西头跑到东头都会踏死几百人。斯坦和术士一念两人游走在一旁，但是对怪物的变态防御毫无办法。亡灵大军只是在分散怪物的注意力和耗尽怪物的体力而已，他们的刀剑对其更是没有伤害力，那咆哮的机弩车多少还有些效果，但也已被怪物毁去了大半。

“3400年前，年轻的王子来这里狩猎。大概奔跑得精疲力竭了，便坐在沙地上歇息，不知不觉竟然睡了过去，梦中有狮身人告诉他王国即将面临惨祸……”洛萨不合时宜地喃喃自语起来，像是在背一部烂俗的野史小说。

“闪开啦。”神灵把洛萨推倒在地，躲闪过平飞过来的一面钢盾，“你干吗？疯啦，这不是你背小说的时候。”

“老哈，老哈，《艾星战记》第281卷中提到过狮身人啊。你看眼前这个，你看，和书中描写的多么像。那是不是可以推断出，书中其他的高等魔兽，甚至永恒之井也都是存在的？等等，这里是哪里？石爪山脉，我想战记中提到狮身人是在哪。”洛萨兴奋地抱着神灵大喊大叫。

在这分分钟都有人倒下的鲜血横流的战场上，洛萨的兴高采烈显得那般格格不入，但却没有执法队来教训他，因为场面实在太乱太惨了，前几天还一起吃喝训练的士兵大都已经身子四分五裂地倒在了血泊里。

神灵把洛萨拉到远远的地方，开启各种技能保护着洛萨，洛萨仔细盯着狮身怪兽回想着。

空气里莫名一阵燥热，术士一念再次吟唱，开启终极技能混乱之雨，浑身包裹在绿色火焰中的石头人从天上砸下来，狠狠一拳头将狮身人砸倒在地，



鏖战了大半夜，狮身怪兽已差不多筋疲力尽。斯坦抓住机会挥舞巨剑跳到怪物背上，巨剑亮起耀眼的光对准怪物头颈部一阵狂砍。

一念开始吟唱“剧变”，空气变得黏稠起来，狮身怪物的动作慢下来，空中亚龙再次集合俯冲，雨点般的幽冥剧毒喷向怪物。

“集火！”斯坦大喊。

最后一批机驾车被推出来，冲着怪物咆哮开火。

“要倒了，冲上去抢点东西，走吧。”洛萨提议，他早看出来，若这狮身人真在《艾星战记》里出现过，那身上的东西一定不凡。

神灵点头，两人作勇猛状又喊杀着冲上前去。

在阵型的最前头，名叫Tiny的小男孩正用双手紧紧抵住狮身人的一只巨大前爪，男孩身上爆起淡淡金黄色的光芒。虽然这狮身人鏖战到现在筋疲力尽，但那力量仍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神灵自忖都敌不过这怪物的一爪，这小男孩竟然还在和它角力。

“吼！”狮身人困兽犹斗又是一声咆哮，斯坦、一念、Tiny，以及刚冲到它身前的神灵、洛萨都被强劲的气流冲飞出去。

狮身人挣扎着要退回黑烟当中。

斯坦三人再次发力，齐齐冲上来，大技能全开给狮身人最后一击。

神灵洛萨也装模作样地嚎叫着冲到最前面，洛萨开启洛萨之锋进入隐身状态，准备第一时间抢下宝物走人。

狮身人悲鸣一声栽倒在地，术士一念修长洁白的手臂套上黑色手套，闪电般从狮身人腹部的巨大伤口处探手进去。几秒钟的探索后，术士脸上露出狂喜的神情，手再次从腹部掏出来时，手上的物事照亮了整个石爪山脉的夜空。亮光一闪便消失不见。

洛萨一见术士得手，顾不得隐藏实力，一个疾风步冲了过去。

而术士早有准备，一招手，旁边的冥界亚龙飞过来，术士轻巧的身子跳上去，亚龙升空，术士的紫色长发在夜空中飞舞，地上残肢断臂血流成河。

“回头见，斯坦，我欠你一次。”术士给斯坦一个飞吻，便率领亚龙部队离去，婀娜优雅的身影消失在月亮里。

洛萨扑了空，显然术士的动作比他更快。他很不爽，但眼前的惨相和空气里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更是让他难以忍受。

来时的七八万大军已经被灭得差不多了，放眼望去还剩不到万人。斯坦

将军看一眼夜空中术士御龙而去的身影，又看看自己一手训练出的部队，整个人也呆住。

Tiny 毕竟是个小孩子，也茫然无措地看着这让人不忍卒睹的场面。

天空里乌云聚起来，山雨说来就来。

在这场石爪山魔兽争霸战中，一等兵 Tiny 因作战勇猛、实力超群而被斯坦将军当场授予少校军衔。连升 10 级的殊荣在亡灵军中是极为少见的，除了当年莱崔迪、幽鬼等天才级人物。

“帝国的明天，少年。”斯坦将军眼中紫火闪动，将巨剑搭在 Tiny 的肩上，在这鲜血横流的战场上加封。

存活下来的人们集合列队站在一起，在秋雨中看着这简陋的加封仪式，雨水将战场冲刷，血水混合着雨水蜿蜒着流下去。

有侦察兵策马疾驰而来，站在外围的洛萨被溅了满身的泥浆。侦察兵面色略带惊慌，从马上滚落下来，跑到斯坦将军耳边耳语几句。斯坦的战盔遮住了脸，看不到表情，但眼中的紫火却扑朔着闪烁不停。

“全军备战，往山脉以北进发。”斯坦迅速下令，巨剑指向北方。

“怎么回事？”洛萨低声问神灵。

“看情形像是有敌情。”神灵回答。

“咱们走吧，我想去找那个术士，老哈，这并不是无聊的玩笑，她既然能找到狮身人，那她一定有办法找到别的艾星遗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洛萨一脸认真。

“你打算按一部野史来行动？”神灵问。

“那不是野史，《艾星战记》里的记载真的存在过。”洛萨情绪激动。

“要找那术士，也要从斯坦这儿获取情报，咱们先跟一段时间。”神灵建议跟住斯坦。

洛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点头，同意神灵继续跟住这支亡灵残军。

大军往山脉以北进发。

后方隐隐传起马蹄声，天空中有蝙蝠骑士划过。



CHAPTER 14

Tiny 的日记

我从圣山脚下的巨石中醒来,那天阳光正好,我在巨石上躺了三天三夜,思考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上。

脑海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给我讲述一个悲壮的故事,故事是一场战斗,一场以寡敌众但是势均力敌的战斗,故事的最后主人公陨落,于是有了我。

我问我是谁,那声音没有回答。

我看到天空中有飞鸟飞过,我问他我能不能飞,他没有回答。

我看到夜空中有星星闪亮,我问他我是不是天上的一颗星,他说你不是。那既然不是,我为何从石头中醒来。

我离开那块巨石,一个人走在森林里,那声音不再说话,似是又陷入了沉睡。

我感觉到饿,便与山中的猴子抢果子,它们抢了果子爬到树上,我便去把那树推倒。我们在争抢中成了朋友,我帮它们打退蛇虫虎豹,它们把果子分给我吃。

我终日这样厮混,以为这就是我到这个世上的意义,直到那天那声音再次响起。

他像是沉睡了万年,他的声音里满是疲惫。

我在他的指引下沿着圣山的台阶一步步上山,弥漫山路的浓雾都给我让路,山路两旁的树木摇摆,像是在给我跪拜。

上山的路很长,我走得很慢,日落月升都漫长起来。当我走到山顶时,正值西方晚霞漫天,我转头向西看过去,在钟鼓声中听到呓语呢喃的梵音。

我坐在山顶的巨石上,听脑海里的声音给我讲述,祭祀、神殿、征战、弓箭。你不觉得这西天的晚霞很美吗?我打断他的话。

他沉默,我能感受到他的伤心,虽然只是淡淡的,但我仍能感受到,就像感受我自己一样。

我可以教给你一切,魔法武技,时空法则,我都可以教给你,但你要明白

你是怎样的存在。他又开口了，声音虚弱，但是语气不容置疑，不容反抗。

我不懂，也不想要他能给的一切，因为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西天的晚霞很美，我为什么不能坐在这里一直看下去？

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当你看见你的灵魂里有另一个影子的时候。那声音留下这句话便再次陷入沉睡。

我在圣山顶上坐了好久，直到山风中的花粉吹迷了我的眼。

我开始下山，浓雾弥漫似是在挽留，树木婆婆似是在哭泣。

我说我会再回来，如果有一天，我找到了我自己。

在圣山脚下的小镇边，我停留了两年。当我走在树林里，所有的生命都跪下俯首称臣时，我想我该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看到亡灵帝国在征兵，我上去报名。大块头对我不友好，但我却不像外表看起来那样好惹。

在看热闹的人中，有两个人是与其他人不同的。他们低声交谈，窃窃私语，身体中都蕴含着爆炸的力量，但我能看出，有个人正被一股平和的力量侵蚀，那力量最温和却又最霸道。

我和他们成了战友，一起在军营里训练。我感受着周围鲜活的生命，渐渐明白，这天地似乎不是为我一人而存在的。

在这群人中，有人和我一样茫然，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有人目标坚定，一直在为自己想要的而努力。

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在随后的战斗中化作了一摊血肉。生命从此消散，再也没有欢笑和悲伤，甚至再也不能看一眼西天的晚霞。

那个紫色头发的术士很漂亮，我能感受到她身上的邪恶气息，这种看起来很漂亮实则很邪恶的生物，他们称之为女人。

稍作休整后，我们发现了新的敌情，于是大军继续往北行。

CHAPTER 15

返回创联

斯坦向 Tiny 交代两句，指挥大军继续跟着 Tiny 前行。他自己则站在路边，巨剑拄在地上，雨水打湿他战盔上的红缨，顺着铠甲流淌下来。雨越下越大。

一直到整支大军都从他身边经过，他依然站在原地没有动。

再到片刻之后，后方马蹄声越来越近，他才慢慢动起来，拖着巨剑横站在山路中央。

神灵和洛萨回过头去时，斯坦已经和追兵交上火了。雨太大，看不清追兵的模样，依稀见得鲜红的血液溅起老高。

“天灾也有了不起的英雄。”洛萨看着斯坦的身影感叹。

“不然也不能建立那么庞大的帝国。”神灵附和。

在泥泞的山路中，不时有山体滑坡，这支不满万人的大军行进更加困难，伤兵大多已被抛在了后面，活着的人继续前行。

雨下了两天两夜，大军疾行了两天两夜，到雨停的时候，整支队伍终于走出大山，来到了平原。

“现在呢？我提议，如果斯坦能赶上来，那咱们就在暗夜里捉住他逼问术士的下落，或是打听崔西斯的踪迹。如果他没有跟上来，那咱们就干掉这支残军再想别的办法。”洛萨说。

神灵点头，两人开始等待天黑。

入夜了，斯坦还没有出现，神灵和洛萨准备动手。神灵化出战矛，洛萨抄起战刀，两人摸到大营的中央，准备找点火油之类的东西放火烧营。虽然这些士兵也算是他们的半个战友，但归根结底来说，都是他们的敌人，所谓非我族类，什么手段都不为过。

神灵觉得有人在拍他的肩膀，他以为是洛萨，没有在意：“有事说事，别拍了。”

“嗯，那我说了，想要人的话就按这上面的做。”陌生而冰凉的声音从神灵

背后响起，神灵回头，洛萨的反应更快，一刀已经向那声音的来源地劈过去。

“砰”，平地上升起一阵比黑夜更黑的烟雾，一只白色圆筒掉在地上。

神灵捡起圆筒，洛萨开启防御姿态在外围警戒。圆筒可以打开，里面有羊皮卷，神灵抠出来，打开看，卷上的内容让他颤抖起来。

“蝴蝶、辉耀、金箍棒、弩炮。妙手雕成，不胜心向往之。君素达雅，若有一物，区区必以美人易之。”

洛萨凑过来，探着头看了半天，问神灵是什么意思，神灵却颤抖到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两人说话的工夫，大营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神灵把羊皮卷藏起来，举目看过去，月光下，满身是血的斯坦一步一步走过来。大营内士兵们渐渐都醒来，看到他们浴血的将军，悲壮的气氛开始在空气里弥漫开。

“将军。”有士官长跑上前去，跪下行帝国最高军礼。紧接着，大营内的士兵都单膝跪地行礼，场面上站立的只有四人。斯坦，Tiny，神灵，洛萨。

“都回去睡觉。”斯坦缓缓地挥手，动作缓慢，像是中了人族法师的迟缓术。大军安静而听话地退下去，各回帐篷。

“斯坦将军。”洛萨叫住打算回帅帐疗伤的斯坦，“将军，实不相瞒，我兄弟二人在帝国情报科供职，此次奉幽暗城之命混入埃里路亚作战中心实为调查术士达蒙·一念叛国一事，请将军配合一下。”洛萨从腰间掏出一物事，在斯坦眼前一晃，便又放回腰间。

斯坦听到术士达蒙·一念叛国一词，腰杆一颤。不等他做出什么反应，洛萨上前拉住他的胳膊：“将军不要声张，咱们帅帐里谈吧。”

于是，斯坦将军稀里糊涂地被洛萨搀进了帅帐里，洛萨回头冲神灵使个眼色，神灵恍然，点头跟上。

“术士达蒙·一念从冰封3年起，开始接手帝国秘密军务，但屡次利用职务之便，偷偷打探《艾星战记》古迹下落，这点，斯坦将军不会不知道吧？”洛萨目光灼灼，气势逼人。

斯坦浑身是血，身上肉眼可见布满了密密的深可见骨的刀剑伤，全覆式战甲已经七零八碎：“这……两位，请听我解释。”

“《艾星战记》的古迹事关整个艾星的命运，帝国已派大量人手介入此事，但术士一念屡次擅自行动，以公谋私，将调查成果据为己有，上头对此很不满。”洛萨语气严肃。



“不，我……”斯坦语气急促，身上的伤口仍在汩汩地冒血，却无暇清理。

“斯坦将军，您一生为帝国效力，忠心耿耿，帝国不会忘记。只是在此事上，将军行动有欠考虑，但现在回头仍是不晚，就看将军的配合态度。”神灵有样学样，以同样严肃的语气和斯坦说。

“绝对配合，二位请问。”斯坦慌了。

“达蒙·一念的下次行动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参与人物都有谁？”洛萨问。

“下个月15号，在残山。具体人物不清楚，要等她进一步通知。”斯坦如实回答。

洛萨掏出小本子记下，斯坦看到洛萨的认真模样，汗水从残破的面具下流下来。

“她对《艾星战记》古迹已掌握了多少，是否有更深更全面的计划？”

“没有，不，这我不知道。”

“你和达蒙·一念是什么关系？”洛萨认真地问。

“我……”斯坦未被面具遮住的半边脸泛起微红。

“您的配合态度表明您似乎不期待与帝国情报科合作，那对不起打扰了，我们走，老哈。”洛萨起身。

“啊，不是，您误会了……哎，什么哈？”斯坦愣住，觉得有地方不对劲。

两人没有搭话，快步起身，从帅帐里出去，转眼便消失在黑夜中。

忠诚的帝国将军斯坦愣愣地站在帅帐里，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脑袋里既是担惊受怕，又是狐疑不定。

“哈哈，哈哈，哈哈。”洛萨在黑夜的平原上浪笑三声。

“这样也行，亡灵国果然是一群只懂武力的家伙。”神灵摇头。

“对了，老哈，那羊皮卷上讲的什么？”洛萨想起这茬。

神灵顿时黯然：“我也没看懂，从字面上来看，如果我没猜错，崔西斯该是落在了对方手里，想要人就要拿蝴蝶、辉耀、金箍棒、弩炮四柄剑的任意一柄换。”

神灵说起崔西斯的名字，声音稍稍激动。

“剑换美人？什么人这么嚣张，这四柄剑可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而且都是传说中的圣器，没有人真的持有吧。”洛萨眉毛皱在一起。

神灵深吸一口气：“有的。”

“谁？”

“得返回创联，这一次要靠他帮忙了。”神灵拍拍洛萨的肩膀，“咱们找到艾瑞斯前辈，拿到辉耀，然后去救崔西斯，救出之后在下个月 15 号之前到达残山。”

说到救出崔西斯，神灵整个人都焕发出光彩，这一次好歹有了人的下落，不再那样茫然。

“残山的事不急，那些都是我骗斯坦的，《艾星战记》的古迹，我虽然也很想得到，但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存在。”洛萨说。

“现在从狮身人的出现和斯坦的反应来看，古迹应该是存在的，或许这一次真是揭开艾星大秘密的时刻，加油吧。”神灵摇晃着洛萨的肩膀，整个人显得很兴奋。

“看来一切都不是那么坏啊，你有了崔西斯的消息，我有了《艾星战记》的消息，唯一的问题就剩下我人刀合一的事了。”洛萨垂头丧气。

“嗯，你不要想着心神合一、人刀合一的事。”神灵叮嘱。

“嗯，我不想。”话音未落，洛萨砰然一声化为龙渊刀。

神灵长叹一口气，捡起刀，向着冰血前线，奔跑在夜风中。



CHAPTER 16

四年之前

隐刺睁开眼睛，是四年前的银月城，满街兵荒马乱。银月广场上，精灵古树周围飘荡着漫天的小精灵。

悲伤的精灵挽歌也在城中弥漫。

阿sa努力使自己的呼吸平静，因为他知道再过几天，这美丽的城市将化为焦土，银月大军的反攻会失败，天灾女王会下令屠城。

拦下街边的路人问了时间，阿sa算了算，正好是反攻那天下午，离18点战斗打响还有两个小时，那四年前的自己，此时在做什么呢？

那是无比诡异的感觉，因为这个世界此时正有两个自己同时存在。另一个自己大约正在城外做刺探任务吧。

沿着银月大道一直往西走，过了银月广场，大队精灵士兵从自己身边经过，斗志昂扬高唱战歌，仿佛在等待他们的总攻会是一场将天灾击溃的大胜。

不知不觉间，拐过街角，漫步到当年剑圣下榻的小屋。仿佛冥冥中自有指引，阿sa抬起头，看到了从另一个街角拐过来的崔西斯和神灵。

四年后的自己看到四年前你喜欢的人和她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漫漫四年，阿sa变得成熟许多，经过连年征战和神族科技改造，隐刺整个人的气质和四年前完全不同，骨子里透着冰冷的金属气息，沧桑、强悍，岁月的沉淀。

高高的衣领竖起来，挡住半边脸，就那样冷静地站在街角看着对面两人。崔西斯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也抬头看过来，迎上阿sa复杂的目光，故作平静的目光。

神灵眼中也露出狐疑的神色，这是……隐刺？怎么会有如此冰冷沧桑的气质？整个人沉静如水，只安静地出现在那里，便散发着强大的气势，估测自己连他半招都挡不住。

难道是大战前，隐刺突破了？神灵各种惊疑不定和欣喜。这样一来，盟军英雄的力量又大大增强了。

四年后的钛合金超级战士回到从前，那实力应该不会亚于剑圣，隐刺自

己也有把握，可以和此时的剑圣一战。

“嗨，阿 sa，你怎么在这？”崔西斯和隐刺打招呼。

“嘿，宴会没去参加？”神灵过来拍隐刺的肩膀，手触到他的肩膀，觉出有几分异样，冰冷到不像是生命体。

“我……咳，随便走走。”阿 sa 开口，声音里也带着淡淡的金属气息。

神灵和崔西斯两人愣住。

隐刺看着崔西斯，情绪渐渐激动，四年前的你，和四年后的你模样上没有不同，但更加清纯和美好。

该怎样呢？能怎样呢？

崔西斯也感受到隐刺灼灼的目光：“阿 sa？”

“哦……没事，唔，你们……”隐刺如鲠在喉。按时间推算，这时是盟军最后的宴会时间，那此时两人跑出来，来到这小院子前，是要做什么呢？

所谓约会大抵就是如此吧。

“我们……我们……出来走走，里面太吵。”崔西斯和隐刺解释说。

神灵觉察到隐刺的目光已有几分不悦，但他知道隐刺喜欢崔西斯，也没说什么，拉着崔西斯要走。

崔西斯给阿 sa 一个抱歉的目光，便又神色欢快地挽着神灵的胳膊轻声和神灵说笑一句，两人进了院子。

隐刺依然就那样站着，看着两人的背影，听着崔西斯的欢笑声远去。

想离开这里，但腿有千斤重，迈不开，走不了。抬起头看天，陆续有晶莹的小精灵飘进银月城的天空，那是战死的精灵战士亡魂。

在来之前阿纳告诉自己说，要做些什么，或许以后会有所改变。可是自己能做什么呢？

崔西斯那么开心，和神灵在一起，那么快乐，如果和自己呢？她还会那样吗？爱情是不是真的伟大到只要看着她开心快乐就好？

隐刺慢慢往前走，走到小院前，推开门，走进去。过了院井，又推开屋子的门，看到屋子里抱在一起的两人。

抱在一起的两人还在笑着，听到动静，齐齐扭头过来，看着门口的隐刺。

两人没有慌，崔西斯更是把头靠在神灵的胸膛上，侧着头看着隐刺，眼中是幸福的微笑。

气氛微妙，神灵微有不悦，隐刺的过分平静和奇异的举动让他很不舒服。



“盟军依然挡不住天灾，幽鬼的辉耀太厉害，大批银月战士会在第一波鬼影重重中丧生。夜影所依仗的奇美拉也不是天灾冰龙的对手。最重要的是，指挥官陈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隐刺说这些的时候目光没有离开崔西斯。

神灵把崔西斯推开，挡在身后，迎着隐刺走过去。

隐刺继续朝屋子里走，走到屋子中间的桌边，伸手拿出一个红红的苹果放在上面。

未等神灵开口，隐刺整个人已消失在空气中。

或许历史无法改变，但既然回到四年前，就要试一试。隐刺奔跑在银月城中，脑袋里挥之不去的是崔西斯靠在神灵怀里那幸福的表情。

他的速度超级快，他奔跑的时候仿佛世界都停滞了。他穿越街道，城墙，军营，往天灾大营奔去。

弯刀在手，整个人如一发炮弹射进银月城外天灾北军的连绵军营中。

不消片刻，精通刺探侦察的他便感受到了幽鬼的气息，身负辉耀的幽鬼是这场大战中的最大杀器，是数十万盟军战士的噩梦。

他要毁掉幽鬼，或是毁掉辉耀剑。四年后的自己有信心做到这些。

幽鬼的大帐中，隐刺冲进来，弯刀挥舞起，淡淡的影子轻轻的风，要人命的风。

幽鬼感受到空气波动时，金属般冰冷的气息已将她完全笼罩，辉耀锵然出手，迎上那阵微风。

辉耀上的星辰之力荡漾开，在军帐里撒下一片繁星点点。

“叮——”两剑相碰，隐刺显形，幽鬼气血翻腾，后退一步，刚稳住身形，那阵微风又至。

幽鬼认得隐刺，她只是怎么也不理解自己会被他震退。

第二次刀剑相交，隐刺爆发出所有战力，幽鬼直接从大帐中摔飞出去，辉耀再次抛撒下万千星光，在落日余光下显得格外好看。

四年前幽鬼大杀四方，辉耀几乎将自己形神俱灭，四年后再次降临这个世界，隐刺战意升腾，准备以牙还牙大杀四方。

军帐四散炸开，幽鬼倒飞出去，跌落在人群中。虽然面部被重重盔甲遮盖看不到表情，但她周围盘旋的气流和极速下降的气温表明她的情绪极度不稳。

隐刺拎着刀从军帐废墟里走出来，落日黄昏的余晖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阿卡莎挑起帅帐的门帘探出身子来，看到军阵中的隐刺。

她当然认得这刺客阿sa，也知道他很强，只是她也想不透，几日不见，这刺客竟然强到敢冲进天灾北军大营里杀人。

阿卡莎看着被击飞出去的幽鬼从地上爬起来，身子发抖，她知道那是幽鬼暴怒前的征兆。天灾幽鬼手上的辉耀已爆发出夺目的光华，强劲的气流四散开来，把军旗吹得上下翻飞。

茉崔迪也从另外的帐篷里出来，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回忆起几个月前暴风城流血夜里自己一招将隐刺击飞的情景。

隐刺环顾四周，开始后悔，天灾北军中高手众多，他意气之下冲了进来，现在被几十道强大的气机锁定，已是进退不能。

“都别管！”幽鬼一声尖叫，挥舞起手中剑，辉耀带起万千繁星点点泼向隐刺。

隐刺脚下发力，整个人弹出去，带着呼啸声撞向幽鬼。以两人相撞的那一点为中心，一圈黑色的能量波荡漾开，开始极慢，后来极快。

周围的士兵被抛飞出去，茉崔迪第一时间挡在女王面前，女王长发飞扬。

场中，辉耀大发神威，剑身龙吟不止，汹涌的星辰之力将隐刺淹没。隐刺撒下烟雾硬拼辉耀剑，半秒钟的僵持后，只听轰隆巨响，幽鬼再次倒飞回来。

隐刺从烟雾中现身，嘴角带着淡淡血迹。

几十万大军的军营中一片安静。幽鬼是天灾的不败神话，这神话今日两度被近卫大刺客击飞，军心动摇。

阿卡莎一声冷哼，茉崔迪以比光更快的速度出手，金箍棒朴实无华，却汇集着天地间最强的杀气。

烟雾中的隐刺还未从与幽鬼的对抗中平复过来，茉崔迪已杀到身前，隐刺仓皇举刀招架。

没有气流也没有空气爆炸声，茉崔迪的刀穿透隐刺的防御扎进他的身体中，没有想象中的鲜血迸流，更像是刺进一块比钢板更硬十倍的金属板中，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响起。

茉崔迪愣住，更让她惊异的是，挂在刀尖上的隐刺身子慢慢变淡，竟凭空消失了！

这是联盟历659年7月2日，天灾北军大营中静悄悄的，几十万双眼睛看着这诡异的一幕。那种消失不是隐身，而是彻彻底底的气息全无。



在两度击退幽鬼，硬接茉崔迪一刀后，来自联盟的隐刺就这样消失了，好像根本没有来过。

隐刺带着刀伤出现在空气里，阿纳扔掉红酒杯，上前扶住他。

“干吗？让你回去追女人你怎么弄了一身伤？”阿纳从包包里翻出最好的药膏。

隐刺抿着嘴不说话。

“和神灵打起来了？也不可能啊，他怎么能打赢四年后的你？”阿纳又问。

隐刺还是不说话，愣愣地坐在地上。

“我曾遇到一位白衣人，他和我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结局他告诉我一句话，多情自古空余恨。我一直不懂这句话，直到我遇到你。”阿纳从地上起身，背负着手看天上的月亮。

“感情是很可笑的事，它阻止你变强，我从不想要那些虚妄。”阿纳继续说。

两个人在月光林地上聊天，阿纳絮絮叨叨地开导隐刺。隐刺从回来就没有开口，到最后，他指了指桌上的酒杯。

阿纳会意，转身进屋子拿了杯子，两人开始喝酒。

隐刺觉得，眼前这个古怪的家伙其实还不错，歪理一堆，却也能自圆其说。

CHAPTER 17 逃离虚空门

戴青色面具的男子推开崔西斯房间的门，他的面具看起来滑稽可笑，他的衣着也很普通，暗青的粗布衣服，看起来像上山收柴火的农夫。

他走到崔西斯的床边，手隔空挥一挥，然后碰了碰熟睡中的崔西斯。

崔西斯醒来，看到朦胧的月光下，戴古怪面具的男子。

崔西斯摸到手边的长弓，从床上弹起，身子还在空中就已拉开长弓，寒冰箭对准面具人。

“我连夜赶回来，不是当靶子的。我只是突然想到一些话想和你说，我是个很神经质的人。”面具人声音空灵，略带苍老。

崔西斯环顾整个房间，不见隐刺。

“人呢？”她问。

“应该是被我朋友请去喝酒了。动刀动枪不好，你先把手里的东西放下。”面具人看起来很朴实的样子。

“半夜三更，鬼鬼祟祟戴着面具摸到我床边，我似乎不该对你放松警惕。”

“我在五年前，遇到一位少年，他莽莽撞撞一个人在路上和强盗、怪物搏杀。他满身是血，但不屈不挠，他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兵器。”

面具人负手走到窗户边，抬头看明月。虽然面具可笑，衣服也不名贵，但举手投足已尽显宗师气质。

“他很勇敢，他天生是战士，我给他一片时光森林。我很珍惜我的林子，从不将它轻易给人，但我却给他用了四年。一来他的部落曾对我有恩，二来我算是被他打动了。

“他用心修炼，吃了好多苦。他变得很强，是那种很嗜血的战士。这样的战士若一心继续修炼下去会越来越强，直到登上大陆巅峰。

“可是，他刚入世便遇到一个女人，一个他碰都不能碰的女人。他那颗最强战士的心开始有了弱点。后来，他又遇到一个女人，他开始崩溃，弱点无限放大。不再是从前的他。再到后来，他又遇到一个女人，他已经彻底失去

了做最强战士的资格。

“他没有一颗坚忍的心,或许他曾经有过,但他现在迷失了,我不回了。他不思进取,朝三暮四,你说这样的人值不值得托付一生?”

“当然不止这些,我改变计划跑回来,不是为了只说这些。你先别急着回答,你听我说。”

“我是虚空假面,曾经在第一次亡灵战争的时候,我们齐心协力一路打到幽暗城下,那是整个联盟的骄傲。你该听说过我,不止是我,暴风五人组你都该听说过。一战之后我们集体离开了联盟,世人都不知道,以为我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原因。而实际上,我们离开的原因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一个人。”

“联盟内部称他为道圣,他在一战中功不可没。老元帅和联盟议会非常倚重他,可我们几个感受到了他的危险气息。他来自异时空,他们纷纷前来。”

“我们五人决定分散开来,寻找他们降临艾星的秘密,为此有人还去了他们的时空。随着慢慢调查,我得知要解开秘密需要先集齐当世四柄名剑,这是我把你和阿sa请来这里的原因。”

“这四年,除了道家,异时空另一个强大的组织琴家也开始降临。艾星已经危在旦夕,可天灾和联盟仍在征战不止。”

“你等等,我只是不明白,这些话你不和两方面的高层说,在三更半夜和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谈,有什么用?”崔西斯皱着眉头,打断面具人的话。

“他在冰封3年冬天的明苏达遇到了道家的大人物,习得了不属于艾星的武技。时至今日,他的道化日渐明显,长此以往,他背叛的是整个艾星,他会成为整个艾星的敌人。”虚空回过头,看着崔西斯。

“小哈不会的。”崔西斯语气坚定。

“剑圣、金、哈斯卡他们被道化而不自知,联盟在他们的掌控中实在危险,必要的时候我会帮助天灾击溃联盟。”

“藏头露尾,我不信你。放我和阿sa走,或是接我的箭。”崔西斯拉起长弓。

“放你走,你回去劝说哈斯卡迷途知返。”虚空往前踏一步。

长弓满月,寒冰箭呼啸离弦。虚空抬手,箭在他手掌前停住,不能前进分毫。

崔西斯再搭箭,箭又出,虚空不再抵挡,整个人消失在原地,空气里一阵能量波动。

月光透进来,刺穿崔西斯的心脏,虚空的话,她不信,但她也开始思考,特

别是这些年，回头想想，她禁不住问自己：“为什么要和你在一起？”

阿纳拍拍隐刺的肩膀，在其耳边耳语几句，隐刺色变。

片刻后，阿纳也消失了，剩隐刺自己落魄着。

踏着月光，顺着路走回结界中的屋子，推开门，发现崔西斯站在窗前。

“啊。”隐刺忍不住叫出声来，他刚从四年前回来，看到神灵和崔西斯在一个房间里。现在，转眼间，人却和自己在一个房间。

崔西斯没有回头，房间里又是沉默。

“刚才……他们带我出去说了一些事。”隐刺模棱两可。

时间就这样过了一夜，空白的尽头没有对白，告白。两人都没睡，屋子里很静，只有月光没有呼吸。

翌日中午，有人透过结界将饭菜递进来，隐刺和崔西斯同时感受到此次那一点上，结界力量特别脆弱。两人对望一眼，短暂交流后，刀和箭同时出手，力量交汇在一起，齐齐突破向那一点。

送饭菜的小厮嘴里喷着血飞出去，两人破壁而出！

结界外，大把的阳光洒满两人全身。两人按捺着兴奋开始发足狂奔，在茂密的林子里飞驰，不时有追兵追上来。

隐刺心里开始怀疑，是不是虚空故意露出破绽让两人逃跑？

崔西斯也带着同样的疑问和隐刺一路狂奔，但很快，他们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大量高手围追堵截，天罗地网、各种机关陷阱层出不穷，两人步履维艰。

空气里，阿纳也现身，连击发动，对准崔西斯用了致命的招式。隐刺挥刀挺身而出，接下这一招。

力战后的隐刺与阿纳硬拼显然吃了亏，阿纳得势不让人，步步紧逼，招招追命。另一边崔西斯也和虚空门其他高手战作一团。

隐刺彻底推翻了对对方可能故意放两人走的想法，这天下午，两方面陷入死战。

战斗从中午持续到夜间，两人被逼到机关重重的林子里，阿纳停止出手，在外围看阵内的两人背靠背。

两人已经浑身是血，隐刺伤得尤其重，接下了大部分攻击。

隐刺实在是想不通，他瞪着眼睛看着阿纳，似是在问：“真的要杀我们？”



阿纳似乎读懂了他的意思，轻轻挥手道一声“杀了”。

声音不大，但足够阵中两人听清。

阿纳令下，虚空门高手动。月亮被飘过的云彩遮住，云彩下面上演最惨烈的厮杀。

两人爆发出最大战力，追兵渐渐溃散，阿纳不知什么时候已消失不见。到后半夜，隐刺放出最后一次烟雾，两人终于突破重围从虚空门逃了出来。

望着满地精英的尸体，阿纳连连摇头：“不值，很不值。”

“值得，让他道心不稳，他要入道就让他入，是邪是魔是死是活都由他。”

月夜里，两人互相搀扶着一路向东，翻山越岭逃出生天。后方影影绰绰追击声传来，两人慌不择路。

一天的激战，隐刺终于支撑不住，脚下一滑，沿着山坡翻滚下去。崔西斯一把没抓住，眼睁睁看着隐刺栽下去。

“阿sa！”崔西斯急促喊着隐刺的名字，跌跌撞撞地跟着从山坡上跑下去，追着前面翻滚的隐刺。

树枝、尖锐的石块将崔西斯本已破烂的长袍撕得更烂，手掌、胳膊、大腿更是鲜血直流。

弯弓搭箭，长箭出手，寒冰箭冲隐刺射过去，堪堪擦着隐刺的身体穿透他的衣服，将其钉在地上。

也只是稍阻止了片刻，啞啦一声衣服裂开，隐刺继续往下滚，崔西斯继续追。

隐刺一口气滚到山底，已是人事不省。崔西斯的体力也将近耗空，满身是血的她连滚带爬地追下来。

山底，隐刺脸朝下，身体成大字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不远的地方，巨蟒盘在那里吐着血红的信子。

巨蟒周围烟雾缭绕，凶狠的三角眼瞪着趴在地上的隐刺。

“哦……不不，你不会想吃他的，我知道，你会后悔的，他是机器人，肉很少。”崔西斯冲下来的时候正看到巨蟒在打隐刺的主意。

“往这边看，想吃肉，这边的会比较美味一点。”崔西斯吹着口哨，语气柔和，尽量不惹怒巨蟒。

三角眼睛看过来，冰冷到穿透灵魂的眼神，本已没几分力气的崔西斯被

这怪物盯到汗毛都竖起来。

崔西斯想摸出弓，可她的胳膊不自觉地抖起来，甚至拿不住弓，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实在没了力气。

山底下开始冰冷的对峙，巨蟒看看地上的隐刺，又看看崔西斯，崔西斯汗水夹杂鲜血淌了一地。血腥味渐重，巨蟒开始兴奋。

崔西斯屏住呼吸，眼睛紧盯着面前的巨蟒，她的手因脱力而颤抖，如此近的距离长弓也派不上用场，她抽出夜叉与巨蟒对峙。

山底有浓浓的雾气，一丈之外目不能视，巨蟒吞吐着鲜红的信子，冰冷的目光在隐刺和崔西斯之间摇摆不定。

地上隐刺手指微微一动，似是从昏迷中醒过来。巨蟒觉察到他的异样，巨大的身子猛然蹿起数米高，由极静到极动，血盆大口张开，一眨眼便把隐刺吞了进去。

巨蟒吞了隐刺，便扭动着身子一头扎进浓雾中，瞬间消失不见。

一切来得太快，快到崔西斯来不及反应，直到巨蟒往浓雾处退去，她才恍然，奋力拔足欲追，只是早已没了那巨蟒的踪影。

天地间只剩她一个，在浓雾缭绕的山底，她看起来失魂落魄，眼睛往隐刺刚才在的地方望过去，仿佛那里还有人，仿佛那人还会跳起来拍拍身子笑着跟她打声招呼。她似乎仍不能接受这盟军的大刺客最后葬身蟒腹了，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巨蟒吞了，走了。

她不知该往何处去，更不知该做什么，这一刻她脑子里有神灵，也有阿sa。对你那么好的一个人，为了救你只身潜入敌后，经过百般努力，在要逃出来的最后关头，却又这样死去。崔西斯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阿sa？”她轻轻呼唤一声，然后屏气侧耳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像是隐刺隐身了，在她周围和她笑闹，只是这一声阿sa被淹没在山底的浓雾中，久久没有回应。

她抬起头看天，天空一片昏黄。

忘记在那里站了多久，她才捡起遗落在地上的长弓，落魄地走到隐刺摔下来的地方，蹲在地上的草地里翻弄着，似是在找寻一丝隐刺的点滴，可是地上除了杂草什么都没有。她翻得太仔细，太用力，以至于带锯齿的小草叶子将她的手指割破。

翻弄半天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她终于放下所有的坚强，蹲在地上呜呜哭



起来。

她哭得好伤心，这山中谷底只有她一人在哭，树叶、风、浓雾都在看着她哭，没有人来安慰，没有任何点滴的声音来与她相和。

哭得累了，她站起来将长弓、夜叉放好，便沿着巨蟒退去的方向前行。她不知该去哪，只是想离开这儿。边走边咒骂神灵，骂神灵这个浑蛋为什么不在关键时候出现，骂神灵这个浑蛋为什么不能保护自己和他的兄弟。

她本不是如此脆弱懦弱之人，只是经历了这么多生死逃亡，亲眼见到对自己最好的人死在自己面前，甚至连他的尸首，连半点东西都没留下，她怎么也无法不伤心。

那些总被你无视的人，那些你以为理所应当围在你身边的人，当他们真正消失的时候，你才会有所感觉吧。没有人哄你开心了，没有人在你沮丧的时候给你关怀，没有人逗你笑，什么都没有。而最让人无法承受的是，这种消失不是单纯的转身离去，而是永远消失，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天地间再没有他的气息。

CHAPTER 18
伤心小箭

沿着蜿蜒的山底小路一直走下去，走着走着，崔西斯又掉了眼泪。就这样一边抹泪一边走，伤心、难过、怀念、委屈、害怕等情绪交织着，让这位曾经的天灾第一神射露出最普通女孩的一面。

前方终于有了动静，是哗哗的流水声，她往前奔跑几步，终于不再是死寂的世界。

越往前走，流水声越大，像千军在奔腾。她来到这声音的源头，看到了从天而下的瀑布，飞流直下的银练撞进水潭里，溅起万千水花。

崔西斯走到潭边，慢慢褪去衣服，身上的黑色战甲和披风斗篷早已在战斗中破烂不堪。她把身上的物事统统去掉，蹲下用手试了潭水的温度。时值人间五月天，潭水没有想象中那样冰冷，反而带有一股温热，这让崔西斯的心情稍稍转好，面上也露出一抹温柔。轻轻一拧身，整个人在空中划过一道白光，便钻进了这潭水里。

瀑布周围浓雾渐稀，在这5月初的早晨，阳光刺穿浓雾投射下来，把万千水珠氲成七彩虹。

崔西斯在水里清洗着身上的伤口，身子周围的潭水被染红。整个人泡在水里，感受着阳光和微风，刚刚转好的心情蓦然又一阵难过，想到隐刺，心口也是一阵针扎似的疼，不争气的眼泪又要掉下来。

没了多泡一会儿的心情，将身子清洁完毕，她便跳上水面。有风调皮地从她身上掠过，她一阵轻轻战栗，皮肤上凸起一片密密的小颗粒。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还在往外渗着血丝，她拿出药膏抹上，伤口深的地方用纱布轻轻包上。这些药膏是怎么也比不上神灵的活血术的，她又想起那年夏天和神灵在奥伯丁海滩的夜话。

就这样在潭水边上收拾了一阵，她才从背包里拿出新的战甲和披风将自己裹起来，穿戴整齐后，又是一个焕然一新的黑暗游侠。

身上的伤口清理完毕，可心情仍然灰暗。举目四周，怪石嶙峋，她抬头看



太阳,辨别方向,便认准南边走下去。

在不知不觉间,崔西斯总会想起隐刺,这四年来点点滴滴,自己似乎从未在意过他,有时甚至都不会感觉到他的存在。从北方荒原客栈的初遇到昨夜虚空门大战,一点一滴每个镜头都慢慢想起,有些镜头已经模糊,她也不急,边走着边慢慢回忆。想到开心的时候便轻轻摇头,叹一声真是傻瓜,比如银月城餐厅那场酸味草莓派的约会。

这山绵延上千里,树林放眼望去没有尽头,过了一个山底还是山底,崔西斯已经饿到筋疲力尽。树上有鲜红的果子,她抬起头看着那一团团火红,弯弓搭箭一箭射上去,果子掉下来,她伸手接住。只是那果子太红了,娇艳欲滴的模样让她不敢轻易食用。

就这样揣着果子继续上路,吃又不敢,扔掉又可惜,曾经名动一方的天灾神射为这果子犯了难,直到她发现一只野兔,才在心里暗念几声精灵族的祈祷语,便又弯弓,将那野兔钉在那里。

作为自然之灵,虽然是黑暗精灵出身,但崔西斯往常也不会这样做,只是被逼无奈,她实在太饿了。

拎着野兔拐出这片小林子,找了干净的巨石,用刚才盛装的潭水把野兔扒皮洗干净,便开始架起火堆烘烤。

往事又一幕幕浮现,联盟历 659 年,神灵、崔西斯、赏金等六人在流金镇外烤火过夜,恰巧遇到天灾西路军攻城,一时间,那战火纷飞的夜又出现在眼前,那时隐刺还活着。当年作战的时候,她总能安心在后方火力输出,大概隐刺把刀剑都接下来了。哦,不对,还有神灵,哦,还有赏金、全能、小牛也都在全力保护自己。

崔西斯没有意识到,自己渐渐地不自觉地把所有的好都归到隐刺的头上了。

吃了一小半烤野兔,把另一半装起来。崔西斯再也支撑不住,躺在巨石上睡了过去。梦里依稀见到隐刺面红耳赤地和自己搭讪:“嗨……你好……我……我叫阿 sa……”

又梦见神灵捧着大束的鲜花推门进来说:“新年快乐,祝我的崔西斯越来越漂亮。”梦里有战火,有硝烟,有自己爱的人,也有爱自己的人,还有一杯叫“淡相思”的酒,喝起来甜甜的,清爽可口。

这一觉便是一天一夜,再醒来又是一个黄昏。崔西斯看看西边的斜阳又

看看天边的云彩,举目四周,满眼是巨石和树林。

她开始检查自己的装备,除了进攻用的普通长弓,一柄夜叉,还有一双动力鞋和隐刺送她的闪避护符。在艾星,六格包包是每个英雄都有的,英雄们把自己平日能用到的武器装备、日常所需都放到包包里。崔西斯不像 Lina 那样有满包满包的零食,她的多余空格里放着满满的箭矢弹药。她开始检查弹药,发现所剩无几。

她折返回林子里,挑选坚硬的树木枝干削成箭矢,为了测试硬度,她用夜叉在树干上刻下一支小箭,有深有浅。

入了夜,月光透进林子洒下来,崔西斯站在树旁,整个人都沐浴在月光下,她又感受到了那股宁静淡然,刚刻下的那支小箭也散发出晶莹的光,就像在虚空门里的结界中那样,那熟悉而温暖的感觉。和着冷清的月光,崔西斯整个人都散发出莹莹的玉般光彩。

按照艾星的力量成长规则,崔西斯体内的敏捷值算上动力鞋和夜叉等装备以及恐怖的射手天赋,已达到 135 点。在艾星现在的能量体系下,一个拥有 135 点敏捷的远程弓箭手的杀伤力无疑是非常恐怖的。而更令崔西斯欣喜若狂的是自从那晚开始,她发现每次在沐浴月光时刻下小箭,体内的敏捷属性都会增长一点。这种能被明显感受到的实力增强的快感冲淡了崔西斯那些悲伤的情绪。

精灵族向来对月光是敏感的,就像现任的精灵族长露娜,几个主要技能都需要借助月光才能发动。对于黑暗精灵出身的崔西斯来说,她无法说清楚自己怎么会突然获得这种可以让整个艾星英雄都羡慕不已的实力增长方式,只是觉得弥漫在空气里的能量粒子越来越不稳定。

山很大,山路没几条,仿佛山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失足进来的人出不去。崔西斯在潭水旁边的巨石上休息了七天,恢复了体力精力。这七天让她想了好多,想这四五年的种种经历。自联盟历 659 年自己离开巫妖王开始,这短短的几年奔跑在广袤的艾星大陆上,遇到的生离死别比自己之前的百年都多。

七天后,崔西斯带着满满的箭矢弹药离开了潭水边,往群山深处走去。

她是整个黑暗精灵族独一无二的游侠,她的射手天赋让整个艾星英雄垂涎不已。她聪明、坚强,似乎生来就注定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射手。黑暗精灵一族命途多舛,她虽然加入游侠独来独往,可是身为艾星英雄,心里多少总有振兴自己族群的想法。传闻令整个艾星闻风丧胆的希女王加入了天灾后便



再也没在大陆上现身,这也是年轻的射手加入巫妖王帐下的原因。

她沿着山路前行,以野果野味充饥,这样风餐露宿的生活她也不陌生。本来就不是娇嫩的闺中小姐,多少年来打打杀杀惯了,神经都变得坚韧起来。就像隐刺的离去,虽然每次想起来都会心痛不已,但她总能找到办法转移这些思念、悲伤的情绪。

短短的七天时间,月光下崔西斯的脸庞不再是单纯如从前的纯洁美好,美丽则愈加美丽,只是更多了一份坚强。

她从安德麦群岛开始每天都习惯给神灵刻一支伤心小箭,即使在虚空结界里当着隐刺的面也不曾停止过。今次在这月白的夜,在隐刺离开的第七天,崔西斯第一次在树上为隐刺刻下一支箭。

吊在胸前的闪避护符散发出丝丝凉意,崔西斯心静如水。手抚摸着树干上精致的小箭,脑海里闪着隐刺的样子。这是绝美的画面,月夜下,丛林中,美丽的精灵射手任宽大的黑色披风自然垂下,一手拎着长弓,一手轻抚树干,树干上刻有一支箭,那支箭是为了怀念一个人。

风都不忍打扰她,她扶着树干不知站了多久,直到觉察到左后方有异动,才慢慢转过身来看向后面。

左后方一只火红的飞鸟和一头巨大的幽冥狼对峙。那飞鸟身上冒着层层火焰,模样古怪,她不认得。可这凶狠的幽冥狼她知道,这种王者级的魔兽在艾星不算稀有,但每一只都有惊人的战斗力。眼下的情况可能是那飞鸟被一路追到此处,翅膀受了伤飞不起来。而那幽冥狼显然也经过一番缠斗而伤痕累累,但似乎占了上风。

崔西斯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轻举妄动,她只是安静地看着两只魔兽。幽冥狼身上黑雾涌动,眨眼间,那狼抬起前爪直立起来幻化成人形。那人浑身被黑气笼罩,冰冷的能量气场瞬间扩散开来,将崔西斯的黑袍吹起,在夜色里舞动。

那火红飞鸟一阵叽叽尖叫,模样甚是可怜。

狼人转头看向崔西斯:“残山领地内,幽冥狼人办事,外人最好不要插手。”

崔西斯没有搭话,慢慢地抽出一支箭搭在弓上,弓依然下垂着,箭头没有指向任何人。

狼人有点得意,毕竟残山幽冥狼人以凶狠毒辣记仇而著称,自己这一报门户,那标致的小美人弓箭手显然怕了。

崔西斯心情本来就on不好,积郁在心里的负面情绪得不到发泄。她本不该管也不想管这些弱肉强食的事,只是她心情真的很不好,强者就是有这个特权,心情不好了可以随便杀人。

“它……这畜生不是什么好鸟……你可别好坏不分……”幽冥狼人有点慌,因为本能地,他突然感受到从崔西斯身上散发出的强大而不可抵挡的气势,强击光环配合着150点敏捷散出的大杀气,自然不是他一个幽冥狼人能够抵挡的。

“这个,这个鸟是什么鸟?”崔西斯好奇这火红小鸟的来历,从模样大小上来看,似乎还是一只雏鸟。她发出这样一问,想想又觉得不妥。

“它该是火神伊卡洛斯门下,偷偷潜入残山禁地定是为盗取我们幽冥狼族圣物而来。这小贼狡猾多端,我们族中高手尽出四处寻它,终于让我在这里碰到它。”

“这里是残山?你认得出山的路?”崔西斯眼睛一亮。

“当然认得,艾星东北方第一圣山残山,没有当地部落的向导带路,死都转不出去。”

地上那小火鸟冲着崔西斯叽叽乱叫,扑棱着翅膀。崔西斯侧着头看它,它一副着急的模样甚是可爱,似乎是在说我也认识路,也可以带你出去。

崔西斯嘴角扬起微笑,幽冥狼人面色大惊。

“它们的特点是容易被吸收,它们火鸟一族火元素能量充沛,而且不易和吸收者本身的力量发生冲突,就算你是冰属性也可以吸收了它而功力大增。”幽冥狼人道出了秘密。

小火鸟蹦起来,拖着受伤的翅膀往丛林深处钻去,它身上火焰渐渐熄灭,但仍把地上烧出了灰痕。幽冥狼人一声冷哼,纵身扑过去。

崔西斯随手抬弓,拉弦,箭出,一声呼啸,一声惨叫。

狼人的身子还在空中,就已中箭,砰然一阵黑烟,被直接打到形神俱灭,尸体都没留下。

小火鸟一个踉跄滚到地上,回头看一眼这骇人的气势,丝毫不敢在这看起来很漂亮的弓手身边停留。只是那火鸟扭头看向崔西斯时整个身上的羽毛都竖了起来,崔西斯冰冷的箭矢已经瞄准了它。

被崔西斯的箭盯住谁都不会好受,更不用说一只受伤的小火鸟了。小火鸟的模样虽然可爱,但其攻击性、侵略性也相当恐怖,这点崔西斯当然知道。



火鸟呆在那里不敢再动，崔西斯把弓垂下，随手一挥，做了一个请的姿势。火鸟会意，也跟着扑棱两下翅膀转身往丛林更深处钻去。

崔西斯皱起眉头：“你确定你认识路？”语气不善。

小火鸟蹦起来，又是一阵叽叽乱叫，似是在辩解什么。

“你真够笨的，都长这么大了还没修会大陆通用语？”崔西斯问。

小火鸟忽然变得垂头丧气起来，两只翅膀耷拉在地上，地面的植被被烧出淡淡痕迹，一深一浅，深的那面还在往外冒着鲜红似岩浆样的液体，看起来伤得不轻。

崔西斯动了恻隐之心，快赶两步走到火鸟身边。火鸟发觉背后有人靠近，急速扑棱翅膀想飞起来，无奈伤势太重，又将自己绊倒，在地上狼狈地翻滚起来。

“把火焰都熄了，我给你看看伤口。”崔西斯想给火鸟疗伤，她不怕这小火鸟会在翅膀复原后独自飞走，没有生物能在离崔西斯这么近的地方安然逃走。这一点，小火鸟也应该清楚。

火鸟回头看着崔西斯，眼睛里半是凶狠半是惧怕，期间还夹杂着求饶等复杂情绪，叽叽尖叫的嘴巴张开，似乎随时可以发出一枚威力不小的火焰弹。听到崔西斯要给它疗伤的话后，它才安静下来，覆满全身的火焰都熄了，露出火红色的羽毛，羽毛上勾勒的火焰图腾甚是好看来。

女孩天生对可爱的物事没什么抵抗力，见小火鸟熄火之后如此可爱，崔西斯怜爱之心泛滥，掀起小火鸟过来摸头捏肚子一阵蹂躏。

火鸟叽叽抗议挣扎，崔西斯笑眯眯充耳不闻，小女儿形态尽显，乐此不疲地逗着这小火鸟。给它清理了伤口，用一个寒冰能量将火鸟的伤口封住，涂上药膏，绑上绷带。

“今天阳光好，心情好，对你就好一点，你不用在下面走路了，到我的肩膀上来。但你要好好指路，若有半点差池，立刻炖了吃掉。”崔西斯用温柔的语气说，只是“炖了吃掉”这话透着丝丝寒意，小火鸟在崔西斯肩上又是一个踉跄，差点跌落下来。

“你该庆幸遇到的是我，我呢，天生善良，喜欢帮助小动物。换作其他人啊，比如 Lina，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你吞掉，因为她是火法师嘛，你火元素这么强，她是不会放过你的，再说啦，她也不是我这种善人。”

崔西斯积郁了好多天，终于找到了聊天对象，揪住火鸟一阵唠叨。说到

Lina,说到神灵,说到赏金、全能、小牛,说到盟军的每一位英雄,唯独没有提及隐刺阿sa,仿佛这个人不存在般,仿佛她从没认识过这样一个人。和隐刺有关的字眼都成了禁咒,在崔西斯面前,任何人都不许再提及。

“人家说你偷东西,你还真不是一只好鸟,你偷了人家什么,那些鬼鬼祟祟的狼人又有什么值得偷的?”崔西斯问。

“叽叽叽叽……”

“酒杯?什么酒杯?你大老远来是为偷幽冥狼族的酒杯?哈哈……”崔西斯听得好笑便笑起来,声音像吟游诗人说唱那般清脆如银铃。这一声娇笑惊起飞鸟,崔西斯随手弯弓搭箭,也不看天空,随手就是冲天一箭。天上飞鸟一声惨叫,随即“扑通”落地声在前面响起。

小火鸟看这架势,又吓得全身羽毛都立起来,乖乖闭上鸟嘴一声不吭。

“没办法的事,要知道咱们两天没吃东西了,我们精灵族本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但野外生存,那些法则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一人一鸟在这广阔的残山中兜圈圈,饿了就吃野味或野果,太鲜艳的野果子就让火鸟先尝,渴了就接雨水,时值5月,山雨渐渐多起来。

“你确定你认识路?”崔西斯若无其事地用夜叉削着木箭矢。

火鸟一边叽叽喳喳乱叫,一边步步后退,眼神楚楚可怜。

“21天了吧,我怎么记得这地方咱们来过,你看你左后方的那棵树。”

笃——崔西斯抬手,一支箭甩过去,钉在火鸟身后的树干上,箭尾摇晃,嗡嗡直响。火鸟变成了呆鸟,呆在原地不敢再动。

“哎,好饿。”崔西斯一声叹息,火鸟踩雷一样蹦起来,扑棱着翅膀指着头顶树上的果子。

“我决定不带你了,没有丝毫利用价值,每天还浪费我额外的口粮。”崔西斯磨刀霍霍。再抬起头时,看到小火鸟已然跪倒在了自己面前。

于是,在火鸟的再三保证和怂恿下,崔西斯决定冒一次险,去幽冥狼部落看看火鸟说起的那强大圣器——酒杯,顺便抓一个真正的当地土著幽冥狼人做向导。

在离开潭水边的第23天傍晚,崔西斯和火鸟误入三次机关陷阱后,才找到幽冥狼部落的所在。

此时已是6月初,在这几周的时间里崔西斯的敏捷持续增长,只要不是阴天,只要有月光的夜,月光下崔西斯刻下一支小箭便会增加一点敏捷。这



一个多月里,除去阴天下雨没有月光的夜,崔西斯每晚都精心修炼,领悟射手天赋,敏捷点已经长到恐怖的 165 点,这对于艾星目前的能量体系来说,绝对是个骇人的数字。

与敏捷挂钩的不仅是攻击强度和护甲,更重要的是崔西斯的眼睛也看得越来越远,寒冰箭的射程增长得更是恐怖。她的眼睛周围渐渐有了浅红色的眼影,只是徘徊在树林里的她仍不自知。

强大的变异悄悄出现在她的身上,她开始进化成拥有超远距离、超高杀伤力的远程炮台。

CHAPTER 19

深入狼族

漆黑的夜里没有月光，崔西斯和火鸟潜伏在幽冥狼部落之外。远处传来枪炮声、喊杀声，隔太远，听不太清。崔西斯眯起眼睛仔细观察，只是夜太黑眼光放不出去，隐隐约约看不清，隐约间好多人在交战。

“你飞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崔西斯对趴在她肩膀上的火鸟下令。

“叽——”火鸟一个趑趄，扑棱着翅膀，把缠绷带的那边伸到崔西斯眼前。

“少来，别装了，早就好了吧。”崔西斯横它一眼，便不再理会它，没指望它能成多大事。

火鸟在叽喳乱叫，奋力解释。

幽冥狼部落的另一边已是喊杀声震天，幽冥狼部落正在遭受来自艾星最东北部的自治国家红袍帝国的猛烈攻击。

红袍帝国是在600年前大联盟成立之初就自阿拉索帝国分离出去的，以人类和侏儒联盟为基础的强大帝国。说强大并不是因为它地大物博，恰恰相反，它蜗居在艾星最东北方的残山脚下，是任何艾星势力都会忽略的弹丸之地。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强大，可以忽略它的人口和国土面积，但不能忽略它先进的科技带来的强大军事力量。

崔西斯悄悄往战场方向逼近，越来越感受到大地颤抖，火光也越来越盛，看来不知哪一方已经开始动用了大杀器，估计战斗接近了尾声，这该是最后一轮的炮火倾泻。

前方炮火下光影中，一团黑乎乎的影子飘来闪去，所到之处烟雾弥漫所向披靡。进攻一方，除了这冲在最前方的一团黑影，其余全是红袍披身。在枪炮和黑影人的冲击下，幽冥狼族节节败退，终于狼族大军全面退回部落要塞中。大门紧闭，深蓝色的防护结界开启，抵挡住外面震天的炮火。

崔西斯的眼睛完全看不清场上的局势，强烈的火光对她日渐敏锐的眼睛刺激甚大。前方呼啸过来的炮弹落在她的藏身处，超强的气流将她掀翻在地，震耳的轰隆声让她短暂失聪，眼前的世界都模糊摇晃起来。



躲在崔西斯怀里的火鸟更是不敢乱动，紧紧依偎在崔西斯怀里。

不知这只雄性火鸟在成年后修成人形时，会不会记得雏鸟时代和崔西斯在一起的这段时光。

幽冥狼军全面退回要塞中，各路大门紧紧关闭，做出全面防御姿态。崔西斯和火鸟匍匐在样式古怪的建筑上，看着下面乱哄哄的军队和人群，瞅准身穿高级军官铠甲的狼人，一人一鸟摸上去。

看穿戴，那狼人军衔应该不低，不过受了伤，巨剑拄在地上，仍立在路边指挥着军队调动。崔西斯偷偷摸过去，165点敏捷的英雄手持夜叉，在强击光环下偷袭一名受伤的狼族军官，自然手到擒来。那军官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就被崔西斯打迷糊拖到了阴暗角落里。

军官醒来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只神气活现的火鸟，小爪子踩在他的脸上，趾高气扬。脑袋慢慢清醒起来，他渐渐认出这只鸟，眼睛瞪起来，闪着绿光，欲高声呼喊，无奈长长的嘴巴被绳子勒住，发不出声音。

“我问你答，不要乱喊乱叫，懂就点头。”崔西斯把夜叉抵在军官的脖子上。军官瞪起眼睛，身上的毛都立了起来，但片刻后又脸色一变，点了点头。

“你们有个什么酒杯放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人看守？”崔西斯用夜叉挑开勒住他嘴巴的绳子，又迅速抵在他的脖子上，稍稍用力，在脖子上划下血痕。

崔西斯将绳子挑开的瞬间，军官猛一吸气，一声狼嚎：“敌袭！”

幽冥狼族中的大高手沃里克在街道旁的小酒馆中喝闷酒，他为狼族作战，却不属于狼族兵部管制，确切说，他也算一名狼族游侠。

此次红袍帝国大举入侵，沃里克对狼族高层的一系列决议很不满意。面对红袍帝国犀利的枪炮火力，这种阵地防守战对狼族是很不利的。幽冥狼一族来去如风，有疾跑有短时间隐身等强力野战暗杀能力，此种大兵团对抗并不是狼族强项。他建议主动出击，给红袍帝国制造压力，但高层却并无此种打算。

所以他很郁闷，在这场战斗后，窝在酒馆里喝闷酒。酒馆外，街道的角落里传来一声“敌袭”，他第一时间踢开身边的桌子，飞蹿过去，只看到倒在地上的狼族军官，脖颈处还在汩汩流血。

闻讯过来的大批狼族士兵已将此地包围，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沃里克嗅了嗅空气中的淡淡香味，气味不多，很单一，这说明来人不多。他挥了挥手，示意大家散去，不必这样紧张。

众狼族士兵对着阵亡的军官敬礼，并将尸体抬走。沃里克面色阴沉，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向来对自己的速度自信，听到声音后，第一时间赶过来，却仍让那刺客逃走，他对对方的实力感到满意。是满意，像他这样孤傲的狼族大高手是喜欢更强的对手的，狼族天性勇猛，面对强敌，他们往往会兴奋，会爆发出更高的战意。就像刚才在战场上，他遇到的那红袍帝国的黑影人，那团裹在浓雾里的黑色影子，他自忖不敌，但面对时仍然很兴奋。

崔西斯和火鸟躲在另外的角落里注视着沃里克的一举一动，那位游侠打扮的狼人实力之高让她忌惮。不敢再轻举妄动，任何一点动静都有可能引起那狼人的警觉，而在这危城里，被这样一位大高手缠上，想脱身是不容易的。于是她也一动不动，旁边的火鸟也成了呆鸟，乖乖地蹭在崔西斯怀里，安静地等待。

这是无声的对峙，另一边的沃里克全身高度戒备，感应全开，周围只要有半分动静他便会觉察到，便会第一时间发动攻击，将来敌撕碎在狼爪下。

天色渐渐亮起来，这一夜即将过去，崔西斯和沃里克都没有动，两人像是在较劲般，但无疑，沃里克占据了主场优势。他可以选择去留进退，他可以随时结束这场对峙游戏。而崔西斯却只能静静地窝在角落里等待沃里克的决定，她不喜欢这种感觉，她想送他一支寒冰箭，但她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对手会乖乖收下这份礼物。

“不是红袍帝国的人吧，从气味上来看，若我没猜错，你该是一名精灵。”

在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沃里克终于开口说话了。他的肩头落满晨霜，他依然没有动，缓缓开口，声音低沉。

“这个时候，卷入狼族和红袍帝国的争斗并不明智，我们狼族没有那样先进的火器，但我们的实力你该清楚。如果你不是对面的人，那我想，你可能是为那件事而来，关于这点，我想咱们可以坐下谈谈。”沃里克做出决定，在漫长的对峙后，他被对方的忍耐力折服，他决定和来人谈一谈。

崔西斯眯着眼睛，看着沃里克高大的背影，听他说可以谈一谈，经过短暂的思考分析后，决定和对面的狼人谈一谈。她深呼吸一口气，将僵持大半夜的紧张吐出，轻轻转动脖子，揉揉肩膀从角落里走出来。怀中火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睡着，她把火鸟扔进包包里。

沃里克也缓缓转过身来，与崔西斯四目相对，互相打量揣测对方的实力。



沃里克吹一个俏皮的口哨，似是在感慨与他对峙大半夜的精灵原来如此漂亮。一身纯黑的战甲将玲珑曲线完美衬托，宽大的黑色披风和雕花的长弓更显出她的英姿飒爽、妩媚动人。

“确实无意冒犯，只是误入此处，更与贵族的敌人半分关系。”崔西斯开口。

“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与战事无关，那一定与那件事有关。西街餐厅的早餐咖啡味道向来是不错的，我想那艾尔文森林咖啡的味道你或许会喜欢。”沃里克手上锋利的拳套消失，他略微躬身行礼，绅士一笑。

“那一定要去喝一杯。”崔西斯同样回报以微笑。

时间尚早，天色还很灰暗，早餐咖啡厅也是刚刚开门，沃里克和崔西斯是前两位客人。

两人点了丰富的早点，崔西斯把浓香的咖啡一口喝掉，并往面包上大片地抹着草莓酱。沃里克皱着眉头，看着狼吞虎咽、没几分吃相的崔西斯。印象中精灵族美女的优雅与眼前的残酷现实形成惨烈对比，他看着那樱桃小口不可思议地将大片草莓酱面包裹进去。

“咳，看来味道不错。”沃里克喝一口咖啡。

“草莓酱不够鲜，该是冷冻的方法不对，其他都还好啦。”崔西斯一边咀嚼一边含糊不清地回答。她在这残山森林里游荡了一个月，每天以野果充饥，隔三差五打一只飞鸟野兔，她那让人不敢恭维的厨艺也并不能给她带来什么美味，所以她现在没有理由对她钟爱的草莓酱面包留情了。

“唔，刚才你说到那件事，我想，我的实力你也应该能看出几分了，你看我是否有资格和你合作，说说你的想法吧。这个，你还要么，不介意的话，我……”崔西斯指了指那盘差不多已经见底的草莓酱。

沃里克礼貌地点头，手一抬，示意崔西斯请便。崔西斯便把盘子端到了自己面前。

“残山这个地方处处都很神秘，我们狼族世代生活在这里，也仍没有完整地将整个残山走遍。近些时日，艾星元素波动异常，站在巅峰的英雄们都应该能感觉到，而我们残山周围，也是频频有异象出现，据说我们要塞 80 里外的山峰，每当夕阳落下的时候，那山峰的雾气便会慢慢流动，幻化成古怪的模样，远远看去，像一只酒杯。”沃里克说。

崔西斯点着头，顺手让服务员续杯，对沃里克的话不发表任何意见，并示意他继续。

“我明说了，我虽出身狼族，但并没入军籍，算是一名游侠，我这种独来独往的人在族里算是异数。此次残山异象，必有宝物现世。狼族长老会把宝物视为己有，而且凭借对残山的熟悉已经取得了不少可靠的情报，咱们合作，好处平分。”沃里克看着崔西斯的眼睛。

“啊——”崔西斯吃饱喝足，靠在软软的椅背上，舒服地呻吟一声，拿着纸巾擦嘴，脑袋里思考分析着沃里克的话。

残山这个地方，她在几年前就听巨魔说起过，那是在第二次亡灵战争期间，巨魔和 Lina 深入残山，机缘巧合下，巨魔获得了异时空小册子，并得到道家传承学得魔免绝技。千百年来，这位于艾星东北部的连绵山脉一直是无比神秘的所在。

“算你有眼光，165 点敏捷是我的筹码，和我合作，你不会亏，而且你是本地狼族，我正好也缺一向导。”崔西斯伸出手往前一送。

“啪”，沃里克也伸手，两人击掌，定下君子协定。

“你读过《艾星战记》吗？”沃里克问。

“倒是听说过，那个太玄虚了，我倒是没什么兴趣。”崔西斯眼睛看着桌上被自己扫荡一空的草莓酱，忽然想起阿 sa，而阿 sa 似乎总和神灵联系在一起，崔西斯想到两人，情绪暗淡了几分。

“《艾星战记》第 578 章有这样一句话：残山剩水，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摇晃的红酒杯，嘴唇像染着鲜血。”沃里克注意到了崔西斯的情绪变化，但并没有在意，他向崔西斯讲述残山剩水和酒杯的关系。

“《艾星战记》记录过，艾星曾经有过辉煌的文明，艾星的英雄曾有过毁天灭地的实力，但在一次大灾难后一切都凋零陨落了，辉煌不再。我们大多数人都以为这部战记只是吟游诗人编的野史小说，但你看这次，残山和酒杯都已现世，那是不是表明，战记里曾经的辉煌可能真的存在过？既然曾经存在过，那再现辉煌也不是不可能的。”沃里克十指交叉在一起放在胸前，靠在椅背上，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显出他十足的自信和自恋。

“沃里克，你知不知道怎样可以造一个人？唔，我的意思是……比如复制一个，呃，还是算了，没什么。咱们计划一下残山酒杯的事。”崔西斯欲言又止，眉宇间淡淡伤心。

冰封 4 年 6 月，崔西斯在残山遇到狼族游侠沃里克。沃里克是一头纯种幽冥狼，是艾星的自然生物，而不像曾经天灾的西路军军神狼人巴纳哈鲁，相



传巴纳哈鲁是亡灵作战实验室的产物。

这期间,红袍帝国和幽冥狼族的战争爆发,狼族进入全面防御阶段。

崔西斯在沃里克的带领下开始在残山领地内寻找巨蟒,她坚信阿sa还活着,至少要见到那条巨蟒。这段日子是崔西斯这些年过得比较平静安逸的一段时间,没有神灵,没有隐刺,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在异族每天和异族游侠吃饭,上上山,在红袍帝国攻城的时候她便会躲起来,不想卷入无谓的战争。

崔西斯的实力每天都在稳步提高,6月上旬来到幽冥要塞的时候敏捷达到了恐怖的165点,之后每天晚上她都会在月光下钻研箭术,领悟心得。

沃里克算是个还不错的家伙,他对女人没什么兴趣,他仰慕的是崔西斯绝世无双的箭术,而非倾国倾城的容貌。所以两人相处得很融洽,沃里克甚至会教她一些狼族的战斗技巧,比如猎手嚎叫。

猎手嚎叫:狼族英雄战斗特技,发动时会增加自己50%的攻击速度,以及增强周围队友25%的攻击速度,持续12秒。

在武技的领悟方面,精灵族能和崔西斯媲美的只有敌法师玛吉纳,说到天资聪颖,现任族长露娜在面对崔西斯时都会自愧不如。游历大陆这些年,经历过那么多爱恨情仇生死离别,崔西斯对艾星的能量规则理解得越来越透彻。如果说总有一天,英雄们会突破瓶颈开始飞跃,那她无疑会是这其中的第一批人。

对于这一点,沃里克推崇不已。他打算用他的猎手嚎叫换崔西斯的强击光环。技能交换这种事,一是要看天赋,二是要看种族的共同性。一般同样种族的英雄间可以互相学习技能,或者说同一系的技能不同英雄间也可以互相学习。就像M老板的狂战士之吼和神灵的狂战士之怒,就像Lina能领悟火系终极技能混乱之雨。

在每个有月光的晚上,崔西斯都会和沃里克在林地里相互印证技能武技,面对狼族这一诱人的战斗绝技,她愈加刻苦,用心领悟。

日子就这样不快不慢地过着,红袍帝国的枪快炮狠,但幽冥狼族的要塞更是固若金汤,于是艾星东北部的这场小战争陷入了胶着状态。现在艾星这么乱,像这种小战争几乎每天每个地方都会上演。

CHAPTER 20

炼金师萨特

残山以北,红袍帝国领地内,帝国公主西维尔的狩猎队,在4月末的某个艳阳天里遇到了刚从巨蟒腹里破肚而出的隐刺阿sa。

意识恍惚的阿sa摇摇晃晃地站在大路中间,看着公主的骑兵卫队将他包围,长枪短炮对准他。他的整个皮肤表面被巨蟒的胃液全部腐蚀掉,露出闪着金属光泽的钛合金骨架,就像那种报废的破烂机器人。

那天的阳光有些刺眼,阿sa恍惚地看到崔西斯骑着马慢慢走到他眼前,然后用长弓的一端挑起他的下巴。他努力睁开眼睛,看到崔西斯冷若冰霜的面孔。他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眼睛死死地盯着崔西斯的眼。他想说一声,我们终于逃出来了,他的情绪不能自己,眼泪忍不住要涌出来,只是身体里的机械组织存在太久了,久到他都渐渐没了眼泪。

西维尔用长弓挑起阿sa的下巴细细打量,觉得这个机器人的做工真是精良无比,眉宇栩栩如生,依稀带着几分英俊模样。特别是他深情的眼中那几滴晶莹的泪光,更是给她深深的触动。机器人也会有感情么?况且这么多年来,贵为帝国公主,她从没被人这样深情大胆地注视过,她的眼睛似乎逃不出他的视线。

“你?”西维尔皱起眉头,微微不悦。一旁的护卫队长察言观色,注意到公主的不悦,劈头一马鞭甩下来,打在阿sa脸上。

阿sa踉跄一步摇晃一下,仍直直地站着,看着西维尔公主。队长大怒,甩手再一鞭,“啪”,清脆的一声,阿sa被抽飞出去,在地上翻滚。

当阿sa再次睁开眼时,映入眼帘的是满屋的瓶瓶罐罐以及各式各样的机械器材。精通炼金的隐刺对此再熟悉不过,这是一个炼金实验室。从规模档次来看,这应该是个一等的大实验室。

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就像茫茫的海面上漂浮的一块浮木,思维左摇右晃,向东又向西,没有自己的方向。

他从冰凉的试验台上下来,拔掉身上的插线,低头看着刚刚被修复的身



体，冲着实验室门口的亮光处走过去。

实验室外阳光明媚，隐刺伸手挡住阳光，沿着小路前行。路上没有人，一路上都没有人，直到一个巨大的广场旁，人才渐渐多起来，有身穿红袍的士兵向他投来异样的目光，却没有阻止他。

广场中间像是在举行一场比赛活动，身披红袍的女孩在马上跳起来一个回身踢射，箭矢穿透箭靶连中七个靶心。全场欢呼雷动，女孩神采飞扬，骑着马绕着全场向众人挥手，美目流盼，看到愣愣站在场外的隐刺。

隐刺如遭雷击，场上那女孩的眉宇神色，身材模样与一个人竟有七分相似。只是那个人是谁，隐刺记不清，只知道那是一个对自己而言很重要的人。

“你怎么不穿衣服就出来了？”女孩拨转马头，冲隐刺跑过来，柔软的身子在战马上轻轻摇晃，大红的披风在空中飞扬。她看向隐刺，语气里带着笑，脸上有种高贵的高高在上的神色。

隐刺站在那里看着马上伊人。是人类而不是精灵，少了精灵的三分清秀，但多了那份英姿飒爽。“好像。”隐刺喃喃自语，看着桌上的女孩。

“会射箭么？来一起玩。”女孩邀请隐刺，隐刺摇头。旁边有人哄笑。

那是4月末的下午，天气很好。女孩命人给隐刺拿来全新的黑色战甲，隐刺穿上，便坐在广场的一边看场中的女孩比赛射箭。

除了女孩，大多数人都用枪炮，此起彼伏的枪炮声更是让隐刺感到一阵阵恍惚。

到傍晚，人渐渐散了，隐刺被几个人请上马车。马车摇摇晃晃在一家精致的餐厅前停下来，餐厅门前的两侧站满了身披红袍的士兵。

推开门，一阵风铃声，角落的座位里，下午在广场上骑马的女孩冲他挥手。隐刺走过去，在女孩面前坐下，他的意识依然空白，但没有恐惧。

“是这样的，我是西维尔，我们在打猎的时候遇到你，你受了伤。我们的炼金师修复了你的身体，我们发现你的身体被重新改造过，那应该是不属于这个星球的科技，它非常先进，我们无法完美修补，特别是你的这个部位。”名叫西维尔的女孩给隐刺面前的酒杯满上好酒，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隐刺看着缓缓倒入杯中的红酒，又看着西维尔，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举目打量四周，触目都是陌生，眼前的女孩有几分眼熟，但记不起到底是谁。

“我有恢复的可能吗？你一定是我生命里一个很重要的人。”隐刺虽然记忆空白，但多少年的刺客素养让他本能地面对任何事都保持冷静，虽然没有

过去,但逻辑思维能力依然还在。眼前的女孩让他脸红心跳,让他不能呼吸,潜意识里,这个女孩对他很重要很重要。

“我对你很重要吗?”西维尔笑得很开心,她的眼睛弯成月牙状,笑眯眯地看着隐刺。

“很重要。”隐刺觉得自己的心要跳出来,他认真地点头。

“那你会为我做任何事吗?”西维尔问隐刺,顺手招来 waiter,开始点餐。

隐刺没有立刻回答,没有了记忆不代表变傻,他微微侧着头,看着西维尔,脑袋里开始回忆和分析。记忆里肯定有这样一个人,就算记忆空白了,可身体的本能反应不会骗他。

“你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吗?咱们之前不认识的,我不想骗你,如果你一定认为自己曾经和我认识,那你可以留在我身边,直到你慢慢恢复。你愿意留在我身边吗?”西维尔笑得温柔,语气也温柔,仿佛带着天生的高贵和不可抗拒。

一切都从容优雅。她想要隐刺为她效命,又不屑于骗他什么,仿佛她知道自己的魅力让人无法拒绝。

“没有名字。这里是什么地方?”隐刺问。

“这里是残山以北,算是艾星的最东北部,这里有一个自治王国,红袍帝国。我们与世无争,从不参与艾星中部天灾和联盟的争斗。但帝国近期因为某些原因要和残山另一面的幽冥狼族开战,狼族是我们的宿敌。”

那天晚上,隐刺和西维尔聊了很久,隐刺断定西维尔是自己生命中很重要的人。西维尔让隐刺先疗伤,慢慢恢复,如果可以,会让隐刺领军打仗,进攻幽冥狼族。这位高贵的红袍帝国公主没有见过隐刺出手,但从他的身体构造以及眼神来看,他应该很强。

隐刺答应了西维尔的要求,并要了一间炼金实验室,他要自我修复,并慢慢找回记忆。

西维尔和崔西斯长得确实很像。一个人类和一个黑暗精灵模样上有七分相似,这本身就透着某种玄之又玄的味道。

日子到了5月初,隐刺在红袍帝国留了下来,他每天都在实验室里忙忙碌碌,检测自己的身体机能,各方面的反应速度,对不满意的地方进行修复。

有时候,阳光很好的下午,他会蹲坐在实验室门前的平地上晒太阳,看着红袍帝国的军队操练调度,慢慢回忆自己的过去。



他对自己的身体反应诧异不已,比如他瞌睡的时候,有虫蚊飞过靠近,他都会警觉,并用他那比闪电更快的手将其击落。

在红袍帝国这种科技国家,人造机器人是没有地位的。很多了解隐刺构造的军官对隐刺享有专属实验室这种特权是很不能接受的。他们有人在闲暇的时候来用隐刺取乐,对隐刺推推搡搡,隐刺不想惹麻烦,但每次身体的本能反应比他的思维更快,在众人的惊呼声中将来人摔飞出去,或者只用一招,就将来人的身体击垮,让其丧失行动能力。这些往往让隐刺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看着自己的双手,猜测自己之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隐刺的名声传开,红袍帝国的武者们称呼这位人造人炼金师为萨特,炼金师萨特的名号越来越响。从最初每天有人来打架闹事到慢慢地帝国各大强者纷纷登门挑战,再到王侯权贵纷纷登门拜访。

帝国大将军克莱对此很不能忍受,这位人造人炼金师的风头简直要盖过了他这位常胜将军。他骑着高头大马在隐刺的实验室前停下,打量着蹲在角落里晒太阳的隐刺。

隐刺对这种挑战习以为常,他用了七招便将大将军克莱击败,一时间威名大震,简直要成为红袍帝国第一高手。

这也难怪,纵横艾星的联盟第一大刺客在这种弹丸小国出尽风头也不足为奇。

委任状下来,炼金师萨特受封帝国将军,直接参与对幽冥狼族的战事。

帝国公主西维尔对隐刺赏识有加,频频邀请隐刺进宫赴宴,或者在有情调的餐厅里共进晚餐。隐刺在面对西维尔的时候总是不能淡定,不光是因为对方高高在上的地位和气质,更重要的是自己心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他并不笨,虽然西维尔对他另眼相看,但远没到喜欢的程度,种种这些亲昵的举动,不过是在利用他的炼金知识和超强武技,但他还是甘之如饴,他认定她就是那个人。

那种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身在何处,不知身边的人是好是坏的感觉并不好受。他把动力鞋、净化之刃、梅肯斯姆拿出来并排摆在桌子上,看着这三件武器,试着从中找寻什么。

所有人都说他是人造人,并不是纯粹的自然生物,三人成虎,他几乎连自己都要信了。他在帝国图书馆借了关于炼金方面的书,一个人在实验室里翻看,有时候他甚至会想到,会不会是在自己身体受伤的时候,有人故意将他的

记忆封存或者摘除。

红袍帝国开始对幽冥狼族宣战，隐刺被帝国任命为先锋将军，负责一线战事。

对于战斗，隐刺并不陌生。每一个人都有专精，要看专精到何种程度。有人成为艺术家、美食家，有人成为医官、牧师，而隐刺的专精在于刺探暗杀，他是天生的杀人高手。

在对红袍帝国的一切慢慢熟悉后，他开始着手调查自己的身世。有战事的时候他便上前线，带领帝国先锋军冲杀一阵，闲下来时便暗中刺探当初救下自己时，给自己做炼金修复的那几位炼金师。

这个残山以北的小国保留了大量的前阿拉索帝国炼金知识，很多配方和仪器都是现在大联盟失传已久的，这让隐刺兴奋不已。他坐在宽大的背椅上看着眼前记录古炼金知识的书，书上画着模样古怪的机器人，机器人的外形引起了他的兴趣，这又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把他的小助手叫进来，详细问了关于这个机器人的具体问题。

“萨特先生您好，毕业于红袍帝国工业学院的炼金助手艾诺很高兴为您效劳。关于这个机器人，帝国炼金师协会已经证实，它从理论构造上以及实装可行性上都是错误的和不可能的，以艾星目前的科技水平来看，做出这样的作战机器人是不可能的。”助手艾诺彬彬有礼，说着带浓重北方方言味道的艾星通用语。

“这个，这个模样的机器人我似乎以前见过，但是好像年代久远，我有些记不清了。”隐刺摸摸脑袋，似在竭力回忆什么。

“是的，萨特先生，您说的没错，有一种发条地精曾是旧战期间的大杀器，它的杀伤力巨大，它的弹幕冲击和能量齿轮太过残忍，最终在战后协定中被禁止。但战后有人猜测，或许这种大杀器并不是因为太不人道而被禁，而很有可能是为了限制矮人科技在艾星的影响力。因为总体来说，艾星是一个魔法武技世界。”助手艾诺分析得很透彻。

“书上的这一种，就是被战后协定禁止的那种？”隐刺问。

“不是的，现在这本书上的模型是炼金师协会根据战后协定改的，但是似乎在某些方面存在巨大缺陷，导致这种发条地精并不能被设计投产。”

隐刺的话并不多，他不是个喜欢说话的人，刺客好像天生都是这种调调，一个人沉默着，漠然的姿态，刚毅冷酷的线条。就像某本在艾星流传甚广的



关于刺客的书中写的：“刺客的故事多不胜数，看似花落缤纷，骨子里却是自我繁衍的单一格调。钻研残忍的杀人布局。沉浸在忧伤的隐喻。过度的自诩独白。僵硬的多重公式。无法治愈的创伤。”

助手艾诺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表现机会，炼金师萨特在帝国如日中天，而且在炼金造诣方面，也是难得一见的天才人物。所以他说了很多话，从炼金的起源到发条地精的崛起再到矮人科技的没落，他一条一条地分析，屋子里充满浓浓的学院派气息。

“你对人造人的记忆存储怎么看？”隐刺打断艾诺的滔滔不绝。

“单纯机械时代的人造人不具备灵魂，所以记忆存储就无从谈起，但是后矮人科技时代出现的由人型生物改造的机器人却有自主意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自然生物。恕我直言，萨特先生目前的身体属于后者，我猜想您之前肯定是一位强大的战士，您在某次战斗中负伤，然后被强大的科技改造过，但那科技应该比目前的艾星科技先进好多。”艾诺回答。

“然后呢？”

“那样先进的技术下保存您之前的记忆完全没有问题。帝国公主在狩猎时发现了您，据称那时的您整个身体破烂不堪，应该经历了一场很激烈的大战，您受了很重的伤。我们的炼金师在给您完成修复后，您的记忆便缺失了，因为我们的科技完全比不上给您改造身体的那种科技，能修复您的身体已经是我们能做的极致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们的炼金师摘除了我的记忆？”隐刺直接这样问。

艾诺色变，后退一步：“不，萨特先生，您……不该这样想，我们没有理由这样做，我只是一个刚从帝国工业学院毕业的学生，在实验室里只是一个小助手，并没有参与您的身体修复。”

“你别紧张，我只是问问，如果过去让我很不开心，那没有那段记忆也没什么，至少我现在感觉这里还不错。”隐刺笑笑，阴郁刚毅的脸上总算有了几分阳光的味道。

“扑通”，艾诺单膝跪地向隐刺宣誓效忠：“以残山之名起誓，艾诺向萨特先生效忠，愿鞍前马后，追随一生。”

“噢？为什么这样？”隐刺将艾诺扶起来，微微诧异道。

“先生遇到这种事仍能沉着冷静，而且武技超群，炼金术更是举国无双，学生没有不追随大人的理由。”艾诺在久经思量后作出决定，将前途押在隐刺

身上。

隐刺得到了一个心腹却并没有太多欣喜的情绪,像他这种独来独往的刺客,向来都只信任自己。

艾诺退下后,隐刺翻看着记录发条地精的文献,相比人来说,制造一个专属机器人更令他放心。他开始着手准备器材和原料,并推算整个制造过程。这并不简单,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红袍帝国隔三差五便向狼族进攻一次,统领先锋军的隐刺更是时间不多。

CHAPTER 21

狼族战争

6月是好季节,该游山玩水,该去欣赏花花草草,总之,这个季节一定要做一些雅致的事。

帝国公主西维尔一身红袍,一马当先在大路上疾驰,身后跟着大队兵马,铁蹄将路边的野花踏乱,呼啸而过。很显然,这并不是要去踏青游玩。

残山下,雾隐峰狼族要塞被反复争夺,经过连日大战,要塞控制权落入红袍帝国手中。从地理位置等战略意义上来讲,这个要塞似乎不值得双方投入如此大规模的兵力进行反复争夺,可事实上,这里几乎成为了两势力交战的主战场。

因为酒杯遗迹没有特定的规律,雾隐峰上雾气会缓缓流动,幻化成传说中的圣物。对于双方来说,控制了山下的要塞,就相当于获得了遗迹的归属权,不管这暗流涌动下会有什么样的奇迹出现,要塞方都有第一时间的行动权。

所以,帝国公主西维尔对此志在必得,此次红袍帝国取得要塞控制权,西维尔亲自率领先锋大军驻扎增援,后续部队也正缓缓赶过来。

“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西维尔倚在窗边念叨这两句话,抬头看着耸入云端的雾隐峰。峰顶云雾缭绕,如梦似幻。纵使在金戈铁马下成长起来的帝国公主,也忍不住在这美景中陶醉。

“其实你又何必亲自来,让那机器人随便带些人过来就好,这边我自己也能应付。”一只手穿过西维尔公主的胳膊和身体间的空隙,从后面将其抱住。那声音无限温柔,那人伏在公主耳边轻声说。

“他有更重要的任务。帝国兵分两路,一路增援雾隐峰要塞,一路猛攻狼族大本营要塞。相比起这里,那边更重要,那边压不住了,狼族大军就会倾巢而出增援雾隐峰。”西维尔一个轻巧的转身,从他怀抱里转出来,一只手抵住他的胸膛,“再说,剃刀大人的宝贝徒弟在这边,让别人来我也不放心。”

“哈哈,好一个不放心,公主这是在小瞧我啰。恕我雷诺自夸一句,除了

师父的风暴之眼，他老人家的其他绝学我已是青出于蓝，单凭等离子电场一项，试问帝国之内，谁是我的对手？”他趁机攥住西维尔公主的手，“不要说那个什么炼金师萨特。”

“你当然是帝国最强的，我的大英雄。那帝国的未来就交给你了。”西维尔微笑，声音也温柔，却不是一只会依人的小鸟。

“那什么时候完婚？师父虽游历四方不在帝国内，却非常挂念咱们的婚事，前日又传书问我。”

“能和雷神的高徒结成连理是帝国的荣幸，既然父王已经答应了婚事，那也不急于一时。眼下狼族凶猛，雾隐峰这边又有圣迹降临，要大婚，还是先把这些都处理完的好。”

“西维尔，你一推再推，是对我不满，还是瞧不起整个雷神一派？一个人造人炼金师就让你乱了分寸，这些天，你约见了多少次？”他的声音渐渐高起来，情绪也开始激动。

“雷诺，注意你的言辞，我一切都是在为帝国着想。”西维尔微怒。

“帝国现在只靠这一个来历不明的炼金师？就算你们封存了他的记忆，把他留在这里，保不住哪天他恢复了记忆，知道了你们所做的一切，那时的所有后果，都是你们养虎为患，咎由自取。”

西维尔深吸一口气，转身要走，她感受到雷诺浓浓的醋意，她不想因此事和他争吵。

雷诺不依不饶，一把将要走的西维尔抓住，动作里带着粗暴。他身子往前迈一步，将西维尔推在墙上，呼吸急促，嘴里狠狠说着：“别忘了你是我的未婚妻！”

西维尔公主脸色瞬间通红，她抬起手，一巴掌扇向雷诺。作为帝国的掌上明珠，她对别人从来都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雷诺不会吃这一巴掌，他的师父是剃刀，一位低调不问世事，但实力冠绝宇内的超高手，所以他在公主的手接触到他侧脸的瞬间将其抓住，远远看去，像是情人间的爱抚。

两人开始对峙，公主的眼中带着愤怒和娇羞，她的手抽不回来，她的身体被雷诺推在墙上。雷诺的眼中带着愤怒和温柔，他把公主的手按在自己的脸上，另一只手按住她的肩膀。

风从窗户吹进来，淡蓝色的窗帘被吹散，将角落里的两人包裹在内。雷



诺按住公主肩膀的手松开，慢慢滑向公主的腰间将其抱住，手上加力，微微往前一带。公主一声娇呼，被迫贴在雷诺身上。

“请尊重我，我是帝国公主。”西维尔没有再反抗，只是低下头，轻声说。

“西维尔公主，我的未婚妻。”雷诺欺身压上。公主身子无力，微微闭上眼睛。

“有敌情，要塞西北偏北，发现大量狼军！先锋队抵挡不住！”卫兵慌慌张张冲进来喊道。窗帘里两人一怔，公主脸色变得更红，她挣扎着推开雷诺，眼神里带着几分哀求。雷诺抱住她的头，在她额头上一吻，便放开她。

“传令下去，三军备战，迫击炮小队到高地待命。”公主略微整理衣衫，从窗帘后面走出来，又恢复了公主的高贵与优雅，话语间带着沉着冷静的威仪和不可抗拒。

窗帘后面，雷诺没有现身，而是从窗户跳了出去。

外面执勤的哨兵被从窗户跳出来的雷诺将军吓了一跳。“将军！”哨兵大声喊道，并行军礼。雷诺没有理他，径直向西北方向的高地冲过去，闪着电光的全覆式战甲出现在他身上。

雾隐峰要塞之外，西北偏北的方向，放眼望去黑压压一片，狼图腾的大旗迎风招展，只是诡异而不协调的是，黑衣黑甲的狼族大军前方有两个白点格外醒目。

雷诺定睛看过去，渐渐看清，那是两个人，一男一女，两人都是一身白衣。男人坐着，前面放着一张琴，琴边是一盏琉璃灯。女人站着，站在男人的身后，像是男人的随身丫鬟。两人神态间从容潇洒，就这样在杀气腾腾的军阵前谈笑抚琴，说不出的风轻云淡。

“那是什么？”西维尔公主也从另一边赶过来，靠在雷诺身边，看着前方的狼族大军。

雷诺摇摇头，前方的两个白衣人带着浓浓的诡异，他回身对公主说：“下去，这里交给我。”

公主没有理会他，开始下达军令。火枪手、迫击炮、要塞防御塔准镜全开，对准前方狼族大军。

“咚”，一声清越的琴声如黄莺出谷从前方战阵中传出，一道光波破开空气以肉眼难见的速度激射过来，目标直指西维尔公主！雷诺上前一步，战盾和光剑幻化出来，周身电光闪耀，等离子电场发动，劈里啪啦一溜电火花迎上

那一记光波。

“啵——”两股能量相交，一声闷爆。

雷诺后退一步，那光波被等离子电场抵消了一部分，余势不减拐向另一侧的帅旗。咔嚓，光波划过，帅旗被拦腰斩断。

万军肃寂。

“今日江城春已半，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畔。”弹琴的男人一句低吟，声音不大，但回旋在整个残山雾隐峰，所有人都听得到。听得到，听不懂，只觉得这抑扬顿挫的句子甚是好听。

西维尔扶住雷诺，雷诺摆手示意无恙。

“狼族叛徒大逆不道，勾结域外邪魔，红袍军，杀！”西维尔公主一声轻喝，手中令旗前指，指向狼军。霎时间，红袍军枪炮火力全开，迫击炮呼啸，炮弹划破长空，雨点般倾泻向狼军。天空中云彩都四散惊逃。

“叮叮咚咚”，如清泉流淌，声声悦耳，那琴弦声在这震天炮火中丝毫不减，穿透万千炮火，直入云霄。狼军上空，巨大而透明的光罩打开，琴声逐渐激越，空中光晕流转，光罩越来越厚。木琴边，那一盏琉璃灯也越来越亮，散发出橘红色的光芒，与琴声相和，那源源不断的光罩正是由这盏琉璃灯发出的。

红袍军第一轮火力覆盖被这光罩挡住，炮弹被阻隔，被迫在空中炸开，天空绽开五彩琉璃。爆炸的黑烟将阳光遮挡，能量波轰击在光罩上，在这白天如黑夜的雾隐峰下，像是开了一场盛大的焰火舞会。

在光罩挡住红袍军火力的片刻间，狼族大军开始冲锋疾跑，在猎手光环的加持下，大批狼军四爪着地一路狂奔，快速接近红袍军，一时间万狼嘶吼奔腾，声势骇人。那白衣人依然端坐在狼军阵中，十指飞舞，琴声铿锵，激越嘹亮。天空中守护光罩忽明忽暗，整个雾隐峰都开始哀鸣。

面对飞速逼近的狼族大军，红袍军怎么能不慌？他们的优势在于远程火力打击，可是漫天的炮火就在这琴声下被莫名的光罩阻隔，这是多么恐怖的逆天之力。光罩虽然只存在了片刻，可就这片刻已足矣。

“啧啧。”半山腰上，崔西斯看着山下白衣人的逆天光罩，忍不住感慨，“恐怖如斯，试问艾星几人能做到？”

“没那么神奇，你看他琴边的那盏灯，完全是那盏灯在发挥作用，他只是用琴声激发出神器的力量。”沃里克手指白衣人。

两人在雾隐峰半山腰观战，指点着山下的交战，此时天空中光罩已经退



散，红袍军枪炮狠狠地落在狼军军阵中，但借着刚才那片刻的工夫，狼族先锋大军已经逼近要塞，开始攻城。

白衣人身边的琉璃盏已经熄灭，但琴声未减，身后的女随从给他用香巾擦汗。他琴声凛冽，透着杀伐之气，光波一束束射向红袍要塞。一个人，一张琴，为狼军提供着强大的远程火力输出。

红袍军阵脚大乱，抵挡不住。狼军开始攀上要塞城头，双方展开近身白刃战。近身格斗，幽冥狼族比红袍军强太多，战斧、长刀、狼爪轻易破开了红袍军的皮甲，鲜血内脏齐齐流出，断肢横飞，要塞城头被抹上鲜红。

红袍大将军，帝国准驸马雷诺开启等离子电场，电光火石以他的身体为原点四散激荡开，将大范围内的狼族士兵蒸发气化。西维尔公主箭术无双，她靠在雷诺身边，箭无虚发，连珠箭暴雨般激射而出，将爬上城头的狼军狠狠钉在城墙上。

狼族凶猛，大军接连不断地拥过来，红袍军步步后撤。眼看攀上城墙的狼军越来越多，崔西斯不忍再看。因为隔得远，她看不清西维尔的模样，只能模糊地看到红袍军中有一女子箭术不错，但弓箭的优势在于距离，被近身了是发挥不出多大威力的。

“走吧。”她对沃里克说。

两人不再观战，而是继续往雾隐峰上攀去，雾隐峰顶此时并没有酒杯形状的雾气出现，但两人决定先上山打探一番。山路并不好走，确切地说，这山没有通往峰顶的路，两人开始披荆斩棘，山下的枪炮声渐渐远去了。

两军阵前，白衣人弹琴弹累了，他抬头看看雾隐峰，便站起身来。他身边的女随从上前一步将琴收起来。

“公子，咱们上山么？”模样俊秀的小姑娘轻声问，她如水的黑色长发随意地绑在脑后，黑色的大眼睛忽闪着，从外貌来看不似艾星人。

“唔。”白衣人负着手，没有说上还是不上，“有蓝的消息么？”

“有了，据四爷说，她在萨尔天堂开了一家清风明月楼，四处打听公子的下落。”

“她一个人么？她有朋友么，会不会很孤单？”

“蓝姑娘认识了很要好的朋友，是一名艾星的火法师，叫 Lina。四爷说，蓝姑娘这段时间很开心，公子不必挂念。”

“唔。”白衣人看着前方交战中的要塞，目光里没有悲喜，任前方鲜血横流

得惨不忍睹。

他是东方轩辕境内琴家四公子中的老三，白室虚，室虚两字取自琴家心法“虚室生白”。他们穿越时空来到艾泽拉斯，是为了寻找传说中的圣迹。

在多少年前，燃烧军团入侵的时候，整个宇宙只有两个星球坚持抗争存活了下来，一个是东方轩辕境，一个便是艾泽拉斯。数千年的大战摧毁了艾星的辉煌，残存的人们存活了下来，但也只是活着，早已没了往日的辉煌。东方轩辕境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也同样凋零。

轩辕境的强者们探查到艾星还有上古大战中残留下来的生命之泉——永恒之井。这是一片充满神秘能量的湖泊，它是整个世界的魔法和自然能量的源泉，在从这个世界以外无边的黑暗中汲取能量的同时，永恒之井向整个世界源源不断地释放它的能量，为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生物提供营养。

这是轩辕境琴道两家陆续来到艾星的原因，即取永恒之井之能量来养活轩辕境，以重现轩辕境的辉煌。谁也说不准燃烧军团会不会再次入侵，能让自己变强一分，便多一分在灾难降临时活下去的机会，就是这样。

其实谁也说不准这永恒之井到现在是否还存在，目前艾星的各大强者，那些站在巅峰的英雄也都不知道永恒之井这种圣迹的存在，艾星的野史小说《艾星战记》中隐约提到了各种古迹，比如狮身人，比如残山剩水酒杯圣迹。

一些嗅觉敏锐的英雄已经渐渐觉察出这所有一切之间的联系，比如洛萨，他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最先觉察到《艾星战记》中所记录的种种正在艾星一一出现。比如崔西斯，她是这一系列变化的最先受益者，艾星异变，元素能量波动异常，她的敏捷属性日益增长正是得益于此。

此次琴家白三公子亲自出手，动用琴家的琉璃盏帮助狼族攻取雾隐峰要塞，也没安什么好心，反正他们插手艾星，自然希望艾星各大势力越乱越好。此次残山酒杯圣迹，琴家也有相当的兴趣，这雾隐峰下，红袍军和狼军斗个两败俱伤才好。

白室虚和他的小随从离开战场后，雾隐峰要塞正式进入最惨烈的拉锯战。狼军近身格斗能力强，但是吃亏在没有强大的英雄支持。红袍军被狼军近身，枪炮威力减半，但在雷诺和西维尔两大英雄的带领下，倒也不至于一败涂地。

战斗从中午打到晚上，雷诺和西维尔筋疲力尽。红袍军撤下城头，退到要塞中，狼族大军踩着满地的尸体攻上城墙，双方展开巷战。

“不是说帝国兵分两路，一路进攻狼族本部吗？怎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狼



军出现？你的人造人炼金师不会已经被灭了吧？”雷诺气喘吁吁，和西维尔躲在一栋建筑后面。

西维尔公主面对雷诺的质问一言不发，她盯着外面横冲直撞的狼族士兵，目光里满是赤红。虽然没有回答，但她也在疑虑，那个带着阴郁气质、刚毅线条的刺客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他郑重地看着她的眼睛说：“你是对我很重要的人。”

他那么聪明，洞察力那么强，或许已经猜到是自己命人动了手脚封存了他的记忆，或许他已经背叛红袍帝国投靠狼族了，不管怎样，这都是她自作聪明的结果。可她是骄傲的帝国公主，纵使错了，她也不会认输。

狼族大军开始围城，雾隐峰要塞中残存的红袍军被压缩在城内的几栋中心建筑中，凭借着地形优势和枪炮火力进行抵抗。战到现在，就算想弃守，想走都走不了了。

雷神剃刀之徒丝毫没有辱没雷神的威名，他左手持盾，右手持光剑，等离子电场开合之间，大量狼族士兵灰飞烟灭，只是他的能量也即将用完。

入夜，双方燃起火把，惨叫声回荡在整个要塞中，零星的枪响打破夜的沉寂，四处可闻的狼嚎更是增加了红袍军的绝望。狼族停止了进攻，战场渐渐安静下来，可大家都知道，狼族在筹备总攻，总攻的那一刻，便是红袍军为国捐躯的那一刻，包括雷神之徒，包括帝国公主。

“走吧，我带你杀出去，我的公主，我可不想还没等到完婚就战死在这里。”雷诺低声说。

“我要和我的士兵在一起。”西维尔话不多，但语气坚决。

“你觉得我是一个浪荡而不可托付的人，或许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但无所谓了，因为注定你是我的妻子。既然你选择战死在这里，那我陪你。你到这里。”雷诺拉着西维尔的手，将她整个身体都拽过来，抱在怀里。

西维尔的呼吸一阵紧促，她微微张着口，在火光摇曳中看着雷诺的眼睛。周围红袍士兵目光灼灼，看着两人，看着他们的公主。

是要在这里举行婚礼么，雷诺？不是吧，不会那么俗套，或许只想抱一下，亲一下。

场面似乎浪漫温馨起来，受伤的红袍士兵的呻吟声都开始刻意压低。可战场终归是战场，红袍军欲求片刻安宁而不得，一声狼嚎刺破夜空，狼族大军开始总攻，攻下这里，他们便占领了整个雾隐峰要塞。

雷诺和西维尔在对视,3,2,1。

公主没有动,雷诺推开西维尔,抡着光剑冲出去。在不稳定电流的加持下,雷诺来去如风。

一代雷神剃刀有这样一位浪荡轻浮的高徒,是喜是悲呢?可他的徒弟似乎也不是一无是处啊,他不肯把西维尔留在这里独自逃生,既然她选择留下,那我就和她一起。

“迫击炮掩护,火枪队跟紧我,保护公主,大家往北冲。”他用人类语高喝一声,带领红袍残军冲出去。

绝望是绝望者的墓志铭。在这漆黑的夜里,面对如潮水般的狼族大军,残存的人们已没了活下去的信心。他们机械地跟在雷诺和西维尔的后面,胡乱地放着枪,只为多杀几个人。

没有人真的有知道必死仍坦然面对的勇气和决心,西维尔也是这样。她自幼跟着皇室行军打仗,箭术无双,多少年下来,似乎认为自己天上地下无所不能了。此次领兵增援雾隐峰要塞,又怎会想到是这样的结局。

战到最后,身边所剩无几,她不由得想起那个人造人炼金师,那位实力恐怖的大刺客,那位被她封存记忆留在帝国效力的不明身份者,他会是谁呢?他在自己的记忆里会是怎样的人,他望着自己的眼睛总是深情而饱含情绪,她甚至要被这一往情深打动了。

公主的手被雷诺拉住,但她的思绪已飞出好远。

一行人一路冲杀到要塞北门。城头漫天火光下,狼族大旗摇曳,众人陷入了最深的绝望中。

而就在这时,北门之外,狼族大军后方一阵骚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枪炮声,没有万军冲杀的呐喊声,但每个人都感受到了那股骚乱,那股由内而外的恐惧,那是自然生物面对无限强大的存在时的天然恐惧。

狼军瞬间陷入混乱。

黑暗中,比黑夜更黑的身影闪现前行,浓烟下所到之处如风吹落叶。他杀人,但他身上没有血迹,因为他太快了,快到那一腔热血还来不及喷洒到他身上,他人已在百步之外。

他是隐形刺客阿sa,他是帝国炼金师萨特,他是天生的杀人高手。

净化之刃撕裂一切阻挡他的存在,纵使他的前方是万千如狼似虎的狼军。天地和星辰都为他擂起最激昂的战鼓,这黑夜里的这一刻,天地仿佛只为他



一人而存在。他想走想留想杀人,都由得他了,谁让他是刺客阿 sa 呢?

“西维尔!”隐刺高声喊道,这一声高喝深深印在帝国公主的心里,那是最深黑暗里的一道光。

公主还未来得及回答,隐刺已经感受到了她的方向。疾跑,闪现,如影随形,灭掉挡路的人,绕过逃散的人,风吹到西维尔的身边时,隐刺也到了。

左臂抱起西维尔,就在她的未婚夫雷诺的眼皮底下,原地只留一个残影,真身已往北大门飘去。

西维尔没有再坚持要和她的士兵同进同退。她在雷诺提出要带她走时说了大义凛然的话,是因为她知道以雷诺的实力或许两人无法冲杀出去,而此次隐刺冲杀进万军阵中只为了救她,她还坚持什么呢?

雷诺整个人都绿起来,眼睁睁看着隐刺将西维尔抱走,也只好硬着头皮跟在其后。红袍残军人数越来越少,人们看到了点滴的希望,似乎跟着隐刺,就有冲杀出去的机会。

远处观战的白室虚看到虎入狼群的隐刺,产生了兴趣,他被隐刺犀利的杀人技术和来去如风的速度折服。他眼神一亮,取出木琴,铮然一声,一道光波自琴弦上发出,这不可抵挡的万钧之力呼啸着射向隐刺。

“轰——”隐刺回身一刀,将那光波轰碎。周围的狼军被殃及,圆形震荡波扩散开,将大范围内的狼军气化。

隐刺停下身,回头看向远处白衣飘飘的白室虚,白室虚同样望着他。隔着夜空,来自不同世界的两大顶尖高手四目相对。

白室虚不再出手,隐刺也不再停留,看一眼怀中的西维尔,便继续前行。

“我像你的情人吗?”西维尔目不转睛地看着隐刺问道。她的双臂环在隐刺的脖颈上,感受着他半人半金属的冰凉。

“你就是。”隐刺温柔地说,像在安慰受伤的邻家小女孩。面对西维尔,本来就没有半分冰冷情绪,更何况在这关头,在这雾隐峰要塞失守的关头,在这帝国常胜将军克莱叛国的关头,在这帝国皇帝已在叛乱中身死的关头。

冰封4年6月,艾泽拉斯残山以北,红袍帝国常胜大将军叛国,勾结狼族,杀掉帝国皇帝,取得帝国首都控制权。帝国炼金师萨特力挽狂澜,以一己之力镇压叛乱,剿灭乱党,杀死乱党头目克莱,后赶赴雾隐峰要塞,于万军之中将帝国公主救出。

残山一带树林众多,从雾隐峰要塞冲出来的只有寥寥几个人,大家都走

散了，隐刺带着西维尔奔跑在夜色中。关于帝国内乱，隐刺还没有告诉西维尔，消息被封锁，所有人都还不知道。

战火在两人身后远去，隐刺将西维尔公主放下，两人靠在一处小山坡背面休息。6月的残山之夜，风有些凉，公主紧了紧残破的战袍。

“之前的我一定是个不爱说话的人。”隐刺看着西维尔，“冷的话，我生个火堆。”

“出了什么事，你告诉我，帝国兵分两路，一路攻打狼族本部，一路攻打雾隐要塞，你那边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狼军？”公主迎上隐刺的目光，情绪微微激动。

“呼——克莱将军叛变，帝国内乱，王已战死，你叔叔接管了王位，帝都现在很乱。”隐刺低下头，避开西维尔的目光，语调尽量平静。

然后是沉默，西维尔久久不语。

国破家亡四个字经常在野史小说里见到，我们不能切身体会到。我们这一生可能不会遇到此种情况，我们也无法揣测，那情境遭遇下的不幸者，在听到这样的消息后，会是多么伤心欲绝失魂落魄。

隐刺将西维尔揽过来抱住，西维尔的身体在颤抖。那无声的哭泣里包含巨大的悲伤，悲伤两个字太轻，那种痛苦绝望无法描述。一旁的隐刺能切身感受到，他感受到疼，很疼很疼，西维尔公主在他肩膀还有肉的地方狠狠地咬下去，呜咽声在夜风里传出好远，像受伤的小猫，受尽委屈、欲坚强而不得的小猫。

隐刺对哄女孩子是不在行的，而经历人生大痛的女孩躲在你怀里哭，你任何安慰的言辞也都是苍白无力的。抱一抱，拍一拍就好。

“我之前肯定是个坏人，铁石心肠的坏人，我没有悲伤，冷酷无情，沉默偏执，可偏偏对怎么杀人这么在行，我这副身体似乎就是为杀人而生的。我总在想，之前的我该是怎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存在。西维尔，你救了我，我不会说话，但我肯定会帮你，不论怎样，我都帮你，都站到你这边。”

“萨特。”西维尔哭得累了，叫一声隐刺的名字，声音轻轻的，温柔里满是疲惫。

激战了一天，经历了大败、大痛，听闻了噩耗，现在又无处可去。骄傲的公主终于卸下高高在上的姿态，她像小猫一样依偎在隐刺怀里，喃喃着：“我哪里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让他们封存了你的记忆，我只想利用你为帝国效力，



何曾有半分真心对待过你，你真傻。”

隐刺没有说话，只是将公主抱得更紧。这些天，他反复做一个梦，梦见自己千山万水追寻一个女孩，为她生死为她牵挂，为她天上地下四海为家。他在路的尽头终于追上了她，她回过身来，那模样正是西维尔公主。

“你这么聪明，可能已经猜到你的记忆方面是我动的手脚。”西维尔抽动着鼻子，整个身子都依偎在隐刺怀里，声音越来越轻。

隐刺没有做声，祭起梅肯斯姆给西维尔疗伤，圣光一闪，公主身上的大小创伤开始愈合长肉。这个过程并不舒服，公主忍不住疼痛，连连倒吸冷气，钻心的疼痛又让她哭出声来，楚楚可怜的样子没有半分帝国公主的气势。

“疼。”公主轻呼一声。隐刺探查她的伤口，被狼族钝器和狼爪抓伤的伤口又渗出血来。公主轻轻侧着身，把战甲褪下来。隐刺从包包里拿出大药膏和绷带给公主缠上，整个画面没有对白，两人十足地默契。

公主低着头，长发挡住她的脸，好看的脸，像崔西斯。月光让西维尔的身体更白，隐刺看着那后背的一抹皎洁入神。

“清理下伤口。”西维尔把纱布绷带递给隐刺。隐刺接过，用纱布轻轻擦拭她的背伤，西维尔因剧烈的疼痛而颤抖。

隐刺将伤口缠上绷带，公主擦一擦脸上的汗，双手轻拍脸颊，让发烫的双颊放松冷却一下，但整个身子实在是没有了力气，便又软倒在隐刺的怀里。隐刺不再推拒，轻轻将公主抱住。公主的眼睛里跳跃着温暖明亮的火焰，火焰之外却有一层蒙蒙的薄雾，长长的睫毛轻轻抖动。

月光，丛林，英雄，公主，褪在一边的染有血迹的战甲。

在他们遇到的时候，在骑在马上公主用弓弦挑起隐刺下巴的那一刻，在隐刺注视公主双眼的那瞬间，或许就注定会有这样一天。英俊而实力高超的机械人炼金师，和高贵优雅的帝国公主，既狗血又般配。

隐刺终于红了脸，他觉得自己身体有些僵硬，便轻轻侧身，想说点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在她渐渐温柔的眼神里，他不想再躲闪。也许这就是隐刺想要的安宁，久违的安宁。

只是，在这柔情蜜意的关头，有那么几分钟，隐刺竟走神了。

当隐刺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刺客的敏锐双眼注意到两件事，一是公主闭上了双眼，二是丛林的另一边似是有人。

隐刺没有惊动公主，微微地侧脸看过去，雷神剃刀之徒雷诺，满身是血，

站在月下的树丛中，正看向这边。雷诺一只手扶在树干上，一动不动，像是千年后风化的雕像，凝固在那里。

隐刺依然抱着公主，目光冷静地看着雷诺。公主闭着眼睛，对此一无所知。隐刺扯过旁边的战袍，将公主的身体包裹起来，公主像是被扰了好梦，轻轻哼一声。

梅肯斯姆冷却时间已到，隐刺心念一动，柔和的黄光再闪，圣洁之花在两人的头顶上方绽放，将两人笼罩在里面。公主身上的伤口不再疼痛，圣光治愈着她的身体，她舒服地在隐刺怀里蹭来蹭去。

曾经在多久以前，在阿sa的记忆里，他亲眼见到过自己喜欢的崔西斯和神灵拥抱在一起。

而在多久以后，在炼金师萨特的生命里，他同样被另一个人看到，自己抱着他喜欢的女孩。

西维尔公主也觉察到了异样，她睁开眼睛，随着隐刺的目光看过去，看到风化千年的雷诺。公主黛眉微蹙，平静的脸上泛起一分波澜，捡起地上的战甲穿戴好，离开隐刺怀里，站了起来。隐刺也起身，两人齐齐往雷诺的方向看过去，雷诺依然不动。

两人走过去，到雷诺身前，只见这位雷神高徒脸上布满了深可见骨的爪痕，他的眼睛紧闭着，还在往外流着血，不知是否已经失明，但他肯定被彻底毁灭了。



CHAPTER 22

远古守护者

红袍帝国在雾隐峰争夺战中惨败，帝国大将军雷神之徒雷诺在此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对于帝国来讲，最惨痛的失败不是损失了多少精锐的士兵，也不是丢失了多少要塞，最触及帝国根本的是这场改弦更张的内乱。西维尔公主的叔叔占领了帝都，登基成了新皇，里里外外一通大清洗，让帝国元气大伤。

但在绝对力量面前，任何阴谋诡计都是行不通的，就像红袍帝国的这场内乱，帝国皇叔在经过一系列密谋策划之后取得了皇权，宝座还没坐热，已是大祸临头。

隐刺要帮西维尔取回皇位极其简单，月黑风高夜，潜入皇宫，一柄净化之刃架到新皇的脖子上，新皇乖乖地拟了退位诏书，接了西维尔公主回宫继承大宝。闹剧收场，西维尔正式接管帝国，皇叔被砍了头，雷诺被雷神一门接走疗伤去了，隐刺对这弹丸小国更是没甚兴趣，一心在实验室里研究作战机器人发条地精。

红袍帝国和狼族的战争也告一段落，帝国失掉了大片残山要塞，也失掉了和狼族争夺酒杯遗迹的资本。狼族势力进一步扩张。

在感情方面也是波澜不惊的，对于西维尔而言，初登皇位，权力比爱情更让她兴奋，对于现在的隐刺来说，感情也是可有可无，至于雷诺，安心养伤，保住小命才是根本。

在冰封4年的冬天，北方大地的平原上，亡灵帝国和创世精英联盟之间的战争打得难解难分。亡灵大军分北、西、南三路对创联中心城市萨尔天堂进行合围，挡在亡灵大军面前的是萨尔天堂周围的三座军事要塞。在南方霜狼要塞上，卡妙率领法师部队直接迎击幽鬼军的进攻，在西方冰血要塞上，曾经的暴风五人组中十年传说艾瑞斯对上了超级战士莱崔迪。

神灵接到密信，对方要剑换美人，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崔西斯在他们手上，要神灵看着办。神灵和洛萨一合计，两人决定找艾瑞斯帮忙，先不说艾瑞斯手中握着辉耀之剑，单从实力上来说，这事若有艾瑞斯这样的大高手出面，成

功率自然要大许多。

靠近冰血要塞，神灵的不适感越来越重。从两军大战后的战场上经过，四散的元素能量汹涌澎湃，引发神灵体内的自然之力，神灵开始头晕目眩。洛萨觉察到异样，背起神灵开始狂奔。一路上这种战场两人遇到过不少，每次都是洛萨特有眼力价。

远离元素汹涌之地，神灵才能慢慢平复。被这自然之种折磨到这步田地，神灵第一次开始咬牙切齿地恨一个人，北方大德鲁伊悉拉贝尔。

在艾星谁是魔法第一人，是卡尔还是克尔苏加德？说到第一，人们只会从这两个人中选，而实际上，真正的大魔导师还有好多，只是他们都很低调，比如拉比克、麦迪文，比如科恩。

艾星自然元素之力充沛，大多数魔法师都是元素法师，风火雷电，毁天灭地，像科恩这种空间魔法师是少之又少的，集大成者更是凤毛麟角。

所以科恩很孤独，他远离城市，远离人群，在人烟稀少的荒原上感悟空间法则，修炼成举世无双的空间魔法。老科恩没什么名利之心，艾星是亡灵做主还是联盟当家都与他无关，他寂寞孤独着。

这样的人生似乎没什么乐趣，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只是好在他还有个宝贝徒弟，科勒。

一个空间魔法师教出了一个刺客徒弟，老科恩蛮佩服自己的。这位伟大的魔法师属于那种，怎么说呢，比较木讷的那种人，他没有辉煌过去，没有豪宅，没有妻妾成群，没有在世间建立伟大功勋，没有像创始者卡尔那样有三千弟子。他在空间魔法上的成就都出自他的勤奋刻苦，孜孜不倦。他能忍受几十年枯燥无味的时光，只对着一本厚厚的魔法书钻研、冥想，他最喜欢看日落月升，也喜欢偶尔哼唱一首不知名的奎尔瑟兰民谣。

他捡到了一个亡灵男婴，给他取名叫科勒。这看起来很俗套，实际上，这位在空间魔法上有着惊天成就的老法师该有个传承，这算是一种眷顾和刻意安排。只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伟大的空间魔法师怎么会把他唯一的宝贝徒弟教成了追求极限物理攻击的刺客？

科恩赠给徒弟的宝物是两柄匕首，这是老法师穷尽一生的成果，这两柄匕首的意义在于它真正地让艾星人凭借道具突破了空间规则进行瞬间移动。这听起来有点绕口，说到瞬间移动，在艾星其实不足为奇，很多大英雄都掌握



了这种技能,比如玛吉纳、阿卡莎,比如莱崔迪、阿 sa。但要注意的是,这只是他们个人的自身技能,而不是凭借道具。

如果有一把刀能让一个人在艾星上突破空间进行瞬移,那能不能有一艘船让一群人在宇宙中突破空间进行瞬移呢?这就是这把匕首的意义所在。

老法师要给这柄匕首起个名字,比如空间之刃,比如逃脱之匕,比如破碎虚空。而这柄匕首的持有者,少年科勒拿着这两柄匕首在空地上跳来跳去进行着 1200 码的瞬移时说:“就叫跳刀吧,老爹。”

老法师觉得这不够正式,太口语化,只是科勒坚持如此,而他又是如此疼爱这个宝贝徒弟,于是老法师接受了这个称呼,于是后世就对这柄神奇的匕首跳刀跳刀地叫,而更多时候,人们,特别是史学家提到它的时候,更愿意称呼它为科勒的匕首。

轩辕境琴家三少爷白室虚长年浪迹于艾星为寻找永恒之井,这一众轩辕境高手正是突破了空间规则而来,而他们的琴技也正是利用了空间原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很不能容忍艾星上有这样的空间大师存在,这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某种程度上,他们始终认为,艾泽拉斯星的一切生物都是低他们一等的存在。他们可以突破空间来到艾星,却坚决不允许艾星人同样这样做。让那些花花绿绿的兽人、半兽人穿越到轩辕仙境,这像什么话呢?

在冰封元年的冬天,一个不怎么明朗的天气里,白室虚站在了这极西之地的荒原上,不远处的小院是老科恩的住所。

科勒在院子里练剑,剑却不是什么好剑,普通的木剑。日子比较苦,老科恩穷尽一生打造了两柄匕首已是能力极限。但没见过什么世面的科勒已经很满足了,也分不清什么木剑铁剑,总之在他手里,一切武器都差不多,他的武艺奥义是快,突破空间规则的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一个拥有两把跳刀的极限物理刺客,他的一切招式都是致命的。

老科恩感受到白室虚的强大能量波动,脸已变成了猪肝色,没有惊动在院子里练剑的科勒,默默地在屋子里打包,把一生的空间魔法笔记还有一些零散的细软都包裹起来。他拎着包裹出了屋子,看着院子里满头大汗、像风一样快的少年科勒,手里捻动着传送卷轴。

白室虚往前踏了两步已到了科恩的院子门口,木琴拿出来,在院门前摆好,轻拨琴弦,调试音色。老科恩当下不再犹豫,破碎空间移动到科勒面前,把手里的包裹塞给他,开始吟唱传送卷轴。少年科勒一脸茫然,看一眼一脸

不舍的老科恩，注意到院门口的白室虚。

老科恩话不多，为人质朴也不善言辞，想说一句保重，照顾好自己之类的话，可嘴唇哆哆嗦嗦又说不出。对于无子无女的老科恩来说，这十几年，宝贝徒弟是和自己亲儿子一样的，今日大敌当前，唯一能做的就是送你离开。我若不死，自会传送你回来，我若战死，那你从今往后就自己行走在艾泽拉斯吧。

琴声响起的刹那，老科恩也吟唱了咒语，传送卷轴发动，一切在少年科勒反应过来之前。白光闪过，科勒凭空消失。琴光迎面向老科恩打过来，老科恩一声低吟，瞬移到远处。手中劈里啪啦光波闪耀，今次这位一代宗师要让这些来自轩辕境的异族看看，真正的艾星英雄！

少年科勒被老科恩随机传送走，那时正是第二次亡灵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亡灵出身的科勒在这个天下初定的时候入世，也并未经历多少坎坷困苦。虽然不谙世事，但一位有着极限速度的亡灵刺客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太吃亏，根本谈不上被人欺负，更何况他还手持两柄跳刀。

少年科勒加入了赏金公会，不为赏金不为财富，只因为赏金公会势力庞大，是艾星数一数二的地下组织，他要找那个白衣人只能从这里入手。冰封元年的赏金公会，最优秀的赏金猎人还是甘达。公会里到处流传着关于第一猎人甘达的传说，那时候的科勒才刚刚加入组织，心里有一种无名小卒对大英雄的崇拜之情。

冰封元年，冰封2年，冰封3年，少年科勒一步步成长，在一次次任务中凭借出神入化的鬼魅身影和凌厉干脆的作战风格渐渐夺得了公会第一猎人的头衔。而甘达已经被公会除名，列入追杀名单。

冰封3年2月的时候，神灵、赏金、全能、小牛四人配合诺兰军攻占了占星城，其后四人北上铁炉堡购置军备，却被卷入了亡灵斩首战争中，神灵身受重伤，与法里奥南下疗伤。赏金三人返回占星城发展神灵军。

到冰封3年11月的时候，经过大半年的发展，神灵军规模已经达到五千人。一支五千人的力量在艾星来说并不起眼，在这第三次亡灵战争的大背景下，各地反抗军突起，大小势力层出不穷。这五千人，大多数的城主、势力主都没放在眼里。而实际上，这已经是一支非常厉害的军队了，是的，说通俗点，就是非常厉害。

五千士兵都是最精锐最强壮的兽人战士，人类和精灵在这支军队里只担任一些文职，冲锋在前的勇士全部来自于剽悍的兽人部落。曾经的赏金公会



第一人赏金猎手甘达亲自对这支军队进行训练,教给他们一击必杀的技巧。

撼地神牛雷格对训练士兵这种事并无太大兴趣,每天看着赏金在校军场上和士兵们打得热火朝天,老牛总提不起什么兴致。在这个小团队中,老牛越来越对自己的实力没有信心,速度、力量都是他所欠缺的。终极技能回音击的攻击力、伤害范围都很可观,但是始终很难发挥出最大作用,因为老牛太慢了。在真正的高手对决中,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和最佳的地点来释放,这让老牛苦恼不已。

“要有钱,要有人,要有地盘,要加固城墙,要多造防御箭塔。”在初冬的某个夜里,赏金对聚在一起的几个人说。

老牛哈欠连连,全能盯着左手上的魂戒入神,巴拉拉在拨弄头发,只有诺兰在专心听。

“凭借占星城的财政收入很难支撑武装一支全精锐装备的军队,人员也有限,要攻城的话现在也不是最佳时机,周围的几个大城咱们都惹不起。再说大帅也还没有回来,城墙和防御箭塔的成本也相当高。”诺兰分析道。

“也就是说,还是缺钱。”赏金挠头,打架杀人这几个人在行,可是这些财政上的事还真是毫无办法。

“这里,和这里,是这周围仅有的两个金矿,虽然不是大型金矿,但其规模也不小,武装咱们占星城应该没有问题。但你知道的,像这种资源矿,亡灵向来都派重兵把守。”诺兰把地图摊开来,指着上面的标注点说道。

“咱们打这个金矿的主意打了半年,期间我也去看过几次,以咱目前的实力,要打下来要费一番周折。就算打下来,也守不住,亡灵肯定会派大军抢夺,咱们耗不起。”赏金说。

“以目前的科技力量来划分,主流防御箭塔可分为速射塔、减速塔、爆裂塔、抽魔塔也就是神秘塔,还有地精科技的炮塔。如果防御塔够多,应该能守得住,但这些塔建造周期比较长,而且费用昂贵,咱们负担不起。”诺兰说来说去,还是钱的问题。

“眼前的机会不容错过,法师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亡灵的大部分精锐军都已派往前线。”

“那打吧,神灵军自建军以来没有打过仗,也可以锻炼一下。至于金矿,如果守不住,那就搜刮一番后撤出来。”

在其余几人将要进入梦乡的时候,赏金和诺兰终于完成了作战计划,决

定发起神灵军的第一次作战，趁亡灵和创联大战的机会抢夺占星城附近的两座金矿。这并非一次强盗性质的作战，在那个年代，各大势力抢夺战略资源是合理且正常的。

计划完成，众人散伙，等待他们的是三日后的大战。

全能和巴拉拉讨论她的去留问题，小夜魔自己也没有主意。在天灾内部，巫妖王沉睡，阿卡莎和刀锋以及法盟之间的争斗越来越激烈，在第二次战争中丢盔弃甲的夜魔巴拉那又丢了占星城。所以可想而知，就算他逃回去，也不会有太高的地位，搞不好就会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全能把这个分析给巴拉拉听，巴拉拉似懂非懂地点头。

“那大叔，让我老爹回占星城怎么样？”巴拉拉仰起脸问。

“那也使不得，幽暗城最见不得背叛巫妖王这种事，曾经出了个希尔瓦娜斯和崔西斯，结果被幽暗城通缉了好多年，终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把崔西斯捉了回去，她现在还生死不知。”全能说起这个，神情黯然。

两人在入夜的大街上走着，巴拉拉困了，全能把她背起来，小夜魔就在全能的背上摇晃着睡去。

老牛从会议厅出来，会上关于此次作战计划他也听了个七七八八，抢夺资源这种事，他不怎么热心，但这种大兵团作战他是喜欢的，比起高来高去的绝顶高手们过招，这种军团对抗更能体现他各大技能的价值。终极技能回音击：重击地面发出震波，对周围的敌方单位造成伤害，震波相互弹射会造成更大伤害。也就是说，周围的人越多回音击造成的伤害越高，所以在几次战斗中，赏金和全能都第一时间把老牛扔进人堆里。这种滋味老牛却并不喜欢，他需要一种能主动切入战场的技能。

想到抢了金矿就有了钱，有了钱或许能在铁炉堡买到更高级的装备，那样在战争中生存的机会也就更大一些，也就更有能力变强。老牛这样想着，这个时代大家都想变强，老牛也不例外。

三日后的下午，占星城五千神灵军出了城，经过一个时辰的急行军，大军到达亡灵金矿所在地。诺兰指挥投石车、攻城车进入各个攻击地点。赏金、全能、老牛三人站在小土坡上研究下方金矿周围的亡灵守兵力量。

“来，老牛你准备一下。”赏金挽了挽袖子。

“干吗？”老牛瞪着牛眼，后退一步。

“动手啊，先手啊，你去控住他们，我们跟上。”赏金理所当然。



“等等，咳，这么高……扔下去会不会有危险？”

“不会的，来吧，掷矛手、攻城车准备，以老牛为信号，见到回音击的黄光就动手。”赏金把作战计划下达下去。

风向一转，时机已到。赏金和全能抓起老牛扔下去，老牛“嗷”一声，拖着长长的尾音从高高的山坡上飞下去。

下方金矿外围的亡灵军营中，一众亡灵士兵目瞪口呆地看着从天而降的老牛。

扑通，哗啦，军帐被老牛砸倒，顿时一片乌烟瘴气。

老牛落地不稳，被军帐包个正着，结结实实摔了个七荤八素。回音击和沟壑早已被抛到了天外，亡灵军营中静悄悄的，众人看着从帐篷爬出来的晕头转向的老牛。

山坡上准备发起攻击的众人也静悄悄的，等着老牛回音击的黄光大作。命令说，黄光一闪就动手，只是这黄光迟迟未见。

“糟了！”赏金意识到情况不妙，临时改变计划，令旗舞动，示意投石车开始攻城，同时，自己一马当先冲了下去。

大战开始，神灵军冲锋，投石车、攻城车咆哮。亡灵军措手不及，乱成一团。

训练了半年的神灵军爆发出惊人的战力，特别是一千名掷矛手，五支钢矛虎虎生风，端的是杀气腾腾。

全能骑士守护天使降临，神灵军如虎添翼，在老牛的大沟壑、回音击的配合下大杀四方，一时间血流成河。

日头西落，风吹着战场上残破的亡灵战旗呼呼作响，在尸横遍野的金矿外围战场上，傲然而立的是威风凛凛、战意昂然的神灵军。

金矿打下来，诺兰开始调集占星城人手进驻，先把存矿都运到占星城，然后加大开采力度和规模，能赚一点是一点。按亡灵军的反应速度和办事效率，应该很快对这次袭击有所行动。

此战作为神灵军的初战，从军队的行动力、战斗力以及作战成果来看，是相当成功的，初建的神灵军比起亡灵精锐也不遑多让。在本次战斗中唯一负伤的高级将领是撼地神牛雷格，据称雷格将军闪了腰，给日常生活起居带来了不便，以至于在随后的几天内生活都不能自理。

巴拉拉被派去照顾老牛，于是就有了这一幕，老牛哼哼唧唧地躺在床上要水喝，而正在专心玩卡牌的巴拉拉不耐烦地挥手说等会儿。老牛耐心地等，

好不容易等到巴拉拉把卡牌拼好了玩腻了，欲开口要水。初冬小雪后，有飞鸟停到院子里，巴拉拉又雀跃一声跑到院子逗小雀捉小鸟，玩得不亦乐乎。

老牛看着欢腾的巴拉拉，陷入伤感中，随着亡灵战争进入大后期，英雄们的实力都在提高，随着战斗的升级，对英雄的实力要求也越来越高。老牛虽在人前笑哈哈，可背地里越来越觉得拖大家的后腿，这种感觉并不好。

亡灵对金矿事件的反应相当迅速，大军在萨尔天堂与创联鏖战，幽暗城便调集占星城附近的各大城市守兵组成联军，夺回金矿，征讨占星城。本来在大战争的背景下，亡灵对这种自治城市都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待到扳倒联盟了再秋后算账。加上阿卡莎知道占星城是神灵的地盘，也就压着，尽量阻止幽暗城对占星城动兵。可这次占星城拿了金矿，这是幽暗城不能忍的。

阿卡莎在铁炉堡作战失败后，在幽暗城的威望也降到了最低，加上家族长，阿卡莎老爹年迈病危，阿卡莎的话在决策层里的分量也就不那么重了。

亡灵在占星城外临时组建了联合大军，第一时间开赴金矿地点发起猛攻，反应之迅速出乎占星城的预料。双方在金矿点再次爆发大战，亡灵来势汹汹，诺兰要撤，赏金坚持要守。两人意见不一，开始在战阵上爆发冲突。

其实这次作战占星城赚了，把亡灵采集了几个月的存货搬了个空，这已经够占星城挥霍几年了。只是赏金看着那两堆闪闪发光的金矿已经挪不开眼了，大有要钱不要命的架势。

神灵军剽悍，亡灵久攻不下，越拖伤亡越重，亡灵指挥官气急，将重型火炮调来，对着金矿一顿猛轰。这也是亡灵人的风格，既然久攻不下，那宁可毁去双方都得不到。一阵炮火连天地动山摇，金矿崩塌。

赏金暴怒，红着眼睛要出去拼命。诺兰已经指挥大军撤离，全能拽着赏金要走，赏金说：“你们先走，我去宰了下令炮轰金矿的那孙子。”说罢一个疾风步消失在原地。

全能无奈，知道赏金的脾气，只好先一步和诺兰撤回占星城做防御工作。亡灵炮轰金矿是第一步，看如此规模的联合大军，不仅仅是毁去金矿那么简单，搞不好也会同样炮轰占星城，将神灵军这唯一的据点拔去。

面对汹涌而来的亡灵联合大军，占星城的五千守军显得太单薄了。全能忧心忡忡，如果赏金能干掉亡灵指挥官制造点麻烦，那是最好不过了。

赏金隐身在黑暗的矿洞中，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亡灵战士打扫战场，军官们从战马上下来，围在一张地图周围指指点点。是冲出去干掉指挥官还是



藏在这矿洞里等待时机，赏金犹豫不定。杀机锁定头戴红缨战盔的指挥官，手中的飞镖已经蓄势待发。

而就在这时，他看到那亡灵指挥官抬起头冲他一笑，鬼魅的一笑！

赏金心凉，暗道不好，脚下发力欲冲出矿洞，只是为时已晚。轰隆轰隆，万炮齐发，轰响赏金所在的矿洞。赏金飞退，撑开先锋盾，连滚带爬地被气浪撞进矿洞深处。矿洞入口处被落石掩盖。

从黑暗中醒来，躺在地上感受着无边的阴冷和黑暗，回想之前的事，赏金开始自嘲，大陆第一的赏金猎人最终葬身金矿了，真是不辱没赏金两个字。

眼角、鼻子、嘴巴周围都黏黏的，赏金用手擦一下，从战斗经验来看，这应该是七窍流血了。睁开眼睛，目不能视物，不知是失明了还是周围太黑。试着活动身子，身子还能动，摸摸地上，刀还在，拿刀敲一敲冰冷的墙壁，当当当，不算清晰的声音传来，赏金稍稍放心，至少还未失聪。

拿刀东戳西敲，感受矿洞的大小，检查身体的零部件，确认身体无恙后，赏金冷静下来，开始分析整件事。对方无疑是相当高明的指挥官，在战后的战场上第一时间布下真视之眼，防止隐形的刺客对指挥官进行偷袭，赏金认栽。

亡灵派出如此作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应该不会是单单取回金矿那么简单。想到占星城的安危，赏金又是一阵担心。

沿着坑道前行，辨不清方向，只有跟着感觉一步步走，不知走了多久，他看到了前面有微弱的光，黑暗里的光。

光线很暗，散发着莹莹的淡绿色，不似太阳光，更像是某种植物的光。赏金踉跄着奔过去，在坑坑洼洼的地上看到了一片晶莹碧绿的小石头。捡起来，捧在手里，能感受到小石头有规律的脉动，似有生命般。捧到眼前仔细看，那不是石头，而更像是树种。

树种似乎也感受到了生命能量，在赏金的手中跳动得越来越蓬勃。晶莹的绿光从种子里散发出来，一圈一圈围绕着赏金的身体慢慢旋转。赏金闭上眼睛，似乎听到沙沙的声音从远古而来，声音渐渐清晰，是古老的精灵语，似是在讲述一段久远的历史。赏金猎人纵横大陆这些年，能在赏金公会排到第一，各方面能力自是不弱，精灵语更是不在话下。

“在数万年前，艾泽拉斯世界只有一块被无边的海洋包围的巨大陆地，许多不同的种族和生物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这块黑

暗的大陆中心是一片充满神秘能量的湖泊。这片湖泊后来被称为永恒之井，是整个世界的魔法和自然能量的源泉，在从这个世界以外无边的黑暗中汲取能量的同时，永恒之井向整个世界源源不断地释放它的能量，为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生物提供营养。在那时，一个古老的崇拜着黑夜的人形生物氏族被井中的奇异能量吸引而来，并在它宁静的湖岸边建立起了永久性的居所。随着时间的流逝，湖中的大宇宙力量对这个族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他们更加强壮、睿智并拥有了永恒的生命。他们的皮肤变成各种深浅的紫罗兰颜色，而且身高渐渐增加了。这个部族自称卡多雷，这个名字在他们的语言中意为‘众星之子’。为了庆祝部落的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在永恒之井的周围修建了高大的建筑物和神庙。卡多雷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暗夜精灵的种族。”

那来自远古的精灵语慢慢讲述着暗夜精灵的历史，声音沙哑低沉，赏金安静地听，沉浸在这段悲壮的故事中。从上古战争再到世界的分裂，到永恒之井的干涸，再到燃烧军团的入侵，这段千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的历史在赏金脑海里慢慢形成。

“这里曾是远古之战的战场，精灵族防御塔远古守卫者在这里沉睡，树种散落在这里，这些树种拥有生命，需要生命能量激活，你是被精灵族选中的人。”那声音说道。

“喂，等等，怎么是我？我是一个兽人族刺客啊。”赏金疑问。

“愿这活体护甲能保护你，开启的时候能增加 10 点的护甲，提升每秒 10 点的生命回复速度。并不需要你为精灵族做什么，只是远古之战后的艾星人该知道这段历史。”那声音说完这最后一句便消失了，留赏金仍沉浸在那段浩瀚的历史中。

原来真有永恒之井这种神奇的东西，原来曾经的艾星那么强，赏金捧着这一把远古守卫者树种久久不能自己。这样一大捧远古守卫者树种，种下去会是整整一大片精灵防御塔，这会是多强的防御力量呢？

老牛在闷不吭声地喝酒，他心里埋怨诺兰没有把赏金带回来，嘴上又不敢说，只有闷不吭声地喝酒。

诺兰自然能感受到老牛的脾气，也理解老牛的心情，几个人在一起出生入死这些年，哪次有危险不是大家一块扛着。这次金矿作战失败，把赏金一个人留在那儿，确实不妥。



“我去点兵。”诺兰推开椅子，霍然站起来。老牛没有抬头，依然低头喝着酒。

巴拉拉注意到桌上的尴尬气氛，乖巧地没有吭声，一双小眼睛躲在饭碗后面滴溜溜转，看着场上的几个人。

全能摇摇头，示意诺兰坐下，亡灵联合大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占星城外，这个时候出兵无疑是打开城门，将城池拱手相让了。他也担心赏金的安危，几个人中，他和赏金的关系最好。金矿战役中，赏金要留下来找机会刺杀，就算万一有什么意外，于情于理也说不出诺兰的不是，更何况，赏金公会曾经的第一猎人岂能那么不中用！

场上众人沉默着，外面却传来一阵狂笑，众人面露喜色，那贱笑不是赏金又是哪个？不等众人过去开门，门已从外面被推开，赏金狂笑着走进来，浑身上下黑乎乎脏兮兮，独留满嘴的龅牙嚣张地露在外面，一双小眼睛也闪着光。

众人关切地问赏金身体有没有受伤，全能神圣洗礼照在他身上为他净化伤口，赏金没有回答，走到桌边拿起桌上不管是谁的酒杯咚咚咚往嘴里灌酒，一边灌酒一边狂笑。

夜深了，众人听赏金眉飞色舞地讲述如何遇到远古守护者种子，如何被告知一段神奇的历史，如何用种子推开了堵住洞口的巨石，并把种子推到桌子上让大家看。

众人拿着散发着莹莹绿光的树种在灯下研究。“你会有这么好的运气？”老牛很不相信赏金这种配角会有这样的奇遇。

“会不会是亡灵的阴谋，这种子会不会有毒？”诺兰突然想到这点，赶忙把手中的种子抛在桌子上，惊魂不定地端量双手。众人闻言也都把树种放下。

“乱说啥阴谋，这真是远古守护者树种，我在矿洞里试验过的，至于有没有毒，至今还没发现。”赏金把树种都收起来，“有了这批树种，占星城可就真是固若金汤了。”

冰封3年11月，亡灵联合大军进攻占星城失败，亡灵指挥官在战后报告中说，占星城城头一夜之间长出了大片的防御塔，配合着城头原本就有的星辰塔，攻城部队无法突破占星城的防御。那突然生长出来的树状防御塔据调查像是精灵族远古时代的远古守护者。

CHAPTER 23
水蓝之心

在冰封3年夏天的铁炉堡叛乱中，阿卡莎指挥的斩首行动失败。在此战中，亡灵帝国损失了数量众多的战争精英，让亡灵族实力大减，也让阿卡莎以及阿卡莎家族在幽暗城的势力大幅缩减。巫妖王在圣山一战中陷入沉睡，没了大巫妖王给阿卡莎撑腰，女王风光不再。

幽暗城，女王府上下忙忙碌碌进进出出乱作一团，阿卡莎的老爹阿曼德亲王病危，朝野上上下下都在关注。作为上一代巫妖王眼前的红人，这一代巫妖王眼前红人的父亲，阿曼德亲王的生死关系着幽暗城政治势力的变更。在巫妖王沉睡期，幽暗城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

这次老爷子的病情，王府上下开始是极力隐瞒的，可不知怎么的，风声还是走漏了出去，一时间满城风雨。一个亲王的倒下在幽暗城本不算什么，可正值大联盟反攻，帝国和创联交战的当口，在别有用心者的渲染下，这风雨飘摇的王城像是随时会出什么大乱子。

阿卡莎端坐在客厅当中那宽大的木椅中，眯着眼睛似在冥想，又像是睡着了。眼尖的王府管家阿莫注意到女王的右手食指在有规律地一抬一落轻叩着桌子，这是女王的小习惯。伺候王府多年的管家自然知道这位高高在上的女王看起来宠辱不惊，实则心里也没了主意。

打庭院里跑进一个人，来人面带喜色，跑到管家阿莫身前，低声耳语几句，阿莫点头，挥手示意他退下去。听到动静的阿卡莎身子一颤，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阿莫上前一步，在阿卡莎耳边轻声说道：“人来了。”

阿卡莎蓦地睁开双眼，一扫这几日的颓废，挺腰，起身，一甩水蓝色的希瓦护甲长袍，一个闪现飘出了大厅，往门外去了。

女王府外，精致的马车停在那。王府大门打开，女王迎出来，马车里走出一人，女王按捺着激动，上前抓住来人的手往府里拽。

“咳血，面色苍白，四肢颤抖，体力量无法汇聚，能明显感受到生命能量



的流逝，心跳无力。”阿卡莎边走边说。

“灵魂方面呢？神识还在不在？”来人甩着一头金发，轻声问道。

“神识还在，灵魂力非常虚弱。Puck，这一次，无论如何拜托了。帝国内忧外患，幽暗城里各家都虎视眈眈，我谁也不信，只信你了，不然也不会千里迢迢把你从埃里路亚调回来。”女王攥住来人的手，凄切地委托着，要强的女王失了态。

名唤 Puck 的金发女孩对阿卡莎微笑，轻轻拍打她的手：“女王放心，我一定尽力。唔，金苜蓿、龙骨草配上三叶草用小火微炖，可以养气凝神，女王要注意身子，莫操劳过度了。”

两人说着，进了阿曼德亲王的病房。病房在向阳的一面，空气里弥漫着草药的味道，缕缕轻烟在窗户透进的阳光下蒸腾。Puck 快步走到阿曼德亲王床前，拿出随身携带的一系列物事开始诊断病情。

女王在后面看着柔美的女孩金发垂下来，在阳光下闪着光，女孩专心而又熟练，各种针刀瓶罐在她手里穿梭不停，处处透着美好。又想起曾经的自己，以及为帝国征战的这些年，曾经也这般纯真美好过，只是渐渐长大，渐渐世故，不知不觉间就圆滑起来，游戏人生起来。见的人多了，给她所向往的纯真美好感觉的，除了眼前的女孩，便是多少年前在北方城遇到的神灵。

开始回忆往事，在烟草气袅袅的房间里。穿透时光与海，女王想起自己和神灵的种种，从荒原到雷霆崖到银月城外，再到明苏达地宫中，再到铁炉堡。那战火纷飞的夜，神灵在炮火连天中带着她飞跑，怀念起拥抱和亲吻的味道。又想起和悉拉贝尔的那一战，他打不倒的身躯挡在自己面前，连大德鲁伊的蓄力一击也挡下，而自己只能被幽暗城援军带走，眼睁睁看着他的身子如皮球般被抛到十数米高的空中，鲜血洒满了整个夜幕。

在随后的数月里，女王打探到神灵平安无事，也就放心了。在幽暗城复杂的势力斗争中，又要忙于帝国对极北之地海象族的战事，以及南方对联盟对创联的战争，女王再无心去想这些情情爱爱，更何况还有在冰封王座中的阿尔萨斯，更何况他也早有了成双入对的人。若不是今日见到 Puck，女王心里关于神灵的这一页，或许仍是不会再翻开。

药剂师 Puck 为阿曼德亲王诊断，饶是医术无双的她，也频频皱眉。晚饭后，女王摆了精致的茶点和 Puck 坐到一起，详细讨论亲王的病情。

按 Puck 的推断，阿曼德亲王这次病发，并不单纯像是多年的旧疾复发，

而更像是一种人为地被吸取了生命能量。阿卡莎咬着银牙，极力保持着平静，眼睛里闪着寒光，开始分析老爷子发病的前后始末。

救人当然是第一位的，就算真是中了暗算，那清算也要等到人保住了之后。要水蓝之心，眼下的情况，要用水蓝之心配药，才能保住老爷子的命，Puck对阿卡莎说。阿卡莎从冲动中恢复过来，询问什么是水蓝之心。Puck开始讲述这一汲取天地星辰之力的神器之所在以及妙用。

“不能确定它的位置，但它肯定会在星辰之力充沛的地方。它可能并不友好，实际上它是至高的存在，是艾星进化的巅峰。好在我们只是用它的水蓝之心，而不是要它的命，用它配药，用完还它，如果我们心够诚，或者筹码够重，我想它不会拒绝。”Puck说道。

“它究竟是什么？”女王问。

“它是一种生命体，并不在世间出现，我也是幼时老师带我云游的时候与它有过半面之缘。水蓝之心在它的体内，它没有具体的名字，老师称它为变体精灵。”

阿卡莎和Puck聊了好久，关于变体精灵和水蓝之心，也关于帝国的未来和两人各自的未来。说到感情的部分，两人也大多是沉默，两人都有故事，都是不想再提不愿再提。生命中有太多事比爱来爱去重要，生命中也不是只有唯一的他唯一重要。

没有动用幽暗城的力量，阿卡莎现在谁也信不过，特别是在阿曼德亲王突然旧疾复发一事有蹊跷的情况下，阿卡莎更是对帝都的每一股势力都小心翼翼。她找到赏金公会，以最高赏金发布了秘密任务。

公会对女王的赏金任务十二分重视，派出最精锐的猎手，于是少年科勒上了路。

在初冬有雪的夜里，科勒的快马到了幽暗城，又东拐西拐到了女王府门下，少年科勒抖落一身的雪花，飞身进了府中。无主的快马沿着女王府前的大道不停地向前，最后消失在风雪中。

在女王府内院的阁楼上，痛苦女王阿卡莎以私人名义召见了赏金公会的大猎人科勒，少年科勒沉默寡言，左眼球微微泛着妖异的蓝光。

女王没有说话，让科勒抬起头来，她仔细打量科勒，目光在其左眼处停住。在女王旁边椅子上坐着的Puck也注意到了科勒左眼的异样，只是这位大药剂师没有女王大胆，一个劲地盯着亡灵美少年看，所以她低头喝茶。



女王府阁楼上这一幕带着诡异，一身风雪的少年刺客被幽暗城两位绝世美女盯着打量。窗外风雪不停，北风呜咽，屋子里满是沉默，只是少年的左眼里是星辰大海。

“空间魔法师？”女王开口了，语调里带着诧异和不平静。

“那是家师。”寡言的科勒能说出这一点已实属不易，对于这种自家渊源的问题赏金刺客是有权保留的，纵然对方是天灾女王。

女王不再多问，也没有再目光灼灼地盯着科勒看，她示意科勒起身，让 Puck 向他交代整个任务。

任务很简单，保护 Puck 带着女王府的镇府之宝鹰角弓前往艾星中部寻找水蓝之心。鹰角弓是作为抵押物用来和变体精灵交换的，若对方不合作，两人可以动用一切非正常手段来获取水蓝之心。

幽暗城的东侧门打开，有马车从里面出来，马车不大，普通的两人乘马车，一个车夫，车夫披着厚厚的披风，戴着遮风的毡帽。马车里是木炭小火炉，科勒和 Puck 对坐着，科勒把玩着匕首，Puck 捧着一本装订考究的书看。只是马车摇摇晃晃，Puck 看得有些眼累了，便合上书，抬起头来，打算和科勒聊点什么。

“今年幽暗城风雪格外大，好几年没回来了。”Puck 拨弄一下小火炉里的木炭。

“唔，嗯。”科勒一愣，清清嗓子，含糊着吐出两个字。或许是对面的大药剂师太漂亮，或许今天自己本就没什么调调想说话，总之，这位大刺客觉得没什么可聊的。

此次接了女王的任务，科勒有些惴惴不安，明眼人都能看出幽暗城现在波谲诡异斗争激烈，赏金公会插足其中，不是看中了女王的势力，而是天价赏金让公会的老头子们无法拒绝。

此次去找变体精灵，虽然和美女同行，但科勒似乎并未有太大兴趣。

马车沿着官道疾驰，一路南下。Puck 从包包里掏出方形小盒子拨弄着，时不时探出头去向车夫交代两句。

在离开幽暗城的第七天，马车在不知名的小镇停下，两匹有着强劲耐力的阿鲁彻斯战马也有些吃不消了，需要好好休整一晚。

这七天科勒和 Puck 慢慢熟了，话也多起来，并不是所有的刺客都像表面

看起来那么沉默冷酷，至少科勒不是。

“刺客是个神秘的职业，和游侠比起来，有什么不同呢？”Puck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了洛萨，游侠洛萨。

“按我说没有什么不同，只要能在任务中活下去，都一样。”科勒试着抿了一口眼前的杯中酒，皱着眉，他并不喜欢这种味道很烈的酒。

两人在这风雪中的小店里吃晚饭，这样的冬夜该缩在暖暖的被窝里好好睡一觉。两人胡乱聊着，各自说一些有趣的见闻，时间过得并不坏。

就这样走走停停，一路踏着风雪，马车到了艾星中部偏北的占星城范围，他们在止水镇停下，按照 Puck 手里的小盒子指示，这里便是目标地点。

像变体精灵墨翡林这种超自然的存在，世间本也没有什么能让他动心的。普通的金银珠宝他不看在眼里，争王称霸也并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但面对从幽暗城一路赶来的两人提出的要求，他并没表现出明确的拒绝态度。幻化成人形的他微微侧着头，有水蓝色的流光溢彩在他的皮肤下忽隐忽现着，整个人近乎透明状，这是他思考时体内水元素能量波动的征兆。

增加 25 点敏捷的鹰角弓是墨翡林看重的，多少年来自己一直追求的虚灵刀的合成道具正是鹰角弓，只是这水蓝之心却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身体，那是维持人形形态的能量之源。习惯了人形，再化回波浪形态，墨翡林有些不能接受。话说回来，这 Puck 的老师也是自己的旧相识，人家的学生千里迢迢地赶来借用水蓝之心，自己太小家子气也说不过去。

这位超自然进化者还蛮不错的，至少没有把两人拒之门外。两人也颇懂道理，看着两难的墨翡林也没有催，给他时间让他慢慢考虑。

“水蓝之心，若只是借用也可以，这鹰角弓，若只是放在这里做个抵押……要知道，我虽没有什么大喜好，但这虚灵刀这么多年来……”墨翡林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样子，摆明了是想要这鹰角弓。

两人看得出来人家这是想把东西留下，可这鹰角弓是女王府的宝贝，两人也做不了主。女王交代的意思是鹰角弓可以放在这里做抵押，抵押的意思是水蓝之心交还的时候鹰角弓也要收回来。两人对望一眼，拿不定主意。来的时候，女王也都交代过了，若对方不合作，可以采取一切非正常手段。

“墨翡林前辈，家师总向我提及您，说您曾经义薄云天的英雄往事，说实在的，家师挺仰慕您的。”Puck 开始出卖她老师的色相。

“咳，仰慕我，啊哈哈，咳，兰斯莉她近来可好？”墨翡林问。



“家师去了西极采药，算起来已有三年没见到她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埃里路亚作战中心为帝国配药，她走之前，我们见过一面。”

在止水镇，变体精灵墨翡林的庄园中，Puck 和庄园主人进行着讨价还价的对白，随行的科勒插不上话，又不敢多说，他在察言观色判断墨翡林的实力和态度。毫无疑问，从实力上来看，若是动手硬抢，自己似乎完全不是对手。

到了晚上，两人在墨翡林的挽留下在庄园里吃了晚餐，席间 Puck 本打算对墨翡林灌酒，几杯下肚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水元素化身的墨翡林就算泡到酒缸里也不会醉吧。

“女王府在巫妖王登基时立了功，阿曼德亲王更是亡灵帝国的三朝元老，现在老亲王病危，女王不得势了，这老亲王若是有个三长两短，不等巫妖王出来，帝国就会大乱。虽说现在局势也够乱的，但好歹有女王府牵制着，王城里，刀锋、罗图恩德和法盟也不敢乱来，这边若老亲王不在了，幽暗城还不翻了天。”Puck 开始晓之以理。

“现在艾星这么乱，南有联盟，北有海民族，中部有创联，反正到处都在打仗，也不差幽暗城再乱上一乱，更何况，再乱也乱不到我这头。”墨翡林不为所动。眼下的情况，想拿水蓝之心就得将鹰角弓留下，留下的意思是不能再取回去了。

三人又谈到深夜，Puck 将自己的老师兰斯莉搬出来，墨翡林也只是欣喜一下，毕竟那位美女大药剂师又不在眼前，单凭她的一个学生来这里天花乱坠几句，老成精的墨翡林也不会受什么蛊惑。

后半夜大家都困了，墨翡林提议都去休息，说具体情况明早再议，自己虽然是元素生物，但也是有感情的，不会见死不救，更何况是兰斯莉的学生来相求。Puck 也客套了几句，就差替自己的老师许诺些什么了，两人又是一阵礼尚往来便散了会，各回各屋休息。

庄园不小，Puck 和科勒的屋子紧靠着。科勒没有回自己的屋子，两人进了一间房。没有开魔法灯，仅有暗淡的月光照进来，这里虽然靠近占星城，可这冬夜里，天上的星星也不妩媚。

两人的声音压得很低，窃窃私语该怎样弄到水蓝之心。

明抢打不过，暗偷偷不到，说又说服不了，两人委实没了主意，商量到深夜也没有结果，就这样在止水湖耽搁下来。

幽暗城执政王府密室。

“灵魂隔断配上你的竭心光环，阿曼德也扛不过这一冬了。”

“一冬？执政王殿下是小看我的竭心光环了，顶多再有三天。阿卡莎把 Puck 调回来也没用，那小妮子不成气候，她老师亲自来或许还能充个数。”

“老爷子倒下了，王又在冰封王座，阿卡莎影响力不如以前了，咱们虽仍不能碰，但她也没什么能力阻止我们。”

“娜迦族大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西海岸的娜迦新城也即将完工，斯拉达亲王率娜迦大军进幽暗城之时就是殿下登基之日。”



CHAPTER 24

踏雪无痕

在艾星中部平原上，亡灵帝国三路大军正在和创联的法师部队交战。在这样冰冷的冬天，寒冷的天气让创联的元素法师们如虎添翼，巨型冰环在广袤的平原上撑开，将冲锋的亡灵骑兵冻个粉碎。暴风雪、飓风法术在严寒天气的加持下更是展现出毁天灭地的气势，亡灵军步履维艰。

在萨尔天堂西线的冰血要塞战场上，神灵和洛萨两人横穿尸横遍野的战场遗迹，战场上四散飘逸的元素能量让神灵浑然欲死，掏出 Puck 炼制的药剂又灌下一瓶，神灵猛吸一口气，浑身上下一个哆嗦。“啊！”随即他大吼一声，表示很爽。

“能不能有点出息，每次喝口药水就大吼大叫，还有几瓶？”洛萨显然忘了自己由刀变回人时也这般大吼大叫过。

“六瓶。”喝下药剂的神灵一扫自然之力的反噬，体内力量爆发，如炮弹般弹射出去，往冰血要塞冲过去。

到冰血要塞外，天还没黑，要塞城头创联士兵来回巡逻，高高耸立的魔法反馈塔散发着幽幽紫光。神灵幻化出面具戴上，洛萨上前一步朗声报了姓名：“游侠洛萨求见冰血要塞城守艾瑞斯大人。”

游侠洛萨之名响彻艾星中部平原，特别是在创联境内，几年的行侠仗义下来更是为他赢得了极好的名声。虽然没有军衔，但在创联普通士兵心中，洛萨的地位甚至比他们的指挥官更高。

洛萨这一嗓子，冰血要塞城头一片欢呼，士兵们高呼洛萨将军来了，随即要塞大门打开。

洛萨春光满面，接受士兵们的欢呼，他确实无愧这一切荣耀。游侠不加入任何势力，却是这个天底下最仁义最心怀天下的人物，他们看起来自由洒脱，但超然于各个势力之外的他们往往把一切纷争看得更透彻。当然严格来说，洛萨也不能算一名合格的游侠，因为他始终对亡灵保持着相当的仇恨。

创联军西线指挥官艾瑞斯接见了游侠洛萨以及他旁边的面具男。一直

恍恍惚惚的艾瑞斯并未认出这面具男就是神灵。

在帅帐里，药剂时间已过的神灵正在抵抗体内的自然之力，冰血要塞到处都是创联的作战法师，元素力量是整个中部平原最浓厚的地方。艾瑞斯和洛萨互相寒暄着打招呼，一旁的神灵已然支持不住。自然之力就是这么神奇，外界的元素力量越强，体内的反噬力便越大。

当神灵摘下面具的时候，冷汗已经湿透了他的衣衫。他哆嗦着嘴唇发出声音：“前辈救我。”

艾瑞斯看着面容扭曲、冷汗直流的神灵，一时间并没认出来：“你，小哈？”

洛萨无奈地摊手，从神灵身上掏出药剂，问要不要再来一瓶。神灵眼神在挣扎，再来一瓶，还剩五瓶，这还没等大战开始，没有和元素法师作战，也没有敌人虎视眈眈就已经用掉了一半的药剂，那这后面的日子还怎么过？神灵痛苦地摇头，洛萨无奈地摇头，嘭，一记掌刀将神灵打昏，或许唯有这样才能消除他一些痛苦。

当下洛萨把昏迷的神灵推给艾瑞斯，说了一句“看着折腾”。艾瑞斯自重新在大陆现世后就一直是浑噩的状态，整个人没有曾经的灵气，什么事情都慢半拍。直到神灵倒在他怀里，感受着神灵体内肆虐的能量，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将神灵平放在小床上，洛萨就神灵的自自然之力问题和艾瑞斯交换了意见，交换到晚餐时间，两人也没有达成什么共识，于是两人在晚饭桌旁一边喝酒一边交换意见。

“也就是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小哈体内的自然之力，二是崔西斯要用剑来换，三是你的人刀合一。”经过长达几个小时的沟通，艾瑞斯总算抓住了问题的重点。

“四是创联面临着亡灵大军的围攻，你脱不开身。”洛萨补充了最关键的一条。

两人吃罢晚饭，收拾了一些饭菜，待到夜更深的时候，洛萨背起神灵，和艾瑞斯一起出了要塞。没有走远，只是尽可能远离元素法师的营地，这样既能减轻神灵的痛苦，又能在要塞有敌情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

冰封3年11月，在萨尔天堂以西的冰血要塞外，有篝火燃起，火堆旁坐的是创联西线总指挥、十年传说幻影长矛手艾瑞斯，神灵军大元帅、占星城主神灵武士哈斯卡，以及人刀合一游侠洛萨。



洛萨捧了一堆雪塞到神灵的衣里，神灵悠悠醒来。“先吃点吧。”洛萨把用篝火加热的饭菜递到神灵面前，神灵抓过来开始狼吞虎咽，眼角余光看到了一脸沧桑的艾瑞斯，这位曾经的超级战士也是一脸苦笑地看着他。

神灵回艾瑞斯一个更苦的笑，一边含糊不清地说着：“前辈，一会儿和你详谈。”艾瑞斯拍拍神灵的肩膀：“慢慢吃，不急，情况我都知道了，一会儿咱们商计对策。”

“咳，咱们一条一条来，第一，自然之力的解决途径我能想到两条，一是北上铁炉堡找悉拉贝尔，二是离开艾星，去没有元素力量的地方。第二个问题最简单，对方想要辉耀之剑来换回崔西斯，剑你们拿去，只要你的小女朋友无恙。”

“第三，洛萨的人刀合一，这一点，这柄刀我看过了，印象中似乎见过这柄刀，洛萨说是轩辕境之物，这轩辕境我似乎去过，但那段记忆我本身已经记不清了，再者我并不是用刀的行家，要解此结要找你的师父剑圣。第四，亡灵和创联的战争，我们无力左右，作为卡尔曾经的好朋友，我现在帮他守城，但也不会永远帮他，因为艾星这样的内斗毫无意义。”

艾瑞斯少有地没有浑噩，条理清楚地分析着眼前的问题，这位曾经的传说人物能取得那样的成就也绝非偶然，肯定有过人之处。

“眼下最重要的是第二和第三，前辈，对方指名要名剑，看起来有恃无恐、底气十足，我们就这样拿着剑贸然前去似乎不妥，前线吃紧，没有辉耀会不会对创联战力造成影响？至于洛萨的人刀合一，我们也想到过该找师父，可师父他老人家自第二次亡灵战争后就再无音讯了，不知哪里去寻。”

“所以，分开来看的话是两个问题，合起来看，完全是没有问题。”艾瑞斯卖关子。

神灵和洛萨面露迷茫，艾瑞斯让洛萨化身为刀，洛萨依言做了，修长的龙渊刀静静地躺在雪地里。艾瑞斯抽出辉耀，这柄曾经击败半个联盟的无上利器在雪夜里闪耀着淡黄的光芒，星辰之力点点飘洒。

两柄剑摆在一起，艾瑞斯掏出符文，手指在雪地上划下星阵，有点星光从星阵里冒出来，当这雪夜里，在篝火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好看。

风渐停，小雪飞扬，当艾瑞斯在一旁给龙渊刀“镀金”的时候，神灵也在闭目冥思，坐在雪地里感受这天地间的精灵。在萨尔天堂的旅馆中，老板娘那一个水滴砰然炸开的场景在他脑子里不停回现，那一个水珠化身千万，以肉

眼可见的速度四散溅出，那瞬间小小一滴水仿佛一个世界般，将天地万物包罗进去。一滴水在这冰天雪地中炸开，与漫天飞雪对抗。

离开冰血要塞，元素能量不那么强，体内的自然之力也不再肆虐汹涌，在冰霜药剂给他的快感和自然之力给他的痛苦中，感受得与失，进与退。一瞬间，神灵似又抓住了什么，睁开眼睛，一眼万年，看到艾泽拉斯呼啸而过的沧海桑田，看到千里之外一片雪花悠悠落下。

“嗖——”神灵心念一动，感觉到耳畔的风声呼啸，冰凉的雪花落在他脸上，再回过头去，看到篝火已离自己好远，低头看地上，雪地上却没有丝毫痕迹。

踏雪无痕！

“哇哦！”神灵欢呼起来，“艾瑞斯前辈，看到我瞬间移动了没？”

艾瑞斯正闭着眼睛，全部的心念都放在辉耀和龙渊刀上，整个人被两柄刀的一黄一青两种光芒笼罩。神灵大声呼喊，声音被风雪淹没，他的动静丝毫没被艾瑞斯觉察到。

神灵看到艾瑞斯正在凝神炼刀，当下也不再呼喊他，继续闭上眼睛感受天地万物。神识四通八达出去，周遭一切都很清晰，神识里想象着 1200 码外的地方，再用心去感受刚才的瞬间移动，却没有丝毫动静。

雪落满身的时候神灵也再没动过，不远地方的艾瑞斯身上光芒更盛。冰血要塞外风雪交加，风雪之中是逃不过命运的人，又是该死的宿命论。

到后半夜，火堆熄灭，神灵坐在雪地里睡着的时候，艾瑞斯那边有了动静。光芒散尽后，这位超级战士长舒一口气，拿起地上的两柄武器端量。此时辉耀剑身黄色的星辰之光暗淡了几分，而龙渊刀上青光之中却缭绕着点点星光，散发着圈圈黄晕。

艾瑞斯往四周看一看，看到了雪人哈斯卡，顿时玩性大起，从地上捏了雪球，一扬手，向雪堆中的神灵抛过去，“噗”，命中！

雪堆在半秒钟之后四散炸开，雪堆下的神灵冲天而起，手中沸血之矛幻化出来。艾瑞斯大乐，嘻哈着又捏了雪球冲空中的神灵打过去。神灵在空中感受到劲风扑面，当下将手中战矛幻化成方盾，“噗”，雪球击在方盾上，爆出大篷的雪花，神灵往后方飘去。

身形刚一落地，艾瑞斯的雪球接连又至。“好，偷袭！”神灵已然看清，这是艾瑞斯的恶作剧，当下也是玩兴大起。一个滚地葫芦连续翻滚，躲过雪球炮弹，顺手抓起地上的雪球反击出去。



在冰天雪地的艾星中部，在冰血要塞前，在亡灵大军与创联大军交战的战场上，一老一小两位后世史书中的传说级战士在连滚带爬地打着雪仗。雪球呼啸，带着凌厉的气势你来我往。

实力的差别在这场嬉闹中体现出来，面对艾瑞斯神出鬼没、铺天盖地的雪球，神灵躲闪得越来越吃力，前胸、后背、头上、脸上、屁股上，中弹的地方越来越多。雪球结实，打到身上火辣辣生疼，神灵嗷嗷叫，冰天雪地到处打滚。

艾瑞斯越玩越有兴致，追着神灵一路打，风雪渐大，艾瑞斯兴起，“并列”和“神出鬼没”施展出来，顿时漫天的猴子猴孙叽喳乱叫，人手一个雪球冲神灵打过去，神灵惨叫着“投降投降”。

艾瑞斯掐着腰狂笑，好久没这么开心了。他笑得极放浪，一手指天，一边大笑，一边大骂：“贼老天！”笑着笑着，眼泪流下来。

仿佛有层层山峦，艾瑞斯站在山巅，满天乌云，闪电划下，多少年前曾也这样放荡不羁过。

神灵也是一阵恍惚，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实起来。

许久，艾瑞斯恢复平静，神灵也从刚才的疯闹中恢复过来。两人互相看看，又被彼此的狼狈模样逗乐。

“啊，刀呢？”艾瑞斯一拍屁股蹦起来。

神灵反应慢半拍，瞪着小眼睛愣愣地看着艾瑞斯，一分钟后：“我晕，刀呢？”

风雪茫茫，积雪过了膝，两人四处看看疯闹过的地方，篝火的痕迹早已被风雪淹没，两柄绝世武器就这样被掩盖在风雪中，两人大眼瞪小眼，掐死自己的心都有了。开始围着这方圆寻找，神灵大声呼喊洛萨的名字，喊着人刀合一的口诀，只是这叫喊声也被风雪淹没。

两人愁眉苦脸。

“咳，小哈，不急哈，咳，正所谓这个……”艾瑞斯故作镇定。

“呃，对，不急不急，正所谓……那个，那个什么……”神灵语无伦次。

所谓得意忘形不过如此。

风雪不停，神灵和艾瑞斯在风雪里呼喊，天地间茫茫一片，没有两柄武器的踪影。只是两人都没有注意，在他们左侧身后的不远处，有淡淡黄光若隐若现。

又过了好久，只见那黄光处，积雪微微颤抖。艾瑞斯眼尖，注意到这边的

异样，欲呼喊一声让神灵看，那声呼喊还未出口，只听天地间砰然一声响，黄光处积雪炸开，雪花四散飞扬。

“阿嚏！”洛萨在飞扬的飘雪后现身，这是他第一次自行由刀变回人。

“那感觉真是太奇妙了，你们真的没有提醒我吗，老哈？真的是我自己变回来的吗？”洛萨鼻尖通红，不停打着喷嚏，掩盖不住兴奋的神色。

“咳，确实，没有提醒你，是你自己变回来的，恭喜啊洛萨。”神灵拍拍洛萨的肩膀，摸摸鼻子，不敢正视洛萨兴奋的神色。这次还真是人家自己变回来的，自己刚才玩得太兴奋，差点把人家葬身雪地里找不到了，若不是人家关键时刻自行领悟……

一旁的艾瑞斯也是老脸一红，从洛萨旁边的雪地里挖出辉耀，装模作样地对洛萨嘘寒问暖：“洛萨，身体没有不适的感觉吧？龙渊刀现在应该带有一点星辰之力了，可能维持的时间不会长，但应该足以支撑到你们见到崔西斯。”

“有了辉耀之力？哇哦，我看看。”说罢，洛萨默念心诀变身为刀。修长的刀身上氲出点点星光，泛着微黄。

神灵拿着刀啧啧称奇：“这个，应该可以冒充一下辉耀剑，以假乱真一下。”

“对方要辉耀剑，你就把龙渊给他，现在洛萨可以自由转化人刀，也更方便行事。”艾瑞斯向神灵嘱咐行动的细节，神灵频频点头。

只是，说要看自己的辉耀之力的洛萨并未意识到自己化身为刀后便见不到什么了。

“好了，变回来吧，咱们可以去亡灵军大营走一趟。”神灵说道。

龙渊迟迟没有动静……

“喂，洛萨……”

洛萨还是掉了链子，不能熟练地掌握人刀合一。神灵在一旁提示了，洛萨变回来。三人行走在雪地中，商量着眼前的一系列问题。

离天亮还有些时候，三人没有回要塞，而是直接拐到亡灵大军的驻地，在漫天飞雪中看前方连绵的军营。

“来冰血要塞这么久了，我送他们份礼物。”艾瑞斯突然说道。

“什么？”

“雪球。”艾瑞斯说罢便开始聚气，风雪受到引力往这边聚过来。

神灵和洛萨了然，他们也兴致勃勃，开始一起制作一个超大的雪球。

积雪在艾瑞斯周围越积越多，雪球越来越大。三人被冻得手脸通红，但



掩盖不住兴奋欣喜的神色。

这样好玩的礼物应该送给亡灵西路军总指挥茉崔迪。

巨大的雪球耸立在亡灵大营之外，营内塔楼上值夜的亡灵哨兵揉着眼睛，似乎已经觉察到了外面的动静。只是他定睛仔细看去，那里也不过是白茫茫的一片。

隐约间，他听到一丝细微的呼喊，哨兵屏住呼吸侧起耳朵，那声音似是在喊“茉崔迪”。

军营外，三人躲在超级大的雪球后面，看着这杰作狂笑不已。他们并排站在一起，对着亡灵大营齐声高喊茉崔迪的名字。声音被风雪淹没掉，但仍然断续着传了出去。

亡灵大营的帅帐中，茉崔迪惊觉，隐约听到风中传来的声音，抓起战袍披在身上，化出金箍棒一个闪现加速冲了出去。

掠过层层军帐，天地间那一个绿点向大营外极速移动。

军营外三人也感受到了这突然出现的凌厉气势，当下三人合力将这超级雪球抓起，齐齐发劲，冲对面那冲刺过来的绿点掷过去。

超大的雪球带起狂风，以无可匹敌的惊人气势砸过去，集合了艾瑞斯、神灵、洛萨三人之力的超级暗器速度和能量都已接近最大化。

亡灵军已经迅速反应起来，各作战部队已列好方阵，随时准备迎接敌袭。

一马当先的茉崔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强大气劲，当下战斗的渴望飙升到了顶点，扬起手中的金箍棒，脚下再加劲冲了上去。

雪球与天地一色，以风为势，无可匹敌。

茉崔迪燃起超强斗志，挥舞着手中的金箍棒狠狠迎上。砰——一声巨响，绿点和雪球相撞！

雪花四散激荡，茉崔迪全身上下被雪球击个正着，铁面上，眼睛、眉毛、鼻子、胸甲、披风上面雪白一片。

万籁俱寂，列好方阵的亡灵大军呆呆地看着自己的主帅吃了这大大的雪球，颇为狼狈地站在军营前。

茉崔迪身子微微颤抖，一军主帅被这样当众捉弄，要强的她有些无地自容。目光凶狠地看着前方，只是风雪茫茫，这天地间哪还有半个人影？

回想起刚才那一记雪球，又抬头看看飘雪的黎明天空，茉崔迪好看的嘴角突然上扬，想起了小时候在极北的雪地玩雪球的情景。

CHAPTER 25

剑换美人

艾瑞斯回了冰血要塞，他毕竟是要塞指挥官，要随时应对亡灵大军的攻城。茉崔迪吃了一记大大的雪球，想来心里也不会痛快，一怒之下发兵攻城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神灵和洛萨向艾瑞斯拜别，在冰血要塞 200 里外的小镇上住下来。他们放出话去，说神灵已经得到了辉耀之剑，然后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这里等神秘人的再次出现。

小镇处于战区，但位置并不险要，镇上大多数人都已撤离，交战双方的军队都还没有接管这里。

“你能再变短一点吗？”神灵问洛萨。

“不是我变成刀，而更像是我被莫名其妙地封印在刀身里。”洛萨沮丧。

“但愿这微弱的辉耀之力能瞒过他们。”

“我若被拿走，你和崔西斯只管先脱身，我自会想办法出来，咱们仍旧在这个小镇会合。”

“嗯，只是，你确定你能自己变回来了？我还是不放心。”

“虽然偶有失误，但关键时候，运气该不会那么差。”洛萨拍拍胸脯，示意神灵放心，实则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在他们到达小镇的第二天夜里，神秘人又出现了。神灵将龙渊刀装进长长的盒子里，跟着神秘人离开。

淡黄的星辰之光从盒子里透露出来，从外表看，这模样倒真和传说中的辉耀剑一样。

神灵随着神秘人走出好远，在荒原上一座废弃的庄园前停住。

神秘人转身，伸手向神灵要剑。神灵把盒子往身后一别，要求先见人。

神灵的声音在颤抖，算算时间，自己和崔西斯分开也将近一年了。又是一年的分别，自两人在一起，分开时光总是比相聚的时光要多得多。

“崔西斯！”神灵突然大喊一声，对面带路人一个哆嗦。



“辉耀剑拿来，人自然会给你。”那人道。

“你敢耍花样，我杀了你。”神灵恶狠狠地，把手中的盒子扔过去。

那人伸手接住，手也微微颤抖，打开盒子，龙渊刀那伪辉耀之力散发着淡黄的光芒。那人把刀抽出来，在月光下仔细打量。

“人呢？”神灵催问。

龙渊刀本身的品质丝毫不比辉耀差，那人感受着刀身上的星辰之力，几乎可以确定是辉耀剑。

他拿着刀步入黑暗中，并向庄园里挥手，园中一人被推了出来。

神灵冲上前去：“崔西斯！”

被推出来之人，一身黑色披风，尖尖的精灵耳朵，身材曼妙。神灵难掩激动，上前一把抱住，掀开她的兜帽，却是一张陌生的脸。

虽然也是黑暗精灵，虽然也绝美，却不是崔西斯。精灵女孩似被法术封住了嘴巴，不能说话，眼睛里流露着惊恐。

“混蛋！”神灵大吼，化出战矛，冲进庄园，嗜血战意飙升，“崔西斯！”

怒吼声在这空空的废弃庄园上空回荡。

“别喊了，哈斯卡，剑我们收下了，你的崔西斯平安，你无须挂念，她和你好兄弟阿sa现在快活着呢。”有沙哑的声音从四面八方重叠而来。

“滚出来！”神灵大喊。

“崔西斯被阿sa救走，我们没必要骗你，你的女人喜欢上了你的兄弟。”

神灵沉默，开始冷静下来，他当然不会被对方三言两语挑拨蛊惑，他需要冷静地分析眼前的局面。

“看过这个你就会知道真假，这是来自地精科技的留影盒子，里面的影像都是最真实的记录。我们要了你的辉耀剑，是对你的一丝惩罚，哈斯卡，你勾引域外道家邪魔，祸害艾泽拉斯。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不然，等到艾星英雄觉醒，不会放过你。”那声音带着异样的魅力。

神灵伸手接过从空中飞过来的小盒子，打开，巴掌大小的影像从盒子里跳出来。

影像中是崔西斯和阿sa在房间中一起饮食起居的画面，从两人一起坐在桌子旁说话，到一起吃饭，到睡在同一个屋子里……

崔西斯神采飞扬，开心和难过的表情都异常清楚。

“哈斯卡，你朝三暮四，唯利是图，先是背叛女王，又与Lina暧昧不清，为

了力量出卖自己给轩辕境道家做走狗，崔西斯离开你，是你罪有应得。”

噗——神灵喷出大口血，将影像盒子捏碎，眼睛赤红，黏稠的嗜血能量充斥在空气里，整个人已在魔化暴走的边缘。

“你该回头，帮助我们铲除异域势力，不要再执迷不悟。”

神灵大口喘气，粗重呼吸，那一口血在新雪初停的雪地上化开。

“你们道家不是心境平和、无欲无求么？那些歪门邪说只有你这样的傻瓜才信吧，你无欲无求了么？看到你的女人和你的兄弟，你心境平和了么？”那声音咄咄逼人。

几个月前，那声音同样咄咄逼人地问过隐刺阿 sa。

“你在骗我。”神灵沉重地呼吸。

“你在骗自己。”那声音道。

“我相信她，更相信阿 sa。”神灵说给那声音听，更像是说给自己听。

“你该相信事实，实际上，你这样的人完全配不上崔西斯，好自为之吧，我叫阿纳，辉煌剑我拿走了，虽然欢迎你加入对抗轩辕境的势力。”

凛冽寒风中，神灵一个人。体内的嗜血能量横冲直撞，血红的光芒在他的身体里闪烁不停，他想破坏，想杀人，想毁灭。

他的身体在颤抖，手中的沸血之矛已转为赤红。他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可那些暴躁的嗜血情绪有时候并不能左右。

默念道心诀，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静下心来分析事情的种种，可越这样越是更加暴躁。

种种情况和剑圣当年入魔一模一样，神灵自己也意识到了，并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是不是要彻底化作只会嗜血的杀人机器？

眼睛越来越红，在嗜血的能量要飙升到顶点的时候，身体左侧第三根肋骨处，有一股平和自然的能量散发出来。那股能量不强，如水，如清风，柔和地抵抗着汹涌澎湃的嗜血能量。

是自然之力糅合着破碎残阳之力。

神灵站在这废弃的庄园前，任体内道家之力、嗜血能量、自然之力交战。

神秘人早已携剑离开，那黑暗精灵不知被施加了什么法术，也动弹不得，陪神灵站在那里。

北风呼啸，天晴了又雪，雪了又晴，一天又一天，神灵依然站在那里，任风雪冰冻，任北风吹打。那黑暗精灵已昏倒在地。



龙渊刀被阿纳带走,此地离虚空门总部还有好远。阿纳此刻并无任务在身,成功在神灵心里种下心魔后,又得到了无上神器辉耀剑,他算是完成大功一件。

他没有见过辉耀剑,但辉耀的特征是知道的,手中这柄剑看起来应该错了,除了样子怪了些。

就算这不是辉耀,那这也是一柄好剑,不会比辉耀差的好剑。

亡灵和创联的战争是他所乐意见到的,对于第三方势力的他们来讲,他不关心成败。虚空门把矛头指向域外势力,这些年,他们暗中和轩辕境高手作战,虽然有伤亡,但门内总体势力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他们是狂热的艾星拥护者,不管轩辕境带来什么,总之想染指艾星,他们都不答应。

在远离艾星中部战场的小城里,阿纳选了城中最好的酒馆,上了最好的菜,要了最好的红酒。

“要个姑娘。”阿纳这样吩咐道。

“人类、精灵、兽人、半人马?”小厮恭声问道。

“七分人类,我讨厌精灵。酒有联盟历 680 年产的 Seber 私酿么?”阿纳对杯中酒皱了眉头。

“这是这里最好的酒,香气和味道都是绝佳的,从一入口到咽下去或吐出来,分前、中、后味,就像高空走钢丝。那种感觉最是奇妙,像上高楼揽月,又像入宝囊探珠……”

阿纳心情好,修长的手指交叉在胸前,耐着心思听他说完,时而点头,时而轻笑。

待到小厮说完,阿纳从随身的包包里取出一粒小冰晶样的物事,叮当一声扔进另一个空杯子里,冰晶在杯子里闪着光。阿纳向杯中倒了二指红酒,推给小厮。

小厮接过酒杯,面带着狐疑的神色,闭上眼睛轻轻啜饮一口,随即身子一僵,眼睛久久不曾睁开,也再没有言语。两行清泪从眼角溢出。

小厮张了张嘴巴,持酒杯的手微微颤抖,像是鼓足莫大的勇气般,又仰起脖子轻轻饮了一小口,只一小口。

“你说的走钢丝是这种感觉么?酒一入口,香气和味道立马散开,舌面的感觉是不是像钢丝艺人手中的平衡木一样,无论偏向哪一边,都会有即将粉

身碎骨的危险,那种摇摇欲坠的感觉?”阿纳问道。

而那饮酒的小厮依然呆傻住,呆呆地站在那里,除了流泪还是流泪。

阿纳吃了饭喝了酒,便出了酒馆来到大街上,身后跟着的是陪酒的姑娘。姑娘手里抱着龙渊刀,低着头紧跟在阿纳后面。在那个年代,对于这种出来陪酒的女孩来说,能遇到像阿纳这种倜傥多金之辈实在是件大幸事。姑娘打定主意,今天要让这位公子满意。

沿着不算繁华的街道一直往西走,初冬的小镇透着冷清干爽,日近黄昏,薄暮霭霭。

“你猜我要带你去做什么?”阿纳走在前面,边走边侧身问身后的姑娘。

“猜不出。”姑娘娇羞地低下头,声音很轻。

阿纳摇头轻笑,迈着潇洒轻盈的步子继续前行。这情景,轩辕境的公子哥们手中的折扇最适合他不过了。

两人一前一后出了闹市区,到了街道尽头。尽头是小镇斑驳的城墙,城墙低矮,并无士兵把守,任野草杂生。

阿纳当先上了城墙根的台阶,伸出手,握住身后姑娘的小手,白玉凝脂,不堪一握。姑娘脸更红,怀中的龙渊刀要抱不住了,心道这位官人也忒狂野,这种事怎还上了城头。

城头有微风,冬季的中部平原上,风中带着空气的清香。阿纳拉着姑娘的手,肩并肩站着,仰起头看着西天的斜阳。暮色暗淡,落日正圆,如梦似幻,好不真实。在天地的一片玫瑰色中,残阳与远方尽头的平原融为一体。有树的剪影,有飞鸟,有云卷云舒。

慢慢地静静地度过旧日的时间。

直到落日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晚霞还有最后一丝光芒,阿纳才回过神来,从包包里取出金币,修长的手指一丝不苟地数着,一二三四五,五枚金币。陪酒的话,要一年才能够赚到。

小镇姑娘红着脸,似也沉浸在刚才的落日美景中。

“谢谢,非常感谢,可是这钱我不能要,非常感谢您能带我来这里。”姑娘点头,眼角闪着光,把怀中的龙渊刀推到身前交还给阿纳。

“陪我看落日也是你的工作,跟陪酒陪睡一样,哦,抱歉,我这样说并没有别的不尊重的意思,这钱你该拿着。若明年我还活着,再来这里,还会要你陪。”阿纳把金币塞到姑娘手中,接过了龙渊刀,手指顺便轻佻地在姑娘脸上



摸一把，便纵身下了城头，消失在暮色茫茫中。

在小镇的旅馆房间中，从城头回来的阿纳在接见虚空门在此地的势力代表。两人低声密谋，交换着情报，阿纳问起崔西斯和阿sa的消息，对方只是摇头。又说了轩辕境高手的动向，两人计议妥当，那代表推开窗跳了出去。

轻轻摇晃床头的铃铛，旅馆伙计跑进来给内屋的木桶里注满热水。热水里浮沉着花瓣，有晾干的玫瑰花，有菊花，有梧桐叶，地穴编织者阿纳是生活考究的人。

从容地脱掉衣服，解下腰带，小心翼翼地放到桌上。是的，小心翼翼，因为这腰带价值不菲。这位来自意识平行空间的厉害人物，浑身上下最拿得出手的便是这腰带。

地穴编织者腰带：增加敏捷、力量各20点。被动技能是回到过去，即通过时间向后移动一小段来闪避一切攻击，有25%的几率触发。

这腰带是虚空门这一时间流派的镇派宝贝，阿纳凭借这一宝贝在同轩辕境高手的交战中屡次化险为夷。这样的腰带怎能不小心翼翼？如果阿纳不是一个生活极其讲究的人，那他完全应该在洗澡的时候也系着这腰带。

屋子里开始蒸腾起来，水汽从内屋飘出来，阿纳惬意地哼着歌。桌子上，和阿纳的衣服、腰带并放在一起的是龙渊刀。

自那夜被艾瑞斯用辉耀之力加持后，洛萨的人刀合一更加纯熟，变成龙渊刀时也能保留神识，即对刀身周围的情况有个基本掌握，那种感觉更像是用心去感受一个世界。在阿纳洗澡的时候，洛萨没掉链子，顺利幻化成人形。

洛萨清楚地知道阿纳的实力，所以他没指望自己能干什么大事，化成人形的瞬间，他快速打量了房间，看到桌子上阿纳的衣服，一秒钟后，洛萨将他所能见的所有衣物划拉一空，抱起来跳出窗外。抬头看看星辰，往与神灵约定的小镇方向奔去。

歪打正着。洛萨不过本着不能空手而归的原则顺手划拉几件衣服，捉弄一下阿纳，只是他跑着跑着便觉察到怀中衣服的异样，那种似神器般的强大能量从那一堆衣物中散发出来。洛萨一件一件地挑选，最后锁定了地穴编织者的那件腰带。

“哇哦！”虽然还不知这腰带的具体属性，但无疑是逆天神器级。洛萨激动地大喊出来。

与此同时，在后方旅馆中，爆发出一声震天的叫喊：“臭小贼，还我衣

服！”

只是这个时候，洛萨早已狂奔到无影无踪。

在冰封3年的冬天，洛萨偷了阿纳的衣服，两人在这次邂逅中结了仇。阿纳视此为奇耻大辱，以至于这位地穴编织者开始了对偷衣服小贼不死不休的追杀。

遭受重大打击的神灵在那破旧庄园前站了三天，三天后的夜晚，经过天人交战的神灵清醒过来，外表看起来和之前并无两样，至少表面是如此。

深呼一口气，神灵看到倒在地上的黑暗精灵，抬起腿，从她身边走过，不想管她的死活，走了两步，又停下，倒回来，将精灵女孩抱起来，往小镇走去。

我们无法用任何语言来形容神灵此刻的心情，他走路的样子很疲惫，他微微弓着腰，怀里抱着一个不知名字的黑暗精灵，他走得很艰难，每一步都像从开始到现在那么长。

道家的所谓无欲无求的境地，他的理解似乎又加深了一分。不想对任何人、任何事抱以希望，不想被环境左右，不想被任何一个人左右，得而无喜，失而无忧。

忽然觉得爱情很可笑，权力更可笑，他开始不理解从前的自己，更不理解为权力而奔波的英雄们。“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道心诀里的这句话，反复回荡在他脑海里，他走得慢，他的身影与整个夜色天地融为一体，走着走着，他便是黑夜，黑夜便是他。

到小镇的旅馆中，神灵点了饭菜要求送到房间。到房间里，神灵把精灵女孩放到床上，又在她身上加了活血术，之后便开始坐在桌前对着桌上的茶具发呆。手指上，破碎残阳戒指散发着冰凉的气息，神灵低下头，盯着戒指看。

床上的黑暗精灵醒来，看着坐在不远处的神灵在愣神。黑暗精灵很虚弱，没有说话，只是用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注视着神灵。

神灵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注意到精灵的醒来，此时已是后半夜。门外有人敲门，神灵回神过去开门，是店里的伙计来送饭菜。

神灵把饭菜拿到桌上摆好，看到黑暗精灵已经醒来，正在望着他，便挥挥手示意她下来一起吃饭。

在庄园外待了三天三夜，两人都早已饥肠辘辘，黑暗精灵挣扎着下床，挪到桌边开始吃饭。一旁狼吞虎咽的神灵丝毫没有帮忙扶一把，或把饭菜给她端到床边的觉悟。



“黑暗精灵倒少见，除了崔西斯。”神灵忽然开口道。

“黑暗精灵本来幸存的就已不多了，经过奎尔萨拉斯魔法森林一战更是寥寥无几。”

在冬夜的旅馆里，神灵和黑暗精灵聊着天，打听了一些关于希尔瓦娜斯的事，但也没了解到多少。希女王太神秘，知之者甚少。

很疲惫却又睡不着，体内几股不同的力量涌动着，让他颇不舒服。

“这是我的帅印，拿着它去占星城找我的兄弟们吧，全能骑士可以医好你，另外，也告诉他们我很安全，让他们不要担心。”神灵把方牌子扔给黑暗精灵，“你叫什么？我是哈斯卡。”

“我叫蒙嘉，我听过你的大名和你的故事。”黑暗精灵冲神灵笑笑，“我知道你和崔西斯的故事。”

“故事并不精彩。”

“我们为她感到骄傲，你该信任她。”蒙嘉似乎知道些什么。

“我当然信任她，我难过是为我自己，我不能给她安稳的生活。”

“或许你在她身边就足矣。”

“我的兄弟或许更适合她。”

“你不该这样想，你这样她会很伤心。”

两个人聊着，神灵忍不住把自己的难过告诉了蒙嘉，蒙嘉并没给他更高明的解释和开导，只是说了些让他放心之类的暖心话。

时间过得快，在快接近黎明的时候，小镇长街上传来一声短促的怪叫，叫声里带着三分得意，是洛萨回来了。

神灵悬着的心放下，打开窗户跳出去，冲声音来源地跑过去，在大街的中间位置碰上了神采飞扬的洛萨。

“像这种情况，我不请你喝酒都说不过去，你不喝醉都说不过去。”洛萨揽住神灵的肩头，“老哈，你该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希望。”洛萨语重心长。

神灵一脸迷茫。

两人勾肩搭背摇晃在黎明的长街上，西天的半月还亮着。

“这腰带有这么神奇？”神灵摘下洛萨套在头上的腰带惊呼。

“经我初步检测大概就是这个属性，25的闪避，力量和敏捷各加20，错不了。”洛萨得意地笑。

神灵感受到神器的力量，看到洛萨高兴的样子，心里的难过也减弱了几分。

“崔西斯和阿sa真的逃出去了么？”神灵仍是放不下心，继续问道。

“是逃出去了，我听得清楚，安全上你放心，以阿sa的本事，想来也不会有事。”洛萨把玩着腰带，没有注意神灵的失落情绪。

两人找了早餐的小摊，狠狠地填饱肚子，便又回旅馆和黑暗精灵蒙嘉告别。

蒙嘉带着神灵的牌子和口信前往占星城，找全能疗伤。神灵两人收拾行囊往残山方向进发。

离11月15日还有10天时间，他们要去凑这个热闹，从斯坦处得知的，残山圣迹的热闹。



CHAPTER 26

黯 灭

白室虚在残山以北的幽冥狼族里风生水起，在带领狼族打下红袍帝国的雾隐峰要塞后，其地位更是炙手可热，狼族族长对他推崇有加。

面对这样一位实力超绝的大高手，狼族没有轻易放过这次机会。长老会连夜开会做了决议，挑选 130 名狼族最优秀的战士由白室虚训练，为狼族培养战争精英。

投其所好，这正是白室虚想要的。

冰封 3 年 11 月，在艾星能与赏金公会抗衡的暗组织“战盟”成立了，这个名垂艾星史的强大组织在最初建立的时候只有 130 人。

针对狼族战士自身的特点，白室虚在结合轩辕境武学的基础上，开始了对这第一批战盟精英的魔鬼训练。狼族的隐匿、近身格斗、致命一击等特点被开发到极致，战盟精英的实力突飞猛涨。

这些精英明地里为狼族开疆扩土，征战杀伐，暗地里为轩辕境打探艾星遗迹，寻找艾星曾经的辉煌，寻找永恒之井。

在蚕食艾星武学力量的路上，战盟也起了先锋军的作用。打探到一些隐居山林的高手，战盟的狼族精英便会出动，合力将其围杀后，抢夺宝贝，扬长而去。

轩辕境琴家在艾星的野心日渐暴露出来，随着和残山狼族的合作加深，琴家的活动也越来越明目张胆。至此，艾星明面上，各方战争如火如荼地交织着，暗地里，地下世界也风起云涌。

艾星辽阔，残山本就在艾星的极东北部，这里的狼族、红袍帝国等小势力都是亡灵和联盟看不上眼的，所以就任他们闹。

红袍帝国经过一些内乱之后，在对狼族的战争中彻底失利，当然，轩辕境高手的介入也是一方面。红袍帝国要扳回一局，也不是没有可能，纵横艾星的雷神剃刀之徒是红袍帝国的准驸马，若是这位大雷神肯出手，一切都好办了。

只是，这些绝世高人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像剑圣，像敌法师，像变体精灵，像雷神剃刀。

缺乏红袍帝国的克制，狼族实力日渐壮大。

神灵和洛萨一路北行，在残山边缘的小城里，遇到了不可一世的狼族战士。

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酒馆里的两人对周围的一切不闻不问，专心吃喝。

一桌子五位狼族战士在喝酒吃肉，并捉弄一位看起来颇为潦倒的吟游诗人。年近中年的汉子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长衫，手里抱着三弦琴，满脸通红，却是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你们土狗一族注定就是劣等族群，几百年了也没出个大高手，来，给狼爷变个狗看，学个狗叫。”满脸凶悍的狼族战士把碗里的肉夹一块，扔在那汉子面前。

“你！我们怎么没有大英雄？亡灵帝国的米波老元帅……”汉子红着脸争辩。

“呸，你狗一般的人物也配高攀米帅？人家那是地卜师，你们呢，就是土狗，哈哈哈哈。”狼人一阵哄笑。

“土……土狗怎么了……土狗也是人！”那汉子急了，跳起来，梗着脖子，攥着拳头，身子颤抖。

“噗——哈哈哈哈。”一名狼战士端起桌上的酒，当头泼在汉子脸上。

汉子只是发抖，却不敢再多说一句。

“够屌。”洛萨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和神灵嘀咕。

不待神灵回话，邻桌的那几位狼人已听到洛萨的话，凶狠的目光瞪过来。洛萨赶忙赔笑，对着狼人连连敬酒。

“你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给我们敬酒？”那领头的狼人站起来，端起一盘剩菜，狠狠地搵在那汉子脸上，眼睛却盯着洛萨，凶神恶煞地说出这样一句话。

“哟，狼爷，您是认错了，我这啊，可不是狗。”洛萨赔笑，一脸贱笑。

“狼爷我说你是什么你就得是什么，知道不？”狼人扬起鼻孔，其余几人也都看向神灵洛萨这桌。

“是是，狼爷有理。”洛萨笑。

“来学个狗叫给爷听听。”狼人头领对洛萨说。

“咔嚓！”一声碎响，正在走神的神灵突然捏碎了杯盏，嗜血能量爆发出



来，在酒馆里肆虐。他又想起了崔西斯和阿sa，情绪一时间不能自己。

“学狗叫，学狗叫……”狼人感受到神灵暴乱的气息，知趣地没再招惹洛萨，只是眼睛狠狠地盯着洛萨，脚上不停地踢打那汉子。

汉子体弱无力，挣扎两下便被狼人打得失去了抵抗能力，只能在地上打滚哀号。

酒馆静下来，食客们都在看这一幕。狼族战士不停，嘴上咒骂着“给爷爷学狗叫”，脚上踢打那汉子，眼睛挑衅般盯着洛萨。

“汪汪！”洛萨突然开口，学起了狗叫。

回过神来的神灵，一口茶喷在洛萨脸上。

洛萨抹去茶水，对狼人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你说土狗一族没有大高手，那你就错了。”

听到狗叫的那几个狼人先是一愣，接着爆发出轰天大笑。酒馆里其他食客也开始起哄。神灵摇头苦笑。

洛萨笑着走到狼人桌边，抄起桌上的酒瓶狠狠砸在那打人狼人的头顶，速度之快不容躲闪，打完之后，洛萨顺手掀翻了狼人的桌子。

“走。”洛萨向神灵招呼一声，当先夺门而出。神灵立马起身跟上。

“啊，啊啊！”被酒瓶砸中脑袋的狼人一手捂着头，一手指着洛萨两人跑出去的方向，众狼人会意，紧接着追上去。

洛萨和神灵一路跑，后面五位狼族战士一路追，跑跑停停出了小城，城外是残山脚下的大片树林，两人在树林边上停下。

被酒瓶砸中脑袋的狼人也追了上来，指挥其他四人将两人围起来。

“听闻残山附近有圣杯遗迹，哪位大哥给指条明路？”洛萨抽出战刀，这样问。

“死神附身，还敢废话。”那头领模样的狼人当先发难，一声狼嚎，化身为狼，扑向洛萨。

洛萨一个转身躲过，身旁神灵抡起战矛狠狠砸下，噗——比闪电更快的战矛击中狼人的身体。洛萨也回过身来，洛萨之锋出手，刀光闪过，轻轻一刀将狼头斩落。

干净利落的配合，其余四狼人呆住。

“哪位大哥给指条明路？”洛萨笑问道。

四狼人眼神交会，齐齐点头，化身为狼，四匹狼冲两人奔过来。

洛萨神灵配合,天衣无缝,战矛长刀,一起一落间又有两颗狼头滚落地上。

另外两名狼人呆住,一狼转身欲跑,被沸血之矛扎在地上,一狼认清局面,跪下哀号一声说:“我带路。”

神灵二人收起武器,跟着狼人走,向狼人打听残山附近的异象。两人没过多问及狼族和红袍帝国的战事,他们对这些小国争霸也没有兴趣。

时值11月11日,离圣迹现世还有四天。这异象的消息,各方面都封锁得紧,但仍有不少高手闻讯而来。一时间,偌大的残山山脉上,已是偶尔可见高来高去之人。

“残山是神奇的地方,我哥和师父都先后来过这里,并在这里有所领悟。”神灵终于踏上了传说中的残山圣地,忍不住感慨。

“这里远离艾星核心地区,崇山峻岭,确实是能人异士修行的好地方。老师当年也曾多次和我提到过这里。”洛萨提起他的老师,满脸恭敬。

“两位爷,前面是雾隐峰,这大路是不能再往前走了,我狼族大军驻扎在那里。”狼人指着前面说道。

“圣杯是出现在这雾隐峰上?”

“正是。”

“行,那你走吧,有劳英雄了。”神灵给狼人解开禁制,狼人没犹豫,一溜烟跑开了。

这残山可谓道家圣地,神灵恭敬之心愈盛。没有走大路,两人开始翻山越岭,往雾隐峰方向继续前行。

神灵也不担心狼人会回去告密,狼族大军会来围剿,像他们这样来探宝的江湖英雄每天都有好多,狼军应接不暇,只要不触碰到他们的利益,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连绵的山峰容易把人绕晕,两个明明看起来相隔很近的山头实则千山万水,两人转来转去迷了路。

“应该是这个。”洛萨语气里带着迟疑。

“不像……我觉得是那座。”神灵指了指对面耸入云端的山峰。

“并不是高就是雾隐峰,并不是高上面就有宝贝。那狼人指的就是这一座。”洛萨跺脚。

两个路痴就哪一座才是雾隐峰展开了激烈争论,在脸红脖子粗后,两人达成共识,两座山峰都要探查个遍,从脚下这座开始。



山上气候诡异多变，11月的东北残山上，此山峰竟越往上越暖。沿途树都绿起来，花朵也竞相开放。

“不对劲。”神灵叫住洛萨。洛萨也觉出异样，洛萨之锋早已抽出来，做好了战斗准备。

“是不对劲，这些树会动。”洛萨说道。

“注意脚下。”神灵低头看着脚下的格子纹路，提醒道，“像是某种阵法。”

“我在明苏达见过这种阵法，像迷宫一样，这样是走不出去的。”神灵想起明苏达的小巷。洛萨对这些全然不知，只有安静地看着神灵东敲西看。

神灵闭上眼睛，默念道心诀，感受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脚下的宫格纹路在他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像密密的蛛网，四通八达。

天旋地动，斗转星移，若有若无的呢喃声回荡在神灵的耳际。往前踏一步，一步一沧海。

神灵闭上眼睛，按着脑海中的宫格纹路前行，洛萨在后面紧紧跟随。日落月升，一天一夜，两人才来到平整的山巅。

山巅并不陡峭，反而四四平平，像圣山那样，山顶上有大片的空地。

空地的尽头是一座木屋，从年代来看应该相当久远，却并没有腐烂，只是旧了点。

木屋外，立有一人，那人不动。

神灵赶过去才看清，那不是人，只是一座雕像。雕像很粗糙，只能大体看清身上长衫的样式，其他连模样都无法分辨。

雕像面前还有一石碑，碑上刻满了字。洛萨拉住神灵，示意他要小心，而神灵早已扑了上去。

神灵蹲在石碑面前仔细观看，碑上的象形文字一个个印进神灵的脑海里。有些字不认识，有些字却相当熟悉。

神灵慢慢起身，走到雕像前与它平视，脑子里想着石碑上的字。

那些字的意思深奥晦涩，神灵并不能完全理解，依稀是“剑道要义”、“破甲”等字样。

从种种迹象来看，这应该是一名道家剑派弟子所留，只是年代很久远了。神灵诧异，在那么古老的年代，轩辕道家就已经来过艾星了。

“攻击力和破甲两者，你会选择什么？”神灵突然开口道，语气里带着异样的空灵。

“什么？我？破甲？不不，要知道最强的攻击力永远是第一位的，要我选，我会选超强的攻击力。”洛萨说道。

“我们似乎走进了一个误区，破甲的作用被我们忽视了。”神灵摇头。

“我曾和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破甲流是一个比较废柴的流派，艾星从来都没兴起过破甲流。”洛萨道。

神灵不再说话，闭着眼睛仔细追寻石碑上的文字。轩辕境遵循天道，神灵把误入这里也视为一种天道。

碑上文字晦涩，但关于破甲的阐释却是神灵之前从未接触过的。神灵如痴如醉，感悟着破甲流的奥义。

短短的半天时间，彻底颠覆了神灵关于攻击力和破甲的认知，他时而肃立不语，时而低声与洛萨讨论两句。他太过认真，以至于没有注意到那石碑开始散发出诡异的七彩光芒！

洛萨惊呼，那光芒越来越盛，石碑也开始隐隐抖动，清晰的纹路出现在石碑上，碎石屑剥落下来。

“小心！”洛萨大吼一声，想扑过去提醒神灵。只是为时已晚，那石碑轰然炸开，七彩光破碑而出，向神灵冲过去！

神灵已然意识到异象，想躲闪却发现自己竟动弹不得，当下默念道心诀，只是那七彩光在道心诀的刺激下光芒更盛，隐隐形成一把刀，刀身旋转着一颗七彩琉璃球。

“此刀黯灭，得黯灭者，非黯然神伤则形神俱灭。”空气里一声滚雷，摄人心魄的声音响起。

神灵一个激灵，身子一抖，那黯灭刀已然飞过来从神灵的头顶插下去，直到整个刀身都隐没在神灵的身体里。

神灵木然，七窍隐有血迹，周身更是闪着诡异的七彩光芒。

残山雾隐峰上的圣杯遗迹，除当地的红袍帝国和幽冥狼族，外界中，最先得到消息的是术士达蒙·一念。术士也叫暗法师，他们为追求灭世的力量，不惜将灵魂献给黑暗，他们以血为媒介召唤出强大的黑暗生物为己用，比如黑日部落这位曾经的首领，达蒙·一念。这位出身黑暗，现在效忠于法盟的大术士，既有强大的伤害法术又有减益法术，两者相得益彰，并与其他法盟成员的技能配合默契。她有各种情况下的诅咒技能，除了这些，这位大术士的



最强技能便是终极暗黑魔法——混乱之雨。

亡灵帝国埃里路亚作战中心的斯坦将军在铤而走险，他不顾帝国军纪，甚至在有可能挑起帝国与其他势力战争的情况下，依然调动大军跟随术士一念来到残山境内。这支亡灵新军在经过狮身人之战后，又不远万里，沿途击败几个大小势力，长途跋涉后人数已不足万人。

并不是说斯坦将军没有对大巫妖王忠心耿耿，也不是说术士达蒙·一念给这位大将军施了什么魅惑法术，若一定要给这位亡灵将军一个以公谋私的借口，那只能说是一厢情愿的爱情。

只是我们的大将军斯坦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坚持认为这只是一种帝国军人之间的友情，再或者说，他也认为击败狮身人和前往残山探寻圣杯遗迹是对帝国有好处的。这算是一种自我欺骗，有时候我们需要这些自己骗自己的小伎俩，让我们的行动更果断。

“过了前面的残山便出了帝国国境，这一片是红袍帝国和狼族的交战区，据前方情报显示，现在两边已经停战。我们的目的地在这里，雾隐峰，雾隐峰要塞现在被狼族占领。”亡灵军副官拿着作战地图讲解给旁边的斯坦听。

“达蒙那里有消息没？”

“没有，自三天前收到过她的密信要咱们在这里与她会合后再无音讯。”

“传令下去，全军戒备，就地安营。若遇到狼族势力，没有我的允许不得轻易开战。”

斯坦和副官们传达了作战命令，Tiny 并没有出席这种作战会议。他对这些不感兴趣，也不懂。跟着这支亡灵新军一路打杀过来，这具潜伏着世界守护者之魂的身体仍用懵懂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这几个月的行军，跟随那些亡灵老兵一起，听他们解说艾泽拉斯现在的整体局势，以及哪里的酒最好喝，哪里的姑娘最好看，哪里出产神兵宝器，哪个种族的英雄最厉害。在 Tiny 的眼里，艾泽拉斯世界逐渐丰富起来，想起自己体内的世界守护者之魂，Tiny 生出小小的自豪感，想自己曾是这样一个精彩世界的守护者，那是一份怎样的光荣。

在艾星，最早的种族是精灵和巨魔，随着数万年的进化，包括矮、高等精灵、人类、娜迦、兽人、暗夜精灵和牛头人几大主要种族相继出现。由于各大种族的信仰不同，能量来源也不尽相同，于是爆发了持续千年的战争。在几千年的战争后，艾星的极北之地产生了新的强大种族亡灵。起初亡灵并不如

之前的种族那样具有强大的法术和极高的智慧，可千年进化之后，亡灵渐渐强大起来，以至于形成了以一族之力对抗艾星其他种族的局面。

亡灵帝国开始建立，大巫妖王君临天下，亡灵天灾之名响彻大陆，其余的种族被迫组成近卫联盟来对抗天灾的入侵。

这些都算是艾星的近代史，在更为久远的年代，久远到柔山王还没有出世的时候，那个上古之战的辉煌年代，那艾泽拉斯英雄携手抵抗燃烧军团入侵的时候，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世界守护者没有经历，更谈不上了解。在那之后，艾星英雄们陨落，艾星武学凋零，为了抵抗燃烧军团的再次入侵，世界守护者便诞生了。

“那我该做什么呢？是像你一样终日在圣山之巔待着吗？”Tiny 经常这样问，但体内那声音似乎陷入沉睡了，已好久都没有醒来。Tiny 有些清楚自己的职责，但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以自己目前的智慧和实力是无法承受世界守护者之名的。他要成长，他又不知具体该怎样做，在亡灵军中他学到了好多，可这些还不够，远远不够。在这两年中，他自我领悟出了山崩、投掷等技能，他的防御技能“崎岖外表”也使他的护甲更加高、更能抵抗一般魔法武技的攻击。在整个艾星武学体系中，现在的 Tiny 已经达到了中上流的水平，但这些仍不足以守护艾星。

在亡灵军中该得到的他都得到了，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他在想要不要离开。离开军营，去更能让他迅速成长的地方。

术士达蒙·一念是个有野心的家伙，她不甘在克尔苏加德的法盟里做一些打杂跑腿的活计。这位掌握恶魔之力的暗法师有更高的追求，无所谓权势，只要更强。当你掌握一定力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自发产生对力量的渴求。毫无道理地，只是单纯地想要更大的力量，想更强大。

把自己献给黑暗的暗法师，其恶魔之力越来越精纯，反映在她身体上便是她的样貌越来越妖艳，以及那飘逸的紫色长发。那是她独一无二的标志，恶魔之力越强，紫色便会越艳。她的邪恶技能——致命连接——让亡灵战士们恐惧不已，所以，那一头紫发所到之处，亡灵军都是一片哀号。

在埃里路亚作战中心的亡灵战士们，他们一方面庆幸，庆幸自己的将军是斯坦，这位治军严谨的帝国教官可以让他们学到更多的作战技能，可以让他们更强。而另一方面，他们该哀叹自己的不幸，不幸是因为斯坦将军和术士一念有不清不白的关系，以至于这位大将军违反军纪，私自将军队拉出来



接了私活。

冰封3年11月14日夜，残山雾隐峰周围虫不鸣鸟不叫，一片静悄悄。月色也不怎么好，四处黑洞洞的透着诡异。这诡异的平静下是暗流涌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隐藏了数不清的高手，他们来自正规军、各大公会、联盟等等。主要的几股力量有，亡灵帝国的斯坦军，幽冥狼族驻雾隐要塞的军队，红袍帝国的小股侦察军，轩辕境白室虚为狼族发展的战盟，大陆赏金公会，术士达蒙·一念，崔西斯和狼族高手沃里克的组合，以及神灵和洛萨。

这些人各自隐藏在雾隐峰周围黑暗的角落里，都没有轻举妄动。雾隐峰不算高大，白天能清晰地看到它的全貌，可古怪的是，它的位置却变幻莫测。不光神灵和洛萨，其他人也找不到真正的雾隐峰。

崔西斯和沃里克这段时间里便在这周围探查，数次登上他们认定的“雾隐峰”，上去才发现只是普通的山峰，似乎与那显露圣杯遗迹的山峰毫不搭边。他们曾经一度认为，这只是阳光和山峦雾气给大家开的玩笑，因为没有人在这一带真正发现过什么。

除了神灵和洛萨。

洛萨清楚地看到闪着七彩光华的长刀没入神灵体内，初时以为神灵遭遇了不测。片刻后，发现神灵除了七窍有血流出外也并无异样。那七彩光华在神灵的周身上下旋转，渐渐凝聚成拳头大的七彩光球，光球绕着神灵转了两圈便没入他体内。

“噗”，神灵又喷出大口血，血液中带有淡淡的绿色，那一抹绿生机盎然。洛萨对神灵突然吐血这种事早已习以为常，见状利索地掏出随身绷带等急救物品给他擦拭，这状况让他搞不清神灵这是又走了狗屎运还是踩了狗屎。

“老哈，不会是又中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力量吧？”洛萨关切地问道。

“呼，破甲真的没用吗？”神灵睁开眼，眼中一抹七彩光华转瞬即逝。

“没用，很废柴，不如攻击力。”洛萨斩钉截铁。

“有没有听过黯灭这把刀？”神灵问。

“艾星公认的四大名剑有大炮、蝴蝶、辉耀、金箍棒。这些都是已知的，但艾星太大，还有更厉害的神兵宝器也不一定，比如虚灵刀、雷神之锤、天堂之戟等，后面这些都是只听过但没人见过的，你说的这个黯灭刀是听都没听过的。”洛萨说道。

神灵不再言语，幻化出战矛，与之前不同的是，战矛的周身环绕着七彩的

光球，光球若隐若现，拖着长长的流光痕迹。

“哇哦，这是什么？看来你又有新突破了。”

“腐蚀之球，也叫破甲球，突破说不上，是祸也不一定。破甲的作用被艾星主流武学完全小觑了，像刚才碑文上说，护甲在 2 至 14 的时候黯灭的作用大于大炮，而大多数英雄的护甲都不会超出这个范围。黯灭的攻击在这个时候达到最高点，为 38%，而大炮的最高点只有 24%。”神灵看着战矛上旋转不停的腐蚀之球说道。

“怎么得出这样精确的数据？大炮这种神器在艾星也只是听说，没有人真正见过，它的攻击力也无法估测出具体值。”

“所以我说祸也说不定，这些数据都来源于石碑。这雕像应该是艾星破甲流的最后传人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这里刻下了对破甲的领悟，并把黯灭刀封存在石碑里，他去世后，这破甲一派算是终结了。”

“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说会是祸呢？”

“这位破甲大师在黯灭刀里下了诅咒，得此刀者，是为破甲一脉传人，肩负着重振破甲门的重任，若做不到，诅咒就会生效，噩梦降临。”

“什么诅咒？”

“不知道，应该是破甲反噬一类。他既然能把黯灭封存在这里，又能让它自动认主，这诅咒怕真有其事。可是以现在艾星武学主流来看，破甲是很可笑的事。要重振这破甲门何等艰难，再说也不知其辉煌过没有。”

“为什么每次好事都让你占了？”

“这哪是什么好事……”

在这诡异的残山雾隐峰周围，神灵莫名其妙得了这黯灭刀，中了这破甲一脉的诅咒。两人在这平坦的山顶反复推演验证起黯灭破甲的功效。腐蚀之球在战矛上旋转，随着战矛呼啸而出，一道七彩之光呈螺旋状飞出去，撞上洛萨。洛萨挥刀格挡，但觉一股古怪的力道破开他的格挡直透他的前胸。洛萨连出三刀，仍不能将这一矛挡住，黯灭破甲，霸气如斯。

洛萨之锋迎上破甲之矛，战刀明明将战矛挡住了，可那一股邪恶的破甲之力还是缠了上来，见缝插针般破开洛萨的防御，洛萨吃惊后跳，已然来不及，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准备硬抗这一矛。神灵占了洛萨大意的便宜，战矛破防，矛尖在洛萨胸前停住，仰头大笑。

“破甲之力果然可以出其不意，只是似乎有点小问题，这黯灭好像很难和



沸血之矛融合。”神灵收矛，挠头。

“天啊！”洛萨擦擦满脸汗水，惊魂未定。他也实在没想到黯灭之力如此古怪。如果这黯灭刀真的如此逆天，怎会如此轻易让神灵得到？

“两年前，我在明苏达，遇到老爷子，老爷子教我化虚为实，教会了我这手幻化战矛的本事，当时他说了一句话，问我是不是道家剑派传人，初时我也不以为意。自那之后，我再也没遇到过师父剑圣，也不知道老爷子当年说的道家剑派是指何物，莫非这道之一脉也分好多流派？”神灵看着眼前负手而立的雕像，喃喃自语。

“分好多流派也是有可能的，这黯灭一派在艾星不受主流重视，但又威力奇大，想必也是和这道家剑派有关。如此一说，这黯灭刀选中你，就说得通了，说白了，你还是沾了异域武学的光。”洛萨恍然。

“我曾透过那桃源密室中的壁画到达过轩辕境，那异域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看街上来往行人，穿着打扮，样貌精气确实要比艾星繁荣盎然得多。其武学先进于我们也不足为奇了。”

“但老哈，你要注意，天上不会掉馅饼，平白得了这异域武学的诸般好处，可要小心谨慎了。”洛萨提醒神灵。

神灵也知道这些，剑圣在惊天一剑后差点堕入魔道就是前车之鉴。一旦入魔，怕是只会沦为这道之一派的杀人机器了。想起后果的严重性，神灵也是一身冷汗。这一次误入残山奇峰，得到这黯灭刀，福祸相依，神灵感叹自己幸运的同时也小心谨慎起来。刀是好刀，当下要解决的便是熟练运用以及将它和沸血之矛完全融合的问题。

在这古怪山峰上，离月亮更近些，虽然月色不亮，但这光景比黑漆漆的山底要强。冬夜山顶寒风冷清，神灵和洛萨就站在这寒风中讨论艾星武学和轩辕境武学的得失优劣。两位年轻一辈的武学高手毫无心机地将彼此的所学、心得讲给对方，彼此点出对方的不足，加以改正改进，两人的实力在不知不觉中又共同突破了一阶。

CHAPTER 27
恐怖酒杯

这一夜过得漫长,11月15日是大日子,会发生什么,山底下的各方势力都不知道。所有人都在等日出。神灵和洛萨坐在山顶等,崔西斯和沃里克躲在山底下的树丛中,术士达蒙·一念驾驭着幽冥毒龙滞在空中,看着东方日出的方向。白室虚的随身小丫头正在给其熬着滋阴补肾的参汤,少爷打小身子寒,这参汤是不离身的。

黎明将至,天色微白。山下却传来阵阵喊杀声,冬日的黎明里,这一阵躁动传得格外远。神灵和洛萨对望一眼,两人看看天色,估算一下时间,时间离天亮尚早,少说也要一个时辰,山下的兵马已经按捺不住交起手了。

两人下山,躲开了交战的方向。在微凉的天色里寻找雾隐峰,山间雾重,放眼出去雾气蒙蒙。在最东边的地方,晨雾开始涌动,透露出异常。神灵当先觉察到异样,手指上的破碎残阳冰凉,戒指内的残阳之力汹涌起来。在这雾气蒙蒙的山间,这戒指像是一枚指针,指引着两人往雾隐峰方向前行。

“大亡灵帝国正规军在这,北蛮狼族你敢放肆,挡我大军去路,啊!”一声高喝自不远处传来,紧接着一声惨叫便没了下文。

短暂的安静后又爆发出阵阵喊杀声,两人自觉地绕开交战地点往雾隐峰方向奔去。破碎残阳戒指从未如此亢奋过,一丝丝冰凉的能量不住地传来,像是拉着神灵般,往东边飞奔过去。

咚咚咚,有节奏的战鼓擂起来,轰隆隆炮响,大地开始颤抖。阵阵硫磺硝烟的气味飘散开,红袍帝国大炮的味道,又一方势力参战,后方交战区场面更加混乱。神灵和洛萨加快了速度,将战火远远甩在了后面,沿着陡峭的山路,第一时间往雾隐峰攀上去。

沿着山路上山的同时有四拨人,神灵和洛萨、术士达蒙、崔西斯和沃里克,以及白室虚和他的战盟高手们。得益于破碎残阳戒指的指引,神灵两人要比其他三拨人快一步。

天色越来越亮,但能见度并没高多少,雾气弥漫,一米之外仍不能见人。



神灵甩开大步子，在这陡峭的山路上健步如飞。雾隐峰山顶已隐隐透出淡紫色光芒。四拨英雄从四个不同的方向上山，这是速度和力量的较量。

山顶又平坦如平地，似乎残山一带的山脉都是这样的山势，山体陡峭，山顶平坦。这方圆几百米的山顶上用石头摆着古怪的阵法，阵眼处有紫光透出，那光芒远远地照出去，在远空的雾气中留下若有若无的酒杯状。

神灵和洛萨当先爬上来，已被眼前这奇异的景象镇住。阵眼处透出的紫光照在周围的雾气上，雾气涌动，凝结成一个个文字。这文字再不是什么轩辕境象形文字，而是最纯正最古老的艾泽拉斯兽族语。

紫光映出的字数不多，一些词语的用法现在早已失传，先看到这些文字的神灵两人并没看懂这短短几句话的意思。再花心思去辨识，隐隐辨出这兽语是讲上古之战的事，概括地讲了这里曾是抵抗燃烧军团入侵的一个战场。

那紫色光阵透着古怪，两人被紫光阻挠，不敢向前，正在外围纠结那一排排文字。耽误这片刻工夫，术士达蒙·一念也已到达山顶，看到山顶上的神灵和洛萨两人，美女术士并不友好，混乱之雨发动，地狱火轰然砸下，正中神灵、洛萨，两人眩晕当场。

达蒙念动咒语，致命链接将两人穿起来，减速魔法施加在两人身上。地狱火挥动着巨拳冲两人砸下。轰隆！两人被击飞出去，处在减速地带的两人身子并不灵活，躲不过地狱火的攻击，唯有正面抵抗。

达蒙偷袭神灵、洛萨两人得手，手指在空气中舞动，划下一个个古怪的字符，看样子对此光阵早有研究。身子轻灵地在巨石阵中移动，紫色的长发飘舞在这雾气蒙蒙中，与阵眼中心的紫光交相辉映。

眼看她要穿过石阵到达阵眼处了，空气里一声轻响，一道光波打过来。光波带着凌厉的气势穿过地狱火，穿过神灵、洛萨，穿过浓雾，打在达蒙身上。达蒙一声惨叫，被击飞出去，周身紫光暴涨，随即又黯淡下来。

“有些东西不能碰，特别是像你们这等小角色，更是碰不得。”白室虚抱着琴，从浓雾中走出来。场上安静下来，地狱火停止攻击神灵两人，挡在术士面前。神灵两人也抽出武器，对着白室虚做好战斗姿态。雾气中的白袍人，身上涌动着诡异的能量。

“艾星英雄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白室虚摇头感叹一声，手中木琴一横，单手抚琴，琴声叮咚，光刀如暴雨泼出。雾气扭曲，凌厉的光刃破碎虚空。

神灵怒喝一声，狂战士之吼发动，将洛萨也护在光罩中。光刀劈在光罩

上，破开层层防御，直奔神灵和洛萨的面门。两人矛刀双举，迎上光刀，啾——再一声轻响，两人被击飞出去，两口血吐在空气中。

另一边，地狱火迎上光刀，只抵抗了一秒钟的工夫，硕大的石头人就被光刀切割开，散落一地。光刀余势不减，狠狠地击在达蒙身上，术士身上紫光闪过，身子也如断线风筝般飞了出去，落在神灵和洛萨两人面前。

完败！

“艾星已经没落，不配再和轩辕境合作抵抗燃烧军团，该将你们那可可怜的资源贡献出来，以供养我大轩辕境。”白室虚一招击退艾星三大高手，顿时豪气冲天。其身后并无一人，想来是一干随从落在了后面。

神灵、洛萨、达蒙三人滚落在一起，胸口都是斑斑血迹。古怪的琴劲在三人体内肆虐，一时间痛苦不堪。第一次面对这轩辕境琴家最正宗的传人，三人不堪一击，面色灰败。达蒙连受两记光刀，伤势最重，正萎靡在洛萨怀里，幽幽地看着洛萨。

“咳咳咳，干吗这样看着我？”洛萨连连咳血，低头之际正看到达蒙楚楚可怜的目光。

“半个月前抢我狮身人宝贝的，是你不是？”达蒙轻声问道。这当口，还有心思算旧账，洛萨搞不清状况，索性没有回答。

对白室虚好整以暇，抚了抚那一身月白长衫，看看倒地的三人再看看紫色光阵，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他不慌不忙，走到三人面前，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三人。“道家剑派？啧啧，是轩辕境道家哪位老爷子教的？”

神灵没有回答，手上光华闪过，战矛再现，挣扎着起身。

“化虚为实，凝气成质。不错，你们艾星人能领悟到这一步已是不错了。只是你们资质太低，不适合修炼更高级的武学。”白室虚眉头皱在一起，语气里带着轻蔑，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他抬头看看天色，又看看紫色光阵，手指掐在一起，似是在计算什么。

“嗖——”利箭破空声响起，自山顶的另一方射过来，那一箭如流星，带着凛冽、无可匹敌的气势。是崔西斯！崔西斯和沃里克登上了山顶。

紧随那一箭的是一声狼嚎，巨大的黑影从雾气中冲出来，冲向白室虚。“去你大爷的狗屁轩辕境，给老子滚出艾泽拉斯！”那一声狼嚎声如炸雷，白室虚猝不及防，架起木琴，弹出光刀招架。那巨大的狼身扑来，他应付得了，



可那一支箭，似乎不可抵挡。

是不可抵挡，已经突破艾星能量规则，敏捷成长高达200的超级暗血弓手的蓄力一击，这箭怎么挡？

噗——光刀击中狼人沃里克，狼族大高手雷声大雨点小，被一记琴刀直接命中，全身铠甲被瞬间打碎。沃里克惨叫一声飞出去，失去了作战能力。

噗——那一箭击中白室虚，白室虚身上白光乍现，护体真气发动，但仍没有挡住那一箭。轩辕境的天才高手琴家少爷中箭，一口血飙出，在艾星首次受伤。

“贱人伤我！”白室虚一声咆哮，没了温文尔雅的君子气度。

“崔西斯！”神灵认出那一箭，也在这雾气蒙蒙中嗅到了崔西斯清爽的气息，一声咆哮，整个身子颤抖起来。

一年又一年，相见和离别，这些年，每次两人相见，都是崔西斯的利箭先到，都是崔西斯在他危难的时候出手。一年的思念和牵挂在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崔西斯”中爆发出来！这一声，将白室虚那一句“贱人伤我”压下去，白室虚也被神灵这暴起的惊天一嗓震了一个哆嗦。

“小哈。”崔西斯也愣住，喃喃一声，雕花黑弓垂下来。还未等其反应过来，神灵已冲了过来，将她抱入怀中。熟悉的气息，温暖的味道。若你怀疑过人生的真实，那一个熟悉的你想要的拥抱会给你答案。你总问自己为什么要不停奔波，甚至问自己生命的意义，这样一个拥抱也会给你答案。

神灵和崔西斯在雾隐峰之巅抱在一起，这天地间仿佛只有这两人了。

“小哈，真是你。”崔西斯哭了起来，不知该说什么，射出惊天一箭，能使琴家高手受伤的超级暗血弓手，被神灵抱在怀里哭起来。这一年太多的委屈和害怕，突然见面又相逢，想说的话太多，又不知从何说起。

白室虚快要疯掉了，这多少年了，没有流过血，今次竟被一个黑暗精灵暗箭伤到，不可饶恕！能量疯狂地涌动起来，木琴散发出耀眼的白光，白室虚暴走！

“小哈小心！”洛萨大喊，提醒拥抱中的神灵。

叮叮咚咚，光刀泛着耀眼的白光旋转出去，以极速切向神灵和崔西斯。两人完全来不及反应，眼看光刀要将两人的身子切碎，此时异变又起。那散发出紫光的巨石阵，那圣杯遗迹的阵眼突然发力，爆出漫天霞光，紫光闪烁，比比白室虚光刀更快的速度迎上来，挡在神灵和崔西斯面前。

守护艾泽拉斯的英雄们，艾泽拉斯圣迹也将守护你！一道紫光，艾星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石阵，告诉白室虚什么是艾星荣耀！

轰！一声巨响，光刀破灭。紫光将神灵和崔西斯完美地护住后，再次凝聚起来，向白室虚射过去。轰隆，又是一声巨响，紫光与白室虚的护体真气撞在一起，空气里泛出一道白紫相间的波纹，白室虚翻滚着飞出雾隐峰之巅，鲜血洒了满空。

紫光一击后便黯淡下来，光芒渐渐消失，咣啷一声响，有东西掉落的声音。前方雾气中一抹紫光闪耀不停，尽显神器品质。拥抱在一起的神灵和崔西斯不关心其他，而倒在一起的洛萨和术士达蒙两人却对望了一眼。两人都受了重伤，互相纠缠在一起，只是达蒙的伤更重。

洛萨挣扎起身，伸出手臂想一把推开达蒙。不料达蒙反手绕过洛萨推过来的手臂，双手环上洛萨的脖子。那一抹幽兰绕上来，在洛萨耳边轻语。“洛萨，我喜欢你。”说罢，吻上洛萨的唇。

洛萨呆住，如遭雷击，还未反应过来为啥这术士会知道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初吻已经没了，在这激战过后的雾隐峰之巅，就这样不清不白地没了。“你……”游侠洛萨只觉温润如玉，香气扑鼻，整个身子更无力气。

达蒙一边吻上洛萨，一边右手从怀中掏出一尺长短的细剑，无声无息地对着他的胸膛刺进去。毫无防备的洛萨被这一剑洞穿，黑红的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嘴巴被达蒙的唇封住，也未发出声音。达蒙抽出细剑，推开洛萨向紫光闪耀处冲过去。

“老哈！”洛萨大吼一声，从那温柔一剑中醒悟过来。神灵还未回过神，一旁的沃里克已反应过来，当下化身为狼也冲了过来。

轰隆，一声巨响，地狱火再次降临。洛萨和沃里克被震晕，达蒙一个飞身扑向那紫光，捞起地上酒杯样的物事，冲山崖边跑过去，纵身一跳。在一旁待命的幽冥毒龙俯冲过来将其接住，一人一龙远去。

下卷预告：

《嗜血神灵》第五卷《乱世同盟》2013年7月出版，敬请关注。